

## 出曜经 30 卷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卷第十一](#)   [卷第十二](#)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卷第十七](#)   [卷第十八](#)   [卷第十九](#)   [卷第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第三十](#)

## 目录

[无常品第一](#)，[欲品第二](#)，[爱品第三](#)，[无放逸品第四](#)，[放逸品第五](#)，[念品第六](#)，[戒品第七](#)，[学品第八](#)，[诽谤品第九](#)，[行品第十](#)，[信品第十一](#)，[沙门品第十二](#)，[道品第十三](#)，[养品第十四](#)，[忿怒品第十五](#)，[惟念品第十六](#)，[杂品第十七](#)，[水产品第十八](#)，[华品第十九](#)，[马喻品第二十](#)，[恚品第二十一](#)，[如来品第二十二](#)，[闻品第二十三](#)，[我品第二十四](#)，[广演品第二十五](#)，[出曜经亲品第二十六](#)，[泥洹品第二十七](#)，[观品第二十八](#)，[恶行品第二十九](#)，[\[雨/只\]要品第三十](#)，[乐品第三十一](#)，[心意品第三十二](#)，[沙门品第三十三](#)，[梵志品第三十四](#)。

No. 212

## 出曜经序

《出曜经》者，婆须密舅法救菩萨之所撰也，集比一千章，立为三十三品，名曰法句，录其本起，系而为释，名曰出曜。出曜之言，旧名譬喻，即十二部经第六部也。有罽宾沙门僧伽跋澄，以前秦建元十九年，陟葱岭、涉流沙，不远万里来至长安。其所闡识富博绝伦，先师器之。既重其人，吐诚亦深，数四年中，上闻异要，奇杂盈耳。俄而三秦覆坠，避地东周。后秦皇初

四年，还辕伊洛，将返旧乡，伫驾京师，望路致慨，恨《法句》之不全、《出曜》之未具，缅邈长怀，蕴情盈抱。太尉姚旻，笃诚深乐，闻不俟驾，五年秋请令出之，六年春讫。澄执梵本，佛念宣译，道嶷笔受，和碧二师师法括而正之。时不有怙，从本而已。旧有四卷，所益已多，得此具解，览之画然矣。予自武当，轩衿华领，咨询观化，预参检校，聊复序之。弘始元年八月十二日僧叡造首。

## 出曜经卷第一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无常品第一之一

昔佛在波罗[木\*奈]国。佛告诸比丘：「当来之世，众生之类寿八万四千万岁。尔时寿八万四千万岁众生辈，于此阎浮利内，众生共居一处，谷米丰熟人民炽盛，鸡狗鸣唤共相闻声。」佛告比丘：「汝等当知，尔时人民，女年五百岁，便外适娶。尔时有王，名曰蟻佉，七宝导从，以法治化无有阿曲。有自然羽宝之车，高千肘广十六肘，竖立修治众宝瓔珞，在大众中，分檀布施无悋悔心，造立功德为众导首，与诸沙门婆罗门诸得道者，远行住止经过居宿皆悉给施，有所求索无所悋惜。尔时众生寿八万四千万岁，有如来出世，名曰弥勒，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如我今日，成无上正真等正觉，十号具足。常当将护无数百千诸比丘僧；如我今日，将护无数百千诸比丘僧。与诸大众，广说深法上中下善，义味微妙，具足清净修于梵行；如我今日，与诸大众广说深法上中下善，义味微妙，具足清净修于梵行。广说如弥勒下生。如佛所说，有经名曰六更乐道，若有众生生其中者，若眼见色，尽见善色不见恶色，见爱不见非爱，见可敬不见非可敬，见可念不见非可念，见美色不见非美色。诸有众生耳闻声者，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细滑、意知法，乃至天帝亦复如是。」

尔时世尊游毘舍离猕猴池水大讲堂上，尔时众多毘舍离诸童子等，各生此念：「我等宜可共相率合至世尊所问讯礼觐。」其中童子，或有乘载青马青盖被服皆青，或有乘载青黄赤白，被服皆白，搥钟鸣鼓作倡伎乐，前后导从至世尊所。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当知，若有不见诸天游观至后园浴池者，今当观此诸童子等，所著法服乘载輿辇，与彼诸天亦无差别。所以然者，诸天被服与此无异。」

尔时座上数百千众生之类，各作是念：「我等宜可发真诚誓，使我等后生生天上人中，恒着此法服永已不离，使当来世有佛兴出，闻甚深法，永离苦恼入泥洹界。」如来以知众生心念，求生三有不离苦恼，便与大众而说此偈：

「所行非常， 为磨灭法， 不可恃怙，  
变易不住。」

尔时众生闻此一句偈，不可称计百千众生，于现法中漏尽意解，皆得道果。

昔有婆罗门四人皆得神通，身能飞行神足无碍。此四梵志自相谓言：「其有人民以肴馔食，施瞿昙沙门者，便得生天不离福堂，有闻法者入解脱门，我等今日意贪天福，不愿解脱不须闻法。」是时，四人各执四枚甘美石蜜，一人先至如来所，奉上世尊。如来受已，告彼梵志而说此偈，所行非常；梵志闻已以手掩耳。次第二人至如来所，贡上石蜜。如来复说此偈，谓兴衰法；梵志闻已以手掩耳。次第三人至如来所，贡上石蜜。如来受已，复说此偈，夫生辄死；梵志闻已以手掩耳。次第四人至如来所，贡上石蜜；如来受已，复说此偈，此灭为乐；梵志闻已以手掩耳，各舍之去。

如来观彼心意念，知应得度，便以权便隐形不现，四人各聚一处自相谓言：「我等虽施瞿昙沙门，意不决了，瞿昙沙门有何言教？」先问前者：「奉上石蜜得何言教？亦不闻法乎？」对曰：「我从如来闻一句义，所行非常；闻此义已即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问第二人：「至如来所得何言教？」其人复自陈说：「吾至如来所贡上石蜜，如来与我而说此偈，谓兴衰法；吾闻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问第三人：「汝至如来所得何言教？」其人复自陈说：「至如来所贡上石蜜，如来与我而说此偈，夫生辄死；吾闻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问第四人：「汝至如来所得何言教？」其人对曰：「至如来所贡上石蜜，如来与我而说此偈，此灭为乐。」四人说此偈已心开意解，得阿那含道。

尔时四人自知各得道证，还自恳责，至如来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须臾退坐白世尊曰：「唯愿如来！听在道次得为沙门。」世尊告曰：「善来比丘！快修梵行。」尔时四人头发自堕，身所衣服变为袈裟，寻于佛前得罗汉道。

佛临欲般泥洹时，告大迦叶及阿那律：「汝等比丘当承受我教、敬事佛语，汝等二人莫取灭度，先集契经、戒律、阿毘昙及宝杂藏，然后当取灭度，广说乃至供养舍利。」尽耶旬竟，便共普会集此诸经，五百罗汉皆得此解脱，

捷疾利根众德备具普集一处，便与阿难敷师子高座，劝请阿难使升高座。已升高座便问阿难：「如来最初何处说法？」时阿难便说：「闻如是一时。」说此语已，时五百罗汉皆从绳床上起，在地长跪：「我等躬自见如来说法，今日乃称闻如是一时。」普皆举声相对悲泣。时，大迦叶即告阿难曰：「从今日始出法深藏，皆称闻如是，勿言见也。」「佛在波罗[木\*奈]仙人鹿野苑中，尔时世尊告五比丘：『此苦原本，本所未闻、本所未见，广说如经本。』」是时，众人已集契经。是时，尊者迦叶复问阿难：「如来最初何处说戒律？」时阿难报大迦叶：「吾从佛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伽兰陀竹园，时迦兰陀子名曰须陈那，出家学道在比丘境，最初犯律，至不度法，广说如戒律。」是时，迦叶复问阿难：「如来最初何处说阿毘昙？」

阿难曰：「吾从佛闻如是。一时佛在毘舍离猕猴池侧普集讲堂所。尔时世尊见拔耆子因缘本末，告诸比丘：『诸无五畏恚恨之心者，便不堕恶趣，亦复不生入地狱中，广说如阿毘昙。』」初夜集阿毘昙竟，后夜便说出曜，而说此偈：「睡眠觉寤，何以故说，睡眠觉寤？如世尊等，正觉所说：『夫睡眠者，损命愚惑，有所伤坏，不成果证，没命无救，不至明处。所以然者，如人觉寤，便能修德，造立善本，耽着睡眠，便失此法，故谓愚惑。』」

时座中复有说者：「如佛所言：『若有众生，觉寤之中，所念众事，于睡眠中，澹然无想。』世尊告诸比丘：『宁睡不觉，此云何通？』是故佛说除去睡眠常念觉寤，如佛说偈，睡眠觉寤，宜欢喜思，言欢者内心踊跃，喜怡欢乐善心生焉，是故称说宜欢喜思。听我所说者，专意一心无有乱想，意定无误堪任承受，是以故说听我所说撰记出曜。言出曜者，过去恒沙诸佛世尊，皆共赞叹出曜法义，如来世尊亦名最胜。云何为最胜？胜诸结使不善之法，胜淫怒痴，胜一切生死结缚，胜外道异学尼干子等九十六种术，于中特出，故曰最胜。演说畅达无有留滞，布现演吐为诸天入，义味成就，是故说撰记出曜。如世尊所说，演说畅达无有留滞，如世尊说一切通达，仙人慈哀一身无余，如世尊所说者，畅达演说言无留滞，故曰世尊说也。一切通达者，一切智达、一切示现、一切通了、分别一切义。游六神通成无上道，如来六通亦非罗汉所能及逮，佛为诸度最胜最上，于诸法相悉能分别，故曰一切通达也。仙人慈哀者，一切充满生死悵望如父母之想，拥护心慈哀之意，诸佛世尊亦言仙人，修神足道亦名仙人，众德具足亦名仙人，长夜修善亦名仙人，是以故说仙人慈哀也。一身无余者，所谓身者，依四大根本更无复有，亦无边际，亦无出生，如佛存在躬自演说。阿难！当知末后境界，末后无胎末后

所受形分如我。阿难！更不复见天地方域，更受此身，此是苦边，故曰一身无余也。」

所行非常，    谓兴衰法，    夫生辄死，  
此灭为乐。

昔诸梵志各诵师法，分为二部，所见万物皆有，一部自称万物皆无。诸言有者，如来分别除去犹豫断其悵望，便与演说所行非常。诸言有者，自有赞诵：

以利轮剑，    杀害众生，    恒知惠施，  
无有善恶：    亡形不变，    身体中间，  
利剑来往，    不伤其命：    地大恒在，  
风界无着，    火受苦乐，    命根亦尔：  
正使利剑，    通达来往，    亦不见有，  
善恶之报：    设害父母，    无善恶报，  
况当余者，    而有其果？

犹如以瓶盛雀，有人打瓶，雀便飞逝；伤害众生，命自远逝，无所伤损。如来世尊，欲去彼邪见众生，故曰所行非常不可恃怙，迁转不住为磨灭法，命如朝露暂有便灭，故曰所行非常。

一部自称万物无者，共相庆贺成我等义。如来观彼心中所念而告之曰：「谓兴衰法，夫兴衰者，夫盛有衰，合会有离，无身则已，受身有何可避？」梵志复作是念：「设衰耗法更不生者，则成我义。」是故世尊重与说义：「夫生辄死，轮转不住，诸受阴持共相受入，慧眼观察乃能分别，犹如日光尘数流驰难可称计。」此五盛阴身，众行所逼流转生死，无有懈怠，故曰夫生辄死。此灭为乐者，所谓永尽无余，无欲着意，常息安宁最第一乐，无生灭想成第一义，无欲乐、无为乐、无漏乐、尽乐、灭乐，故曰此灭为乐。

何憊何笑，    念常炽然，    深蔽幽冥，  
而不求锭？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食后日晡，有众比丘及天帝臣民四辈弟子，欲听如来说甘露法。有异方道士异学婆罗门七人，头须皓白拄杖呻吟来至佛所，稽首作礼叉手白佛言：「吾等远人伏承圣化，久应归命道术有简，今乃

得来覲覩圣颜，愿为弟子得灭众苦。」佛即听受，悉为沙门，勅七比丘共止一房。然此七人覲见世尊，寻得为道，不计无常变易之法，共坐房中思惟世事，小语大笑不念成败，命日促尽不与人期，但共戏笑恣意放逸不念无常。尔时世尊起至房中，而告之曰：「卿等为道，当求度世无为之道，何为大笑？一切众生自凭五事。何谓为五？一者恃怙年少，二者恃怙端正，三者恃怙力势，四者恃怙才器，五者恃怙贵族。卿等七人小语大笑，恃怙何等？」于是世尊即说颂曰：

「何喜何笑，        念常炽然，        深蔽幽冥，  
而不求锭？」

何喜何笑者？尔时世尊告七人曰：「汝等七人来在道境，亦复不在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复告比丘：「我先有教，未能尽漏不可有所恃怙，汝等受形未脱结缚，蛇虻共居成五盛阴，云何于中小语大笑？当念此苦永劫不除，方兴戏笑以成尘垢，苦哉难悟，卿等是也。」故曰，何喜何笑，是世尊教勅之言。念常炽然者，云何为炽然？以无常火而为炽然，亦以苦火而为炽然，愁忧苦恼而为炽然。又以何等而见炽然？爱欲瞋恚愚痴憍慢，嫉妬恚疑所见炽然，故曰念常炽然。深蔽幽冥者，犹人夜行不覲颜色，生盲无目不见玄黄，如此幽冥盖不足言。所谓大幽冥者，无明缠络遍人形体无空缺处，是谓大冥覆蔽众生，不别善恶趣要之本，不别白黑缚解之要道俗之法，亦复不知善趣恶趣出要灭尽，故曰深蔽幽冥。而不求锭者，云何为锭？所谓智慧之锭，以智慧锭为照何等？答曰：知结所兴以道灭之，分别善趣恶趣出要之本，能别白黑缚解之要道俗之法，善能分别善趣恶趣出要灭尽，普曜诸法无不明照，而更舍之乃趣冥道故，曰而不求锭。

诸有形器，        散在诸方，        骨色如鸽，  
斯有何乐？」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异比丘，日至城外旷野塚间，路由他田乃得达过，其主见已便兴瞋恚：「此何道士日此往来不修道德？」即问道人：「汝何乞士，在吾田中纵横往来，乃成人踪？」道人对曰：「吾有鬪讼来求证人。」时彼田主宿缘钩连应蒙得度，便逐道人私匿从行，见旷塚间尸骸狼籍臃胀臭烂，鸟豺食噉散落异处，或有食噉尽不尽者，有似炙鸽蛆虫啣[口\*束]臭秽难近，乌鹊狐狗老鸷鷃鸺噉死人尸。比丘举手语彼人曰：「此诸鸟兽是我证人。」其人问曰：「此诸鸟兽可为证人，汝今比丘与谁共诤？」

比丘报曰：「心之为病多诸漏患，我观此骸分别恶露，便还房室还自观身，从头至足与彼无异，然此心意流驰万端，追逐幻伪色声香味细滑之法。我今欲诚心之原本，汝心当知，兴起是念，无令将吾入地狱饿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脱诸缚，然此心贼不见从命，以是之故日住旷野，为说恶露不净之想，复与心说，心为卒暴乱错不定，心今当改无造恶缘。」时彼田主闻道人教，以手挥泪哽咽叹言。然彼田主于迦叶佛十千岁中，修不净想，寻时分别三十六物恶露不净。尔时比丘及彼田主，即往旷野大畏塚间，得须陀洹道。

尔时世尊天眼清静无瑕秽，观见二人成其果证，因宿本缘，亦欲示现后学之徒，使将来世现其大明，正法久存无能中灭，便自称庆而说此偈。诸有形器者，或有手脚臂肘腰膂髀膊、膝踝足跟髑髅支节，各在异处，是故说曰诸有形器。散在诸方者，犹木无识，本所爱乐不去心怀，庄严文饰香花脂粉芬熏其身，今皆散落，各在异处。骨色如鸽者，本所众生亿百千数，而见爱念观无厌足，如今亿百千众所见薄贱，覩皆怖慄身毛为竖，是故说曰骨色如鸽。斯谓何乐者，世言有乐则是凡夫愚惑之人，智者所弃，愚人所乐，智者怀愧但有丑陋，愚者翫习甘乐不舍，藏匿怀抱。

若如初夜，    识降母胎，    日涉迁变，  
逝而不还。

如佛世尊敷演言教有三有为，有为之相兴衰变易。问曰：「故当万物恒有常者，死尸骸骨不久存乎？百二十时谓之一日一夜，若当形骸久存世者，一人形体遍满世界。」答曰：「以其众生与根共生、与根共灭，以是之故骸不久存。设当众生与根共灭与根共生者，骸骨便当久存于世。复次与识共生与识共灭，是时形骸不久在世，若当众生与识共灭与识共生，尔时形骸久存于世。」问曰：「若当老耄久存世者，人初出胎头发恒不白乎？」答曰：「所谓头发皓然白者非衰老义。」「此义云何乎？」答曰：「依彼受形分时，便有衰色之变，有白发生犹酒酥麻油必有浊滓，受形分时亦复如是，便有衰色白发生焉。」是故说曰若如初夜。识降母胎者，犹如男识女识降在母胎，据在一时之内，或生或灭，经百千变起灭不息犹如轮转，不可称计，唯有天眼乃得见耳。时识过去及还来者，亦非神呪技术能制，去自永逝来亦无迹，识处母胎生灭不停亦复如是，犹河东流终不西顾，胎识去过终不还反，唯有天眼，见胎识还见胎识去。

晨所覩见，    夜则不现，    昨所瞻者，  
今夕则无。    我今少壮，    无所恃怙，  
少者亦死，    男女无数。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阿难，到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分卫，遥见门外有众男子作倡伎乐而自娱乐。尊者阿难入城乞食讫欲还出城，见此伎人忽已命终，众人舁举号哭相向。时尊者阿难便生此念：「奇哉变怪无常对至，何其速乎？我向晨朝入城乞食，见此男子五乐自娱，像如天子，如今受对取无常耶？」时尊者阿难出舍卫城祇洹精舍，收摄衣服净洗手足，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尊者阿难长跪叉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我向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见有男子作倡伎乐五欲自娱，便入城乞，还出在外，见此男子忽已命终，众人舁举号哭相向。时我，世尊！便生此念：

『奇哉变怪无常对至，何期速乎？我向晨朝入城乞食，见此男子五乐自娱，像如天子，如今受对，取无常耶？』我今所见甚为奇特，未曾所覩。」世尊告曰：「汝今，阿难！有何奇特？我曾所覩乃为奇特，出过汝今所见者上。我曾昔日到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分卫乞食。时我，阿难！见有男子在祇洹门外作倡伎乐五欲自娱，时我入城乞食讫还出城外，见此男子作倡伎乐如本不误。我见奇特出汝者上。」尔时阿难即白佛言：「此是常仪，有何奇特？」佛告阿难：「命速于风，逝难制御，汝今方言，有何奇耶？」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欲使比丘明鉴此法，为将来众生现大光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尔时世尊便说出曜之偈：

「晨所覩见，    夜则不现，    昨所瞻者，  
今夕则无。    我今少壮，    无所恃怙，  
少者亦死，    男女无数。」

前所覩者夜则不见者，晨朝所见众生之类数千百众，暮则不见，诸有众生思惟校计善根具足，意不错乱，则自觉知命如琢石闪现已灭，谁当兴意贪着此乎？唯有无闻凡夫愚人，乃兴此心生贪着意。昨所瞻者今夕则无，如昨所见进止行来，设彼有念思惟善本殖众功德，心便勇猛能自改悔，内自兴发不可乐想，是故说曰，晨所覩见夜则不现，昨所瞻者今夕则无也。我今少壮无所恃怙，如有愚人无所闻知，自怙强壮气力炽盛，苟得自纵随其所如不顾后虑。自称端正颜貌殊特，余者卑贱非我等友，色力财富出众人表，既自盛壮独步无侣，所愿者得无能拒逆，所欲自恣不避豪强，亦复不思无常对至，不覩生死苦恼之患，是故说曰，我今少壮无所恃怙。少壮亦死男女无数，正使



无数众生之类，男女大小受形分者，气力殊特财富无数，所欲自恣年皆盛壮，于世间壮者命终多于老者皆为无常，所见蹈藉，然彼终者先在世时不修功德，诸善之本无所恃怙，从今世至后世流驰五趣无有懈怠，是故说曰，少者亦死男女无数。在胎自败初出亦殇，既生子坏孩抱而丧，诸老少壮乃中间人，渐渐以次如果待熟。

六十千生六十百生，于生藏坏斯由害人，所谓人者国王一亿则害导师商人父母，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兴心起意害此辈人，或入阿鼻地狱或热，大热，啼哭，大啼哭等，活黑绳等，会地狱毕此罪已生六畜中，经历劫数往来周旋，乃复人身，于其中间在生藏中不卒其命，是故说曰，在胎自败也。初出胎亦坏者，或有众生始出胎门而命终者，或有众生，始欲造福功业未果，便于胎门中天命者，斯由前身兴心伤害彼造福人，是故说曰，初出亦殇。既生子坏者，或有众生施功立德，在诸塔寺施設园菓浴池桥梁清厕，功业未就为人所害，斯由先世害福德人，死入地狱畜生饿鬼，经历久远乃还复人，既生离胎于中逝殇，是故说曰，既生子坏也。孩抱而丧者，或有众生于塔寺中施功立德，施設园菓浴池桥梁清厕，功业已就余功未几，便为人所害，斯由前身兴心伤害彼造福人，身坏命终入地狱中，于中毕罪生畜生中，虽得为人未别白黑，便于孩抱夭其命也。

诸老少壮， 及中间人， 渐渐以次，  
如菓待熟。

昔日尊者马声说偈曰：

「或有在胎丧， 已生在外终，  
盛壮不免死， 老耄甘心受。  
犹树生狂花， 结实时希有，  
志故必欲舍， 伺命召不忍。」

犹彼菓树随时繁茂，狂华生长遇风凋落结实者少，或已结实遇雹堕落，或有未花而凋落者，或有已华而凋落者，其中成实待熟落者，少少耳。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于百千生其中身，若一若二处胎出胎少壮老疾，悉归斯道无免此患，于百千生老寿命终若一若二，少壮死者不可称计，是故说曰，诸老少壮及中间人，渐渐以次如菓待熟。

命如菓待熟，    常恐会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昔恶生明王严驾翼从诣后园游观，众菓树木行列相当，彼国常礼，菓熟乃食终不噉生。时王有教勅守园者，若有菓蓂堕落地者不应献上，有犯此制当梟其首。时守园人内自思惟：「此恶生明王暴虐无道，杀害生类无慈愍心，若当我今犯制者，死在旦夕不免其困。然今此园树菓众多，在树既少堕落地者众，设责我菓更无于出。且自逃走求出家学。」即踰墙出至世尊所，五体投地愿为沙门。佛即然可，得在道次，静寂无为，不兴巧便坐禅诵经，亦复不习戒律阿毘昙，谓为行道齐是而已，亦复不惟空闲旷野经行讽诵十二难得勤劳之要，自凭三事不虑后缘，内自喜庆：「我今已脱形急之患，今且自安焉知余者。」尔时世尊观其人心，欲使免苦济众厄难，欲使安处善法妙堂，欲拔根本离生死原，将入解脱无退转道。尔时在众便说此出曜偈曰：

「命如菓待熟，    常恐会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尔时比丘闻佛所说，内自怨责，怀惭愧心，在闲静处思惟恶露止观之道，即于彼处成阿罗汉。

譬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坏，  
人命亦然。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一陶师造作瓦器，触物不却随其形状亦无疑难。时拘萨罗国波斯匿王，勅诸瓦师使造器皿，彼人事猥竟不成办。时波斯匿王内怀恚怒，勅语傍臣：「至瓦师家毁坏其器。」时彼瓦师惧失命根，窃自逃走至迦尸国界，复于彼土造作瓦器。波斯匿王闻彼造器，复遣臣佐至彼国界，悉使坏破所造瓦器。时彼瓦师复自逃走至拘萨罗国，复于彼土造立瓦器。波斯匿王闻彼造器，复遣臣佐使坏其器。时彼瓦师财产竭尽无复生理，食不充口衣不盖形，恒惧波斯匿王当取杀之，便复逃走入深山中，往至世尊所求为道人。时佛默然听在道次。然彼人内不思惟，谓为永离困厄之难，不复惧彼为王所害，在闲静处不思道德，亦不习契经戒律阿毘昙，亦复不分别义理，诸度世道亦复不习，坐禅诵经佐助众事，永离三事不勤采习，谓为行道齐是而已，不增翹勇进求上人法，然未得证不勤求证，然未得果不勤求果。如來世尊以三达智观察其心，以渐化彼无疑网意，便告彼人以免瓦器之功，更不惧丧身之恼，唯有五盛阴为瓦之形，此为大畏无免其患。瓦器

虽坏，不惧当堕地狱饿鬼畜生之道，五盛阴为形瓦器，先不造诸功德福业修诸善本，无所恃怙亦无归趣，恒畏地狱饿鬼畜生。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观了此义已，欲使诸比丘永离嫌疑，使将来众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尔时在众便说此偈：

「犹如陶家，    埴埴作器，    一切要坏，  
人命亦然。」

诸有生熟之器要当归坏，渐成粪聚无可贪者，诸有生类受五盛阴为坏之器，及刹利、婆罗门、梅陀罗种受形分者，短寿长寿、饶财贫匮、端正丑陋、豪族卑贱、有颜无颜、智慧愚闇，尽归于死，无常变易皆当捐弃在旷塚间。时彼比丘闻如来所说教训之道，知无常之要，达罪福之源，解兴衰之变，遵灭度之行，即于佛前得阿罗汉道。

犹如张综，    以杼投织，    渐尽其缕，  
人命如是。

昔日有人善能织罽，兼有一息意常惰懒，数劝语公：「作应舒迟何必速疾？此功适讫后更无作。」父告其子：「此功虽讫更有余务。」如是语公往来数十，儿神识错，寻于父前肝裂命终。时父见子命根已断，即舍居业出家学道，虽为沙门念子在心不能舍离，亦复不思惟道德专定坐禅求增上法，亦复不思惟契经戒律阿毘昙，亦复不坐禅诵经佐助众事，唯心存在念彼亡子。尔时世尊以三达智观察彼人心意所向，寻究本末观了此义已，欲使诸比丘永离嫌疑，使将来众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在于众中便说出曜之偈：

「犹如张综，    以杼投织，    渐尽其缕，  
人命如是。」

一切万物皆当归死，无常变易皆当捐弃在于旷野塚间。时彼比丘闻如来所说教训之道，知无常之要，达罪福之原，解兴衰之变，遵灭行，即于佛前得阿罗汉道。

犹如死囚，    将诣都市，    动向死道，  
人命如是。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拘萨罗国波斯匿王勅典狱者，诸有盗贼罪应入律诣市杀之，时有一贼在大众中逃窃得脱，外假法服私为沙门。然彼人内

不思惟，谓为永离困厄之难，不复惧彼为王所害，在闲静处不思道德，亦不习契经戒律阿毘昙，亦复不分别义理诸度世道，亦复不习坐禅诵经佐助众事，永离三事不勤采习，谓为行道齐是而已，不增翹勇进求上人法，然未得证不勤求证，然未得果不勤求果。如來世尊以三达智观察其心，以渐化彼无疑网意，便告彼人以免生死贼寇之难故有余怨，五盛阴身轮转五趣无有解已，为诸结使所见残害，便当堕于饿鬼畜生之道。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欲使诸比丘永离嫌疑，使将来众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于大众前便说此偈：

「犹如死囚，    将诣都市，    动向死地，  
人命亦然。」

时彼比丘在闲静处，思惟计较内自恳责，解知万物皆悉无常，生不久存尽归于灭，兴衰之变斯来久矣，非适今也，即于佛前悔责自改，成阿罗汉道。

如河驶流，    往而不反，    人命如是，  
逝者不还。

昔有众人在江水侧坐，而观看瞻水成败伤害人民无复齐限，或有父母妻子男女堕水死者亦无有量，其中得解脱者万中有一。于深水得解脱者，往至佛所求为沙门。佛便然可，听在道末。内不思惟，谓为永离困厄之难，不复惧彼为水所溺，在闲静处不思道德，亦不习契经戒律阿毘昙，亦复不分别义理诸度世要，亦复不习坐禅诵经佐助众事，永离三事不勤采习，谓为行道齐是而已，不增翹勇进求上人法，然未得证不勤求证，然未得果不勤求果。如來世尊以三达智观察其心，以渐化彼无疑网意，便告彼人以免生死贼寇之难，故有余怨五盛阴身，轮转五趣无有解已，为诸结使所见残害，便当堕于饿鬼畜生之道。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欲使诸比丘永离嫌疑，使将来众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于大众前便说此偈：

## ◎出曜经卷第一

## 出曜经卷第二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无常品之二

「如河驶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  
逝者不还。」

是时，彼比丘闻此语已，内自惭愧，解知一切万物皆当归死，无常变易不可久居，恩爱别离怨憎会苦，思惟无我无人无命，心意专正趣泥洹门，江水所漂盖不足言，死河所溺永劫不解，当求方便去离驶流。尔时比丘闻佛切教，心开意解淡然无想，即于佛前离生死难成阿罗汉，三自称善，快哉福报所愿者得。尔时坐上无数众生，闻此比丘成道果证，皆发无欲清净之行，皆得须陀洹果。

所造功劳，永世乃获，如杖击水，  
离则还合。

昔佛在毘耶离城甘梨园中。尔时众多比丘观见土界，国丰民盛所居平正，谷食丰贱纵情恣意，不随法禁上下相慢各谓真正。尔时世尊愍彼愚惑，以种种方便导引法味，即集大众告诸比丘：「夫为智者以譬喻自解，犹如地界水满其中，东西南北地无空缺处，有一瞎鳖无数千劫不可称计生长于水，有一薄板纵广一肘唯有一孔，为风所吹，然彼瞎鳖经历百岁一举东看，风吹板在南方，云何比丘！彼瞎鳖者为值孔不？」对曰：「不也。世尊！」「复经百岁复得南看，风吹板复在西方。云何比丘！彼瞎鳖者为值孔不？」对曰：「不也。世尊！」「如是四方隅角亦复如是，云何比丘！彼瞎鳖者会当值孔不乎？」对曰：「不也。世尊！」时诸比丘白世尊曰：「此瞎鳖身会当与孔相值不耶？」世尊告曰：「此事极难，时乃有相值期耳。受畜生身复难，于此畜生求人复甚难。于此如是，比丘！人身难得，虽得为人值命促短，不类古人寿命无量。毘婆尸世尊出现于世，如来·至真·等正觉，自佛去世人寿七万岁，复有佛出，名曰式弃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彼佛去世后人寿六万岁，尔时有佛，名曰毘舍浮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出现于世。彼佛去世后人寿五万岁，尔时有佛，名曰迦鸠留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句义出现于世。彼佛去世后人寿四万岁，尔时有佛，名曰迦那迦牟尼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句义。彼佛去世后人寿二万岁，有佛出世，名曰迦叶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句义。彼佛去世后人寿百岁，我今出世，名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

句义。比丘当知，极寿百岁出者无几，寿百岁者时时乃有，是故说曰，所造功劳永世乃获。古人积德，寿命无量众行备具，亦无疾病凶疫恶气，人寿八万四千岁，时有三疾患：一曰所欲，二曰饥渴，三曰衰老。如今，比丘！五浊鼎沸，世人寿极短，四百四病缠裹人体。尊者马声亦作是说：

「『诸患集为体，    为老死所伺，  
    毒剑炽火逼，    万患守营卫。』」

「是故说曰：『所造功劳永世了获，以杖击水离则还合。』如今，比丘！人命危脆不可久保，谁当贪慕愿受此生？唯有凡夫无知之人愿生三有。」时诸人民闻佛所说，皆发清净不退转行。

譬人操杖，    行牧食牛，    老死犹然，  
亦养命虫。

昔佛在摩竭国界罗阅城中，佛将阿难着衣持钵，道见有人驱牛千头，就其美草放烟瞻候。佛问阿难：「汝见有人驱放群牛不乎？」对曰：「唯然见之。」佛语阿难：「此群牛本有千头，在外瞻守掌不牢固，为虎恶兽所见噉食死者过半，余不觉知方相抵触跳踉唤吼，伤其无智何乃甚哉？」佛语阿难：「众生处世亦复如是，计于吾我不知非常，贪着五欲养育其躯，快心极意共相残害。无常宿对卒至无期，矇矇不觉，何异于彼群牛者乎？虽好水草长养其肤，但促其命无益于己。」佛还精舍，以此因缘诫励众会四辈弟子，中有二百余人闻法意悟，得六神通成阿罗汉。佛告比丘：「或有众生应闻切教而得度者，或有众生应闻妙智思惟分别而得度者，或有譬喻而得度者，或有愚闇趣闻一句便得度脱。应闻喻者，此偈则是。其义随时料量而得度者，是故说曰，譬人操杖其事如斯。

「是日已过，    命则随减，    如少水鱼，  
    斯有何乐？」

佛告比丘：「夫人处世，所行不同所见亦异，一日过去人命随减，虽寿百年卧消其半。」便与众会而说此偈：

「夫人欲立德，    日夜无令空，  
    日夜速如电，    人命迅如是。」

时来会者观察此义分别修行，日夜已过死缘难计，愚人依凭染着受有，当念勤如兴勇猛心无失躯体，是故说曰：

「是日已过，**命**则随减，**如**少水鱼，  
斯有何乐？」

汝等比丘当明此理，大海江河犹有枯竭，万刃大鱼曝脊在外，况是少水而不然乎？或有时沟涧瀑雨溢满？流疾趣下声震四远，彼岸人唤此不闻声，此间人唤彼不闻声。或时沟涧水尽无余，四趣众生虽受形分命则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或有众生寿命极长，诸天寿八万四千劫，地狱寿一劫，畜生与地狱同寿，饿鬼寿命无有限量。如尊者满愿至时持钵正服，入弗迦罗国。时有饿鬼倚城门立，比丘满愿问饿鬼曰：「汝今在此何所求索？」鬼报彼曰：

「汝今见我耶？」比丘报曰：「我先见矣。」鬼复语曰：「我夫入城于今未还，故于此立，自待夫主耳。」比丘问曰：「汝夫入城为何所求？」时鬼报言：「今此城中有大长者患痈积久，今日当溃脓血流溢，夫主将来二人共食以济其命。」比丘复问：「汝夫主入城经几许时？」然彼城郭逼近江河，举手指城语比丘曰：「此城于彼，此岸成败以来今为第七，我夫入城经尔许时。」饿鬼受形寿不可称亦无齐限，然人受形极寿百岁虽出无几，是故说曰，如少水鱼斯有何乐？故别说人不堕四趣。

**不寐夜长，** **罢倦道长，** **愚生死长，**  
**莫知正法。**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告诸比丘：「有四夜，睡眠者少觉寤者多。云何为四？女与男想，睡眠者少觉寤者多；男与女想，睡眠者少觉寤者多；三曰盗贼，睡眠者少觉寤者多；比丘求定勤修正法，睡眠极少觉寤者多。三觉夜长修正法，比丘不觉夜长，罢倦道长、愚生死长，莫知正法。」佛在舍卫国祇洹阿那律邠阿蓝，有一梵志缘本宿世造立功业缘至应度，暂闻此偈愚生死长。然彼梵志多饶财宝仆从给使居业成就，所纳妻室颜貌殊特与世无双，女人姿容一以无阙。时，彼梵志内自思惟：「我宜往彼至如来所，当来诸佛为有几乎？」梵志出城至祇洹精舍到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立，叉手合掌白世尊曰：「愿欲所问，若见听者敢自陈启。」世尊告曰：「恣汝所问，如来为汝敷演其义。」梵志白曰：「云何世尊！于当来世，为有几许等正觉耶？」世尊告曰：「将来世诸佛数如恒沙。」时彼梵志闻佛所说，瞻仰喜踊不能自胜，善心生焉。「当来诸佛数如恒沙，于诸佛所善修梵行，兴功

立德为福不倦。然吾处世饶财多宝，仆从给使居业成就，所纳妻室颜貌殊特与世无双，我依此业便当分檀布施，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尔时梵志闻佛教诫，戢在心怀，绕佛三匝举手辞让便退而去。尔时梵志行道未远，复作是念：「我向所启问将来佛，然吾退忘不问过去诸佛世尊，我今宜还至世尊所问过去佛。」梵志即还至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立，尔时梵志白世尊曰：「过去诸佛为有几所？」佛告梵志：「过去诸佛数如恒沙。」梵志复前便自悲泣，并自举声而作是说：「愚处生死缠绵积久，恒沙诸佛吾不及覩，斯何苦哉？」复自投地宛转自责：「斯由放逸，行不从本，使我退在处凡夫地，或在泥犁地狱畜生饿鬼长夜受苦，刀山剑树火车炉炭，或伏雪山劫败乃移，或处炙狱受痛无量。虽出为人值生边地，有佛兴世不值不覩。先有比丘教诲我言愚生死长，诚哉斯言！我今宜加精勤用意自归如来，复待将来诸佛为乎？田业妻妇斯是外役，何必贪慕毁败圣教？」尔时梵志叉手合掌佛前长跪白世尊曰：「唯然世尊！听为道次得修梵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将此梵志，教授威仪度为比丘。」比丘受教即度为沙门。在闲静处思惟按计修上人法，所以族姓子出家学道，剃除须发着三法衣，以信坚固于家出家，修无上梵行，洁身受证以自娱乐，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已得为道，在无余境得阿罗汉果。尔时世尊观察此义思惟本末，亦使诸比丘速取灭度，为后众生现其大明，然炽正法久存于世，重与梵志而说此偈：「不寐夜长，罢倦道长，愚生死长莫知正法。非有子恃，亦非父兄，为死所迫，无亲可怙。」

昔佛在摩竭国道场甘梨园北石室精舍中。时，有一男子将从严驾随大导师入海采宝，余小贾人以类相从，饮食[饥-几+燕]乐施诸贫穷沙门婆罗门。以得入海采致珍宝，还至平岸共相娱乐，饮食欢[饥-几+燕]日日不断。时，彼一人饮食麤恶唯服麩而已，不改常仪，然复多财珍宝所获无量。时，大导师语其人曰：「汝今处世饶财多宝少有比类，何为自困不肯食噉？夫人处世当行二业：一者广施，二者自食。」彼人闻已心不纳受，乃更怀恨渐生忧悴，语导师曰：「吾设食噉，无以济彼妻妇男女，后遇疾急，竟不至家，中道无常。」彼大导师说斯偈曰：

「夫人慳贪，    贮聚财产，    念家怨讎，  
不觉命终。」



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彼导师兴功采宝中道无常。尔时世尊以此因缘，观察此义思惟本末，欲使诸比丘示现灭度，为后众生现其大明，然炽正法久久于世。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为死所迫，  
    无亲可怙。」

时诸大众闻佛所说，心开意悟兴功立德，拯济穷乏持斋修戒，岁三月六未始有阙，四事供养，衣服、饭食、床座卧具、病瘦医药，须衣与衣须食与食，财宝七珍，金银珍宝、车璩马瑙、真珠虎珀，有求索者不逆其意，远来久住经过人者皆悉供给，华香脂粉亦用给与无所愒惜。无数大众厌患生死，除贪着意执信坚固，出家修道，修增上法无退转意，各以次第成阿罗汉道。

◎

◎千百非一，    族姓男女，    贮聚财产，  
    无不衰丧。

众生居世驰趣四方，贪求财货兴欲无厌，盛夏冒焰冬履严霜，饥寒勤苦艰难忧虑，万失一获犹用自庆，施心难果意不开悟，既自不食复不施人，虽饶宝货与无不异。坐禅之人装以七宝，虽目视之意不甘乐，以慳贪故流转生死，从今世至后世。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观了众生驰趣四方贪求财货不顾后虑，皆为愚惑所见迷误。世尊以此因缘寻究本末，为诸比丘导引法味，亦为将来众生示现大明，然炽正法久存于世，三世诸佛尽见将护。尔时世尊于大众中，而说此偈：

「千百非一，    族姓男女，    贮聚财产，  
    无不衰丧。」

时世坐上数千万人，闻佛所说，专意听受，各随所念成得果证。

常者皆尽，    高者亦堕，    合会有离，  
    生者有死。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异梵志至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尔时梵志白世尊曰：「愿欲所问，若见听者乃敢陈启。」佛告梵志：「恣汝所问，如来当为敷演其义。」梵志白佛：「云何世尊！以何因缘，今世众生

转微转薄遂成减损，于人间世不见炽盛？」佛告梵志：「有三因缘，使众生类转微转薄遂成减损，于人间世不见炽盛。云何为三？于是梵志！今世众生贪欲无道、慳嫉坚固、习邪倒见。时彼众生为此三事所见染污，风雨非时灾害毒流，所种谷子各失时节，转不成熟。若彼众生所食之物或生或熟，饶诸疾疹疫气纵横，死者填路不可称计，是谓梵志最初因缘，使今世众生转微转薄遂成减损，于人间世不见炽盛。风雨非时灾害纵横，所种谷子失时不收，转不成熟苗亦不生，人民饥馑饿死者众，是谓梵志第二因缘，使今世众生转微转薄遂成减损不见炽盛。复次梵志！如今国王贪欲无道、慳嫉坚固、习邪倒见，治化失度托境无厌，越界攻伐共相伤害，刀剑铍箭共相斫射，杀者无数不可称量，是谓梵志由三因缘使此生类灾害横起，饥馑饿死攻伐无道。」佛说此已告目连曰：「吾患脊痛还诣静室，汝今专意与梵志论，兼与来会永除狐疑。」对曰：「如是世尊！」尔时世尊襍鬻多罗僧、枕僧伽梨，右肋倚地，脚相累系念在明。时，大目连：「汝今谛听善思念之。」梵志对曰：「愿乐欲闻。」目连以偈告曰：

「今观此土境，    及诸众菓树，  
山河流泉源，    江海逝不停。  
昔人瞻固守，    今为斯所在？  
宁转尊法轮，    示现天世人，  
不乐取命终，    竟知趣何方？  
欲觅昔旧人，    如今不见一。」

广说如旧文。梵志闻偈心开意解即履道迹，是故说曰，常者皆尽，高者亦堕，合会有离，生者有死。此是其义。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一孤母而丧一子，得此忧恼愁愤失意恍惚倒错，譬如狂人意不开悟。出城至祇洹精舍，转闻人说佛为大圣天人所宗，演说经道忘忧除患，无不照鉴无不通达。于是孤母往至佛所，作礼长跪白世尊言：「素少子息唯有一息，卒得重病舍我丧亡，母子情愍不能自胜。唯愿世尊！垂神开化释我忧结。」佛告孤母：「汝速入城遍行衢巷，有不死家者求火持还。」孤母闻已欢悟踊跃，入舍卫城至一街巷，家家告曰：「此中颇有不死者乎？吾欲须火还活我息。」诸人报曰：「我等曾祖父母今为所在？汝今荒错，何须至巷狂有所说？」所至之家皆言死亡。形神疲倦所求不克，便还归家，抱小小儿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佛言：「受勅入城家家乞火皆言死丧，是故空还。」佛告孤母：「夫人处世有四事因缘不可久保。何谓为四？一者常必无常，二者富贵必贫贱，三者合会必别离，四者强健必当死。趣死向死为死所牵，无免此

患。」佛告孤母：「汝今何为不自忧虑？何不广施持戒修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任力堪能，给施孤穷、沙门婆罗门、远行久住暂停止者，果获其福不可计量。」孤母白佛言：「我今爱子入骨彻髓，为彼子故不惜身命。」尔时世尊欲化彼人令得开悟，即化作四大火坑围绕孤母之身，火气逼身以儿自障，儿复呼唤不堪火痛。佛语孤母：「汝向自陈爱子情重入骨彻髓，宁自丧身不使子亡；火气逼己酸痛难堪，但当自受？以子障乎？人间微火盖不足言，地狱火然痛苦无量。畜生愚惑怀痴为苦，饿鬼福渺以饥为苦，能自利者乃得行道修诸善本，分檀布施持戒忍辱，不生地狱畜生饿鬼受诸苦恼，受天人福渐近泥洹。」时彼孤母闻佛所说极深之法，还自思惟，内心恳责，厌患恩爱除去想着，便念世间不可乐想，思惟分别五盛阴苦，即于佛前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成须陀洹。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为后众生开演法门，便于大众而说此偈：

「常者皆尽，        高者亦堕，        合会有离，  
生者有死。        众生相克，        以丧其命，  
随行所堕，        自受殃福。」

一切众生蜎飞蠕动蚊行喘息有形之类，皆归磨灭无免死患，随行所造而受其报，为善受福恶则祸随，如影随形有何可免？以此因缘故说此偈耳：

「恶行入地狱，        修善则生天，  
若修善道者，        无漏入泥洹。」

昔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时，彼城中疫气灾害毒出纵横，人民死亡不可称限。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诸行恶者死入地狱。复有比丘厌患生死，观此四大无可贪慕臭秽难近，便入无余泥洹而般泥洹。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为后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时，诸大会闻佛所说，皆发无上正真道意。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间，  
无有地方所，        脱止不受死。

昔者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所。时，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自知命促近在不远，却后七日皆当命终，思共议言：「我等弟兄五通通达，以己神力翻覆天地，现身极大手扞日月，移山住流无所不办，宁当不能避此难耶？」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处中间，无常杀鬼安知我处？」第二弟

言：「吾入须弥山腹中间，还合其表使无际现，无常杀鬼焉知我处？」第三弟言：「吾处虚空隐形无迹，无常杀鬼安知我处？」第四弟言：「吾当隐大市之中，众人猥闹各不相识，无常杀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议讫相将辞王：「吾等计算余命七日，各欲逃走欲求多福。」王寻告曰：「善进其德。」于是别去各适所至，七日期满各从其处而皆命终，处虚空者犹如熟菓自然凋落。市守白王：「有一梵志卒死市中。」王乃醒悟：「祸灾无常，四人避对一人已死，其余三人岂得免乎？」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知四梵志避无常对，各求度世免济其难，然其宿命终不可避。以此因缘寻究本末，欲使后人示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间，  
    无有地方所，    脱止不受死。」

老见苦痛，    死则意去，    乐家缚狱，  
    贪世不断。

昔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众多比丘白世尊曰：「如来今日为观何义，有何事故，舍人间之乐极世之美，出家学道？」尔时世尊与诸比丘广演生经：「汝等谛听善思念之，戢在心怀，吾今当说极微之法。」诸比丘对曰：「愿乐欲闻。」世尊告曰：「尔时世尊广与比丘生经。比丘当知！父真净王敕诸臣佐：『吾今欲出后园观看，可速严驾羽宝之车。』尔时臣佐至真净王所而白王曰：『太子欲出后园观看，被敕严驾羽宝之车。』时王闻此语，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告臣佐曰：『听太子出后园游观，或能除去愁忧乱想。』即自严驾集诸大众三十部军，左右翼从各十五部，除前后导引。比丘！我时至后园观看，见有老人形衰色变皮缓面皱，拄杖呻吟气力枯竭，时问御者：『斯是何人，形衰色变乃至于斯？』御者报曰：『此是老人。』太子问曰：『何谓为老？』御者报曰：『所谓老者形衰年迈伺命旦夕，衰耗之法渐近死趣，故谓为老。』我时，比丘！复问御者：『吾亦当复有此衰耶？』御者报曰：『尊及人天皆有斯患，无免此者。』时我自念：『夫人受形皆有此患，贫贱富贵皆当有此。』便敕御者回车归宫，清净自守思惟道德。时，真净王问彼御者：『太子出游观看，得遂意乎？』御者曰：『太子出游竟不至园。』王问御者曰：『以何因缘不至园观？』御者报王：『太子出游中道见老人，形变色衰忧思而还。』时真净王得此罔然。『吾先有教令敕语街巷，诸有不净秽污之物，无令太子见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后当诛七家。』即遣寻究而无有

家。所以然者，以其净居天所化故也。时我，比丘！复作是念：『衰老年迈非适今有，人出胞胎已受形分则有衰老，及出胞胎行步出入、年盛力壮渐微转衰，皆有此患。』时我，比丘！窃说偈曰：

「『少时意盛壮，    为老所见逼，  
    形衰极枯槁，    气竭凭杖行。』」

「是时，比丘！吾出游观先见此变，如是数日，复告御者：『吾欲出游至后园观，速疾严驾羽宝之车。』」

「尔时御者至真净王所而白王曰：『太子欲出后园观看，被敕严驾羽宝之车。』王闻此语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告臣佐曰：『听太子出后园游观，或能除去愁忧乱想。』即自严驾集诸大众三十部军，左右翼从各十五部，除前后导引。比丘！我时至后园观看，见有病人，形羸吐逆卧大小便，蝇嚼其身，水腹痿黄臭秽难近。时我，比丘！问彼御者：『斯是何人？』御者对曰：『病人也。』『何谓为病？』对曰：『病者风差火错心无欢乐，众疹集聚食则不消，恶闻人声，故谓为病。』时我问彼御者：『吾亦当复有此患耶？』御者报曰：『尊及人天亦有此病。』时我，比丘！复作是念：『夫人受形不免此患，至园观看竟何求乎？』即敕御者回车归宫，静寂自修欲除其患。时真净王问彼御者：『太子出游后园观看，为适意乎？』御者报曰：『太子出游竟不至园。』王问御者：『以何因缘不至园观？』御者报王：『太子出游中道见病人，形羸吐逆卧大小便，蝇嚼其身，水腹痿黄臭秽难近。』时真净王得此罔然。『吾先有教敕语街巷，诸有不净秽污之物，无令太子见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后当诛七家。』即遣寻究，无有家聚。所以然者，以其净居天所化故。时我，比丘！复作是念：『夫人受形必有此病，古来有是非适今也。』时，真净王便作是念：『太子出游所见瑞应，忧念世间必不乐家，会当出学。吾今当倍彼直卫侍护左侧娱乐其志。』」

「复经数日敕告御者：『吾欲出游观看，速疾严驾羽宝之车。』王闻此语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告臣佐曰：『听太子出后园游观，或能除去愁忧乱想。』即自严驾集诸大众三十部军，左右翼从各十五部，除前后导引。我时，比丘！至后园看见有死人，宗族五亲散发蓬头，呼天扣地围绕啼哭。时我，比丘！问彼御者：『斯是何人？宗族五亲散发蓬头，呼天扣地围绕啼哭。』御者报曰：『死人也。』问曰：『何谓为死？』御者报曰：『所谓死人，恩爱已离无复命根，妻子五亲永与世别，风逝火灭水消土散各在异处，魂神迁转

形如干木无所觉知，故曰死也。』我时，比丘！问彼御者：『吾亦当复有此死耶？』御者报曰：『尊及人天皆有此患无有免者。』时我，比丘！复作是念：『夫人处世不免此患，至后园观竟何求乎？』即敕御者回车归宫，静寂自修欲除其患。时，真净王问彼御者曰：『太子出游后园观看为何？适意乎？』御者报曰：『太子出游竟不至园，中道见死人于是便还。』时真净王得此罔然。『吾先有教令敕语街巷，诸有不净秽污之物，无令太子见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后当诛七家。』即遣寻究而无有家。所以然者，以其净居天所化故也。时我，比丘！便作是念：『咄老病死无免之者！吾今宜可善求巧便出家学道。』时我，比丘！即舍家出，求无上道成最正觉，今得为佛度脱万民，皆由积行无恋慕心，今我出现自致正觉。」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为将来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老者苦痛，        死则意去，        乐家缚狱，  
    贪世不断。」

诸比丘，闻佛所说踊跃欢喜，即从坐起，礼佛而去。

老则形变，        喻如故车，        法能除苦，  
    宜以力学。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众多比丘白世尊曰：「如来今日年已耆老，肌肤舒缓不与常同。」佛告比丘：「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我年已老。设当持戒梵行比丘，以如来身安处高床周行四海，虽与恭敬以报重恩。然我本修无憍慢心自证成佛，吾不说是。老则形变喻如故车。所谓故车者。王家所造，或以金银刻镂作车，或水精琉璃杂厕其间，经年积岁犹有朽败，况四大身筋缠血浇，众事合集乃成此形？父母所造。十月怀抱推温去湿，随时瞻视乃名为人。唯有明智能除此苦，以法自将训诲未悟，加以权化应适无方，宜以力学，称佛世尊诱导之言，以无谗谄蠲除妄见，不犯身口意行，以第一义充饱一切，将育众生，行不漏失无惧畏者，谓佛世尊如来弟子，教训弟子以禁防非。」尔时世尊知彼内心有所趣向，寻究本末，亦与后世众生示现大明，使正法久存于世，在大众中便说此偈：

「老则形变，        喻如故车，        法能除苦，  
    宜以力学。」

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作礼而去。

咄嗟老至，    色变作耄，    少时如意，  
老见蹈藉。

昔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尔时尊者阿难着衣正服，偏露右臂长跪叉手白佛言：「世尊！今观如来形变色微，诸根舒缓形状转朽，眼根耳鼻舌身诸根不与常同。」佛告阿难：「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所谓老者，能使极妙殊特之容变为异色，诸根具满能使缺漏，与病结伴与死并流；色力豪贵财富盈溢能使阙减，身体平正内理充满，能使偻步凭杖而行；发如紺青亦如蜜王犹如纯黑，能使变白发落不住；眼如牛眸白黑分明，能使目中生肤眈瞤；额如油光晃昱照耀，能使面皱状如皮焦；齿如白珂亦如白雪新[谷·禾+牛]牛乳，如乌贼鱼绝白胞满，上下齐平观无厌足，能使凋落虫齧疼痛。取要言之，于捷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甄陀罗、摩休勒、人及非人，能使衰耗无少壮心，痛中之苦莫甚于老。是故说曰，咄嗟老至，色变作耄，少时如意，老见蹈藉。如来世尊以三十二相而自缠络，八十种好庄严其身，圆光七尺无冥不照，八种音声远震十方，犹为老病所见蹈藉，况处凡夫得免此乎？」以此因缘寻究本末，为后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于大众中故说斯偈。

## ◎出曜经卷第二

## 出曜经卷第三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无常品下

虽寿百岁，    亦死过去，    为老所压，  
病条至际。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为天人龙鬼众生之类广演法教。时，国王波斯匿母年过百二十，卒得重病，非医药所疗，神祇不能救，不经日夜遂便命终。王及大臣如法葬送，油酥华香事事供养，安措神庙给人瞻守。葬送已讫，还过佛所，如故王法除去五饰前礼佛足，佛命令坐而问之曰：「王所从来，衣服尘土、形变色异，何所施設乃至于此？」王白佛言：「国大夫人年

过百二十，间得重病奄忽无常。向送灵柩殡葬始讫，今还城池过覲世尊。」佛三达智知而问曰：「云何大王！夫人生世有不死者乎？」王白佛言：「人生于世无有不死。」佛告王曰：「自古迄今，大畏有五不可得避：应老之法欲使不老者，此不可得；应病之法欲使不病，此不可得；应死之法欲使不死，此不可得；应磨灭之法欲使不磨灭，此不可得；应尽之法欲使不尽，此不可得。是谓大王！此五不可得法，不与人期，万物无常难得久居，一日过去，人命亦然，如五江流昼夜不息，人命驶疾亦复如是。」

尔时世尊渐与波斯匿王说微妙法，论讲不退转要，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漏为大患。大王当知：「生则老至，病无光泽，合会必离，是世常法，如电历目击石现火，人命剧是，有何可乐？衰变之法，欲使久存者，此事不然。」尔时世尊以此因缘寻究本末，为后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尔时世尊在大众中，与波斯匿王而说斯偈：

「虽寿百岁，        亦死过去，        为老所压，  
病条至际。」

佛告大王：「世皆有是，无长存者，皆当归死无有脱者。古者国王、诸佛真人、五通仙士，亦皆过去无能住者；空为悲恋亡者，为福不倦，福追魂灵如饷田夫。王由此缘广设福业，福祐助人如凭强杖。」佛说此已，王及四辈诸来会者，莫不欢喜，忘忧除患[火\*霍]然启悟，寻从坐起遶佛三匝，作礼而去。

是日已过，        命则随减，        如少水鱼，  
斯有何乐？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南大海卒涌大洑，越海境界有三大鱼，随上流处在浅水，自相谓言：「我等三鱼处在厄地漫水未减，宜可逆上还归大海。」有碍水舟不得越过，第一鱼者尽其力势跳舟越过，第二鱼者复得凭草越度，第三鱼者气力消竭为猎者所得。时猎者便说此偈：

「第一虑未然，        必当被伤害，  
凭草计现在，        彼命得脱死。  
二鱼俱得免，        以济危脆命，  
愚守少水池，        受困于猎者。」



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彼三鱼逐洮波，二鱼得济、一鱼受困，复见猎者而作斯颂。因此缘本寻究根原，为后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即集大众说斯颂曰：

「是日已过，    命则随减，    如少水鱼，  
斯有何乐？」

所谓是日已过者，或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若复少壮盛年老迈，俱同此日共有损减之逝，昼夜不停，命变形羸气衰力竭，速迅于彼。如少水鱼者，或为虚空飞鸟[寿\*鸟]河白鹇鹞雀青鹤水鸟黑鸡，亦为世人男女猎师，罗网捕取钩饵悬弜，处在浅水一命万虑，受形于水丧命在水，众苦难寻有何可乐？是故说曰，如少水鱼，斯有何乐？

逝者不还，    昼夜勩力，    鱼被炽然，  
生苦死厄。

昔佛在摩竭国界善胜道场，集诸修行之士。处高山者，或在深窟隐形不出，然彼行人随时行道瞻相时气，春节以至观诸树木悉皆蓓蕾，色如水精渐转敷花，复见沟涧水流澄清静无声响。时彼行人心则念言：「时不假借，万物并生。」尔时行人下山诣村家家乞食，见诸男女饮食欢燕共相娱乐，行人问曰：「斯是何人？」前人对曰：「某村某家姓号如是，某家子者某父所生。」时修行人复自念曰：「今此内物悉皆孚乳。」知其万物日滋日长，还入深山静默自修。复至秋节，下山诣村人间乞食，见诸树木渐皆凋落，霜雪加被叶落凝冻，复见沟涧水竭枯涸指刺不[而/火]。时，修行人内自忖度：「今外万物皆悉凋落，时不再鲜华不重茂，诚哉斯言！」复见人间村落城郭，男女大小共相携抱，散头垂发椎胸自搥，高声啼哭不能自止。时修行人问彼人曰：「此是何人，哀号啼哭乃至于斯？」「某村某家，儿亡女死或父母终，是故村落号悲如是。」行人闻已而自思惟：「今此内物亦复凋落。」已知内外衰耗法至，即还深山，内自校计结跏趺坐，或坐绳床或坐树下，专心定意不兴乱想，观内外性实皆无常，便兴日转不停住想。云何为日转？计春至秋至岁，计岁至月，计月至半月，计半月至日数，计日数至时，计时至昼夜，计昼夜至动转，计动转至出入息，计出入息至尽无余，以至于尽，方知尽空万物无有。已知无有则知何起本、灭亦无迹。或时行人行起有踪、灭无有迹，方自觉悟，忆如来一切无常亦无窠窟。有时行人观察前行，积时累日乃得消灭，复忆佛语，如来亦说无常者苦也。时，修行人内自忖度：「生

死如是，谁肯乐者？」心已厌患不染四流，愿于泥洹速取灭度，或于中间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彼行人处在深山，精勤学道不断圣族，因此缘本寻究根源，为后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即集大众而说斯偈：

「逝者不还，    尽欲慙力，    鱼被炽然，  
生苦死厄。」

人名如日夜，    或住或周行，  
犹如驶流河，    往而不复反。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诸佛世尊凡常说法，相时相宜观察人意，或有众生计身是常，昨五阴身今日不异，愚者意迷，谓阴不衰犹河逝驶，前非后流、后非前流，去者永逝来者不停。人亦如是，前行非后行、后行非前行，造功德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观四大身以譬流河，分别思惟至无漏境，优婆塞优婆夷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比丘比丘尼得阿罗汉。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彼四部众分别五阴成败所趣。尔时世尊寻究本末，为后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尔时世尊集于大众，而说颂曰：

「人名如日夜，    或住或周行，  
犹如驶流河，    往而不复反。」

四部之众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老则色衰，    所病自坏，    形败腐朽，  
命终其然。

昔佛在毘舍离城弥猴池侧普集讲堂所。佛告诸比丘：「或有众生自怙盛壮力无俦匹，或恃无病自保康宁，或恃财富生业无量，或恃豪贵宗族成就，或有老者集在众中，为人所毁称为弃物。」尔时世尊观察其人心有是非，欲使众人改往修来故说斯颂。时，毘舍离诸童子等闻此教诫，或起无常无我之想，或起不净止观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顶法暖法忍法世间第一法，或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兴发求无上道，或有求辟支佛、阿罗汉道。尔时世尊以此一偈，化毘舍离无数童子，以此因缘寻究本末，为后世人现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即于大众而说颂曰：

「老则色衰，    所病自坏，    形败腐朽，  
    命终其然。」

时诸童子闻佛所说，作礼而去。

是身不久，    还归于地，    神识已离，  
    骨干独存。

昔佛在毘舍离甘梨园中。尔时阿梵和利自怙色貌与世无双，进过人貌退及天形，形范端严视无厌足，然家里财富不可称限，饶财多宝七珍备足。时，阿梵和利严饰羽宝之车，自严庄校饰沐浴澡洗香华芬熏，往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是时，众多比丘欲爱未断在凡夫地，见阿梵和利来至佛所，皆兴爱欲起不净想，佛知其意即告之曰：「云何，比丘！阿梵和利者受四大形，臭处秽污无一可贪。比丘当知！此阿梵和利如是不久，当卧好高广床上，衣裳芬熏价直一亿，于彼床上忽然命终，昇诣冢圻取耶旬之。」时诸比丘闻之愕然。「无常迅急不避老少，此人形貌世之希有，受如是形便当弃捐在于冢间。」尔时世尊以此因缘寻究本末，为后世人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即于众中而说颂曰。其中四部众闻此教诫，或起无常无我之想，或起不净止观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顶法暖法忍法世间第一法，或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兴发求无上道，或有求辟支佛、阿罗汉道。尔时世尊以此一偈，化毘舍离无数童子。以此因缘而说颂曰：

「是身不久，    还归于地，    神识已离，  
    骨干独存。」

时诸大众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是身何用？    恒漏臭处，    为病所困，  
    有老死患。

昔佛在迦维罗国尼拘类园中。彼国人民，恒自恃怙豪族富贵躯力强壮，所行自由夸无侔匹。彼有一人，族姓最强，身生疮痍脓血流溢，昼夜不息臭秽不净，见皆掩鼻，疼痛苦恼，众人见者无不厌患。佛知其心而告之曰：「夫人受身四大一类，六门流溢与彼不异，一切人身患苦之室，安止苦恼忧畏万端。」时诸释种闻佛教戒，或起无常无我之想，或起不净止观之心，或念安

般守意、顶法暖法忍法世间第一法，或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兴发求无上道，或求辟支佛道、阿罗汉道。尔时世尊以此一偈，化彼释种。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一长者请佛及比丘僧。时比丘僧往彼家，如来不往遣信迎食。所以如来遣信迎食，有二因缘。云何为二？一者欲与诸天说法，二者瞻视病人。是时，世尊遍观比丘皆悉受请，即取钥母开一房门，见一比丘抱患顿笃，卧大小便不能转侧。尔时世尊知而问曰：「汝有何患，卧着床褥大小便利，不能转侧？」时彼比丘受性质直内无奸宄，报世尊曰：「受性闇钝恒怀懈怠，初不劝佐瞻视余人，是故今日无看我者，今实孤穷所怙无处。」尔时世尊躬抱出在门外，除去不净湔浣坐具，复取净水用洗其身，便与着衣敷新坐具还卧房中，如来躬自舒手为枕，告比丘曰：「汝不加懃求增上法，未获者获、未得者得，未受果证令受果证，设不用意受此法者，便当更受剧是苦恼。」尔时世尊渐与说极妙法，无数方便劝使勇猛思惟道德，即从座起还闭房门，诣普会讲堂，勅语侍者：「汝今速集舍卫城中诸现在比丘即诣普会讲堂。」比丘已集，世尊告曰：「汝等比丘！无父无母无弟无兄，亦无姊妹，亦复无有宗族五亲，不相瞻视各相捐弃，此非其宜，便为外道异学梵志所见嗤笑：『瞿昙沙门乃无毫厘慈心，视人形命如视瓦石，死者孤穷无瞻养者。』我法齐整上下和顺，汝设尔者便屈于彼。自今已始，弟子侍师事如父母至死不舍，师看弟子视如己息，随时将息至死不舍，师徒相慈恩流永劫，所有什物平等分布，设无什物当诣广施之家劝令修福。若少知识当诣贾家分卫乞食，好者给病、恶者自食。其瞻病者则瞻我身，所获功德亦无差降。」

时病比丘，世尊去不久便自思惟：「受此四大众苦凑集，是身何用？漏诸不净，为病所困不脱老死？宜可自谨承修佛语。」即舍形寿入无余泥洹境而般泥洹。尔时众多比丘持钥母开门，见彼比丘已舍形寿，即白世尊：「抱患比丘今已命终，不审魂神为生何处？在何道种？」佛告比丘：「彼病比丘素积善行，吾与说法意寻开悟，后便意猛向法次法分别深法。此族姓子已取泥洹，汝等宜可供养舍利。」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已，欲使正法久存于世，为将来众生示现大明，于大众中而说颂曰：

「是身何用？    恒漏臭处，    为病所困，  
有老死患。」

众生闻法，欢喜奉行。

是身漏臭处，    众疾集普会，  
无患第一灭，    安隐永休息。

是身漏臭处者，众患秽污人所恶见，疮痍苦漏诸不净众刺之首，无常变易法应磨灭，苦中之苦莫甚于阴，当求巧便离四大身，善谋权慧求于出要，一切众恼永息无余，故曰尽也。已尽虚者空寂，亦无生灭着断之二。无患第一灭者，安隐无忧喜想，安隐永休息，第一灭尽无余泥洹。时诸会者闻说此义，欢喜而受，作礼而去。

暑当止此，    寒雪止此，    愚多豫虑，  
莫知来变。

昔有长者造立屋舍，春秋冬夏各立堂室，任情自用不奉禁戒，岁三月六初不防制，财富无数慳贪不施，亦不给与沙门婆罗门；亦不信有今世后世，放逸自恣慳贪难化，不识道德不计无常，更作好室前房后堂，清凉之台冬温之室，东西起舍数十余间，刀风解形忽然无常。佛以天眼清净无瑕秽，见此长者卒便命终，存在之日无有慈恩加被众生，但有劳役于余人民，意所规郭竟不充愿。尔时世尊在诸大众中，欲现其义宣畅本原，亦使将来众生善解无疑，复现过去诸佛世尊神口印封之所封印，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寻集大众而说颂曰：

「暑当止此，    寒雪止此，    愚多豫虑，  
莫知来变。」

时诸会者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生子欢豫，    爱染不离，    醉遇暴河，  
溺没形命。

昔有居士，财富无数，家里库藏七宝充满，金银珍宝、车璩马瑙、真珠虎珀七珍具足，奴僮仆从、象马车乘、谷储仓库一以无乏，唯阙无息以系后嗣。彼以子故求祷诸神，或跽舍神城神阶陌诸神，或跽诸神先祖父母、山神树神天地神，下至墓堆秽恶之神，尽向跪拜，意不充愿亦不生子，昼夜愁忧渐以生疾。「今我家里财宝无数，难得之宝尽在我家，又复无息承继我后，若我命终，所有财货尽没入官，念此伤惋知复如何？」斯人有幸疾渐瘳降，未经旬月便生一息，端正无双世之希有，面如桃华众相具足。父母见已，欢喜踊

跃不能自胜，复请比居诸村落人，饮食欢宴作倡伎乐终日自娱，或耽醉睡眠无所觉知。时有大水暴浪驶流，尽漂没死无存活者。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此长者成败所趣，因此缘本寻究根原，欲使后世众生善解无疑，复现过去诸佛世尊神口印封之所封印，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寻集大众而说颂曰：

「生子欢豫，    爱染不离，    醉遇暴河，  
    溺没形命。」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有子有财，    愚惟汲汲，    命非我有，  
何有子财？    愚蒙愚极，    自谓我智，  
愚而称智，    是谓极愚。

昔佛在毘舍离猕猴池侧高讲堂上。尔时众多童子等，善知射术箭箭相拄，于射术上彼最为第一，自恃高族与世无双。「处阎浮利内无及我等，正使有忧虑者，子今与世无双，岂有奸贼侵欺我等？」儿复自惟：「吾父有伎必胜众人。」各相凭俟竟不自济，无常对至进在异处。是故颂曰：

「在众疾姓流，    目视兄弟亲，  
    为死使所迫，    被害无有退。  
死使有数种，    亲族所在救，  
积财无有数，    为贼所娆触。  
火炽以水灭，    以盖除彼明，  
恚以毒药去，    呪术除非邪。  
暴象以钩牵，    牧牛以杖将，  
此众皆有乐，    无常难可保。」

「无常力势，    不可恃怙，    知死命终，  
    然不久住。    一切皆尽，    无觉知者，  
为世所毁，    流转诸趣。」

时诸迦维罗越国释种闻佛所说，知己射术无有罣碍，与流离王共鬪以箭相射，或残眉毛或残须鬓，无所伤损。流离王寻欲退还，诸臣前谏：「诸释种等，奉修戒律皆成道果，虽有射术无所损害。」时流离王渐皆前进，诸释退

还固守城门，遣使白佛：「今日穷急，为流离王所攻。」世尊告曰：「若开门者有所伤损，不开门者无所伤损。」时彼信使还至释所，而语释言：「如来有教，若开门者为王所害，不开门者不为王所害。」诸释闻语已，重关闭固瞻守门户。时流离王屯守城门，语释种曰：「速开城门，两家共和无所伤损。」其中释种宿缘牵者皆称开门，无宿缘者承如来教不肯开门。舍马释种先在城外与流离王战，杀七万众生，拔象牙伤杀无数众生。舍马释种语流离曰：「室婢生子要莫退还，须我入城更备战具。」是时，城中诸释，闻舍马释伤害人民不可称计，即遣唤舍马释呵止责数：「非释自称释，污染我释种，汝今已毁名，速出国去，不须住此城，速去不须住。」

时舍马释即出城去。时流离王复开门，宿缘释种语诸释言：「但速开门，此婢生子何所堪办？」无缘释种等语诸释言：「如来有教，若开门者有所杀，不开门者无所杀。」时流离王复逼城门。时摩诃男释语流离王曰：「听我一愿，若见许者便当自陈。」王报释言：「恣汝所说，吾不相违。」

时摩诃男释前白王言：「听我入水经时，令诸释种各得免脱。」时摩诃男释即入水，以发系树根没死水底，时诸释皆得逃走。时流离王遣人入水看，舅男释入水何乃稽迟？寻入水云：「摩诃男释已死于水。」时流离王取七万释种成须陀洹果者，生埋在地暴象践杀，宿缘对至无所恃怙。尔时世尊语毘舍离诸童子等：「空可为地，地可为空，宿对因缘，不可逃避。」以此因缘寻究本末，为后世众生现示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在大众中而说颂曰：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为死所迫，  
        无亲可怙。」

时诸四辈之众，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为是当行是，        行是事成是，  
众人自劳役，        不觉老死至。  
饥饿乏浆水，        如穷鹿奔驰，  
为猎者所射，        不念断欲爱。  
如是求方便，        分别此形体，  
老死忽然至，        不至究竟界。

众多众生志行不同所作各异，所修善本亦不足言，意着外役不念内法，不念死命意恒计常。昔罽宾国兄弟二人，一人出家得阿罗汉道，一人在家修治居

业。尔时兄数至弟家教诲弟言：「布施持戒修诸善本，生有名誉死堕善处。」弟报兄曰：「舍家作道，不虑官私、不念父兄妻子，亦复不念居业财宝。若被毁辱不怀忧戚，若遇欢乐不孚用喜。」数数谏诲不从兄教。弟后遇患忽便无常，生受牛形，为人所驱馱盐入城。时兄罗汉从城中出，即向彼牛而说偈曰：

「脊负为重担，        涉道无懈怠，  
为人所驱使，        今日为闲剧。  
穿鼻为鞵系，        破脊痲疽疮，  
为蝇所嚼[口\*束]，        今日为闲剧。  
食以刍恶草，        饮以雨潦汁，  
杖捶不离身，        今日为闲剧。  
以受畜生形，        为行何权计？  
为可专意念，        三耶三佛德。」

时牛闻已悲哽不乐。牛主语道人曰：「汝何道说，使我牛不乐？」道人报曰：「此牛本是我弟。」牛主闻已语道人曰：「君弟昔日与我亲亲。」罗汉说曰：「我弟昔日负君一钱盐价。」是时，牛主即语牛曰：「吾今放汝，不复役使。」时牛自投深礮，至心念佛，即便命终得生天上。或有众生深慕世累恋着财货，不修善行，身坏命终生饿鬼中；或复有人出家学道，捐弃恩爱舍世八法修清净志。犹王太子梅陀罗女，身佩香璎颜貌端正，像如天女意欲纳娶，其王报曰：「夫王者法不娶外类，不与细民为婚，常与长者居士共婚。」太子白王：「设不与婚此女者，今当自杀，不堪生世。」王闻此语如食遇噎，既不入腹又不得吐。王遣出适到旃陀罗家，语女父母曰：「汝当嫁女与我太子。」女母报曰：「随我种类习杀法者，当嫁女与王太子。」王还语太子曰：「汝今要习杀生法，舍王种类习凡细事，何为要杀女为婚？」太子白王：「意所贪乐，要习杀法不以为难。」即舍王宫出诣杀家计婚姻。如是积久，担负薪草持筐扫，第一大臣出行见之，问王子曰：「竟得女不？」王子报曰：「吾役使烦多，早忘失女不复忆之。」臣复问曰：「香璎贯珠今为所在？」太子报曰：「吾亦忘不复忆也。」臣语王子：「既不得女，亦不得珠，复失王位，无所果获欲何方宜？」王子堕泪悲感不乐。此譬在众有所长益。或有王子长者居士出家学道，建功立德求为阿罗汉，离世缚着于欲离欲，彼此解脱分别无明，智慧解脱无疑解脱成珍宝义。父母兄弟呵制，语出家者言：「人中薄贱莫过于道，家家乞求以此为常，为人嗤笑何可堪乐？人相呪诅使汝作乞儿，不如在家五欲自娱。分檀布施作福不倦，供给当来过去



现在，给施孤穷裸贱之人沙门婆罗门侨客远行，四事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医药，须衣与衣须食与食，香熏华鬘手巾六器在家可办此物，出家极辛苦。」时诸学人语五亲曰：「我等志趣必欲学道，不乐在家理俗因缘。」五亲报曰：「不乐俗者随意出家。」即舍家为道，所习非要，不修正业经历数时，五亲往见语诸道士：「汝等得罗汉道耶？」道人报曰：「自学道以来，今乃闻阿罗汉名。」五亲复问：「于欲无欲，彼此解脱，除去无明，智慧解脱无疑成就珍宝，具足如此众法为得不乎？」道人报曰：「如此众法我等悉失，不识其名况理行耶？」五亲问道人：「汝等何为舍家财业捐弃五亲与恩爱别？所习非法，与世人不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彼五亲与道人论，知习非法不顺正要，佛欲往化因现道力。因此因缘寻究本末，为后世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在于世，在大众中而说颂曰：

「为是当行是，    行是事成是，  
    众人自劳役，    不觉老死至。」

尔时尊者马声，复说颂曰：

「沐浴庄严身，    愚弊不习善，  
    无常忽然至，    如母抱死女。」

众生相克互相是非，所习非要不顺正法，犹昔夫妇二人，姿貌端正威颜具足，众相备悉诸根寂静，共相待敬终日无厌。如是经曰，夫妇二人忽然失明目无所覩，夫妇相恋恐为人所欺，夫恐失妇、妇恐失夫，坐共相守不远斯须。时诸五亲远方求医，将至失明夫妇所，拊药治目寻得开明。夫见妇颜变易非故，举声而言：「谁易我妇去？」妇见夫颜状变易非故，举声而言：「谁易我夫？」五亲晓曰：「少壮之容随日迁转，气羸力竭皮缓面皱日异日变，以老朽颜望比少壮，钻冰求火不亦谬乎？何为啼哭自不相识？」以镜自照容颜变易，咄嗟老至色不久停，威容挺特一朝色异，愁思忧虑遂增苦恼。尊者昙摩也世利，因此而说颂曰：

「如人眠寐睡，    贼窃开墙盗，  
    失财不觉知，    觉乃周旋觅。  
    愚少习放恣，    自陷没冥池，  
    不见贼失财，    为老贼无势。」

是故说曰：「习不真要违道失法，不觉老死至。」时诸人民闻说斯语，欢喜而去。

是故习禅定，    生尽无热恼，  
比丘厌魔兵，    从生死得度。

如来宣昔无常迁转，诸比丘闻皆兴患厌，去离阴持诸入之本，世尊教诫指授正业教习正法，或在冢间树下，或露处经行坐禅念定，勿怀懈怠，今不精勤后悔无益，是谓比丘我之禁戒。是故说曰，是故习禅定，生尽无热恼。清旦日中向暮、初夜中夜后夜，佛告比丘：「若行若坐若来若去若睡若觉，当念行此三昧使无漏失，生尽无热恼者，身口意不恼，不为结火所恼，勇猛精勤。」佛告比丘：「然头然衣以何防之？」比丘白佛：「救头护衣乃可防之。」佛告比丘：「不如来言观头观衣，更求方便以善法消灭恶法，用意坚固，于诸善法永不越绪，生尽无热恼，生者犹生有，老病死犹生有，忧恼苦患周旋往来皆由有生。」当说无常品时，时阿难便说颂曰：

「吾闻一时事，    如来说出曜，  
众生怀愚闇，    以慈往拔济。」

说无常者，名身味身句身义身充足，口说无瑕。

闻是一时，吾者阴持入相尽能分别人士，夫众生寿命生形祸身。吾从佛闻一时，事如是，专意不乱亦不他念，求诸善本，为愚闇众生开示径路，众生处世生盲无目，便与开目使得视瞻，以大慈哀拔济其苦，视彼众生如父如母，敷演其义。

以解深句义，    善修其道德，  
便得尽诸苦，    得逮无余处。

或以义除结，不以味身句身，佛经亦说不施无漏等见顺正，无结去漏勿生便说生，非余是佛经，或诵佛经不尽结使，是故世尊说当深解句义。时，尊者罗云往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尊者罗云白世尊曰：「唯愿如来！与我说法，使有漏心疾得解脱。」尔时世尊告罗云曰：「汝当思惟因缘杂诵，已诵讫，来至如来所。」是时，罗云便诵因缘杂诵流利上口，至世尊所，白世尊曰：「唯然世尊！已诵因缘杂诵，有漏不得解脱。」世尊告罗云：「汝讽诵五盛阴杂诵。」尔时罗云即受教诫便诵五盛阴，复于余时至世尊所白世

尊曰：「已诵五盛阴已，有漏心不得解脱。」尔时世尊告罗云曰：「汝当诵六更乐杂诵。」时罗云受佛教已复诵六更乐，复余时到世尊所白世尊曰：「已诵六更乐已，有漏心不得解脱。」是时，世尊告罗云曰：「汝当思惟观察其义。」尔时罗云承受佛教，即自思惟分别其义，渐尽结使，得阿罗汉果。皆由分别义，故越次取证，尽有漏成无漏。是故阿难说曰：「以解深句义，善修道德，以道断结，去诸七使缠缚，永尽无余。」道者谓泥洹，灭尽无生灭着断安隐快乐，是故说曰，善修其道德。便得尽诸苦者，所谓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爱别离苦、怨憎会苦。得逮无余处，无余者，第一义，无上无有过者。

## 出曜经卷第三

## 出曜经卷第四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欲品第二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则汝而不有。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并侍者阿难，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中，乞食已周还出城外。有一妇人抱儿持瓶诣井汲水，有一男子颜貌端正，座井右边弹瑟自娱。时彼女人欲意偏多耽着彼人，彼人亦复欲意炽盛耽着女人，女人欲意迷荒，以索系小儿颈悬于井中，寻还挽出小儿即死，愁忧伤结呼天堕泪，而说颂曰：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则汝而不有。」

尔时世尊告阿难曰：「向所闻偈，过去恒沙诸佛所说，汝善诵习。日晡集众，在众人中宣畅此偈。」尔时世尊食后收摄三衣，即集大众诣普会讲堂，在众人中坐。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向清旦将阿难入城乞食，已复周遍还出城外，见有妇人抱儿持瓶诣井汲水，去井不远复有一人弹瑟自娱。二人相

见各兴欲意，熟视相看目不移转，错系儿颈悬于井中，寻还挽出儿已命终。愁忧号悲，寻说颂曰：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则汝而不有。』」

佛告比丘：「淫火炽盛，便能燔烧诸善之本，淫荒之士不识善恶，亦复不别清白之行，不知缚解出要之道。如斯辈人遂无惭愧，宁丧亲族分受形辱，不阙淫性以违其志。或因淫欲，杀害父母兄弟姊妹，斯受其殃。或因淫逸罪及五逆，王者所戮死受恶报，犹野火行傍树为焦，既罪自深复及宗亲。人由淫欲违佛慢法、谤毁圣众，为诸圣贤之所嗤笑。我今当说犯淫之本，汝等善听！昔有一人奸淫不止，父母所生唯此一子，夜非人时天阴雷电，带刀持箭至他淫女村中。时母觉知，即捉晓谕：『今夜冥暗阴暄雷电，设不果者便为人所害，吾宿眇德唯有一子，会遇恶者吾无所恃。』子报母曰：『子要当去，不得复住。』母知意正便向儿拜。『今暮且住，须明日乃往。』儿语母曰：『速放我去，若违我情当取母杀。』母报儿言：『宁取我杀，不忍见汝为他所害。』儿复语母：『可时放我，及闇至彼，若不见听正尔杀母。』母语儿曰：『死死不放汝。』儿即拔刀取母刺杀，不虑后世殃罪深重，即至彼家打门微唤，女人应曰：『汝是何人？』其人以颂报曰：

「『淫恚诸根羸，      为想所谬误，  
      不虑众事业，      为愚闇覆盖。  
      念汝取母害，      折伏犹汝奴，  
      翹立在门外，      如客附使役。』」

「尔时女人复遥见问曰：『审杀母耶？』报曰：『审杀。』女人问曰：『何故杀母？』男子报曰：『母不见放来至此间。』女人报曰：『不须入家裏。』是时，女人以颂报曰：

「『咄嗟背恩养，      害母种罪灾，  
      何忍见汝颜？      宜速远吾家。  
      父母抱育养，      为子历众苦，  
      害母行地上，      地不陷汝杀。  
      立身无慈仁，      加害诸亲族，  
      我是外种类，      岂能恩德将？』」

「尔时彼男子复报曰：『由汝害母造无边罪，小见宽恕见为开门，暂得言谈便复还家。』女人报曰：『听我偈言：

「『宁入投炭炉，    从山投幽谷，  
    生把七步蛇，    不与愚从事。』」

「是时，二人各各共相别离。男子还家，道逢恶寇为贼所害，死入阿鼻地狱，受罪无数劫。淫之为病受殃无量，以微积大渐致烧身，自陷于道亦及他人，不至究竟，犹自饮毒复饮他人。是故说曰，淫不可从。」

爱欲生忧，    爱欲生畏，    无所爱欲，  
何忧何畏？

爱欲生忧，或遭妇丧为人所夺，或抱久患，夫或远行积久不归，是故说曰，爱欲生忧。爱欲生畏者，为豪贵见夺其妇，或抱久患命在旦夕，或适他方。是故说曰，爱欲生畏。无所爱欲者，云何无所爱欲？阿那含、阿罗汉者，别二人者无忧无畏。何以故？已离诸忧无所畏难。有忧畏者，欲界色界，阿那含者欲界忧畏尽，阿罗汉者三界结使尽，于中不生忧畏想，是故说曰，无所爱欲，何忧何畏？

好乐生忧，    好乐生畏，    无所好乐，  
何忧何畏？

好乐生忧者，作倡伎乐五欲自娱，为王所嫌，欲夺乐器，缘此起忧。或为王所使远适他方，于中生忧。或抱久病，缠绵着褥于中失明，恐丧命根便生畏惧，缘此乐器以致丧身。或有王者种亡国失位，事不由己，忆本豪贵所游戏处，便生愁忧遂致笃疾。或为宿讎欲害其命，昼夜伺捕，复于其中生忧恼想，是故说曰，好乐生忧，好乐生畏也。云何无所好乐者？阿那含、阿罗汉舍诸五乐，以法乐自娱。犹如难陀前白佛言：「不覩我孙陀利，意终不乐。」世尊告难陀曰：

「无厌有何足？    不足有何乐？  
    无乐有何爱？    无爱有何乐？  
汝今放意，    无有厌足，    志常炽盛，  
    何时当息？

「是故汝今思惟内观不净之想，便当自悟意中得解。汝今所以不得解者，斯由不思惟想故。」以不思惟淫怒痴炽盛，是故难陀忍精懃一意，思惟恶露不净。何以故？求人身难，与贤圣相值亦复难，得诸根不缺亦复难，遇诸佛兴出亦不可遇。如优昙钵华时时乃现，欲闻正法亦不可值。休息无为常乐安宁，皆由正法得至彼岸。是故难陀念自谨慎，思惟正法兴不净想，便当得至处无为境。是故说曰，好乐生忧，好乐生畏，无所好乐，何忧何畏？佛复颂曰：

「菓先甜后苦，    淫怒亦如斯，  
后受苦痛报，    经历无数劫。  
愚者受烧煮，    恒在盛火焰，  
为狱伺所执，    如钩制伏象。」

昔佛与诸弟子说苦阴。契经云：「着欲之人自共叹说：『沙门瞿昙婆罗门，恒自谈说豫防未然，虑将来欲秽污不净。不如我等意染妙色，五欲自娱细滑更乐，有何可失？』若有众生固猗此法造不善行，身坏命终入地狱中，已生地狱方自觉悟共相悔责：『我等为人不信沙门婆罗门语，云欲秽污不净之行。由此淫秽，受无量苦求出无期，己身自造向谁怨诉？』」是故说曰，菓先甜后苦，犹如有菓入口甘美，当时悦意后必患生。即说譬喻悦解智者，或有智人由劝励成就，或有智人呵制禁止，或有智人观其志趣而得受化，或有智人渐诱劝进而得度者，或有智人远游观俗意自悟者。世尊观察随意所染，以何疗治，即投其药，众生渐渐意得开悟。承如来教羞意愆负，渐尽诸结，有漏心得解脱，然后乃知淫欲之为病，先甘而后苦也。

坚材铁铜锡，    此牢不为固，  
好染着彼色，    此牢最为固。

昔有人遇事闭在铁牢，窃作方宜以自免罪，或依豪强、或用财货、或依姓族，用免其愆。欲爱牢缚，非凡夫所能解，唯有诸佛出世，以智慧之赫焰，烧燔山野之结藂，以刃利剑割断七使原本，然后乃得解脱。昔有一人遇事被系，会遇众僧在讲说法，罪人求吏暂诣讲听法，值一比丘夜半寂静诵经：

「为老所缚、为生所缚、为病所缚、为死所缚，今世后世所缚。」时人宗族求王脱过，即得免罪。时诸五亲知识朋友，至罪人家共相庆贺：「闻汝得出甚用庆贺。」其人报曰：「汝等何为见诳？如我昨暮闻比丘诵经，我所被系甚过王者。」众人问曰：「汝虽得出，故复荒错耶？」其人报曰：「我不荒

错，但诸君自误耳，我所被缚非王者所解也。汝等诸亲设见爱我者，愿听出家得在道次。」诸亲劝谏为说留难：「父母宗亲男女成就，何由捐舍苟贪为道？」其人报曰：「我先誓愿要出家学。」诸亲重求且停住止。复经七日并解疲劳还服气力，其人出门复遇道人静寂诵习，而说斯偈：

「坚材铁铜锡，        此牢不为固，  
好染着彼色，        此牢最为固。」

复还入屋语诸五亲：「我意志趣不乐在家，愿听出学修无上梵行。」时诸五亲即听出学。进修其行昼夜不息，得阿罗汉果，永离缚着不复流转生死。

缚中牢固者，        流室缓难解，  
能断此为要，        不观断欲爱。

缚中牢固者，恩爱恋着皆是缚着，唯有诸佛兴，出执金刚心，牢固难沮坏，众德自纒络，捐弃诸恶不兴罪缘能断诸恶，是故名曰缚中牢固。流室缓难解者，流者流在界中有中生中趣中，今当与汝说譬，智者以譬喻自解。昔有国王，恩惠普润大赦天下，诸在牢狱重系者皆悉放出。其中生类，厌患缚着不堪牢狱，志常远离速出离狱，心不愿住。复有生类乐在狱中，心意恋慕，乐闻苦恼之音，即住狱中不肯去离，是故说曰，流室缓难解。所以缓者，遭赦被恩而不肯离。昔所积善作诸功德乃能断之，故言能断此为要。不顾慕兄弟家业宗亲，不观断欲爱，欲爱已断永无遗余。度世八事以二盟誓。何谓为二？一者智誓，二为尽誓。以此二誓，誓度众生。

世容众妙色，        此不名为欲，  
世欲久存世，        唯贤能觉知。

昔佛在世，诸比丘自相谓言：「我等宜可舍众僧食，在人间乞求。所以然者，诸乞求比丘者游观人间，便得覩见极妙之色，耳闻极妙之音，鼻嗅极妙之香，身近极妙细滑。」尔时世尊以天耳清净寂寞无尘垢，闻诸比丘自相谓言，各生恋慕染着世荣。尔时世尊即遣信唤集普会讲堂，诸比丘即集讲堂。佛告诸比丘：「云何比丘！我曾与汝说诸乞食，比丘游在人间便得覩极妙之色，耳闻极妙之音，鼻嗅极妙之香，身近极妙细滑？云何比丘！心为轻飘？汝等方念色声香味细滑之法，犹如炽火焰极隆盛，复以脂酥而益之倍复增益，汝等倍益色声香味细滑之法。诸有比丘能自禁制，在外乞求心恒怀惧：『受他信施为可易不？令诸檀越奔趣四方，劳情役思乃得财货，信有后世减

割布施；我今尠德恐不消化。』观彼檀越当施之时，意欲受信施如不欲受想，自观己身如抱重病想，施物如药想，念空闲处如遭死亡想，意常系念修诸善本，观诸妇女如塚墓想，如是比类人间乞求。诸有贪着色声香味细滑法，依猗道者是谓大贼。」时尊者舍利弗问摩诃拘絺罗曰：「云何拘絺罗！眼为色相色为眼相，耳鼻舌身细滑法，法为意相意为法相？」时摩诃拘絺罗报舍利弗曰：「眼非色相色非眼相，耳鼻舌身意，意非法相法非意相。所谓相者，贪欲自用是谓与相。」复引喻自解：「犹如白牛黑牛同系一处，或同一轭与缚系相应。云何舍利弗？颇有人说白牛系黑牛、黑牛系白牛，为平等系不？」对曰：「非也。」「舍利弗！非白牛系黑牛、非黑牛系白牛，所谓缚者，或索或鞅或轭，是谓缚也。如是舍利弗！眼非色相色非眼相，耳鼻舌身意，意非法相法非意相，于中生贪欲自用者，是谓为相。」是故说曰，世容众妙色，此不名为欲也。

人间欲无常，    内欲缚是常，  
此灭不受有，    余趣不受生。

人间欲无常者，欲是无常为衰耗法，变易不停不可恃怙，人间欲者不久停住，或亡或失、或为人所夺，是故非常不可久保。内欲深固与神相染，心为祸首殃及身口，是故说曰，内欲缚是常。或为豪强伺命所害，如是欲者难制难禁，不可以己力留住不更趣诸有，亦不愿生世后世，是故说曰，世欲久存世，唯贤能觉知。

欲生无漏行，    意愿常充满，  
于欲心不缚，    上流一究竟。

欲生无漏行者，欲亦是善亦是不善，欲善者或是有漏、或是无漏。无漏欲者灭一切爱，此中不说有漏。意愿常充满者，一切诸善之法，普充满体中。于欲心不缚者，心于彼心不染着亦无所污，是故说曰，于欲心不缚。上流一究竟者，即阿那含是。所以然者，因说阿那含果，因说五下分结，因说断欲爱，此亦复说上流一究竟。

智者不越次，    渐渐以微微，  
巧匠渐刈垢，    净除诸秽污。



智者不越次者，博古明今分别是非，于慧无减损，受性不懈怠，是故说曰，智者不越次也。渐渐以微者，渐渐日进勿怀中止，犹如巧匠除刈重垢积日乃成。人去心垢亦复如是，为诸天、阿须伦、真陀罗、摩休勒等，所见称誉。

犹如车巧匠，    善能修治朴，  
随欲能灭欲，    后必受永康。

犹如彼巧匠者，观彼朽车严治修饰，远致重载无所缺损，便成二义。云何为二？一为名誉远布，二为得其财货。彼巧比丘亦复如是，唯舍于欲便得二称，名声远布、诸天所誉，于现法中受无量乐。是故说曰：

「犹如车巧匠，    善能修治朴，  
随欲能灭欲，    后必受永康。」

时诸众会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欲受一切乐，    当舍诸爱欲，  
已舍诸爱欲，    永受无穷乐。

若有众生欲受一切乐者，当念四支五支禅乐、行神通乐、道出要乐，彼人当念舍一切欲，已舍诸欲倍获功德受乐无穷，得游戏乐，遇诸福业乐，于现法中俗财无乏。昔外道异学各作是说，二二合会者，彼即清净寻得解脱亦得出要。复有说者，欲妙欲净，当与欲共相娱乐，欲无厌足，欲除彼狐疑故，是故说曰，随欲能灭欲，后必受永康。

不念欲有厌，    岂能修禅定？  
变悔寻行本，    智慧疗乃止。

若有众生，念欲不去，心怀遂生尘垢，犹如有人近大火坑，遂近遂热，欲避其热，当求巧便求灭彼火。人亦如是，遂不念欲欲自然灭，犹如毒药，颜色成就香美且甘，若人遇病而服此药，咽喉通利，入腹未久即丧命根。贪欲亦如是，当时悦意非法行欲，身坏命终入地狱中。今当引喻，智者以譬喻自解。昔阎浮利地，有顶生王出现于世，寿十四亿。时顶生王四方游观，至忉利天，三十六释取命终故住彼天宫。时彼人王经历久远心作是念：「我今寿命过于天寿，躬自眼见三十六释尽取命终，我今宜可杀释提桓因，即于此治遥王四天下，领人天王，岂不乐也？」以生此念便失神足，还堕世间住阎浮利，患身疼痛受诸苦恼。时王大臣问讯王曰：「王今患重或就后世，若有人

民来见问者，顶生王临欲终时有何言教？」时顶生王告诸大臣：「若有人民来问卿等，当以此语报：『顶生王者，贪着五欲七宝无厌足；顶生王者，生千子无厌足；顶生王者，领四天下无厌足，而取命终；顶生王者，七日七夜于宫殿上雨七宝而无厌足，而取命终；顶生王者，游观至忉利天宫，兴意欲害释提桓因，而取命终。』是故说曰：

「不念欲有厌，    岂能修禅定？  
    变悔寻行本，    智慧疗乃止。」

尔时诸来会者，皆离爱欲无贪着心，皆发无上正真道意。

智慧厌足者，    不复观欲爱，  
    人以智慧厌，    不随爱踪迹。

智慧厌足者，何以故言智慧厌足者？与诸世尊共同法室，与真人罗汉观不净行起厌患心，除诸患苦知苦原本。诸佛世尊思惟智慧，是故说曰：「智慧厌足者，不复观欲爱，欲者知其体，实而不亲近。曾所爱着，今已远离，智者谨慎，不染着欲。」是时众会闻说此欲兴不净想，即于坐上逮得摠持。

人贪着爱欲，    习于非法行，  
    不观死命至，    谓命为久长。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一男子居业贫匮多乏财货，躬自困苦劳功役力，周遍四方而乃获宝。所获无量从远归家，与父母五亲共相娱乐，在大众中而自夸说：「吾今获宝价直数亿，今当娉娶豪族女，人中盛壮不肥不瘦不白不黑，妇女姿态一以备悉。」既自端正面如桃华色，复以香华脂粉庄严其身，日共娱乐不能舍离，肴馔饮食日日不同，杀害众生不可称计，纵情放恣独胜无匹，会复遇疾即便命终。见妇去世心迷意乱，遂致狂颠游诸街巷，称怨而行。「一何酷毒？杀鬼无道害我妇命，亦是诸人宗族五亲怀嫉妬心，各兴斯意欲夺我妇，恐事彰露窃共阴谋中陷我妇。」如是怨诉日日不止。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此男子怨诉街巷，心意迷惑不识正真。尔时世尊欲现其义寻究本末，为后世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过去如来神口印封而印封之，在大众中，而说颂曰：

「人贪着爱欲，    习于非法行，  
    不观死命至，    谓命为久长。」

尔时众会闻说此偈，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愚以贪自缚，    不求度彼岸，  
贪为财爱故，    害人亦自害。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长者名曰难陀，饶财多宝金银珍宝，车璩马瑙珊瑚琥珀，象马车乘奴婢仆使，服饰田业不可限量，居一国之富无有过者。虽处荣富无有信心，慳贪妬嫉，门合七重立守门人，有人来者不妄得入于中庭，虚空上安铁笼疏，恐有飞鸟食噉谷米，四壁墙下以白噉泥，恐鼠穿穴伤缺财物。然彼长者无常对至，唯有一子名栴檀香，即唤子前勅告子曰：「吾今患苦必不济度，设我无常后所有财宝七珍之具勿妄费耗，亦莫施与沙门婆罗门，有乞匄者莫持一钱施与，此诸财宝足七世父母食噉。」作此教勅已即取命终，即生舍卫城中处盲栴陀妇腹中，经八九月出生在外，生盲无目。左右人问：「为生男女耶？」母报：「生男。」自念：「若生男者，吾今日冥须儿扶侍供养。」左右报曰：「虽遇此儿，生无两目。」母闻此已，倍增愁忧悲泣说曰：

「子盲吾亦盲，    二俱无两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忧苦。」

尔时世尊将侍者阿难，在祇洹精舍门外经行，奋手而说曰：「祸灾祸灾！」是时，阿难叉手长跪白佛言：「向者世尊称言祸灾，有何因缘？愿闻其意？」佛告阿难：「汝颇闻舍卫城中有长者难陀不耶？」阿难白佛：「舍卫城里曾有长者，久以命终。」世尊告曰：「此长者神还处舍卫城里，为盲旃陀妇作子，生无两目。昔所居业豪富无量，今故观者斯为所在？象马七珍不可称计，然复慳贪妬嫉禁忌，是故说曰祸灾。」阿难白佛而说颂曰：

「生死有畏惧，    幻化非有真，  
有成必有败，    智者谁可乐？」

是时，盲母养儿年八九岁堪能行来，母以杖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吾今养汝堪能行来，宜求自活不须住此；吾亦无目，复当乞求以济余命。」此盲小儿家家乞求，渐至栴檀香长者家，在门外立而自说曰：

「饥饿切已困，    兼复无两目，  
众苦无端绪，    谁当愍而施？」

时守门人闻此语已，瞋恚炽盛，即前捉手远掷深坑，寻伤左臂复打头破，所乞饭食尽捐在地。其中有人临坑见者，甚怜愍伤，往语盲母：「汝子为守门人所打，甚见困苦，伤臂破头痛不可堪。」时母闻已，匍匐拄杖到盲儿所抱着膝上，而说颂曰：

「汝今有何愆？      子今速说之，  
与谁谁与子？      遭此苦厄难。」

子报母曰：

「母我向者乞，      至此栴檀家，  
暂立此门外，      便遇恶人手。」

尔时世尊慈育众生如母如父，兴大慈悲欲有所济，过食后着衣端严，比丘僧前后围绕，入舍卫城至栴檀长者门外。尔时城里长者人民，见如来非时入城，必当有缘，或能演说过去当来现在事，尽共翼从随如来后，普共至栴檀门外，至盲小儿所。栴檀香闻如来至，寻出门外，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世尊观大众已集，复见栴檀长者集在门外，复欲演说慳贪妬嫉受罪无量，加说惠施受报无量，欲使离有不着三界，指授泥洹趣无为道。尔时世尊告小儿曰：「汝是难陀非也？」小儿报曰：「实是难陀。」佛复重问：「是难陀耶？」即报佛言：「实是难陀。」其城中人民闻佛小儿相问字，皆共愕然。「云何难陀长者乃受此形？」尔时世尊，欲与栴檀长者拔地狱苦，除慳贪心安立福田，佛告栴檀香而说偈言：

「昔父今难陀，      慳贪意缠裹，  
本不造善行，      遭此众苦恼。  
设当从此终，      当入无择狱，  
成恶众生室，      系以宿缘强。」

尔时栴檀长者，悲泣堕泪不能自止，头面礼足前白佛言：「唯愿世尊慈愍见怜拔济罪根，于如来所得蒙遗福，唯愿世尊！今请佛及比丘僧。」尔时世尊为彼长者默然受请。时世尊明清旦着衣持钵，比丘僧前后围绕，至彼长者家，各次第坐。长者躬自行水清净饭食，供养饮食已讫，行清净水取一小床，在如来前坐欲得闻法。尔时世尊以权方便，渐与长者说微妙法，论讲如来深奥之藏，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行，淫为秽浊，如是说法不可思议。尔时长者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长者自察得法见法，

分别诸法，得无所畏，即从坐起礼世尊足。「我今于如来受三自归，归命佛法僧，自今已后听为优婆塞，尽形寿不复杀生。」尔时世尊欲呵难陀长者，而说此偈：

「愚者丧财货，        亦非自为己，  
愚者贪财货，        自没沟为狱。  
如是贪无利，        当知从痴生，  
愚为此害贤，        首领分于地。」

愚者丧财货者，所谓丧者已尽已灭更无有余，是故说曰，丧财货也。愚者无智无所觉了，或贮聚财产，不能自食，复不施人，愚中之愚不过此人。人有财货，一者施与，二者自食。然彼长者自既不食，又不施人。自不为己者，慳嫉是也，缠裹心本，不能自解不能自为，愚者贪财货，爱心染着不能舍离，是故智者去欲而守静，是故说曰：

「如是贪无利，        当知从痴生，  
愚为此害贤，        首领分于地。」

时诸大会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天雨七宝，        犹欲无厌，        乐少苦多，  
觉之为贤。

昔佛与顶生王而说此偈。是时，顶生王宫天雨七宝七日七夜，时王临见心无厌足，贪欲者苦多乐少。是时，彼王游在天上，受天五乐，游四方域快乐无穷，临知欲命终受无量苦，智者观察恒防未然，是故说曰，觉者为贤也。

虽有天欲，        惠舍不贪，        乐离恩爱，  
三佛弟子。

昔佛在摩头罗国尼拘类园中。尔时有一比丘，静室坐禅形不移动，复有毒蛇床下蟠卧，比丘为睡所屈，或低或仰。毒蛇自念：「此人见恐必欲害我。」毒蛇即举身投掷螫坐禅比丘。比丘命终即生忉利天上，诸天玉女各来卫侍，天子告曰：「汝等诸妹莫近我身，设当近者必犯于戒。」诸女自念：「此天前身，必是沙门，故生此间受天之福。」时诸天女，各执镜前照，天子见镜，衣天之服头串天冠，天自念言：「咄嗟形变！云何吾身舍人形今来生天？」即自悲泣从坐而起，行诸天阙，见诸卫从，有端正者有丑陋者，渐从

行至园坐一树下，端坐思惟求定三昧。池水之中有异类奇鸟，相对悲鸣声哀响响，鸟形若干形色不同，欲求成道不能得办。是时，天子尽其天寿，从三十三天至阎浮利，到世尊所，头面礼足叉手向佛，以偈问义：

「天女无数众，    侍卫有丑陋，  
后园名迷惑，    何由而拔济？」

「然我，世尊！竟不见谛而取命终，虽生为天受天之福，福尽还入泰山地狱，如是流转无有穷已。如今处穷所向无趣，唯凭如来当见愍念。」是时，世尊以偈报曰：

「道名直一向，    彼方名无畏，  
车名无曲戾，    观法所成就。」

尔时天子闻佛所说，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尔时天子欢喜踊跃不能自胜，绕佛七匝作礼而去。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虽有天欲，    惠舍不贪，    乐离恩爱，  
三佛弟子。」

尔时众会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众山尽为金，    犹如铁围山，  
此犹无厌足，    唯圣能觉知。

尔时世尊亦与顶生而说此偈。未断欲之人，意所规郭境界方域，得一复念一，意贪无厌足。彼顶生王由贪着故，山中大者莫过此铁围，尽化为金弥漫世界，犹无厌足也。

不观苦原本，    爱生焉能别？  
解知世爱刺，    进意修学戒。

不观苦原本者，诸有众生奔趣四方经历险难，或遇虎狼盗贼、毒虺恶鬼、荆棘深林无人踪迹，或遇刀剑所见屠割，复入大海遭诸众难，或遇暴风回波曲折伤坏大船，或遇黑山鬼魅堕罗刹界。由此因缘，是故说曰，不观苦原本也。爱生焉能别者，皆由贪欲展转相生也。解知世爱刺者，结使亦名为刺，

四大亦名为刺，人有此二刺，不离生死受诸苦恼。刺者亦名爱刺，亦名见刺。进意修学戒者，进名为智，演说幽奥，舍非就是，智慧成就。

## ◎出曜经卷第四

## 出曜经卷第五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爱品第三

夫人无止观，        多欲观清净，  
倍增生爱着，        缚结遂固深。

夫人无止观者，如有人不善观，染着身心缠裹不解，于其中间不能思惟善法，是故说曰，夫人无止观，不得至于道。多欲观清净者，或有众生，染着于欲不染着于结，或有染着于结不染着于欲，或有亦染着于欲亦染着于结，或有不染着于结亦不染着于欲。云何众生染着于欲不染着于结？于是有人，初习于欲，后更不犯，是谓染着于欲不染着于结。或复有人数数习结而不去离，是谓习结不习欲。云何亦习结亦习欲？或有众生数数习欲亦习结，是谓习欲亦习结。云何亦不习欲亦不习结？或有众生，恩爱意断不着世累，亦不专意数数习近。或复有人从头至足，观身万物，计齿白净手爪殊妙发绀青色，于中起想不能舍离，遂增爱根，缚结转复坚固，为诸结所缚。今当引喻，智者以譬喻自解。犹如有人，而被二系：一者革索，二者龙须索。将至火边，以火炙之，革索便急、龙须索缓；若将入水，革索便缓、龙须索急。未断欲众生亦复如是，为二缚所系。云何为二缚？一者爱缚，二者见结。或时众生思惟不净观，爱结便缓、见结便急。有时众生思惟安般守意，见结便缓、爱结便急。是故说缚结遂固深。

若有乐止观，        专意念不净，  
爱此便得除，        如此消灭结。

若有乐止观者，若使有人乐舍观不善、思惟善观，恒常亲近修学，不离系念，在前修行不净念，自校计前所意着，发毛爪齿从头至足，皆是我所。后复思惟秽污不净，三十六物无可贪者，一一分别，寻得不净观，身观身意止

内外意法也。爱此便得除者，以慧证尽证而除去爱。思惟不净者，便能去爱着，亦不能缚着，永弃诸结，更不习近，是故说曰，如是消灭结也。

以欲网自弊，        以爱盖自覆，  
自恣缚于狱，        如鱼入于狱，  
为老死所伺，        若犊求母乳。

以欲网自弊者，网者覆弊人目损智不明，不能出要至无为道，网者不能专意思惟校计，以无明自覆弊。以爱盖自覆者，以爱自缠裹求出无期，犹如刚火灰覆不现，无智之士，以脚踏践烧足乃觉。爱所覆盖亦复如是，犹如刀剑仰向，无目之士，以手把持即自被伤。诸众生类亦复如是，以爱结自覆，不观善不善法，缘是兴起忧悲苦恼，轮转生死不离五道，是故说曰，以爱盖自覆也。自恣缚于狱者，诸有自恣不顺正教，为爱缚所缚；不自恣者，便离于缚。如鱼入于狱者，犹如鱼猎执罗网捕鱼，以入罗网无有出期。此众生类亦复如是，舍于善法，习于秽浊，不要之道，如来说法，时会众生大众之中，有如鱼入于狱求出无有期。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为爱结所缠，不能得至泥洹无为之道，时彼猎人闻佛说颂，各自惊愕：「如来说法，不为余人正为我等。」各自悔责，改所修习更不为恶，是故说曰，犹鱼入于狱。诸佛常所说法，接有缘众生不唐举义，犹如医师，审病根原，而后授药。是时师瞻知病轻重，相颜视色然后授药，当授药时，不增不减处中瞻视。所以然者，恐病不除。诸佛世尊为人说法亦复如是，观察众人心意所趣，知病轻重然后说法，使得开解，心无减少要处中说，除诸结使。观众生心，须一偈者便说一偈，须五句者与说五句，须一句半者与说一句半。尔时世尊观察猎者意故，说斯偈，其中自恣放逸意者，便与说此，为老死所伺，如犊求母乳也，犹如新生犊子，其心终不离母。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为老死所追，如影随形。若利根众生善察分别，便得离此众患苦恼，增益善本；若钝根众生不作此观，则无所成。是故说曰，为老死所伺，如犊求母乳。

意如放逸者，        犹如摩楼树，  
在在处处游，        如猿游求菓。

意如放逸者，若刹利长者居士、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少壮处中长老，未至于道者，意增于放逸，增爱欲根，如摩楼树初生，为葛藤所缠，长便枯死。爱欲之意亦如是，使诸众生根本焦尽，是故说曰，犹如摩楼树。在在处处游者，地狱饿鬼畜生流转五趣犹如坏轮，是故说曰，在在处处游。如猿游



求菓者，犹如猕猴求诸菓蓂，从树至树，从林至林，是故说曰，如猿游求菓。

夫从爱润泽，    思想为滋蔓，  
爱欲深无底，    老死是用增。

夫从爱润泽者，此爱流溢，如泉出水漏，诸色声香味细滑法，忆本所造五乐自娱，是故说曰，夫从爱润泽。夫为润泽，酥麻膏油不为润泽，如此所润，可以灰土澡尽除去膏油。爱欲润泽者，唯有诸佛世尊出现于世，以智慧刀乃能割断，是故说曰，爱为润泽。思想为滋蔓者，火之炽热不过于思想，火所烧疮可以药疗，思想火被烧不可疗治。若有杀父杀母、不与取淫逸，作众罪过，诸佛世尊所不能疗治，是故说曰，思想为滋蔓。老死是用增者，生有分身忧，老有四百四病痛，死有刀风恼，是故说曰，老死是用增。

众生爱缠裹，    犹兔在于置，  
为结使所缠，    数数受苦恼。

众生爱缠裹者，爱恒在前导，流转生死不得出三界。犹兔在于置者，犹如兔在置网，驰走东西无有出要。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为爱迷惑流转生死，周旋五道沈弱四流。为结使所缠者，此众生类，为爱系所缠，不能离生死，愚者受苦，愚者心口意行皆非真正不别善恶，受于地狱饿鬼畜生形，是故说曰，数数受苦恼也。

众生为爱使，    染着三有中，  
方便求解脱，    须权乃得出。

众生为爱使者，为使所使，为结所结，为缚所缚，是故说曰，众生为爱所使。染着三有者，欲有、色有、无色有，是故说曰，染着三有中。方便求解脱者，云何求方便？欲使、有使、无明使、见使，如此众生染着诸使，云何得免生死苦恼？犹如两牛共一轭，有人随后捶，岂得不挽重。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以四流为重，安处四轭，岂得免生老病死也？须权乃得出者，以求方便与父母兄弟宗亲和同，无常对至，各自离别，是故说曰，为生老病死所逼，须权乃得出。诸有众生欲爱未尽，恒有生老病死追在于后。欲爱已尽者，无复生老病死，是故说曰，生老病死须权乃得出。

若能灭彼爱，    三有无复爱，  
比丘已离爱，    寂灭归泥洹。

若能灭彼爱者，爱之为病众苦凑集，诸天世人所见叹誉，是故说曰，若能灭彼爱。三有无复爱者，已除爱、已除热、已除众恼、已除去愁忧。三有者，欲有、色有、无色有。是故说曰，三有无复爱。比丘已离爱者，诸有爱所缠所裹所持，比丘破诸结使是名为比丘，着弊衣持钵亦名为比丘，是故说曰，比丘已离爱。寂灭归泥洹，亦无是意处，是不受是都无想着，是故归泥洹，亦无结使影，亦无更生影，是故说曰，寂灭归泥洹。

以为爱忍苦，    贪欲着世间，  
忧患日夜长，    蕤如蔓草生。

以为爱忍苦者，诸有心趣不能去离，多诸患害，无处不染着，是故说曰，以为爱忍苦。贪欲着世间者，难舍难离怀抱不忘。世间者，五阴亦名世间，受盛亦名世间，是故说曰，贪欲着世间。忧患日夜长者，常有忧患、有热恼、有疾痛。今引譬喻，智者以譬喻自解。蕤如蔓草日，蕤如蔓草生。

人为恩爱惑，    不能舍情欲，  
如是忧爱多，    潺潺盈于池。

人为恩爱惑者，恩爱牢固永劫不朽，戢在心识不能舍怀，以此恩爱不能越次取证，一往不还，不可制持，亦不可灭，是故说曰，人为恩爱惑。如是忧爱多者，由此恩爱增诸苦恼入骨彻髓，犹如流水流入于池，亦如莲花池水不着。此亦如是，恩爱缠结深固心怀，以解脱水洗其爱心，亦复不着，是故说曰，潺潺盈于池也。

诸贤我今说，    众会咸共听。  
共拔爱根本，    如择取细新，  
以拔爱根本，    无忧何有惧？

诸贤我今说者，我者如来，一切智、三达六通、众相具足，分别诸法。诸贤者，大众之名，成就圣贤诸法，所行众法仁贤过于三界，所为皆办，是故说曰，诸贤我今说。众会咸共听者，众会者，刹利波罗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尽集一处思惟法本，志所趣向皆得其愿，是故说曰，众会咸共听。共拔爱根本者，何者是无明？是如所说，诸向此五趣，从今世至后世，无明

为根本，皆由贪欲生。更有说者，前有痴心后爱染着。是故说曰，拔爱根本者。如选择细新者，所以称说择细新者，有二因缘：一者除病，二者贩卖。思惟选择好者便取，病者得愈，贩者得利，彼修行者亦复如是，爱根深固须慧分别，应行众生寻得受化，便成就大事，已拔爱根便得阿罗汉。是故说曰，如择细新者。已拔爱根本者，所谓爱根本，根本是无明，枝叶余结使，故曰爱本也。无忧何有惧者，有忧当有惧，无忧何有惧？忧者欲界，非色无色界。何以故忧欲界，非色无色界耶？答曰：「以其彼界性无忧故。」所以生忧者，有父有母、国城妻子、仆从奴僮、田宅财谷，此诸居业皆亦为忧。永无此者终无有忧，是故说曰，拔爱根本。

有爱以有死， 为致亲属多，  
涉忧之长涂， 爱苦常堕厄。

为道行者， 不与俗会， 先诛爱本，  
无所殖根， 勿如刈苇， 令心复生。

有爱以有死者，犹如未断欲众生，众结使具足，爱在其中，说曰：「凡此众生贪求无厌，皆由爱心。」求三有者，亦是爱心，意所贪着妻息财货，皆由爱心，是故说曰，有爱以有死，为致亲属多。涉忧之长涂者，前过不可寻，此诸众生，流转回趣五道生死，地狱饿鬼畜生死此生彼，缘此四大身爱结所缠，是故说曰，涉忧之长涂。爱苦常堕厄，数数处胎受形无量，处生熟藏间，屎尿所染污，臭秽不净数数入胎，亦无厌足亦无惭愧，是故说曰，当以巧便修其道。会不与俗会，数数者，生生不息来往不已，于此生在彼没，此生者此现身分，彼生者彼异趣也，此生者此人身，彼生者彼五道也，是故说曰，先诛爱本，无所殖根。恒处五道生处，五道复有轻重，有福便轻、无福便重，虽有轻重莫若于道。无为道中都无轻重，无生灭着断，设不求道染污秽者，如刈芦苇及刈[廿/((女/女)\*干)]草，生生不息。

无欲无所畏， 恬淡无忧患，  
欲除使结解， 是为长出渊。

无欲无所畏者，圣人已离于欲，无畏无忧，志性恬静，是故说曰，无欲无所畏。恬淡无忧患者，已离诸欲永尽无余，若有众生不能离爱，犹河趣海昼夜不息，是故说曰，恬淡无忧患。以能尽爱，名灭体尽，无复根本，欲除使结解。是为长出渊，不复处有累，亦不作行非作不行，是故说曰，长出于渊。

诸天世人民，    依爱而住止，  
爱往众结随，    时流亦不停，  
时过复生忧，    入狱乃自觉。

诸天世人民者，何以故说天及人民乎？以其为爱所使，若生为天，玉女营从共相娱乐，视东忘西；若生为人多所染着，养妻育子心不舍离；若入地狱受诸苦恼无复爱心；饿鬼畜生虽有爱心，微少不足言。诸天及人爱心最多，是故说曰，诸天及人民。依爱而住止者，众生之类依爱住染污，与爱共俱，是故说曰，依爱而住止。爱往众结随者，犹如有人渡江河海，导正从亦正。爱亦如是，趣三恶道众结亦随，是故说曰，爱往众结随。时流不停者，一时中间生处人中，处在中国平正之土得种善本，无有山河石壁，饶出珍奇异物，得信坚固，于佛法众有反复心，慈愍一切殖众德本，诸佛出生皆与此国，虽处中国亦是过去不得久住，是故说曰，时流亦不停。时过复生忧者，边地佛后在八无闲处，追本寻末，自耻不及于中，便生愁忧苦恼，椎胸唤呼念过去事，是故说曰，时过复生忧。入狱乃自觉，咄嗟老苦！我等在世间时，闻诸学道之人修善得福，为恶入狱，习爱心者殖三界病，沙门亦说，奉持五戒修行十善，得生天上人中。我等愚痴不从教诫，今反入狱受诸苦恼，刀山剑树火车炉炭，皆由爱心种此诸根。是故说曰，入狱乃自觉。

缘爱流不住，    阴根欲网覆，  
枝叶增饥渴，    爱苦数数增。

缘爱流不住者，为缘何等？缘者，地狱饿鬼人及诸天缘爱，未来有阴持入诸爱，亦缘境界出法所由，是故说曰缘也。爱流者，犹如驶河流逝于海，此爱流者亦复如是，漏出诸色声香味细滑法，是故说曰爱流也。不住者，犹如谷种子，入地即变易，随时溉灌萌芽得长。爱谷种子亦复如是，遍满人身随气回转增诸不善根，不住三界流转四生奔趣五道，是故说不住也。阴根者，五盛阴身，是谓五盛阴深固难动，如说阴根痴刺苦无常苦空无我亦复如是，是故说阴根也。欲者，有二事欲，上至空际下遍十方境界，地狱饿鬼畜生缘欲不断，故曰欲也。网覆者，犹如世人以罗网捕鸟，以置罝捕鹿，以深窞捕虎，其有鸟兽遭此难者无有出期。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以欲网所覆，不见善恶，意常甘乐妙色香味细滑法，为爱所缠不能去离，其有众生堕于爱网者，必败正道不至究竟，是故说爱网覆也。犹如葛藤缠树至末，遍则树枯。爱亦如是，遍满人身从头至足，无空缺处，犹如人堕厕，尽污人身体。有智之士欲济彼命，遍观其人颇有净处挽而出之，彼无净处可挽出之。然此人身，爱

心遍满不可疗治，是故说曰，枝叶增爱也。饥渴者，世人饥渴，可以水浆以济其命，或食草根菓蔬，或以消息服气，或以药草神呪，可得延寿。此爱心饥渴者，饮四海水，犹不渍爱一尺之地，是故说爱渴而难济也。爱苦者，爱未除尽，数数增多，长诸苦原，是故说曰，爱苦数数增。

伐树不尽根， 虽伐犹复生；  
伐爱不尽本， 数数复生苦。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守园人瞻守官园，当园中间生一毒树，诸有男女入园游观停息此树下者，或头痛欲裂，或腰脊疼痛，或即于树下便命终者。时，守园人知为毒树，复见众人遭诸苦难，即施[金\*斧]柯，柯长一丈余，遥斫毒树，未经旬日即生如故。然彼毒树枝叶团足树中之妙，众人见者，无不欢喜。其中众生，不知忌讳未遭此难，共往奔彼自荫其身，影未移间复遭苦厄。时，守园人复于异日以[金\*斧]往斫，树生如故，倍复殊妙，如是数斫生生如旧。彼守园人宗族五亲妻息仆使，贪乐树荫尽取命终。其人单孑一己，昼夜愁忧号悲，而行路遇智者，自陈酸苦其痛万端。是时智者告园人曰：「此众苦恼，卿自为耳。夫欲止流，莫若高隐，欲伐树者，当尽根原。卿所施功，但种生栽，何言伐树？汝今速往掘出根本。」其人意迷复虑死至：「设我往彼掘出树根，定死无疑。若我死后，官当更立守此园者，我族正尔灭尽无余，亦无继嗣续我后者，宜自逃走出家学道。」至舍卫国祇洹精舍，诣诸道人得作沙门。然彼园人昔种善福根栽，垂熟应入律行，是时，世尊还顾视彼比丘，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伐树不尽根， 虽伐犹复生；  
伐爱不尽本， 数数复生苦。」

时彼比丘闻说斯偈，便自追本自所经历，即自心悟，内自克责，思惟四大秽漏之患，念彼毒树数数往伐生生不息。今四大身与彼无异，爱根深固不伐根者，枝流不断，便当就于生老病死，没彼生此没此生彼，如是流转永无休息。犹如毒树自伐其根复害众人，此爱结使亦复如是，自毁其命，复能外损智慧之性。尔时比丘，反复重迭观此五阴，从头至足无一可贪，即于座上，得须陀洹果，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果，六通清彻。在大众中，心自感激，三自称善：「快哉！大道不距微细，今蒙圣恩，得尽诸漏。」即从座起，绕佛三匝，还复本座，现十八变，于无余泥洹界而取泥洹。

犹如自造箭， 还自伤其身；  
内箭亦如是， 爱箭伤众生。

昔佛在摩竭国甘黎园中城北石室窟中。有众多猎师，入山游猎，广施罗网，杀鹿无数，复还上山。时有一鹿，堕彼罝中，大声唤呼，猎师闻已，各各驰奔，自还堕罝，伤害人民不可称数。虽复不死被疮极重，痛不可言，各相扶持劣得到舍，求诸膏药以傅其疮。室家五亲各迎尸丧，归还耶旬之。其中被疮众生，自知疮差，厌患游猎，宿缘应度种诸善本，便自舍家学道作沙门。尔时世尊，与无央数百千众生，前后围绕而为说法。尔时世尊，为彼众生，欲拔其根，修立功德示现教诫，永离生死，常处福堂，于大众中而说此偈：

「犹如自造箭， 还自伤其身，  
内箭亦如是， 爱箭伤众生。」

时彼猎者，虽为沙门不自觉知，如来今日证明我等定为猎师，内自惭愧，自省本过，在闲静处思惟止观，系意不乱。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出家学道修无上梵行，自身作证而自娱乐，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生死，如实知之。尔时诸比丘，皆得阿罗汉，六通清彻，无所罣碍，是故说此偈：

「能觉知是者， 爱苦共生有，  
无欲无有想， 比丘专念度。」

能觉知是者，爱者众病之首，犹如城郭，聚集人民凭地自怙。云何爱众病之首？如佛所说：「泥梨受苦其数难量，皆由爱所造。」凡在地狱受诸苦恼，皆由爱病。诸杀生者，亦由爱致；不与取淫嫉妄语，十不善行亦复如是，皆由爱心造斯诸恶。十恶已具死入地狱，十三火炙烧炙其身。云何为十三？有二火山当前向身入腹穿脊过，又二火山从背后来入脊从腹出，又二火山从左肋入右肋出，又二火山从右肋入左肋出，又二火山从下入上出，又二火山从上入下出，第十三火山何者？是自身所造，渴爱者是也。十二火山其痛可忍，自身所造渴爱火山者，不可疗治。如佛契经：「狱卒阿旁问诸罪人：『汝等为从何来？』罪人报曰：『我等饥困，亦不自知为从何来？』尔时狱卒，即以热铁丸，强令使食。狱卒斯须复问罪人：『汝等为从何来？』『我等甚渴，亦不自知为从何来？』尔时狱卒，偃卧罪人，洋铜灌口烧口咽喉皆悉下过。」取要言之，地狱苦痛忧恼万端，受畜生形众苦无数。云何为畜生受苦？如佛契经所说：「于是比丘！生畜生者，多诸苦恼。比丘当知，若有

众生堕畜生者，生冥长冥于冥无常，此等何者？是所谓入地蛰虫，是皆由前身贪乐爱欲，身口意行恶身坏命终，死为地中蛰虫，是谓冥生冥长于冥命终，是谓比丘！畜生甚苦甚痛难忍。或有众生，缘四大生缘四大长缘四大终，此何者是？所谓疱生是，皆由前身贪着爱味故，身口意恶，身坏命终生疱虫中，缘四大生缘四大长缘四大命终，是谓比丘！畜生甚苦甚痛难忍。比丘当知，复有众生畜生中，闻人大小便臭气驰走奔向，我等食是饮是。此等何者？是所谓鸡狗猪豚驴野狐鸟鸟等是也。比丘当知，饿鬼甚苦。云何饿鬼苦？或有饿鬼食噉须发或食身毛，或食指爪齿身垢薄膜至厚皮，至革筋骨心脾肾肝胆、大小肠胃、屎脑髓泪汗涕唾、脓血脂腻胆尿。如此众类，饿鬼所食。受此众苦，皆由前身贪着爱味慳贪独食，设施人食呪诅骂詈：『汝等噉我食，如食脓血大小便亦复如是。』后为饿鬼食此众秽。复有饿鬼本为人时，独食无耻，初不施人一粒之米，若见人施者抑遮使止，后为饿鬼经历久远，耳曾不闻饮食之名，况得食乎？此饿鬼苦不可具宣。」此三恶趣受苦无量，斯由前身爱心坚固种此诸苦，是故佛说爱者众病之首也。爱苦共生有者，无欲无有想，欲已去离，永尽无余，已吐已舍，无有热恼众患之本，是故说曰，无欲无有想。比丘专念度者，比丘专意初不错乱，离边至无边，从此彼岸入泥洹境，清无热恼，一切恋爱心寂然不起，是故说曰，比丘专念度也。

◎

## ◎无放逸品第四上

戒为甘露道，    放逸为死径，  
不贪则不死，    失道为自丧。

戒为甘露道者，不放逸人虽死亦不为死。昔一比丘行满德充，六时行道无毫厘减失，初夜中夜后夜精勤汲汲斯须不倦。如是经久，胸满结气得心痛患，众医疗治竟不除差便忽命终。有一优婆塞聪明高才无事不知，到比丘僧中而说此偈，学禅修定者，虽身变败坏，宁败就后世，不败令存在。何以故尔？不学禅定者，自既不染神复不度人。何以故不自染神？受他信施，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不能消化毕其施恩，命终之后当复报偿。不能济彼者，兼使檀越主人不得果报，不能显扬，佛法虽存日损日耗，大法隐没外道炽盛。如此之类丧法原首，是故说曰，戒为甘露道，放逸为死径。复重说曰，放逸为死径者，放逸之人多诸愆咎种，今世后世不善根栽。尊者马师亦作是说：

「智者舍放逸，犹如捐毒药，放逸多愆咎，今世亦后世。」智者返其原，寻究放逸本，咄嗟放逸，如鼠溺酥瓶。昔有长者家持酥高楼上，覆盖不固鼠入酥瓶，昼夜漉嗽不出瓶口，身体遂长。酥既尽渐，鼠满瓶里，状似酥色。有人至长者家欲得买酥，是时长者寻楼上取酥持着火上，鼠在瓶里头在于下身体在上，便于瓶中命终，便于瓶中复化为酥。卖与买人，得酥量取升斗，骨沈在下，髑髅脚骨各自离解。长者见已内自思惟：「吾取酥时瓶口无覆，必有鼠入嗽食此酥。即住瓶里不肯出外，酥尽鼠死事必尔耳。」长者复念放逸多愆，其事如是。道俗不异，俗不异者，其事云何？慳贪不施、不持禁戒、不修八关斋法，岁三月六恒不奉持，虽处于世无益于道，死就后世，神受殃痛堕恶趣八不闲处，受诸苦恼不可称计，此是俗之放逸众恼如是。云何道之放逸？于是学道之人，外猗法服内怀奸宄，亦复不修习经典承事受正教，不念禅定思惟戒律，唐劳其功不获其报，于现身中不获果证，于后世方更积行，是故说放逸为死径也。不贪则不死者，虽死亦不言死。何以故？不放逸人，迁神生天受福无量，延寿无败心猛不惑，亦不中天无失命之忧，是故说曰，不贪则不死。失道为自丧者，习放逸行，不虑前后中间之恶，不习善寿如圣贤寿，述非自是不从人谏，谓己所行真正余者不真，不以智慧以自营命，是故说曰，失道为自丧也。

慧智守道胜，    终不为放逸，  
不贪致欢喜，    从是得道乐。

慧智守道胜者，于诸功德最胜最上，智者自修身，无复缺漏善，能分别诸趣诸道，智者聪明无有愚惑，常为天人所见叹誉，增益诸佛正法不断，是故说曰，慧智守道胜也。终不为放逸者，已离于放逸更不造故，心悦意欢，于诸善法心无厌足，是故说曰，终不为放逸也。不贪致欢喜，从是得道乐者，贤圣道者无放逸行，习本因缘尽，不复乐生处在三有，是故说曰，从是得道乐。

常当惟念道，    自强守正行，  
健者得度世，    吉祥无有上。

常当惟念道者，夫坐禅者从朝至夜、从夜至朝，系念在前心无错误，从初至后、从后至初，思惟恶露此人身中不净之观，是故说曰，常当惟念道也。自强守正行者，意常勇猛心不中悔越度生死，未获者获、未得者得、未得证者疾令得证，是故说曰，自强守正行。健者得度世者，所谓诸佛世尊及佛弟



子，坚住正法心难沮坏，除诸恶法不净之行，渐近泥洹永寂安隐，是故说曰，健者得度世也。吉祥无有上者，如来所化吉无不利所行吉祥，皆悉降伏外道异学，一切生死谓不吉祥烦恼万端，如轮行辙初无停息。过是上者，更无有法出此法者，是故说曰，吉祥无有上也。

放逸如自禁，能却之为贤，已升智慧堂，去危而即安，明智观于愚，譬如山与地，是故舍憍慢，智者习明慧。是故舍憍慢者，有目之士观放逸行非真非有不可恃怙，是故说曰，当念舍放逸。所谓知者，不由他受，应对无外不禀受他相色即觉，是谓为知。意性捷疾触事能报，内虽博学外现咨受，是故说曰，智者习明慧。昔尊者大目犍连躬自度二弟子初出家学道，一者从漈浣家出，二者从铁作家出。时，大目犍连渐教二人曰：「先告铁师当习此禅法，善念思惟不净恶露观。」次告浣衣者曰：「汝今习安般守意。」此二人等昼夜精勤所愿不果，经十二年不能得之。时，尊者舍利弗知彼二人所愿不获，语目连曰：「汝训弟子不以正行，训当用法乃训放逸，汝今未了应时法行。此浣衣出家者，当以说不净观，所以然者，其人意净意洁来久，若当闻说不净观者，心即解脱无所罣碍。复当与彼铁作比丘者，教训以安般守意，所以然者，其人恒习手执鞞囊了气多少，然后心意乃得悟觉。」时，目犍连随舍利弗语训二弟子，即得开悟。是故说曰，放逸如自禁，能却之为贤。以升智慧堂者，诸贤圣得升此堂者，观诸凡夫行人如野草木，以大慈心广润无外，犹如人间豪族堂舍，庶民所羨。诸贤圣等亦复如是，升贤圣堂，观诸众生所习非真，忧念众生未脱其苦习着放逸，或于智慧放逸者，心在于禅意习于禅，随师教诫不违其训，是谓智慧放逸也。方知不习禅者无由得度，是故说曰，去危而即安。明智观于愚，譬如山与地，犹如有人登高山上，遍观下人无不照见，下人观上而无所覩。愚者与贤亦复如是，愚心迷固不能解了，要由贤圣乃得开悟。

发行不放逸，约己自调心，慧能作锭明，不反入冥渊。发行不放逸者，发行用心不倦，虽复发行意怯弱者不为发行，但有勇猛所愿必果，是故说曰发行。不放逸者，心虽精勤犹有放逸，不能成办无上道果，是故说曰，不放逸也。约己自调心者，约己者，戒具清静，调心者，执意不乱终无邪念。是故说曰，约己自调心。慧能作锭明者，处在弹指之间成办四事。云何四事？除去无明，烧五阴形，然生脂膏，永灭爱本。犹如慧明弹指之顷，成此四事亦复如是，成办四事除去无明，烧五阴形，然生脂膏，永灭爱本。贤圣道明亦复如是，弹指之顷成办四事，除去无明，然生脂膏，永灭爱本，烧五阴形。

不为愚者所屈，以其成就贤圣道明故，以有道明，众邪外道，不能倾动其心，是故说曰，不反入冥渊也。

## ◎出曜经卷第五

## 出曜经卷第六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无放逸品第四下

正念常兴起，        行净恶易灭，  
自制以法寿，        不犯善名增。

正念常兴起者，或有行人兴起想念，所欲为事则不成办。尊者童子辩说曰：「意念施設事，心悔则不办，识猛专一念，何愿而不得？」彼修行人亦复如是，心但念善身不行者不至彼岸，是故说曰，正念常兴起也。行净恶易灭者，身行清净口行清净意行清净。何者不净者？四颠倒是，无常谓有常是一颠倒，苦谓曰乐是二倒，不净谓净是三倒，无我谓我是四倒，与此四倒不相应者是谓为净，是故说曰，行净恶易灭。诸结使尽身体清凉而无热恼，亦名为恶灭。自制以法寿者，所以言制者，制身口意，以法养寿非为非法，以法求寿非为非法，是故说曰，自制以法寿也。不犯善名增者，名称闻于八表，德量彻于十方，其有闻者莫不笃信承受其教者，是故说曰，不犯善名增也。

专意莫放逸，        习意能仁戒，  
终无愁忧苦，        乱念得休息。

专意莫放逸者，夫欲习行意极炽盛者，于禁法中复有缺漏。昔佛世尊弟子二十亿耳比丘自说教诫曰：「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进者吾为上首，然我于无漏法中心未解脱。若我先祖父母，财业居产不可称计，我今学道而不克获，宜还归家舍三法衣，修于俗法五乐自娱广施贫乏，修戒精进何为自苦不果我愿。」尔时世尊以天耳彻听清净无有瑕秽，闻彼二十亿耳比丘欲得还家修白衣行，即从祇洹没至亿耳比丘所，问比丘曰：「云何二十亿耳！汝发此念又自陈说：『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进吾为上首，然我于无漏法中心未解脱。然我先祖父母，财业居产不可称计，我今学道而不克获，宜还归家

舍三法服，修于俗法五乐自娱广施贫乏，修戒精进何为自苦乃至斯？」汝审有是语乎？」对曰：「如是世尊！」佛告二十亿耳比丘曰：「我今问汝内法之义，一一报吾。云何二十亿耳！汝本在家时善调琴，琴与歌和、歌与琴和，声响一类乃成其曲不乎？」对曰：「尔也。世尊！」「云何二十亿耳！若琴弦急缓者，为成曲不乎？」对曰：「不也。世尊！」「云何二十亿耳！若琴弦不急不缓，为成曲不乎？」对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修行比丘勇猛精进便生慢怠，若懈怠不精勤者复生懒惰，是故汝今亦莫极精勤亦莫懈怠，处中行道乃成其果，有漏心便得解脱。」尔时世尊说此语已，便从座起而去。尔时尊者二十亿在闲静处专念思惟自感恳恻，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出家学道修无上法，尽有漏成无漏，于无余泥洹得阿罗汉。是故说曰，专意不放逸也。习意能仁戒者，能仁者诸世尊，所谓戒者，二百五十戒。威仪内禁、诸佛训诲一句一义，尽为禁律尽为戒，当习是舍是、当离是就是，是故说习意能仁戒。终无愁忧苦者，夫修行人内心懈怠不修无上道法，深着世累不离于俗，故生愁忧。复次，违法失禁，亦生愁忧。复次，行人受他信施贪饕无厌，亦不讽诵坐禅定意，不修念道德，亦不教化佐助众事，如此之人便生愁忧。何者无愁忧？所谓五根得力于禅法无所缺损，便得越次至无为境，入无忧堂寂然快乐，是故说曰，终无愁忧苦也。乱念得休息者，所谓休息，永灭不起，亦无生灭着断，诸有热恼阴持入病吟而不起，由善习定乃至无忧之室专念不乱，恒有善念与善因缘，是故说曰，乱念得休息也。

不亲卑漏法，    不与放逸会，  
不种邪见根，    不于世长恶。

不亲卑漏法者，卑漏法者何者是？一切诸结、一切诸恶行、一切邪见、一切颠倒。若有众生亲近如斯法者便具众恶，是故智者不当亲近，亦莫与从事，亦莫与谈对言语，亦莫与坐起行步，常当远离如避火灾，是故说曰，不亲卑漏法。不与放逸会者，夫放逸人所修行业动生患祸，以恶知识为徒侣，以十恶法以为援助，实非亲欸，像如朋友，佯涕堕泪谋图其罪，辞为甘美内如剑戟。如此放逸之人，常当远离不与从事，先甘后苦圣人不习，是故说曰，不与放逸会。不种邪见根者，夫邪见之为病其事万端，如契经所说，无今世后世，亦无父母世，无罗汉等得道者，舍佛真言随俗美辞，造立诗颂虚称诈逸。行不合已舍本就末，离实居诈所习颠倒，云佛世尊、辟支佛、阿罗汉、阿那含、斯陀含、须陀洹非真非有，谤毁六度称言非行，如斯之比最为邪见。何以故尔？谓真非真谓不真是真。佛在世时神口说曰：「愚痴之人，不

应受者而受，反见诽谤云何言非？自陷于渊，复堕他于深渊中，诸天世人  
不致其敬。若习外道异学符书呪术镇压、求觅良日役使鬼神幻现奇术，如此  
辈事皆为邪术，有目之士不当修习也。」佛譬喻说，犹有人须蛇食噉，处处  
求索之乃克蛇，以手捉尾，蛇反螫手，毒遍身体忽便无常，皆由其人不巧  
捉蛇故以丧其命。今此愚人亦复如是，以非为真以真为非，是故说曰，不种  
邪见根也。不于世长恶者，所谓世者有三。云何为三？一者众生世，二者阴  
世，三者三界世。众生世者，一足二足四足乃至众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  
想、亦非想非不想，是谓众生世。阴世者，欲界色界五盛阴，无色界四阴，  
是谓阴世。三界世者，三千大千至无边界，复从一起数至三千大千世界，  
是谓三界世。若有众生习邪见者，便长于世生诸秽恶，长地狱世饿鬼世畜  
生世；不种邪见根者，不与此三世从事。是故说曰，不于世长恶也。

正见增上道，      世俗智所察，  
更于百千生，      终不堕恶道。

正见增上道者，诸有分别邪见根原永舍离之，正使前人化作佛形其人前立，  
演说颠倒谓为正法，持心坚固终不承受。何以故尔？以其正见难沮坏故，正  
使弊魔波旬及诸幻士，化若干变来恐善男子，不能移动其心，倍修正见意不  
移易，此是世俗正见非第一义，是故说曰，正见增上道，世俗智所察也。于  
百千生者，如佛所说，吾未曾见行正见人，于百千生堕恶趣者，吾未闻也。  
所生之处贤圣相遇，亦不堕地狱饿鬼畜生中。是故说曰，于百千生终不堕恶  
道。

修习放逸人，      愚人所狎习，  
定则不放逸，      如财主守藏。

修习放逸人者，执意迷固不顺正理，谓己所行是、彼所行非，亲近翫习周而  
复始，如获重宝不能舍离，是故说曰，修习放逸人也。愚人所狎习者，犹如  
愚蠢小儿，亦不别真伪白黑，所不应捉者便捉，何者是火毒蛇也？定则无放  
逸者，禅定摄思内外清彻，经七大、七禅睡、禅毬法杖捡心坐禅，随时进趣  
不失禅法。云何名定？所谓定者，意不退还日进不却，三七二十一日寂然无  
想。大七者，七七四十九日，于中精勤意不错乱，便得禅定。意乱失次，复  
从一始至七大。七禅睡者，以珂着头上，以绳属耳，睡则自寤。禅策者，禅  
师手执禅策伺，于睡者以毬往击，得策转击余者，用自觉寤。法杖，复以杖  
寤于余者，展转相寤求于禅定。是故说曰，定则无放逸也。如财主守藏者，

彼守藏者，彼禅定比丘守护不舍，设有错乱寻摄其心。彼守藏主亦复如是，寻时瞻候伺察库藏，七珍杂宝、众物牛羊、仆财奴婢、金银珍宝、车璩马瑙之属、真珠虎珀，寻时瞻候不使漏失。是故说曰，财主守藏也。

修习放逸人，愚人所狎习，定则无放逸，便能尽有漏。便能尽有漏者，彼修行人内自思惟：「有漏之病多诸愆咎，漏诸结使布在三处，欲界色界无色界，我缘此愆缚着生死，实见欺诳不至究竟，我今方宜要当捐弃。现者使尽未来未生，亦不造新，复不习故。」是故说曰，便能尽有漏也。

莫贪莫好争，亦莫嗜欲乐，思念不放逸，可以获大安。莫贪莫好争者，不习放逸亦不与俱，见有习者心不好乐，复劝进人使离放逸亦不亲近，是故说曰，莫贪莫好争也。亦莫嗜欲乐，外道异学叹说欲乐，异学自说欲为鲜净清静无瑕，当共食欲使诸根充足，习欲无罪，以秽法为净。所以然者？有形之人非欲不生者，无欲者岂有我乎？如来说曰：「此非真义，当共毁咎，何复叹誉？所以然者，为欲谓母主生欲乐。」是故说曰，亦莫嗜欲乐也。思念不放逸，可以获大安，尽脱出诸结使，恬然欢乐，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积财巨亿恣心自娱谓为受乐无穷，此习非安之法，当时甘心后必受苦，求出无期实为险危。一切诸使永尽无余者，是为乃获大安者。不可移动，更不涉历四境之难，以三达六通，虽有神足不能移安使至危险。是故说曰，可以获大安也。

不为时自恣，        能制漏得尽，  
自恣魔得便，        如师子搏鹿。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未得尽有漏，莫有所恃。」此偈亦说不为时自恣，长养四大如虺同居。汝今比丘当念精勤求离牢狱，何缘放逸永失道裁？死经无数苦多乐少，云何于中复兴尘劳？生死炽然无回避处，云何于中仍兴放逸？是故说曰，不为时自恣。能制漏得尽者，汝等虽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诸漏未尽欲爱未泯，虽不入地狱畜生饿鬼，欲未尽者未可有所恃怙，犹有大畏存在。何者？魔是也。弊魔波旬昼夜伺察人短，世间放逸，心怀踊跃追逐人后使人退转。是故说曰，自恣魔得便。如师子搏鹿，犹鹿母初乳，儿小逐母东西，恋其子不能远逝。时师子兽王审知鹿母不能离子，时往搏撮，鹿母子俱丧。所以然者，以其鹿母恋其子故，师子得便。欲未尽者亦复如是，闻此切教生厌患，观诸法如幻如化，在闲静之处静寂思惟志不移易，欲爱心尽无复尘染，欲爱尽得阿那含道，即复前进亦不

中悔，共相率励精究苦原，尽诸缚着逮漏尽通得阿罗汉。是故说曰，不为时自恣，能制漏得尽，自恣魔得便，如师子搏鹿也。

放逸有四事，        好犯他人妇，  
危峻非福利，        毁三淫姝四。

放逸有四事者，着欲之人所游居处，心常悦习畜以宝用；明者观察以为秽漏不获其德，卧则不安好喜骂詈。地狱为四事，好犯他妇者，众恶不可计，今身亦后身，现世为人所见憎嫉。云何现身为人所憎？所以为人所憎者，或为王法所拘，或为夫主所捉，或闭在牢狱，榜笞万端拷掠荼毒其恼无数，身坏命终生剑树地狱中。罪人在狱，见剑树上有端正妇女，颜貌殊特像如天女，时诸罪人见彼女端正无双，心欢意乐欲与情通，相率上剑树枝下垂，刺坏身体毒痛难计，欲至不至；诸端正女忽然在地，罪人遥见诸女在地，复怀欢喜复缘树下，剑枝逆刺，破碎身体肉尽骨存，高声唤呼求死不得，罪苦未毕复还生肉，皆由贪淫致此苦毒，如此经历数千亿万岁，受此毒痛亦不命终，要尽罪。贪淫人狱其事如是。若复贪淫之人堕畜生中，或有时节淫起，或无时节淫起，淫有时节，众生辈虽犯于淫不犯他妻，淫意偏少不大殷懃。淫起或无时节众生者，在人间时淫意偏多犯他妇女，今为畜生欲意甚多，以是之故淫无时节。生在畜生受罪如是。贪淫众生堕饿鬼中，为淫姝故共相征伐，乃至阿须伦与诸天共争皆由贪淫。犯他妻妇生饿鬼中受罪如此。贪淫之人生人中者，已妇妻女奸淫无度，游荡自恣不可禁止。若复强犯越法淫姝，或尊或卑不避亲疎，虽得为人亦无男根，或有两形或无形者，或有一形亦不成就。如此淫姝之类，皆由犯淫无高下故。贪淫之人若生为天，遭五灾疫瑞应之变，已天王女与他娱乐，天子见已内怀忧戚如被火然，我身犹淫玉女离索，心意炽然生不善念，于彼命终生地狱中。斯由不福利行生五道中，随形受苦其罪不同。是故说曰，危峻非福利也。毁三淫姝四者，是时淫姝之人恒怀惧心，知犯淫罪重没命不改，具三口意骂詈恶言，或淫姝之人先不与女人相识，往便犯之为女人所骂，或与女人相识先有言语，夫主见者夫主所骂。是故说曰，毁辱骂詈三。地狱四也，入地狱中役使罪人其事非一，是故说曰，地狱为四也。

不福利堕恶，        畏而畏乐寡，  
王法重罪加，        制意离他妻。

不福利堕恶者，所趣恶道，饿鬼畜生地狱道，受苦无量。畏而畏乐寡者，今出其事。昔阿育王弟善容，出城游猎入深山中，见诸梵志裸形暴露以求神仙，劳神苦体望获梵福，服食树叶，其精进意勇猛者，日服一叶，劣软弱日服七叶，或有服六五四三二一。食七叶者服七合水，六者六合，五合三二一亦复如是。若不得水七过吸风，六者六吸五者五吸，四三二一亦复如是。其中梵志或卧荆棘刺或卧灰土，或卧石上或卧于杵。王弟善容问梵志曰：「汝等在此行道，何患最盛？」梵志报曰：「王子当知！在此行道更无余患，唯有群鹿至此两两合同，我等欲意实时炽盛不能禁制。」王子闻已寻生恶念：「此等梵志劳形苦体日曝火炙，命根危峻如有如无，犹尚淫欲不悉除尽；沙门释种子服食甘美，在好床坐着好衣裳者，香华自熏，岂得无淫嫉意乎？」阿育王闻弟论议，即怀忧戚：「吾有一弟与福同俱，云何反更生邪见心？我当方宜除其恶念，备受其报罪我不少。」即入宫里勅诸伎从，各自庄严至善容王子所共相娱乐，豫勅大臣：「吾有所图，若我勅卿杀善容王子者，卿便谏我：『须待七日随王杀之。』」时诸侍女即往娱乐未经时顷，王躬自往语弟王子：「何为将吾伎女妻妾恣意自娱？」奋赫威怒以轮掷空，召诸大臣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亦无外寇强敌来侵境者，吾亦曾闻古昔诸贤有此谚言：『夫人有福四海归伏，福尽德薄肘腋叛离。』如我目察未有斯变，然我弟善容诱吾伎女妻妾，纵情自恣事露如是，复有我乎？汝等将诣市杀之。」诸臣谏曰：「唯愿大王！听微臣言。王今唯有此一弟，又少子息无继嗣者，愿听七日奉顺王命。」时王默然听臣所谏，王复宽恩勅语诸臣：「今听王子着吾服饰，天冠威容如吾不异，内吾宫里作倡伎乐共娱乐之。」复勅一臣：「自今日始着铠持仗手拔利剑，往语善容王子曰：『王子知不？期七日终正尔当到，努力开割五乐自娱，今不自恣，死后用悔无益。』」一日适过，臣复往语：「余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一日，臣往白言：「王子当知六日已过，唯明一日当就于死，努力恣情五乐自娱。」至七日到王遣使唤：「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乐不乎？」弟报王曰：「大王当知！不见不闻。」王问弟曰：「着吾服饰入吾宫殿，众伎自娱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见不闻？」弟白王曰：「应死之人，虽未命绝与死无异，岂当有情着于五乐、游意服饰间耶？」王告弟曰：「咄愚所启汝今一身忧虑百端，一身断灭不容食息，况沙门释种子忧患三世？一身死坏复受一身，亿百千世身身有苦，追忆彼恼心意炽然。或复自忆入地狱中受苦无量，虽出为人与他走使，或生贫家衣食穷乏。念此辛酸故出家为道，求于无为度世之要，设不精勤当复更历劫数之难。」是时王子前白王言：「今闻王教乃得开悟，生老病死实可厌患，愁忧苦恼流转不息，唯愿大王见听为道，谨慎善修梵行。」王告弟

曰：「宜知是时。」即辞王出家得为沙门，奉师教诫昼夜不息，次获证得须陀洹果、阿罗汉果，六道清彻无所罣碍。是故说曰，畏而畏乐寡也。王法重罪加者，时彼贪淫之人恒行秽浊，王法所加，所有财产尽没于官，髡笞榜拷毒痛无量，或闭在牢狱经年不出，加以五系鞭杖日加，疮痍脓血臭秽难近，蝇虫嚼螫避无处所，卧大小便求死不得，斯由淫妖不净之行，死入地狱求出甚难。

## 放逸品第五之初

本性不自造，    情知不自为，  
不虑邪径路，    愚者念力求。

本性不自造者，所应造者不造，所不应造者反更造，为人所讥，或随人语不自任己，由此致乱习放逸行，是故说曰，本性不自造。情知不自为者，目自见事于己有损，毁败正业牵致冥室，是故说曰，情知不自为。不虑邪径路者，不可以思虑而获财产，昼夜忧念身不行者，所愿不果无所成办，是故说曰，不虑邪径路也。愚者念力求者，愚者所行少于智虑无有慧明，不能有所判断无有方便，处俗无俗义、处道无道义，是故说曰，愚者念力求也。

如车行道，    舍平大涂，    从邪径败，  
生折轴忧。

如车行道者，昔有众人与十贾客相随采宝归家，时有一人乘车载宝，无价明月杂宝无数，车重顿蹶失伴在后，进不见伴，退畏盗贼，便随邪径御车涉路，行未经里数车坠深涧轴折毂败。又在旷野无人之处，椎胸唤呼怨诉无处，对车啼哭无方自致，不求方计道为远近，复不修治朽车。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彼失伴之人，在于旷野毂破轴折对车啼哭。尔时世尊知彼众生应得度脱，即遣化人诣彼旷野，在虚空中结加趺坐。厄人仰见人坐空中，即向求愿：「我今在厄难之中，愿见救拔得至安隐方处。」尔时化人即以神力，接彼财产及彼人身，忽然便在祇洹门外。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应受化人今在门外，汝等导引将诣世尊所。」比丘受教即将入覲，其人见佛心开意解求为沙门，即得为道，闻微妙法，解身无我万有皆虚，世间皆苦唯道是真，此大法中无复热恼，所有财宝尽施三尊，是我宿福遭遇福田，水火灾异不能伤害，心倍欢喜善心生焉。尔时世尊渐说妙法，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漏为秽行，无数方便劝进修学，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如车行道， 舍平大涂， 从邪径败，  
生折轴忧。」

时彼比丘闻佛说偈，内自思惟：「今日世尊独为我说法不为余人。所以然者，如偈所云，尽为我身所涉勤苦，如来悉知。」倍兴恭敬于佛法众，心开意解，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六通清彻，所愿者果，已离三有不处生死。时彼众中复有众生，执意不固欲犯禁戒，习爱欲行违远威仪，不随正真之道。尔时世尊知彼众生心中所念，欲使大众忘忧除患，去彼恶心安处无为，重与大众而说此偈：

「离法如是， 从非法增， 愚守至死，  
亦有折患。」

是时，世尊重告大众：「犹彼商人舍平大涂而就邪径，道路顿蹶折轴之忧。今此众中异心众生亦复如是，欲离正法习增非法，愚人守死堕入恶趣。云何诸比丘！在如来前而复面欺？审尔不乎？若当老死对至无所恃怙，号天啼哭无益神识，泪如江河投于四海，不能制神不趣恶道。我今出现为诸众生除诸苦恼。夫人贪欲烧身灭族，今世后世所往不安。汝等比丘！彼当犯戒于现法中不获度世，恒沙诸佛所不能疗。」诸比丘闻佛所说，肃然毛竖心怀战慄内自悔责。佛知其心应得受化，渐与说法去诸尘劳得法眼净，以次得证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六通清彻，不处三有永离八难。尔时大众闻佛所说，欢喜作礼而去。

行亦应正， 非事莫豫， 邪径增垢，  
诸漏兴盛， 漏已炽盛， 除邪漏尽。

行亦应正者，一切众善德本善法者，是谓行也。众法要藏，昼夜亲近遂至无为。然彼群类舍正就邪，不应行者便行、应行者而舍离之，方更翫习不善之法，已习非法离于善道，与地狱相近，是故说曰，行亦应正也。非事莫豫者，非事者，放逸贪淫习于不要之行，是故说曰，非事莫豫也。邪径增垢者，意习邪业心如猿猴舍一捉一，心如流河意不真实不住于善法，如头落发华无从住，是故说曰，邪径增垢也。诸漏兴盛者，犹如芦苇竹聚，亦如溪谷河涧水流盈溢，意不专一心恒放荡漏诸尘劳，是故说曰，诸漏兴盛也。漏已炽盛者，前漏后漏有何差别？报曰，不修善法意恒漏失日夜滋甚，不专其念放逸自娱诸漏更兴，是故说曰，漏已炽盛也。除邪漏尽，永求远离不与同

处，诸佛恒沙过去不住，放逸众生被系不解，明者观此行已，知为失道之本，复当思惟求获善法，欲自敬者先当敬法，是故说曰，除邪漏尽。

诸有猗权慧，    常念于身患，  
非事亦不为，    应为而不舍，  
有念思智慧，    永无有诸漏。

诸有猗权慧者，诸佛世尊常所说法，适前人说不唐举事，或隐事而说不显其名，或与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又时显名而说、又时隐名而说。然此一偈隐显不定，是故如来说法不指事而说，统为一切故说此偈。或为教授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意常勇猛不怀怯弱不舍本誓，意常劝励不及道者，是故说曰，诸有猗权慧也。常念于身患者，如佛经所说，诸有念身者即名不死，诸有念身自致甘露，不念身者犯于甘露，思惟身本一一分别者，则致甘露所愿必果，有念身者广说如契经。尊者昙摩尸梨亦作是说，夫人一生中，不怀众想念，彼人得善利，多所饶益处。世无众患由念身想故，在山有山想、在家有家念，不离身念者，是谓无上之人，若行若坐不离其念，是故说曰，常念于身患。非事亦不为者，夫人意正所向皆达，所非法事亦不随顺，不应亲近亦不亲近，不应广布者亦不广布，复不向人演说非法，常念舍离不与同俱，是故说曰，非事亦不为也。应为不舍者，常顺时节不失明教，前后中间初不违失，是故说曰，应为而不舍者也。有念思智慧者，诸有形类专其一意，思惟智慧以智断结，犹如田家子左手执草右手刈除，智慧之士亦复如是，执念坚固心不移易，智能分别慧能割断，识物别真谓之智，畅演玄鉴是谓慧，是故说曰，有念思智慧也。永无有诸漏者，智慧所照明，是时诸结皆悉消灭，已尽已除拔其根本，更无生死，是故说曰，永无有诸漏也。

所谓持法者，    不必多诵习，  
若少有所闻，    具足法身行，  
是谓持法人，    以法自将养。

所谓持法者，尔时佛告尊者大迦叶：「汝今迦叶！当诣大众教诲后学，分别演说深法之义。所以然者，汝所教诲则我教训，汝演法味则我演法味。」是时迦叶白世尊言：「如今新学比丘难可觉悟，今日晨旦有二比丘与共竞诤，一人论无，是目连弟子；一人善说，是阿难弟子。此二人者各执所见共相是非，我等二人当共诃义，谁有胜负义理多少。」是时，世尊勅一比丘：「速

唤论无比丘目连弟子，善说比丘阿难弟子，将至如来所。」比丘闻佛教已，实时唤二比丘，将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世尊告二比丘：「卿等云何曾闻如来吐此言教，在大众中与人诃义诤于胜负。见此不耶？」比丘对曰：「不也。世尊！」「汝等愚人！何为大法诤于胜如？」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而说斯颂，所诵持法者，不必多诵习，若少有所闻，具足法身行，是谓持法人，以法自将养也。若有利根众生诵一句义思惟分别，尽诸有漏越次取证，得其道果永无爱欲能尽诸结，未获求方便使获，未得果证求方便令得果证，如此之人乃名多闻也，名曰持法。以法次法证法向法，一一思惟如法教诫无所违缺，是谓持法，不必多诵习也，虽少所闻，具足法身。

虽多诵习义，    放逸不从正，  
如牧数他牛，    不获沙门正。

虽多诵习义者，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异比丘从远方来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比丘须臾退坐前白佛言：「我闻多闻比丘，齐几名多闻比丘？如来说多闻比丘，限齐至几许，名为多闻比丘？」佛言：「比丘！吾前后所说不可称记，一者契经，直文而说义味深邃。二者诵，比次言语不失本文。三者记，诸四部众七佛七世族姓出生及大般泥洹，复十六偈形梵志十四人取般泥洹，二人不取，弥勒、阿耆是也。四者偈，偈散在诸经，义味深广义丰理弘。五者因缘，缘是故说是，不缘是故不说是。六者出曜，所谓出曜者从无常至梵志，采众经之要藏，演说布现以训将来，故名出曜。七者成事，所以言成者，如持律人记律所犯，故名成事。八者现法，所以言现者，记现在事，目覩耳闻故名现也。九者生经，所以言生经者，如孛鹿母前身，所更一生数生至百千生，故名生经。十名方等，方等者前略后广，无事不包，故名方等。十一名曰未曾有法，若尊者阿难以未曾有法叹如来德。十二者义经，所以言义者，契经义偈义一一通达无复滞碍。多闻比丘齐此而止。复次比丘！若族姓子信心笃信，受四句义！讽诵通利法法成就，次法向法以法证法，一一思惟如法教诫无所违阙，比丘齐是名曰多闻。虽复多诵包识众经，不顺其法如其教诫，违法自用者于法有损，不名多闻。」如来引喻告诸比丘曰：「昔有一人多牧群牛，舍己群牛数他群牛以为己用，己所有牛，或遇恶兽或失草野，日有损耗不自觉知，便为众人所见嗤笑：『世之愚惑莫甚于卿，认他群牛以为己有。』多闻比丘亦复如是，自不随顺正法言教，能劝进他行四事供养，衣被饮食床卧之具病瘦医药，复劝进人奉戒修福，行善得报习罪受殃，此多闻比丘不随沙门禁律，为诸梵行所见嗤笑。皆共重集至比丘所，呵止谏曰：『汝为多闻，古今分明演折幽奥，不能自正安

能正人？犯沙门律违法越教，虽尔，人生一世谁不志？乱世谁无过？诸天神仙皆闻有愆，唯有智士百虑千失犹是上行。』尔时梵行说此偈曰：

「虽多诵习义，    放逸下从正，  
如牧数他牛，    不获沙门正。」

尔时多闻比丘素自聪鉴，犹如新衣易染为色。时多闻比丘改往修来洁心净意，诸漏已尽得阿罗汉果，六通清彻存亡自由，所愿成就。

## 出曜经卷第六

## 出曜经卷第七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放逸品之二

◎吾观远来士，    众相不缺漏，  
此必王世界，    终不宗奉师。

是时，菩萨问阿兰曰：「汝学积久涉苦无数，为获何证而自娱乐？」阿兰报曰：「吾所游学，度于色想上至空处，于其中间而自娱乐。」是时，菩萨便作是念：「阿兰无智独吾有智，阿兰无信独吾有信，阿兰犹尚得此空定，况我进学不成无上等正觉乎？」是时，菩萨思惟色想，反复校计即获空定，即问阿兰：「汝所获定齐是空耶？复出空耶？」阿兰曰：「菩萨所学定意齐是而已，更无余定可狎习者。」是时，菩萨内自思惟：「吾今宜可至鬻头蓝弗所。」即至蓝弗所问蓝弗曰：「汝今在此学来积久，为获何定而自娱乐？」蓝弗报曰：「吾所游学，从不用处至有想无想处。」菩萨闻已即自入定，便获不用处至有想无想处。是时，菩萨便作是念：「蓝弗无智独吾有智，蓝弗无信独吾有信，蓝弗犹尚能获此定，况我进学不成无上等正觉乎？」菩萨舍此定已不由此法，得成无上等正觉，内自思惟说此偈曰：

「众生贪自丧，    乐获世俗定，  
轮转堕生死，    祸灾入世冥。」

是时，菩萨复自思惟：「此非至要泥洹之道，我当更求出要之路。」复向蓝弗说此偈曰：

「我当暴尸骸，    露现钩鏹骨，  
要当方便求，    生老病死本。」

是时，菩萨便复前进在闲静处，勤形苦体日进一麻一米，六年苦行，意欲起行，起则前倒坐则却偃。是时，兜术诸天下降卫侍菩萨，观见菩萨无出入息，或言命终或言灭度，悲哀感结而说斯偈：

「本执弘誓心，    拯世无边境，  
舍彼忉利宫，    今方取命终。」

尔时有天前问菩萨：「若使尊人厌患人间饮食精气，当以天上自然精气益菩萨力。」是时，菩萨复作是念：「若我今日受天上精气，断人间食者则非其宜。」是时，菩萨便不受诸天所贡饮食精气。菩萨勤苦苦行已经六年，便自校计：「身中我今气力羸劣，夫成无上等正觉道，不以苦行劳身然后成道。我今宜可饮食人间之食，食粃米蜜麩膏油涂身。」是时，菩萨便说此偈：

「煎熬湿爱本，    以心智断别，  
心为万想本，    计身无有仇。」

尔时菩萨即如所念，人奉蜜麩乳糜膏油涂身。时，菩萨左右有梵志二女供给所须，时彼二女[谷·禾+牛]五百牛乳饮二百五十牛，复[谷·禾+牛]二百五十牛乳饮百二十五牛，复[谷·禾+牛]百二十五牛饮六十牛，[谷·禾+牛]六十牛饮三十，复[谷·禾+牛]三十饮十五，[谷·禾+牛]十五饮七，复[谷·禾+牛]七，便为菩萨作食，乳沸出釜上一切复还入釜。时，有相师梵志，见釜乳沸还相，谓言：「若有立根得力食此乳糜者，便成无上等正觉道。」时二女人以金盂盛糜贡上菩萨。菩萨纳受，食已澡漱，以金器投于水中，释提桓因接取持诣天上。菩萨气力充体，渡尼连禅水。是时，水侧有一人，名曰吉祥，执剑刈草，菩萨直前语吉祥曰：「见与少草敷地结跏趺坐。」吉祥奉上草。往诣树下躬自敷草结跏趺坐，发大弘誓：「我今已坐此树下，终不坏坐，要成无上等正觉道乃起于座。」是时，弊魔将十八亿众并魔子萨陀至菩萨所，或兽头人身或一头两体，或为猿猴师子、虎兕毒蛇、恶兽魔鬼形体若干，担山吐火，手执刀剑戈矛戟楯，侧塞虚空跳踔吼唤来恐菩萨。菩萨慈力一毛不动，便成无上等正觉道，魔即退还。

是时，如来熟视道树目未曾眴，时有三贾客远涉道来欲还本土，诸天固遮不使时过，牛车顿蹶，诸天告曰：「如来成道已经七日，可往奉献饮食。」即以器盛蜜酪酥往至如来所贡上饮食。是时，如来不欲纳受。所以然者？「若我舒手取食者，与外道梵志不别？我今当观过去诸佛世尊为用何食？」适作是念，诸天空中曰：「过去诸佛皆用钵食。」发语已讫，四天王奉上四钵，非是巧匠所造自然成就。是时，如来复作是念：「今四天王奉上四钵，若我取一舍三、取三舍一则非其宜，今尽取四钵。」拍为一钵。时，彼贾人以蜜酥酪奉上如来，即为嚩愿：「今所布施欲使食者得充气力，当令施家世受福安快无病，终保年寿终受吉祥，两足安隐四足安隐，远来安隐现在安隐，夜安隐昼安隐日中安隐，一切诸[谷-禾+卯]子安隐，居家尽安隐无病内安隐，及诸一切眷属安隐，多诸净洁饮食，治百秋见百秋。」

尔时世尊七七四十九日默然不说法，内自思惟：「欲使前人自来请受。」时，摩竭人民闻菩萨已成佛道，昼夜恳惻追念如来，摩竭国界疫气纵横，应度众生八万人死尽生天上。尔时世尊渐复前进，先降五、次二五、次三十七、次十三村人，尔时阎浮利地有六十罗汉，如来六十一。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人间分卫，两两为伴慎勿独行。所以然者？众生处世或有利根或有钝根，不遇沙门者便失泥洹。」

尔时世尊转诣鬻毘黎梵志村聚。尔时世尊降千梵志，转向罗阅城，瓶沙王闻如来转诣罗阅城人间分卫，即严四种兵欲出城外。诸天闭城门不使王出，王问左右：「何故不出城？」虚空报曰：「大王当知！有缘众生幽系在狱，若王放大赦者，乃得见如来耳。」尔时大王寻放大赦，牢狱系囚悉得开解，是时王寻得出城往迎世尊。如来遥见瓶沙，即下道诣尼拘留树下坐。时瓶沙王即下步进往趣如来头面礼足，三自称字姓名：「我是摩竭国界瓶沙王也。」世尊告曰：「我先以知摩竭王耳。」尔时世尊命王复坐渐与说法，使摩竭人民万二千人、诸天八万，诸尘垢尽法眼得生。是故说曰，不逸摩竭人，缘净得生天。

不欲致名誉，    智者分别义，  
无逸义丰饶，    智者所承受。

不欲致名誉者，为诸贤圣正见之人，复为诸佛贤圣弟子所见叹誉，如此之人能去放逸习清净行，不放逸之人于诸善法增益功德多所饶益。夫人处世从今世至后世，与善法相遇、遭贤遇圣、闻法辄得蒙度，皆由不放逸得此名誉，

在在处处绍继佛种正法久存，是故说曰，不欲致名誉。智者分别义者，广学之人亦知俗义复知道义。云何知俗义？或习耕田种作、或入海采宝、或学书文辞、或算计历数、或学刻印封藏、或为王者执使通致远近、或和合二寇各处无为，如此俗义皆由不放逸得办此事。云何智者解了道义？坐禅诵经佐助众事。云何坐禅？夫坐禅入定者，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复得四等慈悲喜护，神足、天耳、知他人心智、自识宿命，复见众生逝者生者。不憍慢之人入禅定意，办此诸法成第一义，斯由不放逸也，放逸之人终不成办，是谓坐禅之人所获功德。云何诵经？堪任诵习契经、律、阿毘昙、杂藏，及外异学所诵经典，有人禀受不悞其义，若有外学来诘问者，便能酬答无有狐疑。放逸人不能习此法，放逸人者不能成办。云何佐助众事？是时无放逸人能劝四辈供事三宝兴起塔寺，或起讲堂冬温夏凉，或作食堂，修治补缺，散华烧香香汁洒地，供给当来过去现在众僧，不放逸之人能成办此事，放逸人者不能成办，是故说曰，智者分别义。无逸义丰饶者，不放逸人饶财多宝，于世技术无所乏短，意欲施行出众人表，采致真珠车璩、马瑙虎珀、水精琉璃、无价摩尼珠，此是俗间不放逸所得。出家学道得阿罗汉，获第一妙智见致身证，得空入空三昧，得无愿入无愿三昧，得无想入无想三昧，得此泥洹要路者，皆由不放逸也，是故说曰，无逸义丰饶也。智者所承受者，所以言智者，言无漏失，语常含笑不怀憍慢，便能兴致如此之德，无智之人不能成办，是故说曰，智者所承受。

现在所存义，        亦及后世缘，  
勇士能演说，        是谓明智士。

现在所存义者，不放逸人于现在法中，多获财宝自然受福，为人所念，言从语用承受其教，放逸人则无是也，是故说曰，现在所存义也。亦及后世缘者，不放逸人得为人次，便能布施持戒守齐，见诸行道者代其欢喜，以诸善法香熏身体，于百千世颜貌端容，是故说曰，亦及后世缘也。勇士能演义者，随时应适不失其所，所谓勇士者，佛及弟子是也，是故说曰，勇士能演义也。是谓明智士者，能成就众法分别思惟，为人导，将示人之善、除人之恶。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能免深海难，        如象拔淤泥。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国王波斯匿有一暴象，恒入军阵所在征伐无不降伏。然彼暴象饮酒过多没在深泥，将诸大象人众数千共挽此象不能移动。有一智人见而问曰：「汝等众人何等作为？」众人报曰：「王家大象暴战没在深泥，以数千象力及以人众共挽，不能移动。」智人问曰：「此象先时力为多少？」众人报曰：「此象战鬪力无涯限。」智人复告众人：「汝等还舍象众，吾能拔出使得无他。」是时，智人即集鼓角椎钟鸣鼓，像如战鬪，复使众人皆着器仗，象闻鼓声谓为大寇入境共相攻伐，即从深泥越奔趣军众，驰奔四面求索战鬪。时，波斯匿王问左右：「拔象淤泥是谁之力？」左右白王：「有一远侨智人，设此权谋得免象难。」王寻赏用以为辅佐。时有众多比丘眼见耳闻，便自校计：「象为六畜无有慧明，堕无闲处，闻战鬪声便从淤泥而自拔济。然我众人没在生死之海，不离五道之难，有生老病死毒畏之患，不能自拔，共相追逐一身灭坏，复受一身动与罪连，还转六趣求出无期。」是时，诸比丘日夜精勤不暇食息，如救火然如避劫烧，炽然诸法焚烧结使，如铁百炼成器必利。人亦如是，结去心存矐然大悟，得阿罗汉果，六通清彻存亡自由。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知诸比丘执志坚固信不怀倦各相克励，复知战象自拔淤泥。为后众生作大炬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阐扬大教远近听闻，在诸大众而说此偈：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能免深海难，        如象拔淤泥。」

比丘谨慎乐者，持行比丘心不放逸，内外清彻无有瑕垢，游志无为无染无污，是故说曰，比丘谨慎乐。放逸多忧愆者，众畏之原首多诸愆咎，亡国破家无不由之，犹火犹贼亦如毒药，放逸之人心意倒错，堕入恶趣自入深渊，复教人入渊，多诸恐畏初无欢乐之心，是故说曰，放逸多忧愆也。能免深海难者，云何名为深海难？饿鬼畜生地狱是，欲从三趣求毫厘善而不可得能自拔济者。得须陀洹果能拔饿鬼畜生之难，以离世患不与罪俱，是故说曰，能免深海难也。如象拔淤泥者，是时战象内心自念：「吾前后来受王宠待，甘美饮食吾先服食，与王鬪战无不降伏，设我今日没在淤泥不自拔出与王进鬪者，则我失由来之名，亦使一国被其毁辱。」是故说曰，如象拔淤泥。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散洒诸恶法，        如风飘落叶。



昔佛在摩竭国界甘梨园石室窟中。是时，众多比丘在彼众中日夜行道，树木繁茂荫厚昼闇各不相见，贼寇纵逸在彼暴虐，恐怖诸行道比丘。及至秋节风飘叶落，各得相见，贼自隐藏。时诸比丘复作是念：「荫厚叶茂寇贼纵逸，外事如是内亦当尔，毛发爪齿形容殊妙，覆诸结使奸爱游荡，得伺其便劫善本财货。」众多比丘到时，持钵入城乞食，还诣精舍自敷座具，端意正心系念在前，思惟方便伐结使贼，渐渐除垢，断欲爱色爱无色爱。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诸比丘共相笃励恳恻其心，各在闲静思惟校计，各除欲爱色爱无色爱。尔时世尊，欲使大法久存于世，为后众生作大炬明，阐扬大教远近听闻，在诸大众而说斯偈：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散洒诸恶法，        如风飘落叶。」

结使大聚，智慧火然，斯不由师自然觉悟，后学众生能法此者学中之上，从师承受学不进者学中下也。如是比丘！当求上学，勿为下学。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结使所缠裹，        为火烧已尽。

昔佛在摩竭国界甘梨园石室窟中。是时，众多比丘日夜行道，地中众草极大茂盛各不相见，贼寇纵逸在彼暴虐，恐怖诸行道比丘。及至秋节风飘叶落，各得相见，贼自隐藏。时诸比丘复作是念：「荫厚草茂寇贼纵逸，外事犹然况复于内！发毛爪齿形容端正殊妙，覆诸结使奸爱游荡，得伺其便劫善本财货。」众多比丘至时持钵入城乞食，还诣精舍自敷座具，端意正心系念在前，思惟方便伐结使贼，渐渐除垢，断欲爱色爱无色爱。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诸比丘共相笃励恳恻其心，各在闲静思惟校计，各除欲爱色爱无色爱。尔时世尊，欲使大法久存于世，为后众生作大炬明，阐扬大教远近听闻，在诸大众而说斯偈：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结使所缠裹，        为火烧已尽。」

犹如野火烧尽茂草永灭无余，此亦如是，除欲界结使亦无遗余。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各各以次第，        得尽诸结使。」

昔佛在摩竭国界甘梨园石室窟中。是时，众多比丘日夜行道，到时入城分卫，道逢王者收估取利送诣王藏。诸比丘见已内自思惟：「王者教令民悉靡从，况今如来有无量之藏。何者是耶？所谓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八直行，有此诸道之法，得尽结使，为良为美无过上者。」是故说曰，各各以次第，得尽诸结使。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义解分别句，    行息永安宁。

昔佛在摩竭国界甘梨园石室窟中。是时，众多比丘到时着衣持钵，入罗阅祇城乞食。见诸王子及长者子数十之众，共学射御箬箬相拄无空漏者。时诸比丘见已便作是念：「此诸贵族子，学此射术者，希望称誉，兼俟外寇令敌不入国，虽学是术不成学术；能以毫厘四谛分别思惟系在心者乃为学术。」众多比丘乞食讫，还出城到精舍，澡洗手脚敷尼师坛，结跏趺坐系念在前，昼夜不息便获四谛。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诸比丘共相笃励恳惻其心，各在闲静思惟校计，各除欲爱色爱无色爱。尔时世尊欲使大法久存于世，为后众生作大炬明，阐扬大教远近听闻，在诸大众而说斯偈：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义解分别句，    行息永安宁。」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恋净小致大，    积恶入火焚。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佛弟子名拘提，于罗汉果六反退还，至第七头自觉得证，即求利剑，复恐退还，自害其命。是时，弊魔波旬驰奔四面求觅比丘，神为生何处？不知神所生之处，往至问佛：「奔趣四方求觅神识不能知处，求觅拘提亦不知处。」世尊告曰：「拘提比丘已取灭度，神识处空与空合体。」弊魔闻已，心兴鬻毒，举身自投青莲香浴池中，池水涌沸，水性鼃鮓之属尽皆命终。是时，拘提比丘求于道果七反退转，诸罗汉等见其退转复恐却退，昼夜精勤修贤圣道而现在前。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诸得道比丘各自精勤，于证恐退复还，欲使大法久存于世，为后众生作大炬明，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恋净小致大，    积恶入火焚。」

「恚怒隆盛，    冷水扬沸，  
    恶至罪牵，    受报无穷。」

「昼夜当精勤，    牢持于禁戒，  
    为善友所敬，    恶友所不念。」

昼夜当精勤者，何以故说精勤远离非法之相貌，去离不善法，精勤于善法，精勤灭有漏，邪见颠倒狐疑犹豫皆悉除尽，复求方便去诸习结，是故说曰，昼夜当精勤。牢持于禁戒者，身口意威仪善念修习，心如金刚不可沮坏，执戒牢固不为外邪得其便。禁戒者，二百五十戒。牢持守护不为慢怠，防戒当如不度弃捐法，淫怒痴起息令不起，是故说曰，牢持于禁戒。为善友所敬，恶友所不念者，善友者，正见之人，修于真正之法等成就者，尽为彼人所敬念，恶无放逸，是故说曰，为善友所敬也。恶友者，恶知识，离彼此岸，见诸善人修道德者，心怀嫉妬不欲闻见，是故说曰，恶友所不念。

无念及放逸，    亦不习所修，  
    睡眠不求悟，    是谓入深渊。

无念及放逸者，多喜忘误，性意错乱，心所施为尽为不善，善念遂灭恶念增生，已生恶念便堕恶趣，为人所憎嫉。放逸之人昼夜思念，吾当舍此至彼，或生害心起若干念，是故说曰，无念及放逸。无念及所修者，意常慢惰，已生慢惰为道俗所弃。云何为俗所弃？如佛契经说，长者子慢惰之人，有六非义受罪之法。云何为六？事应速行而不行，事应挽行而不行，饱食应作而不作，极饥应作而不作，极热应作而不作，极寒应作而不作。是谓长者子慢惰之人，有此六非义受罪之法，不得至无上正真之道，是谓俗所弃。云何为道所弃？于是比丘不诵契经律阿毘昙及以杂藏，不坐禅诵经佐助众事，于现法中不至究竟不肯修习，于道俗中永无所习。云何于俗无所修习？意不汲汲修习命财非命财。所谓命财者，象马牛羊奴僮仆使是谓命财。云何非命财？金银七宝谷食田业养生之具，是谓非命财。藏置不牢为贼所侵，是谓俗所不修习。云何于道所不修习？不守护诸根，前念生后念续，念念恶随不容善想，如河于山而下流，有人意欲中断绝而不流者，终不可得。放逸之人亦复如是，念念恶随，有人欲于前念后念中间生善心者，终不可得。所以然者，以其恶念念念相随，是故说曰，亦不习所修也。睡眠不求悟者，犹如有人或时在众听法，为睡眠所逼不能觉寤，或时与人言语辄便睡眠，唯有智者方宜谏谕，或以苦言谏谕，或以骂詈加彼，或以方便先瞋后喜。是故世尊出五鼎沸

世，为人演说生死炽然之法。设能分别知苦原本，则无复此众患之法。不求巧便于诸善法，日衰日耗增有漏行，是故说曰，睡眠不求悟。是谓入深渊者，戒有二业。云何为二？一者二百五十戒，清净如真金；二者于诸善法不广修学，求尽有漏得无漏证。亦复不求向须陀洹得须陀洹果，向斯陀含得斯陀含果，向阿那含得阿那含果，向阿罗汉得阿罗汉果。于斯诸法不肯狎习，便自堕于深渊不至究竟，是谓道者入深渊也。云何俗入渊？若人处俗，不习乘象御马执钩掷索、相鬪峻伪应进应退，尽不修习，便自沉没不能显其名德，家业不成就，是故说曰，是谓入深渊也。

常求除前愆，      使不失其念，  
随时不兴慢，      快习于善法，  
善法善安寐，      今世亦后世。

当求除前愆者，犹如曾入海人，谙知入海孔穴道路，所经过处，某处某处水浆、某处博戏家、某处淫种家，如此诸家当念远离。设至海中，有菓名摩檀那，亦莫取食，设食此菓者便不能采致珍宝。彼执律者亦复如是，示人径路常念避去非法之聚，设入非法聚者则不能采致深法。犹如有人素不明道，意欲所趣则有留碍亡失财物，能按大道不从邪径者便安隐归家。内法亦复如是，守护善法使外恶不入，常念思惟不去心怀，是故说曰，当求除前愆，使不失其念。云何随时不兴慢者？常念随时不兴于嫉慢，恒有勇猛心不怀懈怠，志离放逸诸法，并集众善具足，犹如勇士能却外难着铠持仗，心不怯弱手执弓矢脚不移转，便不复畏外敌。比丘亦复如是，执心牢固兴弘誓意而自缠络，除结使贼亦无疑难，是故说曰，随时不兴慢也。云何快习于善法？所谓法者，善不善无记。世尊说曰：「念除不善无记，当修于善法。何以故？不善法者令人入恶，无记法者令人堕愚惑之中，善法者令人生善处天上人中，或入无为泥洹境界。」是故说曰，快习于善法。云何善法善安寐者？不复畏堕地狱饿鬼畜生。若人毁辱不怀畏惧，卧寐恬淡寤则常安，是故说曰，善法善安寐。今世亦后世，若在今世无有愁忧苦恼。何以故尔？以其善修法故。若生后世，遭遇贤圣不离善处，斯由身身相续习善所致。是故说曰，今世亦后世也。

思惟不放逸，      为仁学仁迹，  
从是无有忧，      当念自灭意。

思惟不放逸者，去五缚着，不住五处，终日思惟导引比丘修持禁戒。戒有二业。云何为二业？一者二百五十戒，二者柔顺戒业。出言柔软不复害人，受诸梵行人教诲之法，所闻法教闻能遵奉，不失贤圣出要之路，是故说曰，思惟不放逸也。为仁学仁迹，从是无有忧者，定意不乱，内怀慈仁加被众生，不习欲爱瞋恚愚痴，但念思惟去离出爱，求入寂定之室，是故说曰，为仁学仁迹。从是无有忧，云何？当念自灭意，常当专念守意不乱，莫求彼短幸望其行，已得正定外邪不入，弊魔波旬不得其便。或变其被服作父母兄弟来入，诡烧善男子者，不能得其便，心已得定终不忘失无漏善法，已得善法便受如来名号，已受名号佛法便得久存，是故说曰，当念自灭意。

善求出要，    顺从佛法，  
当灭死众，    象出华室。

善求出要者，疾求方便善求伴侣，厌患生死贪欲远离，复求思惟恶露之观，虽处生死心不染着于生死。出要者，出生死也，亦出三有更不受生。出要者，所谓出家学道，修无上道离于家业。出要者，露精自暴不求覆盖。是故说曰，善求出要也。顺从佛法者，云何顺从佛法？守一正见不着邪部，与行相应不缺道心。行相应者何者是？谓得阿罗汉。不缺道心何者是。谓除诸结诸不善法，无邪倒见。违此法者则不与佛法相应，是故说曰，顺从佛法也。当灭死众者，云何名为死众？百八结是也？求方便灭使不生。复重说曰，云何为死众？所谓生老病死，亦求方便灭使不生，竖弘誓幢击四等鼓，召受化人去生老病死，悬解脱幡布大音声遍满世界，普告蜎飞蠕动之类：「吾今已成等正觉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如实知之。汝等亦当如我尽生死原入无畏城，无复众恼涉历生死。」是故说曰，当灭死众也。象出华室者，昔有一人捕得大象系以铁锁属王波斯匿，象甚凶暴伤害人民不可称计，或还害象破坏市肆生拔菓树不可禁止。波斯匿王即遣人众围捕缚束闭在华室，系鞅不与食，犹暴难禁制。是时，王家更被暴象，皆着器仗有所征伐。夫象战法，有所攻伐必同声唤。时彼系象闻知有外寇来侵境者，象怀瞋恚顿锁自掷踏坏华室，驰走东西命敌而行，众人见已皆怀恐怖。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此暴象被系得脱，自命大敌欲摧灭之自求永安。如来将欲现其勇猛，为彼众生现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在大众中而说斯偈：

「善求出要，    顺从佛法，  
当灭死众，    象出华室。」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龙象出现必有所益，虽为畜兽宿识极深，生八难处离于仁义，闻众多象被钾着仗，欲攻外寇奉教齐唤，象王闻者顿系驰奔恐不免难。畜兽愚暗犹尚乃尔，况汝等比丘躬从如来，闻句义味义句身味，身不能断缚着结使远离生死，自系牢狱。」复告四部众：「夫世间系者无有牢固，为危为脆为磨灭法，不能舍家断慈慕心去俗因缘，自不念道复不教人自行其道。象之被系未经旬日，便自求脱得处无为。汝等众生染着生死，追忆受身积如十方山岳，目覩死者泪如十方四海，人之遗发计如十方生草，犹尚不能得免众难，犹如重罪之人一岁三移，出狱复入狱，不自改愆求出无为，何为贪着放逸不求解脱？常处在家业多诸秽污养妻畜子家之重鞬，念求方术舍慈着心。」时诸人民僉然心悟，心开意解求出为道。「我等以断世俗鞬，复当方宜断生死鞬。」用意精勤昼夜不停，各各以次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是时，如来见诸比丘各获道迹，叹说：「善哉！为大族姓子行应真正，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被三法衣，出家学道修无上梵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如实知之。受人信施不唐其功，堪能为人福田。不但我今赞叹汝身，诸得道者皆赞叹之，亦能自利复能利人，展转相利则佛种不断，正法亦久存于世。若有众生以其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时惠施者，获福无量不可称计。」

若于此正法，    不怀放逸意，  
断生老病死，    越苦度彼岸。

若于此正法者，内所修学皆谓正法。不怀放逸，纵情自用更不涉胎受若干生，虽复受生生于中国，尽其苦原，是故我说苦之原本。是故说曰：

「若于此正法，    不怀放逸意，  
断生老病死，    越苦度彼岸。」

放逸品竟

## 出曜经卷第七

## 出曜经卷第八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念品第六

念喜生忧，    念喜生畏，    无所念喜，  
何忧何畏？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外道梵志素少子息，唯有一子卒便命终，昼夜追忆不能饮食，脱衣露形在塚啼哭，恒忆亡儿行来进止处所。是时梵志出舍卫城到祇洹精舍，至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是时世尊告梵志曰：「汝今梵志诸根不定心意倒错，有何事故乃至于是？」梵志白佛：「唯有一子舍我命终，不能逐亡苟存而已，诸根岂能得定意不倒错耶？少小养育冀望得力，今便舍我无常，心意懊恼不能去怀。自死已来昼夜追忆不离食息，脱衣露形在冢啼哭，恒忆行来进止处所。」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皆由恩爱生愁忧苦恼。」梵志白佛：「不如瞿昙所说，世人恩爱皆生欢乐。」时彼梵志闻佛所说亦不然可，即从坐起俨头而去。道经戏村，见有二人对坐博戏，梵志见已便兴斯念：「夫人处世高才智慧，博古揽今敷于幽奥，无有出此博戏之人。我今可以瞿昙所说向彼二人宣耶？」时梵志即向二人说瞿昙所说言教，时彼戏人谓梵志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恩爱合会皆生欢乐。」梵志心自生念：「我之所念与彼不异。」即从坐起欢喜踊跃涉道而去。如是展转闻波斯匿王，时波斯匿王语末利夫人曰：「卿颇闻瞿昙沙门所说，恩爱合会皆生愁忧苦恼耶？」夫人白王：「如王所说，恩爱合会皆生愁忧苦恼。」王告夫人：「汝是瞿昙弟子，瞿昙是汝师，岂得不说恩爱合会生愁忧苦恼耶？末利当知！恩爱合会皆生欢乐，喜情内发共相娱乐，何以故说生愁忧苦恼耶？」是时夫人前白言：「愿听微言，以自陈启，若见听者敢有所宣。」王报夫人：「恣汝所说。」夫人白王：「云何大王！颇念婆耆利王女不耶？复念流离大将军不？复念禹翅刹利夫人不？」王告夫人：「我甚爱念婆耆王女、流离大将军、禹翅刹利夫人，不去心怀斯须顷。」夫人白王言：「云何大王！斯诸人等设当变易各就后世，当有愁忧苦恼不耶？」王告夫人：「彼等诸人变易迁转，甚怀忧愁痛切叵言。」夫人白言：「王念爱我否？」王报夫人：「甚爱于卿。」夫人白言：「设我迁转变易不住者，王复当愁忧不？」王告夫人：「甚怀愁忧，不去食息心意倒错，或成狂病。」「云何大王！颇念迦尸拘萨罗国界人民不？」王报夫人：「甚爱敬念。所以然者，如我今日五乐自娱，皆由拘萨罗国界人民得此欢乐。」「云何大王！若使拘萨罗国界人民变易迁转，当生愁忧苦恼不耶？」王告夫人：「若无彼人民则无我身，那得不生愁忧苦恼乎？」「如今大王以自证明，恩爱离苦、怨憎会苦。如来所说，正谓此义耳。」时波斯匿王心开意悟，即勅夫人：

「自今已后，我为瞿昙弟子，瞿昙为我师。」「我今未利，遥归命瞿昙沙门归命法归命比丘僧，尽我形寿不复杀生。」是故说曰，念喜生忧，念喜生畏；无所念喜，何忧何畏？念喜生畏者，人得疾患，瞻养病者恒生忧畏恐病不差，或欲至他方、或为王使、或入海采宝，家人畏惧恐行不全济，家人谏谕：「家有余财足毕命生活，何为远涉艰难采致贵货？设汝去者两头俱衰，或行安住衰、或行衰住安。」是故说曰，念喜生畏也。无所念喜，何忧何畏者，云何？设无所念喜，能除欲爱。何以故？以其欲界忧根坚固掘根甚难，是故说曰，无所念喜何忧何畏。有忧则有畏，无忧何有畏耶？忧尽则畏尽，五灭十八灭，此之谓也。念喜生忧、念喜生畏，念喜已离，遂舍狂惑。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梵志大种稻田，唯有一子在田守卫，时天大雹雨，伤杀稻子并杀其儿。时彼梵志心怀苦恼驰走城市，裸形露跣不避豪贱，展转以次到祇桓精舍。然彼梵志应得受化，如来玄鉴知应得度，即化祇洹门外尽为稻田，复作化人如梵志子。梵志见己意即开悟，稻田我子今故存在，横自劳苦在外驰走。心意还定不复狂惑，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如来见彼坐定，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习尽道四谛真如，尽为彼梵志一一说之，逆顺三昧空无想愿一一分别，使彼梵志矐然大悟，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彼已得法成法，无虚妄法、无狐疑法，自处如来众无所畏法，即从座起礼如来足：「自今已始受三自归，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尽形寿不复杀生。」是故说曰，念喜已离便舍狂惑。心意还正皆由佛力，不遇佛者则不成办。

夫人怀愁忧，      世苦无数端，  
斯由念恩爱，      无念则无畏。

夫人怀愁忧者，众生之类昼夜愁忧相对号哭，或时失性遂致狂惑，皆由恩爱恋慕所致，是故说曰，夫人怀愁忧也。世苦无数端者，衣不盖形食不充口，颜色萎黄身体垢坳，五亲分离废诸伎术，皆由恩爱致此灾患。人在世间遇诸苦恼，亦由恩爱不能舍离，是故说曰，世苦无数端也。斯由念恩爱者，生死久长苦本难寻，愚者处中不自觉知，人相恋慕非徒一类，或念父母兄弟宗亲知识，死者生者于中兴念，追号啼哭，是故说曰，斯由念恩爱也。无念则无畏者，人去想念无所恋慕则无愁忧苦恼。有家忧家有财忧财，有车乘鞍马则忧车乘鞍马，无车乘鞍马则无所恋。无想念者，何者是？所谓欲爱尽人永断无余。何者断欲爱人？所谓径取阿那含不由二道，是谓断欲爱人，无有想念永处究竟不还欲界，凡夫爱未尽，虽获五通不离三有，若失神足恚怒隆盛，弹指之顷还堕恶趣，方当经历劫数乃还复身。是故说曰，无念则无畏也。



是故不生念，    念者是恶累，  
彼则无诸缚，    无念无不念。

是故不生念者，人生世间，由念生恩爱、由念变易，诸有愁忧苦恼皆缘念而生，是故说曰，不生念也。念者是恶累，云何？犹世有狂夫身抱困病，以其病故，或杀五生或杀百生以救病者谓蒙瘳降，不知病者受罪无数。或有病人杀生祠祀亦望救命，正使病人藏置百重铁笼里者，于一重间尽安卫守共相括证，不听司命来录死者。此事不然。皆由恩爱致此灾变。或复有人知亲别久，远来归家念彼人故，杀害虫兽不可称计共相庆贺，以积殃祸之根。是故说曰，念者是恶累也。彼则无诸缚者，所谓缚者，羁绊人神不至无为，如契经所说，夫人染着爱心未尽者，有缘有因所趣生处，或彼终生此，有因有缘系所系、缚所缚、结所结。犹如智人及智弟子，若能作华鬘，先作长绳为本，因上织华鬘，以花为缘得成华鬘。爱心未尽者亦复如是，有缘有因所趣生处彼终生此，有缘有因得果证之人，不复经此诸缚之难。是故说曰，彼则无诸缚。无念无不念也，以离恼热念，而无恩爱、无为乐，游戏第一义，是故说曰，无念无不念。

念为求方便，    非义未设权，  
权慧致大义，    自致第一尊。

念为求方便者，欲得修习无上智慧，分别深义无有欺诈，已成此慧终已无乱，是故说曰，念为求方便也。非义未设权者，云何？非义与此深义亦不相应，令人堕恶不兴善根，为诸智人所见嗤笑。若能改已往失者，令作将来福也，便为天人所叹誉，权得消咎于当时，殖善本于来世，是故说曰，非义未设权也。权慧致大义者，云何？与善知识从事，教人正见不顺邪业，亦复不习外道异术，承受其义，所谓义者，无漏慧义禅义观义，是故说曰，权慧致大义也。自致第一尊者，诸佛世尊奉持禁戒，不放逸人执心牢固不入邪聚，恒以禁戒训诲众生常求三业，是故说曰，自致第一尊也。

莫与爱念会，    亦莫不念俱，  
爱念不见苦，    不念爱忧戚，  
于中生愁戚，    消灭人根原。

莫与爱念会者，昔有二人共相爱敬不能相离，行则俱进食则同甘。中共离别各在异处，后复追忆思共相见，屡遣信唤欲得同处。「卿若不来益吾愁矣。」此人怨家与彼人亲亲，彼其来唤宁可共赴其命耶？遂便从命相与共

往，别久相见内怀欢喜，见彼怨家情愤不悦，在其隐处亲亲义言：「奚复与我怨家游止同行，我不喜见。」得此言说，爱着偏多便共俱还，其后思想复遣信唤，如是再三，复语亲亲：「何故与彼人游处耶？」其人报曰：「爱至待厚退忘来言。」即复报曰：「思见所欢复见恶缘，我今何为乃尔恋着亲亲，两不相适耶？」即便捐家妻息出家学道。复有一人唯有一子，为罗刹鬼所持，昼夜忧念不能舍离。时罗刹鬼全举小儿诣鬼住处经十余日，彼人不见其子，昼夜忧念死而复稣。罗刹鬼复将儿还，父见儿喜不能自胜，终日抱弄视无厌足，若见罗刹复怀愁忧衣毛为竖。复经十日，罗刹鬼复将小儿还诣鬼国，父后追忆不离食息，如是数反遂成忧疾。其父思惟：「人生忧恼其苦万端，我今宜可舍家为道。」即便出家得在道次。尔时世尊欲度彼人等，示现权慧安处无为，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莫与爱念会，    亦莫不念俱，  
    爱念不见苦，    不念爱忧戚，  
    于中生愁戚，    消灭人根原。」

世尊说曰：「恩爱犹尚不可恋慕，况非恩爱而可亲近？」时二比丘内自思惟：「如来所训正为我等，宜自谨慎修无上梵行。」昼则经行夜则坐禅，未经旬日即获道迹，身能飞行眼能彻视，六通清彻无所罣碍。于如来佛法为有反复，咄嗟恩爱不可恃怙，诸结使尽得罗汉果，善哉福报如影追形，福业冥报如油津衣，身自衰丧罪福不朽。

爱念就后世，    朋友知亲多，  
    长夜愁忧思，    念离甚为苦。

爱念就后世者，父母兄弟姊妹中表，及诸知识男女大小，从今世至后世流转不停，是故说曰，爱念就后世，朋友知亲多也。长夜忧思啼泣号哭，蓬头乱发搥胸懊恼，是故说曰，长夜愁忧思。念离甚为苦者，恩爱已离，或在他方、或复命终，所求不得所念不从，是故说曰，念离甚为苦。

念色善色容，    天身而别住，  
    极乐而害至，    为死王所录。

念色善色容者，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上空界有天名欢乐，过差展转共集作倡伎乐终日无厌，由其欢乐过故，从彼命终今生此间。比丘当知，复有天名曰喜笑，展转共集举声大笑终日无厌，以其笑

过差故，从彼命终来生此间。」是故说曰，念色善色容也。天身而别住者，昼夜戏笑不计无常对至，谓为受天之福无有穷已，极乐而害至，作倡伎乐举声大唤，皆是害本皆当捐弃，寿非久保便为死王所摄，随形料简科量罪福分别善恶，重罪付镬汤轻付鬲子，平正如水齐量如概。是故说曰，为死王所摄也。

若人处昼夜，    消灭念爱色，  
自掘深根本，    不越死径路。

若人处昼夜者，专精一意断欲界欲爱永尽无余，昼则勤精夜则讽诵，是故说曰，若人处昼夜也。消灭念爱色者，已灭已尽度有至无，无复恚怒，是故说曰，消灭念爱色也。自掘深根本者，或时掘念根、或掘爱根、或掘恋慕宗亲缚着之根，着勇猛服执智慧镞，掘三毒根永使不生，是故说曰，自掘深根本也。不越死径路者，爱着田业财宝七珍皆为死径，心意恋着初不舍离亦是死径，当求方便超越死路至不死处，是故说曰，不越死径路也。

不善像善色，    爱色言非爱，  
苦谓为乐色，    放逸之所使。

不善像善色者，善者意所贪乐，终日翫习而不舍离，为人称讥，如此众善除舍远离，为智者所讥、为智者所弃、为智者所责，是故说曰、不善像善色也。云何爱色言非爱？爱者无欺无诈，令人烦恼所欲不果遂生爱恋，是故说曰，爱色言非爱。云何苦谓为乐色？乐者身中诸根寂静不乱，志性安和不兴乱想，亦能使人众苦恼，先欢而后忧，是故说曰，苦谓为乐想。放逸所使者，放逸之人心不常定，与诸五亲共相娱乐，生欣怒心放意自恣，是故说曰，放逸之所使也。

夫欲自念者，    不与恶共居，  
此则难获得，    乐为恶根本。

夫欲自念者，若人欲自爱身当先爱彼，不由此爱伤害生命，是故说曰，夫欲自念身也。云何不与恶人共居？世间多诸畏惧，与恶从事遂积重罪，不与恶共居者，身口意常清静，是故说曰，不与恶共居也。此则难获得者，不修善本不教一切众生立于根门，亦复不能广化未悟，是故说曰，此则难获得也。乐为恶根本者，夫行恶人终无有乐，心在杀害修不善本，是故说曰，乐为恶根本也。

夫欲自念者，    善宜自守护，  
犹如防边城，    深堑固乃牢，  
失三离三者，    智者宜自悟。

夫欲自念者，犹如边城常当守护，自防护身亦复如是，或畏外寇来入境内，复恐自下私窃叛逆，复畏内人与外情通。内心城者亦当如是，常当三事防护，恐外结使贼来入境内，复畏心所念法与外尘同。内不思惟计较尘劳，心城危险难赏难护多诸恐惧，守护坚固无有恐惧。心城亦如是，守护牢固无有恐惧。是故说曰，夫欲自念者也，善宜自守护，犹如防边城，深堑固乃牢，失三离三者，智者宜自悟也。

夫欲自念者，    藏而使牢固，  
犹如防边城，    内外悉牢固。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世尊告诸比丘：「若边境郭七业成就，四食充实，易护易满，外寇欲来攻者终不能得，除其内人与外通也。云何边境七业成就？于是边境鹿角外防牢固不可移动，是谓边城初业成就，外寇不能得坏。复次边城掘堑深广修饰极妙，是谓边城二业成就，外寇不能得坏也。复次边城造其却敌以俟战鬪，是谓边城成就三业，外寇不能得坏。复次边城战具备足，弓弩机关飞轮水道、融铁雷石戈矛利稍、内备退道，是谓边城成就四业者外寇不能得坏。复次边城四面安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除其内人与外通者，是谓边城成就五业，外寇不能得坏。复次边城瞻守门户，持时晓夜解知号令即别善恶，识者听入不识者不听入，是谓边城成就六业，外寇不能得坏。复次边城高峻内外划治，除其内人与外通者，是谓边城成就七业，外寇不能得坏。云何边城裹四食充满，外寇不能得攻？复次边城饶薪多水，除其内人与外通者，是谓成就初食，外寇不能得其便。复次边城丰饶谷米库藏充满，除其内人与外通者，是谓边城成就二食，外不寇能得便。复次边城饶稻麦豆，除其内人与外通者，是谓边城成就三食，外寇不能得其便。复次边城饶诸熟食，油酥脂膏鱼脯干肉，是谓边城成就四食。」佛说此偈，内外牢固，奸宄寇贼不得其便。是故说曰，犹如边城内外牢固，常当专意，内无色想除外色，外无色想除内色，内外无色想除内外色也。

当自防护，    时不再遇，    时过生忧，  
坠堕地狱。

当自防护者，执心不乱诸根寂定，目见生死灾害炽然，修诸善法，知泥洹城清凉无为，防护秽浊心垢之恼，是故说曰，当自防护。时不再遇者，于亿万劫乃遇一良时，虽复遭遇，或前或后或生中国，与贤圣相遇，诸根不缺，宿种功德，遭值佛世，汝等宿缘堪任断结越次取证，尽诸有漏成无漏行。是故说曰，时不再遇。时过生忧者，从无数劫积善所致乃遇良时，良时已过悔无所及，有八事中间不得向王有所陈启。云何为八？王遭丧难不得有所陈启，王身遇热患不得有所陈启，王饥未食不得有所陈启，王入深宫不得有所陈启，王或入库藏或侵他境不得有所陈启，王或与鼎臣共议不得有所陈启，有人发举阴谋之事不得有所陈启，王独坐静默意有所规不得有所陈启。俗间八事有所禁忌不得自宣。今此内法亦复如是，在八无闲不得兴发善心。云何为八？或遭丧难亲族死亡，不得兴发善心。在八地狱十六鬲子，刀山剑树火车炉炭受诸苦恼身烂心焦，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或在饿鬼，腹如泰山纵广数十由延，咽如细针长数十丈一寸千鬲，尔时意荒心念饮食，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若生六天，一男服饰百亿庄严，食以甘露，玉女围绕，视东忘西视右忘左，如数疾轮无有端绪，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若生边地夷狄之中，无佛法众，不闻三法之音，语不真正心无笃信，生在邪见或生长寿夭，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或生中国，手脚不具六情不完，或聋盲瘖哑，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或生佛后五无间处，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若佛兴出于世，其人在邪见家，不信三宝，与颠倒相应，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是谓八不闲处，善不与恶俱、恶不与善俱。佛告比丘：「如我今出现于世，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敷演道义，上中下善，志趣灭度，度未度者。」是故说曰，时过生忧，堕地狱中。

遍于诸方求，    念心中间察，  
颇有斯等类，    不爱己爱彼，  
以己喻彼命，    是故不害人。

遍于诸方求者，心念十方，何等众生不畏死不怀恐惧？复有何等众生不念乐不患苦？复有何等众生具一切众行而自娱乐？是故说曰，遍于诸方求也。念心中间察者，心常忆念行业之本，行业有二种：一者净观，二者不净观。智者净观，不智者不净观。是故说曰，念心中间察也。云何颇有斯等类者？若大若小若好若丑各自有性，彼彼自相念，如念己身无异，是故说曰，颇有斯等类也。不爱己爱彼者，人之受形四大俱等，命根一类无有高下，彼命此命俱终变易，是故说曰，不爱己爱彼也。以己喻彼命，是故不害人也。

一切皆惧死，    莫不畏杖痛，  
恕己可为譬，    勿杀勿行杖。

一切皆惧死者，五道众生回转四流，皆畏楚毒自护己命。世尊说曰：「若欲护己者，不当行楚毒。」世间狂夫横行罪业，或以刀杖共相伤害，戏笑为恶号哭受痛，怀毒阴谋祸及门族，是故智者绝祸于未生，资福于无形。是故说曰，一切皆惧死，莫不畏杖痛，恕己可为譬，勿杀勿行杖。夫行杀者，生辄短命，是故汝等当避于杀也。

譬人久行，    从远吉还，    亲厚并安，  
归来喜欢。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舍卫城里有人名曰钟磬，宗族五亲不可称限，己身贫匮乏诸财产，衣不覆形食不充口，五亲相见皆佞头而过。钟磬自念：「五宿少福生不遇时，自知贫困五亲离薄，出则为人所笑，入则为妻儿所责，宁出此国造他方土，死活由天安知余事，正使处他国土，宁彼死亡不在此求活。」时彼钟磬即出国界适他邦域，卖庸客作勤力生活，忆本穷悴为五亲所薄，昼夜勤勤不暇食息，渐渐积财无数，金银珍宝车璩马瑙、珊瑚琥珀骆驼驴骡，及以车舆载致珍宝归还本国。诸五亲闻钟磬多获珍宝还来归家，尽出迎逆。与家别久乱发鬓长，衣裳垢坳步负钱财，五亲不识而问曰：「钟磬今为所在？」钟磬报曰：「乃在于后，斯须自到。」五亲留待，复问后人：「钟磬所在？」后人报曰：「钟磬最在前。」如是经久不见钟磬。钟磬但言在后，后人复言在前，遂欲至家不识钟磬。时诸五亲捉钟磬奴指示钟磬，五亲得与相见。「与卿别久各不相识，人存形变乃至于是斯。今我五亲故来迎卿，何为面欺故言在后？」钟磬报曰：「我非钟磬，后车载宝货乃是钟磬。曩昔贫悴，为诸五亲所见轻忽，对面相见佞头而过。汝今何为求于钟磬？」五亲报曰：「我等接遇卿者，今日何由得致此财？」虽尔五亲不多如本不及尽，往城外共相问讯，沐浴澡洗，更着新衣入城归家。至明清旦辞五亲：「违远如来日久，欲往礼覲问讯。」诸亲报曰：「我等亦欲随从。」是时五亲相将共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见众坐已定，便说斯偈：「譬人久行，从远吉还，亲厚共安，归来喜欢。」尔时钟磬及诸五亲，欢喜踊跃善心生焉，即起长跪请佛及僧至家设供。如来默然受请。明日时到着衣持钵，比丘僧众前后围绕，往造磬家各各次坐。钟磬手自斟酌行甘饌饮食，食讫行水，更取小坐在如来前，而受呪愿。如来说偈：

「好行福者，        从此到彼，        自受福祚，  
如亲来喜。        起从圣教，        禁制不善，  
近道见爱，        离道莫亲。        近与不近，  
所往者异，        近道升天，        不近堕狱。」

尔时钟磬及诸五亲，闻佛所说心开意悟，即于坐上得尽信之法。

乐法戒成就，        诚信乐而习，  
能自勅身者，        为人所爱敬。

乐法戒成就者，众生之类习于法教修诸善法。戒成就者，云何？若有众生奉持禁戒无毫厘失，持此戒福，复生梵天受福无穷，此则缺戒不奉禁律。何以故？由其摸质天福故。若复有人奉持禁戒毫厘不失，持禁戒福不求生天为梵身帝释，不求作魔王，不求作转轮王典四天下，我今持戒之福求于无上等正觉，是谓名为戒成就。是故说曰，乐法戒成就也。诚信乐而习者，执信坚固常乐修习，心不恐惧亦无乱念，一一笃信所行真实，常处有记不处无记，出言至诚不说彼此，是故说曰，诚信乐而习。云何能自勅身？夫行善者自为己身，以物惠施自爱其福，奉持禁戒舍放逸意，求于济神，为后世作桥梁，论经说义广采异同亦为己身，是故说曰，能自勅身也。为人所爱敬者，执行之人所游方域，为人所敬、叹说其德。福由人弘，名称外被，是故说曰，为人所爱敬也。

为人所爱敬，        皆由己所造，  
现世得称誉，        后生于天上。

为人所爱敬者，人之行全则名显，外来为数千万人所见尊奉，言从语用为人摽首，斯由积行无亏损故，是故说曰，为人所爱敬。皆由己所造者，人修善行求免厄难，受人信施衣被飴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则不损耗于禁律法，内有真诚外能消化，是故说曰，皆由己所造也。现世所称誉者，为天人所叹，德可敬可贵，所游之方无所罣碍，是故说曰，现世所称誉也。后生于天上者，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七宝殿堂受福自然，是故说曰，后生于天上。

教习使禀受，        制止非法行，  
善者之所念，        恶者当远离。

教习使禀受者，在于法功德中教授正法，随彼所须而演其教，是故说曰，教习使禀受。制止非法行者，非法行者，人所憎恶多兴乱念，众恶之原，令人堕地狱饿鬼畜生，是故说曰，制止非法行也。善者之所念者，修善之人善德具足，终不使人至于恶道，是故说曰，善者之所念也。恶者当远离者，恶知识者即是恶也，行不至要动与恶俱，心中所念以恶为首，是故说曰，恶者当远离也。

善与不善者，    此二俱不别，  
不善生地狱，    善者生天上。

善与不善者，各自别异：一者妙，二者非妙；一者定，二者乱；一趣善道，二趣恶道；一得善誉，二致诽谤。是故说曰，善与不善也。此二俱不别者，从此人间终亦从行地死，从此造业而致来变，是故说曰，此二俱不别也。不善生地狱者，恶知识人修不善行，己所施为亦欲使人同己，是故说曰，不善生地狱也。善者生天上者，所谓四双八辈十二贤士，修善本、游虚无，不乐世烦，是故说曰，善者生天上也。

## ◎出曜经卷第八

## 出曜经卷第九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戒品第七

慧人护戒，    福致三宝，    名闻得利，  
后上天乐。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慧人欲求三法者，常当护于禁戒。云何为三法？一谓善者称之慎以法律。二者设得利养无能遏绝。三者身坏命终上生天上。是谓持戒之人行此三法，终受其福。」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慧人护戒，    福致三宝，    名闻得利，  
后上天乐。    常见法处，    护戒为明，



得成真见，    辈中吉祥。    持戒者安，  
令身无恼，    夜卧恬恬，    寤则常欢。」

尔时众会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戒终老安，    戒善安止，    慧为人宝，  
福盗不取。

戒终老安者，持戒之人虽复年耆老朽，天龙神祇常随护助，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休勒、人与非人，鸠盘荼、匹奢遮、罗杀鬼，如此等类常护长者持戒之人，昼夜禁卫如影随形，是故说曰，戒终老安也。戒善安止者，若有众生信向如来信根成就，信有二业：一无狐疑信，二有根本信。在诸众中，若沙门梵志婆罗门众、梵众魔众，不能使持戒之人回心就恶，为天人所供养，是故说曰，戒善安止也。慧为人宝者，慧者，亦名为光，亦名为明，亦名为炬，亦名为锭，亦名为眼，亦名为日，亦名为月，亦名为大火聚，亦名诸法之晖曜，犹如世人多财珍宝乃得居里，慧人宝者亦复如是，功德慧明二事具者乃名为人宝，是故说曰，慧为人宝也。福盗不取，犹如《杂阿含》契经说：「有天至如来所而问斯义：『何物火不烧？何物风不飘？何物风不动？何物水不渍？何物地不败？何物王盗贼暴雷所不损？何物在库藏不守不耗损？』尔时世尊告彼天曰：『福火不烧，福风不动，福水不渍，福地不败，福王贼不劫，暴雷无所害，福致诸库藏，不守亦不损。』」尔时诸天闻佛所说欢喜踊跃，复以此偈赞颂如来：

「善哉世最胜，    为现世光明，  
我等修善行，    得受诸天福。」

是时，诸天复重以颂问曰：

「何终为善？    何善安止？    何为人宝？  
何盗不取？」

世尊以颂报曰：

「戒终老安，    戒善安止，    慧为人宝，  
福盗不取。」

时彼天人闻佛所说，戢在心怀，即从坐起绕佛三匝，忽然不现还于天上。

修戒布施， 作福为福， 从是适彼，  
常到安处。

修戒布施者，施有二事，若持戒牢固兼行布施，于天世间自然受善报，若施持戒之人多获果报。是故说曰，持戒布施也。作福为福者，或复有人持戒完具，不广多闻，所获功德盖不足言；若复有人持戒完具，加复大智多闻惠施，彼者获福无量。是故说曰，作福为福也。从是适彼者，从今世至后世，心常欢悦心无悔悋，是故说曰，从是适彼。常到安处者，冀望具足，自然欢乐心意悦豫，自知戒具布施清淨，必受功报不堕邪部，昼夜欢喜不怀热恼，施持戒人及多闻者亦复如是，是故说曰，常到安处。

比丘立戒， 守摄诸根， 食知自节，  
寤意令应。

比丘立戒者，执志坚固不可沮坏，不为色声香味细滑法所牵，是故说曰，比丘立戒也。守摄诸根者，具足眼根耳鼻舌身根意根，皆悉具足无所缺漏，意不错乱亦无他念，尽随诸根修其妙行，是故说曰，守摄诸根也。食知自节者，量腹而食，亦不畜积亦不贪饕。尊者昙摩难提说曰：「多食致患苦，少食气力衰，处中而食者，如称无高下。」尊者僧迦罗刹造立《修行经》亦作是说：「犹如多捕众鸟藏在大器，随时瞻视养食以时，毛尾既长随时剪落，选其肥者日用供厨。中有一鸟内自思惟：『若我食多肥则致死，若饿不食复致丧身。宜自料量，少食损肤衣毛悦泽，当从笼出。』如其所念即便少食，衣毛悦泽便从其愿。」彼修行人亦复如是，内自校计，如我多食便自瞢瞢不得修道，不获思惟善法，诸恶法日夜滋甚，贪欲瞋恚愚痴皆由多食，不获至竟。佛契经说多食之人有五苦患。云何为五？一者大便数，二者小便数，三者饶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业，五者多患食不消化。多食之人有此五苦，自坠苦际不至究竟，是故佛说食知自节也。悟意令应者，昼夜警悟系意在禅，若睡欲至，时当舒一脚垂于床下，若睡缠绵不解，当垂两脚到于床下，若睡重当经行，经行睡重者以水洒面，若复不解，仰观星宿以寤其志，初夜中夜后夜令无懈怠。是故说曰，寤意令应。

意常觉悟， 昼夜力学， 漏尽意解，  
可致泥洹。

意常觉寤者，身口意常得觉寤，淫怒痴至寻能除断，不遇烦恼所游安隐，是故说曰，意常觉寤。昼夜力学，昼习夜亦尔，夜习昼亦尔，初夜中夜后夜亦

复如是，持心专一无他异念，唯从于道思惟心所念法，是故说曰，昼夜力学。漏尽意解者，意勇刚强乃能尽漏，持心懈怠者，不能尽漏、不能精勤于行，是故退转堕于凡夫部。然彼行人昼夜精勤如救头然，持心勇捍不虑险难，志崇断结灭漏为先，是故说曰，漏尽意解也。可致泥洹者，众行已办，世患诸恼永不复生，求入泥洹大化诸结，缚着染污人者隐而不起，趣泥洹境无有罣碍，舍现在业入泥洹境，是故说曰，可致泥洹也。

慧者立禁戒，    专心习其智，  
比丘无热恼，    可果尽苦际。

慧者立禁戒者，戒不移动，善住牢固亦不可移，慧者除去愚闇，终不处在愚惑之中，犹如猛将身被重铠，手无剑者则不能克定强敌，有剑无铠者亦复不能降彼强敌。若使猛将身被重铠手执利剑，前后固险与贼共战，必有所办则无狐疑。修行之人亦复如是，身被戒铠心无慧剑者，则不能坏结使原首，正使有慧身无戒铠，则不能坏其结使。若彼猛将身被戒铠心执慧剑，前后固险与结使共战，必能果办。是故说曰，慧者立禁戒也。专心习智者，以慧炼心寻究诸垢，犹如矿铁数入百炼之炉，柔可为刚伪可为真，犹如大海日夜沸动，浊滓下沈变成宝珍。人亦如是，昼夜役心不止便获果证。是故说曰，专心习智也。比丘无热恼者，虽复天地融烂，形处其中终不热恼无所伤损。何以故？比丘立根得力，志不退还所愿必果。比丘者，坏诸结使永尽无余，身被袈裟手执应器，到时诣家正惭愧颜，获施无羸细，愿及灭度，故曰比丘。是故说曰，比丘无热恼也。可果尽苦际者，尽其苦原永灭无余，更不复涉历苦难，从是苦灭功福日滋，是故说曰，可果尽苦际。

以戒降心，    守意正定，    内学止观，  
无忘正智。

以戒降心者，常系心不失，亦不游荡纵逸，是故说曰，以戒降心也。守意正定者，定有三品，或善不善无记，护善定者，不使不善定得伺其便，恒念思惟：「吾今已获正定，要究竟原本，何缘使不善定错乱其间？」是故说曰，守护正定也。内学止观者，常念系心念明，除去闇冥为示炬锭，观察爱根推寻痴本，止而不生，是故说曰，内学止观。无忘正智者，智之所照无往不在，心念智随，如两牛共一轭，犹如漏尽通役形轻重，以身持心以心持身，身心已应所适无碍石壁皆过，斯为炼心入微炼微入身，心念形随无所触碍。是故说曰，无忘正智也。

蠲除诸垢，    尽慢勿生，    终身求法，  
勿暂离圣。

蠲除诸垢者，意中诸垢缚使缚着，诸受阴入已尽已灭，无复茎节枝叶，是故说曰，蠲除诸垢。尽慢勿生者，憍慢增上慢执意持心，制慢使灭，阴种结种二迹俱灭，是故说曰，尽慢勿生也。终身求法者，夫言身者，皆是形器之数，结亦名身，阴身聚身养生之业，亦名为身，象马车步四色兵众，亦名为身。身中甚者莫过结身，能坏结身求正法者谓离缚，不处有为不念七处三观，真佛弟子与坚信坚法相应，能坏结聚，是故说曰，终身求法也。勿暂离圣者，常念从贤圣绍继宗徒，心所喜乐。贤圣所居，其事有三智：诸结使尽一智也，有余泥洹界二智也，无余泥洹界三智也。是故说曰，勿暂离圣也。

戒定慧解，    是当善惟，    都已离垢，  
无祸除有。

戒定慧解者，彼修行人，戒品定品慧品三业具足以自纒络，摧结使聚何往不坏。犹如国王财富人盛才技过人，便能安恤国民，外寇不加。今此行人亦复如是，三业具足，坏结使寇亦无疑难，戒为立志，定捡乱心，慧断结使，是故说曰，戒定慧解也。是当善惟者，思惟三品昼夜履行初不远离，是故说曰，是当善惟也。都已离垢者，所弘究竟，知生死苦，于中拔济，极净无瑕亦无诸垢，是故说曰，都已离垢也。无祸除有者，已离苦恼鼎沸之患，尽诸三有更不受胎，如实知之，是故说曰，无祸除有也。

着解则度，    余不复生，    越诸魔界，  
如日清明。

着解则度者，行有六品，欲界色界无色界结聚缚垢，欲界所出痴慢愚惑以自缠络，是故说曰，着解则度也。余不复生者，彼修行人思惟观察如实知之，即求方便求灭彼结，生死已尽更不受胎，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是故说曰，余不复生也。越诸魔界者，六天以下皆是魔界，多诸苦恼闭塞道心，不令人至无为之处。阎浮利内有异类众生，名曰摩佉，昼则隐藏处在生熟藏间堕魔部界，是谓欲界为魔所害多诸患祸。贤圣之人越于邪境，是故说曰，越诸魔界。如日清明者，犹如日明无有五蔽。云何为五蔽？一者云，二者烟，三者尘，四者雾，五者阿须伦手。无此五患者即日月清明。修行比丘亦复如是，离五阴盖。云何为五盖？一者贪欲盖，二者瞋恚盖，三者睡眠盖，四者调戏

盖，五者疑盖。修行比丘离此五盖者，即得清明内外通达如紫磨金，是故说曰，如日清明。

狂惑自恣，    比丘外避，    戒定慧行，  
求满勿离。

狂惑自恣者，愚惑凡夫所行卒暴，犹如猿猴舍一取一，心如疾风驰念万端，是故说曰，狂惑自恣也。比丘外避者，持行如水、忍恕如地，所谓比丘不猗豪族能，自制情闭塞六门，乃谓比丘，是故说曰，比丘外避。戒定慧行者，戒品定品慧品昼夜精勤不兴放逸，欲度巨海当乘大舫，欲趣灭度当须戒定慧行，损不善法增益善法，违此正教不顺法律者，则于佛法圣众便有相累。是故说曰，戒定慧行，求满勿离也。

既不自恣，    又不想念，    是故舍慢，  
如是不生。

既不自恣者，不驰于色声香味细滑法，是故说曰，既不自恣也。又不想念者，心所念法于其中间唯修定意，亦不想念色声香味细滑法，是故说曰，又不想念也。是故舍慢者，内思止观制去意乱，恒入定意，不得布现憍慢色声香味细滑法，是故说曰舍慢也。如是不生者，犹如彼不在色声香味细滑法，心所念法亦复如是，心之所念犹如天雨、如车翻弃谷，心所念恶复多于彼，是故说曰，如是不生也。

智者学牢固，    于诸禁戒律，  
直趣泥洹路，    速得至灭度。

智者学牢固者，承佛教诫，受师训诲去邪就正，心常坚固不为弊心沮坏，是故说曰，智者学牢固也。于诸禁戒律者，随时行道守护禁戒，智者所修非愚者所行，是故说曰，于诸禁戒律也。直趣泥洹路者，永息无为亦无终始寂灭无生，是故说曰，直趣泥洹路也。速得至灭度者，中间无碍，犹河暴溢尽趣于海，是故说曰，速得至灭度。

华香不逆风，    芙蓉梅檀香，  
德香逆风熏，    德人遍闻香。

昔佛在罗阅祇迦兰陀竹园所。尔时尊者大迦叶在耆闍崛山中，然大迦叶生长豪族，身体柔软食则甘细不曾羸[羸-夫+广]，意所开化多愍贫穷，至贫家乞得

食羸恶，食便生疾，内风变动遂成暴下。是时世尊告大目连：「汝今随我问诸疾人。」对曰：「如是。」世尊即将目连诣耆闍崛山，时大迦叶独坐闲房，无有瞻病之人，如来即往诣大迦叶窟。迦叶见佛欲从坐起，尔时世尊告大迦叶曰：「汝今抱患但坐勿起，吾自有坐具自随。」尔时世尊知而问迦叶曰：「汝今独空房无有瞻视病者，云何能乐此空山中？」时释提桓因在迦叶后立，时大迦叶白世尊曰，而说此偈：

「舍天王位，    为德不倦，    心怀欢喜，  
    枸翼瞻视。」

尔时世尊告释提桓因而说此偈：

「天身性清净，    香熏以自涂，  
    云何降神意，    瞻视臭秽身？」

尔时释提桓因叉手合掌而白佛言，重说此偈：

「最胜今当知，    戒香无等伦，  
    我今嗅功德，    不计丑陋形。」

「然今世尊！天上诸香增炽结本长益尘劳，贤圣戒香断诸结使，闭塞祸门不漏诸欲。然今世尊！如此凡香流转生死涉历劫数，不能令人永入寂静，贤圣戒香亿千百劫时时乃有。」尔时世尊微察释提桓因而说此偈：

「善哉天帝因，    今意甚希有，  
    能于放逸中，    摄意修德本。」

尔时世尊因此法本，处在大众而说此颂：

「华香不逆风，    芙蓉旃檀香，  
    德香逆风熏，    德人遍闻香。」

夫世间诸华香，尽顺风香不逆风香；戒德之香亦逆风香亦顺风香。世间华香齐熏欲界不熏色界，或直熏一方不熏三方；持戒之香香彻十方。华香逼近乃别；持戒之香上彻一究竟天。是故说曰，华香不逆风，德人遍闻香。

旃檀多香，    青莲芳华，    虽谓是真，  
    不如戒香。

旃檀多香者，诸世所说，沈水、木槩、旃檀、都良，此是根香。华香者，青莲、芙蓉、瞻卜、须干提末、须干提华，至解脱华、纯日精华、分陀利华，如是众华数十百种，于持戒香，百倍千倍万倍巨亿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非心所思非意所度。今此众香随人一世现身娱乐，不能随人至于后世；持戒之香现世蒙佑，于百千劫未曾唐捐。是故说曰，虽谓是真，不如戒香也。

华香气微，        不可谓真，        持戒之香，  
到天殊胜。

华香气微者，旃檀木槩中国所贵边土所无；戒德之香，上熏过诸天，下彻十方，弥满世界无不闻者。是故说曰，华香气微，不可谓真。持戒之香，到天殊胜者，忉利诸天纵情放意所念自由，犹尚叹誉持戒之人，修善得福为恶堕罪，诸在戒品定品慧品解脱见慧品度知见品，可敬可贵为无上道。何以故？如此之人，为人导师牵示正路，开人愚冥令见慧明。是故说曰，持戒之香，到天殊胜。

戒具成就，        定意度脱，        魔迷失道，  
魔不知道。

戒具成就者，四部之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斯戒具清净无有毫厘缺漏，魔王虽有豪势，统领欲界于中独尊，然不能知四部之众所获果证，亦复不知从何道果得尽漏结。是时弊魔口与心语：「此诸黑服之士，剃发露髻偏袒右肩，修禅习定，或有进至离我浊境，或有往还不由我教，或有永灭不知神识所处，或有舍寿知识所趣。」是故说曰，魔迷于道，魔不知道。

此道为究竟，        此道无有上，  
向得能究原，        禅定是缚魔。

此道为究竟者，安隐无为快乐无穷，趣向一道至泥洹门，是故说曰，此道为究竟也。此道无有上者，于此道更无有上，诸天龙鬼敬心承事兴致供养。尊者舍利弗有一沙弥，名曰纯头，长年八岁得六神通，飞腾虚空至阿耨泉。有五通梵志名曰须拔，亦至彼泉。时彼耨泉守泉青衣鬼，驱逐五通梵志，瓦石打掷不使逼近神泉，纯头沙弥乘虚空至，彼青衣神鬼数百之众皆前迎逆，或前收摄衣者，或持净水洗手足者，或以净巾拂拭首面者，或以香汤沐浴身体者。须拔梵志放声说曰：「我今以得五通神德无量，力能移山住流回转，天地犹掌回珠，自学道以来百二十余年，劳形苦体形神疲极。或事五明，四处

然火日光上照，或卧灰粪，或卧荆棘，嶮难之中无道不学。然更驱逐不得至泉。然此黑衣小儿，年在七八未离乳哺，身体秽臭故存，然更待敬过重迎逆承事。用何等故？」时青衣鬼语梵志曰：「今此学士形年虽小，行过三界，得贤圣八品道；汝今无是，故不兴敬。」有一婆罗门名曰阅叉，兴立一寺亦名阅叉，恒供给酥油供寺然灯。时有远方婆罗门来至阅叉寺中，又闻阅叉梵志高才明德，偏信佛法建立神庙，与共相见共相问讯。时有一沙弥复来迎，取油酥供寺然灯，众多梵志语阅叉婆罗门曰：「汝审向色衣人礼耶？」言语未讫沙弥已至，即复礼之。众多梵志语此梵志曰：「汝出四姓才艺过人，天文地理无不观练，神呪感灵无事不克。今此色衣之人，出众多姓种非真正，何为违本法而向恭礼？又卿梵志执行清净自修，内藏图讖秘记，行道成福何愿不克，文字章印无不周悉，佛行寡鲜有何可贵？舍本取末是我所疾。盖闻沙门寒贱巧诈繁滋，幻惑世人所行短促，齐荣一身不能延致梵福，正使相见正可擎拳而已，何为五体投地恭敬作礼耶？我等亲见甚怪所以，况先学大人岂能恕卿此罪耶？」阅叉报众多婆罗门曰：「诸人静默，听我所说妙偈之颂：

「『贤圣德难量，    八直无上道，  
是为沙门梵，    如来口所宣。  
覩此形虽小，    以果贤圣道，  
是故今自归，    梵志何为嗤？』」

是故说曰，此道无有上也。向得能究原者，须陀洹、斯陀含能断欲界缚诸缠阴入，是故说曰：「向得能尽原也。」禅定是缚魔者，入定坐禅之人，乐处闲静志崇一意，计出入息执意牢固，能断魔缚反缚于魔，入定之人能使役鬼神如意即至。佛契经亦说：「我于天上人间遍观察之，缚中牢者不过魔缚，然为漏尽罗汉所见摧辱，于当来变更不受生。是故比丘当作是学，当求方便断魔牢缚。」

◎

◎说法虽微少，    一意专听受，  
此名护法人，    除去淫怒痴，  
众结永尽者，    故名为沙门。

说法虽微少者，少而有要，义味相应。昔有二比丘在深山中学，一人多闻，一人寡浅。时少闻者持戒完具，所诵经文唯有一句，日日讽诵更不求受。时



虚空神及山林神日日称善，「愿乐欲闻道人所说。」时彼多闻比丘，以己所知众妙之义甚深经句高声讽诵，山林诸神默然不对，亦不唱善。时多闻比丘，寻怀恚怒语彼山神：「今此晚学比丘，所学浅薄唯诵一句，天便称善哉！我今多闻义理甚深，采拾众经言词妙语，与汝诵习，然诸天神亦不应对亦不称善。」天神报曰：「比丘不自责，方复责我。此少闻比丘言与行相应，汝今比丘虽诵三藏，行与经违。佛所演《出曜》，亦有此偈：

「『说法虽微少，      一意专听受，  
      此名护法人，      除去淫怒痴。』」

「此比丘与法相应，虽未尽淫怒痴方便令尽。汝虽多闻，昼夜习淫怒痴贪，着色声香味细滑法。此少闻比丘昼夜禅思念不分散，是故恒与称善。汝虽多闻意不专一，是故不称善。」时彼比丘闻诸天语，即怀惭愧自耻所作。「山神由尚见我秽行，况神通得道而不观见耶？我今自改思惟妙智，不复兴念着淫怒痴。」如其所行言行相应，诸天日日称善无量。夫人履行随朋友诱，于善法得具足成就。尔时比丘执行精勤，得世俗妙法，不净、安般，念四意止，暖法、顶法、忍法、世间第一法，以次得证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比丘得道已报谢诸天：「遭蒙劝诱拔濯清渊，我今得道尽蒙神祇之力，多所饶益多所成就。」复重与诸天说法，心开意解得法眼净。是故说曰，说法虽微少。

不放而得称，      放逸致毁谤，  
不逸摩竭人，      缘净得生天。

过去久远无数世时，有佛出世名曰迦叶至真等正觉，在世教化，所度有缘众生已讫，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尔时众生四部之众耶旬，舍利起七宝塔兴敬供养。复经数世，塔遂凋坏无补治者。是时义合邑众九万二千人，时瓶沙王最为上首，瓶沙王告诸大众：「汝等各自劝励共造福德，佛世难遇人身难得，虽得为人，或堕边地生邪见家，我等何为贪着世俗欢乐？不如开意修治朽故塔寺。」诸人靡从受王教令，即共修治朽故塔寺，复共发愿：「我等诸人心齐意同共治此寺，设有毫厘福德者，不堕三涂八难之中，便生天上人中同处不异。复闻将来有佛出现名释迦文，彼初说法，使我大众最初得度，以王为首。」是时九万二千人，随其世寿各各命终，尽生天上处忉利天宫。复经数世，阎浮利内有佛出世，名释迦文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紫磨金色圆光七尺，语声八种如羯毘鸟音。是时九万二千天，受

天福已各各命终生摩竭国界。瓶沙王长年八岁，系嗣王后，以法治化无有阿曲，修治正法，恩慈下及不害生命，分檀布施周穷济庥，远行经过暂停息者尽供给之。是时儒童菩萨，舍八万婬女捐王重位，夜非人时舍国求道，自剃头发复脱宝衣，所乘白马尽付车匿还国白王：「生死苦恼忧劳无数，子今学道要求果证，若成所愿还当度王。」是时，菩萨转复前进，道逢猎师着其法服状如沙门，菩萨问猎者：「所著法服名为何等？」猎师报曰：「此名袈裟，被着游猎，群鹿见已谓为学道之人，皆来敬附各无恐惧，我等以次取杀用自存命。」菩萨闻此倍兴悲慈：

「夫人依四等，        拔济众生类，  
袈裟如来服，        除秽而造秽。」

「我今有此着身天衣极细软好，可共博贸。」猎师报曰：「王子生长深宫，身体软细，不更寒苦，恐坏王子身。」菩萨报曰：「但贸无苦，此是古圣贤人幪式。」猎师报曰：「王子宝衣价直无数，今此袈裟无所任施，何为苟欲博贸？」菩萨报曰：「意欲所须不计贵贱。」猎师报曰：「此衣垢秽脓血臭处不敢博贸。」菩萨报曰：「臭之与香开意见与，自当浣濯。」猎师即脱衣贸菩萨宝衣。是时，菩萨着法衣，手执藕华叶，入罗阅城乞食。尔时数千万众普集一处，逢见菩萨举手赞叹，或言：「善来！」或言：「日月。」或有叉手自归命者，或相问讯，为是天耶？梵耶？释提桓因耶？众人所围不容乞求，寻执华叶还至城外径至东山，人众追逐前后相次。时瓶沙王在高楼上，遥见人众追逐菩萨，即问左右：「此诸人众皆奔趣山，为有何故？」有一大臣审识菩萨，即白王曰：「此是释种子，辞家出学游荡在外，或能谋图国事，当往诛杀。」瓶沙王闻已告彼臣曰：「护卿种族勿吐此言，正使释子绍王位者作转轮圣王，我等便为臣佐，若使出家学道自致佛者，我等愿为上首弟子。」最初说法先在其例，是瓶沙王车载饮食种种甘馐，往就山中与菩萨相见，寻前礼足，自称姓字：「摩竭国界瓶沙王者我身是也。」菩萨报曰：「我先识矣，何须致敬？」瓶沙王启曰：「今献微贡，供食之余愿见纳受，以示微心。」菩萨默然受食。食讫行清净水，王前白言：「若使王子成无上道者，当见先度永离世苦。」时瓶沙王礼足取别，菩萨进路到阿兰所。阿兰诸弟子等，遥见菩萨来即白其师：「今有一人端正殊特径趣师门，必求为弟子也。」时阿兰即告弟子而说此颂。

## 出曜经卷第九

## 出曜经卷第十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学品第八

护身恶行，        自正身行，        护身恶者，  
修身善行。

护身恶行者，何以故说身恶行？自知内过、知他人过故名恶行，恶已充具颜色变异，或以手拳相加毁坏形体，此恶众事今世后世不获安隐，或堕饿鬼畜生中形貌丑陋；若生人中才不及人；有异梵志为犬所啮，梵志恚怒身心炽盛，要治恶犬使不暴虐。父母告曰：「梵志犹犬啮婆罗门，婆罗门复可啮犬不也？」梵志报父母：「要当治犬使不纵毒。」父母告子：「不随我教，恣汝所为。」是时，梵志捉犬反缚以杖捶打，打时有二非义：草索伤犬足：复令失粪。此众生类亦复如是，诤小致大以用害身。诸佛世尊大慈加被，训诲众生令不诤讼，然众生类不从其教，瞋恚所缠，复生二非义，为众苦所缚，当复经历地狱饿鬼畜生之恼，虽得为人形貌丑陋，如是众恼不可称记，是故世尊说护身恶行。护身恶行已，获何功德？答曰：「获二功德名誉善本。云何为二？若处在天宫受福自然，七宝殿堂悬处虚空，若生人中颜貌端正，见者欢喜皆来归仰，在大众中为数千万众所见尊奉，如月独明众星回附。」是故说曰，护身恶行。自正身行者，得何功德？有何名誉？答曰：「于现世中亦得名誉，若使身灭命终亦得名誉。」云何于现身中而得名誉？若于今身进止行来，为数千万众所见供养；若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自正身行复有何功德？答曰：「凶弊邪魔暴恶鬼神不能得便，怨讎伺捕不能得捉。」于是颂曰：

「怨讎弥满世，        欲求得其捉，  
种恶还自加，        犹蛇反自毒。」

形为苦本心为祸首，是故世尊说曰，自正身行也。护身恶者何以故说？恶行所趣非真，如所说。恶财恶子恶服恶处恶土此皆名恶。或缘知亲作恶，或缘非知亲作恶，是故如来说护身恶者也。修身善行者，善行有二业，如所说。

善财善子善服善处善土，身修善行，于佛法圣众父母尊长，尽行恭敬无他越逸，是故世尊说修身善行也。

护口恶行，    自正口行，    护口恶者，  
修口善行。

护口恶行者，何以故说？自知内过、知他人过，故名曰恶行，若已瞋恚发口骂詈虚生过愆，使数千万众皆生恶念，而不自觉亦复不知，后受恶报咸共怀瞋恚，彼骂者后入地狱饿鬼畜生受苦无量。若生人中多被诽谤言不信用。能守护口者，自致福报，亦生天上快乐自然，若生为人不被麤言。是故说曰，护口恶行也。自正口行者，为得何等功德？答曰：「为数千万众所见叹誉，传相告语，此人良谨与行相应，言不麤犷，不求彼短不讥彼失，口齿端严言不强吃。」是故说曰，自正口行也。护口恶者者，其义有二：或当贤圣默然，或当法说义说。夫欲出言先当自理，言致败身非独自一人，若吐麤言为人所疾，进止行来无人敬待。是故说曰，护口恶者也。修口善行者，诸修善行之人心怀仁慈，吐言柔软不伤人意，为众多人所见爱念，是故说曰，修口善行也。

护意恶行，    自正意行，    护意恶者，  
修意善行。

护意恶行者，于意三行最为上首，意一念顷能使城郭村落尽为丘野。如契经所说：「『云何居士！汝颇闻有流沙空野、随沙门空野、闲静空野不？』长者白佛：『闻有流沙旷野、随沙门空野、闲静空野。』佛告居士：『云何居士！谁造此流沙空野、随沙门空野？』长者白佛：『皆由神仙意念恶故，呪术所作，有此流沙空野、随沙门空野。』」如《修行经》说：「十九人执修正行，唯有一人不应在闲静之处，以其口业心恶，持行之人不许此人在旷野间。即告彼人曰：『汝心怀恶所念不善，宜在人间诵习经典佐助众事，役心乱意应成道果。汝设在空之中欲求空意，意方念乱恒生不善，自致灭亡不至善道。』」不护意者，随意所种，入地狱饿鬼畜生中。设得为人，辄堕卑贱，为人所疾见则不欢。能护意者，若生天上，封受自然，金床玉机七宝殿堂，若生为人，人所爱敬。是故说曰，护意恶行也。自正意行者，意所驰念难禁难制，由意生念能使成事，身危妙行退转垂办之证，转为凡夫，是故说曰，自正意行也。护意恶者，息意寂然不生想着，修意正行敛意专一，是故

说曰，护意恶也。修意善行者，意念善行、身修正法、口宣其教，二事由意乃至无为，是故说曰，意修善行也。

身弃恶行， 及口恶行， 意弃恶行，  
及诸秽恶。

身弃恶行者，舍身恶行永灭无余，是故说曰，弃身恶行也。及口恶行者，口所宣说不陈恶法，亦莫布现恶事，是故说曰，及口恶行也。意弃恶行者，意不念诸不善法，不生害心于众生类，是故说曰，意弃恶行也。及诸秽恶者，诸外不善法与意并者，既不自利又不利人，尽当求灭不令使生，是故说曰，及诸秽恶也。

身修善行， 口善亦尔， 意修善行，  
无欲尽漏。

身修善行者，身不造恶行。身行有三：不杀生，不盗，不淫嫉，修此三业正其身行，供养佛法及众僧，扫洒补治故坏塔寺，是故说曰，身修善行也。口意亦尔者，口有四过，不妄语、不麤言、不鬪乱彼此、不绮语，赞叹说佛功德，叹法及比丘僧，承事父母师友长者，是故说曰，口善亦尔也。意修善行者，意有三过，不生嫉妬、恚、痴邪见，但生众善功德，不随倒见堕邪部界，是故说曰，意修善行也。无欲尽漏者，无欲之人无量旷大无限之用。尽漏者，诸阴盖持入不复兴起。是故说曰，无欲尽漏也。

身修善行， 口意亦尔， 于今后世，  
永生善处。

身修善行者，问曰：「上已身修善行，有何不及复更重演？」报曰：「如来所化受教若干，或有欲广闻其义，或有欲略说旨要，略旨要者粗举五阴苦形，欲广闻其义者，一一断别身口意行，各随次第以其事类证而解之。复有欲闻广说略说，是故如来广演此偈。如所说身修善行者，是谓广说，口意亦尔者，是谓略说。如来观前众生意之所乐，便演其义令得受化，亦使受化人所愿充满。」凡诸善行饶益众生多所成就，是故说曰，身修善行，口意亦尔。于今世至后世，长夜受乐食福无穷，永生善处。受福有二：俗福、无漏福。是故说曰，永生善处也。

慈仁不杀，    常能摄身，    是处不死，  
所适无患。

慈仁不杀者，终不杀害触恼生类，不劫略他财，不淫犯他妻。所谓仁者，得履贤圣善法，是故说曰，慈仁不杀也。当能摄身者，昼夜谨慎以身御行如护吉祥饼，宁自丧身分受刑斩，不托形命造不善行。昔有旃陀利家生七男，六兄得须陀洹道，小者故处凡夫，母人旃陀利得阿那含道，兄弟七人尽受五戒为佛弟子。彼国常仪方俗旧法，旃陀利法要当行杀，国中设有男女杀盗淫嫉及余重罪，尽使旃陀利杀之。时国主召彼大儿：「今有应死之徒，汝行杀之。」其人即向王拜求哀自陈：「愿大王弘恕，身受五戒为佛弟子，不敢行杀，守身谨慎不念邪非，宁自杀身不以犯戒杀害蚊子。」时王奋赫天威瞋恚隆盛，告其人曰：「卿为国民我为国主，不从吾教方更信佛浮说。」寻勅傍臣速将此人诣市杀之。其人复白王曰：「身是王民心是我资，恣王所欲杀便杀之。」即将诣市而梟其首，王问傍臣：「向应死人更有谁存？」臣报王曰：「余有强弟六人。」王勅左右随次召来复勅杀人。其人报曰：「身受五戒为佛弟子，不敢行杀。」王瞋怒盛复取杀之。如是尽唤兄弟六人，皆言受戒不敢行杀，王瞋恚盛尽使杀之。次复召小弟母子俱来，王见母来倍复瞋恚。「前杀六子母不送行，今召小子何故便来？」母白王曰：「愿听微言以自宣理。前六子者尽得须陀洹道，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尘者，终不兴恶如毛发。今此小者处在凡夫，身虽修善，未蒙道法润身，是故我念子未得道，或能失意畏王教令，自惜形命毁戒行杀，故送来耳。彼当毁戒随王教令，不仁行杀，身坏命终入泰山地狱，怜愍子故是以送来。」王复问母：「前死六子尽得须陀洹道耶？」答曰：「尽得。」王复问母：「母身为得何道？」母答曰：「得阿那含道。」王闻斯语自投于地，诸臣扶起以水洒之，久乃醒寤称怨自责：「我为自造无量罪根，放心建意杀六须陀洹。」身意烦恼坐不安席，即自严办香油酥薪，取六死尸而耶旬之，起六偷婆兴敬供养，日三忏悔意愿灭罪渐渐微薄。复出财货给彼老母，至于斋日数数忏悔，冀得罪薄免于地狱。是故说曰，常能摄身也。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守护禁戒无所缺减，凡夫人虽守护戒，心如飘风不能恒定，是故说曰，常能摄身。是处不死者，得果之人，舍男子身还得男子身，舍贤圣身还得贤圣身，终不怀忧畏地狱饿鬼畜生，阿那含身即彼天上不还世间，阿罗汉永无愁恼，诸累已尽入无为境惘然寂灭。是故说曰，是处不死也。所适无患者，于彼无为境终无烦恼，亦无愁忧苦患，亦无死亡恋慕，是故说曰，所适无患也。

不杀为仁，    常能慎言，    是处不死，  
所适无患。

不杀为仁者，终不信谗毁之人于中起害心，是故说曰，不杀为仁也。常能慎言者，若被骂詈麤言恶语，计皆空寂音响无形，犹如贤圣终无恚怒。设有所为，斯皆权化非实恚怒，或意内自念不发于口，设发于口寻怀惭愧。是故说曰，常能慎言，是处不死，所适无患也。

不杀为仁，    常能慎意，    是处不死，  
所适无患。

得向之人，设遭百千苦恼，身堕回波深渊，若堕火坑炽焰之中，终不怀惧令心变易，昼夜调心不令越逸，犹如得胜怨讎死而加毒，得向之人心除结使犹怨不尽。复重思惟：「彼修行人观心成败五阴所趣，移有漏心至无漏境，无常苦空无我，已获无漏守护不失。何以故？彼修行人每自思惟：『从永劫以来染着生死，流转刀剑世中，恒修此意造罪无端，为意役使如人使奴仆。我今已胜调伏心识，今重守护使不越逸。』」是故说曰，不杀为仁，常能慎意，是处不死，所适无患。

慎身为勇悍，    慎口悍亦然，  
慎意为勇悍，    一保证亦然，  
此处名不死，    所适无忧患。

夫言勇悍者，博古揽今高才明德技术备具，与智相应舍诸恶法，身所修行不处贪欲，是故说曰，慎身为勇悍也。慎口悍亦然者，口所吐言先笑后语不伤人意，是故说曰，慎口悍亦然也。慎意为勇悍者，意已柔调不兴恶念，是故说曰，慎意为勇悍也。一保证亦然者，问曰：「身口意行三事已办，有何缺漏而云一保证亦然耶？」答曰：「如所说应来往进止缝作补绽，应为而不为，此皆身所应行阙而不行。彼修行人能具此诸行。」是故说曰，慎身为勇行。口行有余者，应随贤圣教律，而不为不习男音女音，彼此音皆悉不习，是谓口余行。何谓意有余行更造有缘受生之分？此是意余行，彼执行人能见此诸行，身口意余行尽能具足，是故说一保证亦然也。此处名不死者，灭尽泥洹无终无始，无来无往无生灭着断，是故说此处名不死也。所适无忧患者，所以言有忧者，由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奴婢仆使象马车乘国财妻息，皆生忧患，无此则无患，是故说所适无忧患也。

护身为善哉，    护口善亦然，  
护意为善哉，    护一切亦然，  
比丘护一切，    能尽苦原际。

护身为善哉者，能一意守护身，诸天世人称叹其德，天龙鬼神八部之众尽叹其德，昼夜佑助劝成究竟，是故说护身为善哉也。护口善亦然者，若有习非弊恶之业，或被骂詈为人所毁，执心护口终不还报，诸天世人皆共称善，是故说护口善亦然也。护意为善哉者，若人杖捶割截形体复被骂詈，彼执行人持心洁净不兴恚怒，诸天世人皆称其善，是故说护意为善哉也。护一切亦然者，于身口意外诸余行谨慎摄护，是故说护一切亦然也。比丘护一切者，执行比丘护身意及余外行，威仪礼节悉皆备具，是故说比丘护一切也。能尽苦原际者，以具此行岂当趣恶道耶？尽断地狱畜生饿鬼道，人中苦人中痛能悉断之，是故说能尽苦原际。

护口意清净，    身终不为恶，  
能净此三者，    便速神仙道。

护口意清净者，于三毁败中，寿败劫败结败，此名三败。释迦文佛出现于世，在浊世中人寿百岁，翼从弟子不守护口过多犯禁律，圣人在世犹尚毁戒，况千载末能存戒律耶？佛契经说：「后千岁末正法欲没尽时，有七秽行显布于世。云何为七？若有人百岁持戒，弹指之顷为恶知识所坏。二者久行慈心，弹指之顷为瞋恚所坏。三者薄贱威仪不随其教。四者互相是非诤于胜负。五者在国城村落，鬪乱彼此传东至西。六者贪着利养遂致疫病。七者从凡夫至罗汉，皆被毁辱而取灭度。」所以致诽谤者，皆由不护口故。尊者满足阿罗汉说曰：「恒训化饿鬼。」往诣饿鬼界，见一饿鬼形状丑陋，见者毛竖莫不畏惧，身出炽焰如大火聚，口出蛆虫脓血流溢，臭气远彻不可亲近。或口吐焰火长数十丈，或耳鼻眼身体支节放诸火焰长数十丈，唇口垂倒像如野猪，身体纵广一由旬，手自抓搦举声号哭驰走东西。时尊满足问饿鬼曰：「汝宿作何罪咎，今受此苦？」饿鬼报曰：「吾曩昔在世时，出家作沙门，恋着房舍慳贪不舍，身持威仪出言臭恶。若见持戒精进比丘辄复骂辱，或戾口弄，或偏眼视，或戾是作非，或戾非作是。自恃豪族谓为不死，造诸无量不善之本，宁以利刀自割其舌，如是从劫离劫甘心受苦，不以一日之中诽谤精进比丘。尊若还阎浮利地者，以我形状可戒勅诸比丘，善护口过勿妄出言，设见梵行持戒比丘者，念宣其德。自受饿鬼形以来，经数百岁数千岁数万岁数千百万岁受如此苦恼，我却后命终当入地狱中。」是时，饿鬼说此语



已，举声号哭自投于地，如泰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过故使然矣，能守护口过者受福无穷。迦叶如来出现于世，敷演法教教化已周，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后时有三藏比丘名曰黄颜，众僧告勅：「一切杂使不命卿涉，但与诸后学说诸妙法。」时三藏比丘内心轻蔑不免僧命，便与后学敷演经义，唤受义曰：「速前象头。」次唤第二者，复曰马头，复次骆驼头，复次驴头，复次猪头，次唤羊头、羯羝头，次唤师子头，次唤虎头，次唤禽头，次唤熊头，如是唤众兽之类不可称数。三藏黄颜口出如此无量恶言，虽授经义不免其罪，身坏命终入地狱中，经历数千万劫受苦无量。余罪未毕从地狱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头形体极大，异类见之皆悉驰走。尔时世尊见众多比丘互相是非不慎口过，或吐言麤[麤-夫+广]以致忿怒，或所说似戏发起旧怨，或以智陵人彼人不信伏受，或说种类所出卑贱用作嫌恠。尔时世尊知诸比丘彼此者多恐后堕罪，即以神足接诸比丘，诣于大海见彼受罪兽一身百头，欲使诸比丘改往修来。问彼罪虫曰：「汝是黄颜不耶？」虫即报言：「实是。」如是至三，报曰：「实是。」时诸比丘即前长跪白世尊曰：「我等未曾闻此，为因何义频问此兽审是黄颜耶？唯愿世尊敷演其义，令未悟者使得开解。」如来三达无不观察，过去当来现在事皆悉解明，其有难诘如来义者，随时发遣永除疑网。尔时世尊与诸比丘说曩昔本缘：「昔古久远无数世时人寿二万岁，尔时有佛出世，名曰迦叶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敷演法教旷济无涯，教化已周，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后时有三藏比丘名曰黄颜，众僧告勅：『一切杂使不命卿涉，与诸后学说微妙法。』」时三藏比丘内心自大，轻蔑于人不免僧命，便与后学敷演经义。唤诸受义人名目众兽之类，虽授经义犹不免罪，身坏命终入地狱中，经历数千万劫受苦无量，余罪未毕从地狱出，生彼大海，受水性形一身百头。是故比丘当精勤护口，出言柔和勿吐麤语。汝观此兽由其恶言故便致此罪。」时诸比丘闻佛教诫，又见彼兽形苦如兹，道心遂固，悔本所习心念口言形之大患，能摄口心者终无恶声流布于外。是故说曰，护口意清净也。身终不为恶者，若身行恶，为诸佛世尊所不称记，若生地狱饿鬼畜生中受苦难计。设身修善立诸德本，为诸佛世尊所见叹誉，若生天上封受自然，若尽苦际，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是故说曰，身终不为恶也。能净此三者，身行口行意行，此三业净为获何果？答曰：「为天龙鬼神八部之众所见尊奉，便为得至灭尽泥洹，不为凡夫所共牵连，逮得仙人道。」所谓仙人者，诸佛世尊是也，所演言教一言片辞，上中下义尽趣于道。是故说曰，能净此三者，便逮仙人道。

## 诽谤品第九

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无数大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时，有栴摩那祇在舍卫城里，时摩那祇宿旧怨深，罪识不除，身带木杵以衣覆之，出舍卫城至祇桓精舍，遥见世尊与无数大众而为说法，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今日要当在大众中毁辱瞿昙沙门，令我等师得致供养。」在于大众而说此偈：

「说法甘悦人，    口出无量义，  
使我怀妊身，    不羞此宜适。」

尔时世尊出柔软响，声如羯脾鸟亦如梵音，而说斯偈：

「妄语地狱近。」摩那祇报曰：「作之言不作。」佛复报曰：「二罪后俱受，是行自牵往。」时大众中多诸外道异学裸形梵志，信佛者少，习邪者众，闻此女语皆共信用。「此女孤独少失父母，如其所说必实彰审。」其信佛者内自思惟：「昔佛在宫，舍王重位捐弃嫜女，出家学道成最正觉，岂当有心与此秽陋之女与共从事？」时释提桓因在如来后，执扇而扇，内自思惟：「此弊梵志女，云何乃兴此意诽谤如来？」即化为白鼠啮木杵，断声震，大众无不见者，其中不笃信者悉皆愕然。「此为何声，乃震四远？」其中信佛之人闻此音声，欢喜踊跃僉然同悦。寻有一人从坐起，手执木杵语彼女曰：「此是汝儿耶？」时地自开全身入阿鼻地狱中。时，女宗族追慕啼泣不能舍离，不信佛者即起忏悔，其中信者共相告曰：「诽谤之报其罪如是，现验如兹，岂云后世？」

妄语地狱近者，本无而言有，实非而言是。曾不经历自言数涉，如此之类堕八大地狱，入十六鬲子，是故说曰，妄语地狱近。作之言不作者，其罪有二：一者实作而犯之；二者妄语，作而言非。此罪最重其报无量，是故说曰，作之言不作也。二罪后俱受者，其二重罪，殃祸之本亡身丧命，智者所不为，是故说曰，二罪后俱受也。是行自牵往者，世人造秽行与身作累，后受其报亲族不救，经历劫数乃得解脱，是故说曰，是行自牵往也。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斩身，  
由其恶言。

昔佛在罗阅祇城耆闍崛山。时，尊者舍利弗、大目犍连，食时着衣持钵正其威仪，下灵鹫山顶入城乞食。食后还出罗阅祇城，未至其所，道逢暴雨，雷电霹雳，道侧有神寺，房舍深邃，先有放牛女人于此止住。时，舍利弗、目

犍连入寺便住，不见女人；女人遥见舍利弗等，即便失精堕地。时，瞿波利比丘复从后来，舍利弗遥见来，语目连曰：「不与愚从事，得离恶人快。今此比丘是恶知识，宜可出避。」即与目连出彼寺庙涉道而去。瞿波利后至入于庙内，见有女人颜貌端正，作弄女姿像如犯淫，有不净在地，咄曰：「祸灾未曾所见，云何舍利弗、目连等，自称智慧神足夸世独步，神通智达谓为第一，今乃与此放牛女人犯淫交接，斯现事如是。世岂有圣人耶？我今躬自见，不从人闻。」得是欢喜即出寺庙，徒跣涉雨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时，瞿波利比丘前白佛言：「舍利弗、目连等，纂行极弊造凡夫业。适从城出，道遇暴雨入寺避之，见目连等与牧牛女人交接，我躬见之实不虚诞，女人今故在寺，现可验之。」尔时世尊三称瞿波利字而告之曰：「止止比丘！勿吐斯言！可发善心向舍利弗、目连等。所以然者？此二贤人，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时瞿波利复重白佛：「我今实信如来，如所教勅，然舍利弗、目连所行秽恶，实见淫媿犯于梵行。」佛复告瞿波利：「止止比丘！无令于如来前自坠命根。舍利弗、目连者，行过三界净如天金，岂当有此淫欲意乎？」瞿波利白佛：「诚如来教，但弟子躬见犯欲，若今如来不见信者，知复如何？」说此语已即前礼足涉路而去，还至静室复自思惟：「舍利弗、目连身犯秽行我实见之，然今世尊特不见信。」时，四天王夜非人时，往至瞿波利所，谓瞿波利曰：「舍利弗、目连等贤善之人，三界福田无有过者，何为兴念诽谤，自坠罪苦？」比丘问曰：「卿是何人？」报曰：「护世四天王。」比丘报曰：「汝等诸天，何为舍自然伎乐来至此山？」四王报言：「故为比丘来至此耳，可发善心于彼二贤。」比丘告王：「但还宫殿，不相豫事。」天即还宫。去未经时，释提桓因复从后至，谓比丘曰：「可发善心于彼二贤。」比丘报释提桓因曰：「且守汝天福，不豫汝事。」时拘翼复道而还。富梵天复来到比丘所，语比丘曰：「可发善心于彼二贤。」比丘答曰：「汝是何人？」报曰：「吾是富梵天。」比丘告曰：「世尊不记汝得阿那含耶？」报曰：「如是。」「汝设得阿那含者，何由至此乎？」富梵天即便还去。即其夜，瞿波利举身生疮大如芥子，转如胡豆，渐如桃杏，亦如鼻罗菓等，疮遂坏败，脓血流出臭秽难近，身坏命终入阿浮度地狱中，千具犁牛而耕其舌。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守护口过慎勿诽谤，夫诽谤之生皆由贪嫉，昨瞿波利比丘来至我所云：『舍利弗、目连等，习近恶智与女人交接。』吾寻呵制：『止止比丘！勿出此言！可发善心于舍利弗目连所。』如是再三。波利比丘谤心遂炽，释提桓因、富梵天及四天王，皆来到波利比丘所，殷懃谏晓曰：

『可发善心于彼舍利弗、目连等。』波利比丘即复报曰：『各还汝天宫，吾躬自覩彼二贤秽行，如是何为干豫其事？且还速归，勿复重宣。』寻即各还其所。于夜波利比丘身生疮疮即取命终，脓血流出，入阿浮度地狱中，千具犁牛而耕其舌。是故比丘！当兴勇猛摄护身口意过，见诸精进比丘共相敬待如视我无异。」是时，世尊在大众中，而说斯颂：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斩身，  
由其恶言。

「夫士之生者，出母胞胎宿行不同意性殊异，犹如有人手执利斧，入山斩伐林木华菓药草毁坏成功。今此人间亦复如是，人生于世不能守护口过，为心所使，造不善本，皆由于舌，端正丑陋长短好恶，亦由心念口发致此重罪。是故比丘！心秉牢固守护其口。如是比丘！当作是学。」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誉恶恶所誉，    是二俱为恶，  
好以口会鬪，    是后皆无安。

誉恶恶所誉者，彼瞿波利比丘叹誉调达功德，体性柔软行业真正，多闻广慧，慈悲四等育养众生。如此之类应当毁咎不应叹誉，是故说誉恶恶所誉也。是二俱为恶者，舍利弗、目连比丘，修清净梵行众德具足，永离尘埃不与欲会，广博多智明达三世。然瞿波利比丘，愚心不革执意牢固，兴致诽谤云：「舍利弗、目连比丘造诸恶业。」如此之类应当叹德不应兴谤。何以故？舍利弗、目连者，持戒多闻为人导师，处在大众转无上法轮，逮得罗汉诸漏已尽；然彼恶人兴致诽谤，不叹其德。是故说曰，是二俱为恶也。好以口会鬪者，夫人处世罪苦万端，或因淫嫉致悖，或因博戏致恚，罪心已固不虑后缘，出言招祸以灭身本，渐当入泰山地狱饿鬼畜生，涉诸苦难无有穷已；虽得为人诸根不具，聋盲瘖哑为人所轻；或在边地佛后，皆由口过身受殃罪。犹木生火还自焚烧，口为祸门，舌为殃本，二事机发，败毁形命。是故说，好以口会鬪。是后皆无安者，众生处在欲界，为颠倒所惑，愚无慧明，为爱缚所系，懦弱缠身慳嫉心深，不达五识身乐，不知苦之所兴，永处闇冥不求灯明，是故说，是后皆无安也。

诤为少利，    如掩失财，    从彼致诤，  
令意向恶。

诤为少利者，昔有众多比丘，时到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见数十博戏之人对坐共戏，一人得胜一人不如，彼得胜者捉不如者剥脱衣裳，五毒加形痛不可忍。众多比丘见已入舍卫城乞食，乞食已收摄衣钵，更正衣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诸比丘具以此事白世尊曰：「向入城乞食，见二戏人对面博戏，一人得胜一人不如，其不如者既失衣裳，身被毒手，痛不可忍。」佛因此本为诸比丘而说偈曰：「诤为少利也，言少利者，犹如大海取其一涸，减须弥山如芥子许，损大地土如米许，复损虚空如蚊许，比丘！极为少不？」白佛言：「甚少。」「博戏虽小亦复如是，百倍千倍万倍巨亿万倍不可譬喻为比，是故比丘！由小致大遂及诤讼，亲变为疎骨肉离索。若复有人诽谤贤圣持戒比丘及谤毁如来，虚而无实，其后受罪，亿佛不救。」是故说，诤为少利，如掩失财，从彼致诤，令意向恶也。

百千尼罗浮，      三十六五狱，  
诽谤贤圣者，      依口发愿恶。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瞿波利比丘者，自招祸患入尼罗浮地狱中。尔时狱卒阿傍以铁刚钳拔出其舌长数百丈，舒展平正以铁钉钉之，以千犁牛犁铧火然用耕其舌，一日之中百千万终死而复生。所以然者？以其恶罪未除故，当复经三十六五地狱，受苦无量不可称记，从彼狱出当受畜生饿鬼，复当经历数千万劫毕其罪苦。若其为人，聋盲瘖哑六根不具，语不真正多被诽谤，若行道路横为人打。是故比丘当勤修道德，慎莫诽谤贤圣比丘。诽谤贤圣者其受如是。如是比丘！当作是学。」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无道堕恶道，      自增地狱苦，  
远愚修忍意，      念谛则无犯。

无道堕恶道者，虚而不实亦复不见，正事可依诳生非祸，犹如旃摩那者、瞿波利比丘等，虚而不实诽谤贤圣及舍利弗、目连比丘，身受其报亿劫不息。是故说曰，无道堕恶道也。自增地狱苦者，当入百千尼罗浮地狱，当复入三十六五阿浮地狱，身入其中毒痛无量，舍地狱身受地狱身增地狱苦，是故说曰，自增地狱苦也。远愚修忍意者，恒怀恐惧，闻犯禁制衣毛为竖，远离愚暗忍诸不忍，是故说曰，远愚修忍意也。念谛则无犯者，去垢止病莫若四谛，能专意不乱思惟形器内外无主，乃得离此诽谤之声，是故说曰，念谛则无犯也。

## ◎ 出曜经卷第十

## 出曜经卷第十一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诽谤品第九之余

◎若猗内藏， 依贤圣活， 愚者堕恶，  
犹愿邪见。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与数千万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有异比丘即从坐起，偏露右臂叉手合掌前白佛言：「如来莫说休息泥洹，如来出要贤圣妙法，如来于现法中闲静无为而自娱乐。」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观此愚人，自坠恶趣永灭形寿。不但今日呵制如来，乃往久远无数世时，于毘波尸如来所，亦复呵制使不说法。不但呵制毘波尸如来，乃复呵制尸弃如来使不说法，次复呵制毘舍毘如来，次复呵制拘楼如来，复次呵制拘那含牟尼佛，次复呵制迦叶如来。我今第七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复来呵制使不说法。如此愚人，端心正意不呵制如来者，即应此座上坐，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是时，世尊在大众中，说此偈曰：

「以失今良会， 更立誓愿求，  
终不见圣谛， 况欲见究竟？」

「比丘当知！此愚痴凡夫之人，于贤圣道捡自丧形命，离于佛法圣众。」若猗内藏者，如来深法之藏无所染着，其事有三：一者三界缘对结使永尽无余亦名阿罗汉。二者不复生灭更无萌兆趣生熟藏。三者于天人世兴致供养悉能消化，使前施者受福无穷。是故说曰，若倚内藏也。依贤圣活者，贤圣有二：一者善根成就名曰贤圣，二者无漏成就名曰贤圣。如此贤圣不猗邪见而求活，乃依深法妙智而求活也。是故说曰，依贤圣活也。愚者堕恶者，犹如彼比丘呵制如来使不说法。「休息泥洹、如来出要、贤圣妙法，如来于现法中但当闲静无为而自娱乐，何为与大众说法？」如此比类，愚不识真自招祸恶，愿乐汤火以为屋室，此人不当与坐起言语。是故说曰，愚者堕恶也。犹愿邪见者，怀犹豫见习颠倒久与边见相应，如彼契经所说：「佛告长者：『夫邪见之人自犯身行如所说，犯口所行如所说，犯意所行如所说，兴意念流驰万端，尽兴邪见不可亲近，消灭善本增益恶种。所以然者？长者当

知！邪见为病迷于正法，犹伊叉桓子、帝多罗子、尸婆犁子种散于地，随时长养渐得水润，火温风动地持，后得长大，食之极苦羸涩秽臭不可食嗽。』」邪见之人亦复如是，自犯身行口行意行，是故说曰，犹愿邪见也。

竹芦生节，    还害其躯，    吐言当善，  
不演恶教。

竹芦生节者，竹芦生节羸而且长，若遇暴风倚互相撑各入其节，节自枯朽更不复生。彼比丘所说亦复如是，自招其罪不为他人，是故说曰，竹芦生节，还害其躯也。吐言当善者，言当慈仁哀愍一切，是故说曰，吐言当善也。不演恶教者，有吐言教不善之法后趣恶道，人身犹尚可行，言辩通达时乃有耳。是故说曰，不演恶教也。

从善得解脱，    为恶不得解，  
善解者为贤，    是为脱恶恼，  
贤圣解不然，    如彼愚得解。

从善得解脱者，夫至解脱无为之处，言当用善，巧言善语者，为人所敬，所至到方多所饶益，是故说曰，从善得解脱也。为恶不得解者，常怀愁忧心意烦恼恒怀恐惧，是故说，为恶不得解也。善解者为贤者，言解脱未必是解脱，或能被系王者所拘，所谓解脱者心身俱解脱，是故说，善解者为贤。是谓脱恶恼者，缚有二缘，今身易后身，今身者桁械考掠及诸五毒之痛，复被结使缚流转五趣，于中能自拔济乃为善解，是故说，解脱恶恼也。贤圣解不然者，贤圣有二业：一者善本成就，二者无漏成就。彼贤圣人所吐言教不自伤损，后无苦恼，是故说贤圣解不然也。如彼愚得解者，愚人习行好着邪道不随正路，以自牵往趣三恶道，是故说如彼愚得解也。

比丘抱损意，    不躁言得忠，  
义说如法说，    是言柔软甘。

比丘抱损意者，比丘护口意，自能收摄，语不烦重，若处道俗，处中而说不饶彼此，是故说曰，比丘抱损意也。不躁言得忠者，少言多中不离佛语，世俗烦闹意恒远离，是故说曰，不躁言得忠也。义说如法说者，具足而说，句身味身无所缺漏，是故说曰，义说如法说也。是言柔软甘，出无量义解悦人意，所说无厌足，如天甘露善心无怒，亦不选择彼豪族种、此卑家种，平等而说无增减心，是故说曰，是言柔软甘也。

善说贤圣教，      法说如法二，  
念说如念三，      谛说如谛四。

善说贤圣教者，贤圣出教必有所由，接度众生无不有济，是故说贤圣教也。法说如法二者，贤圣教中正法所居、非法所居。何以故？说法之时，广布贤圣道长益善根，说非法时，增益不善根善法有损。善说贤圣教，第一句；法说如法说，是故说法说如法二也。念说如念三者，出言柔和为人所爱念，出言麤犷为人所憎恶，欲为人所念者当自念其善，虽处畜生，闻其恶言皆怀愁戚。昔有二人各畜力牛，一人自夸欲得与彼牛犄力，若不如者，要金钱五百，试牛并耕一牛力实胜之。其牛主骂曰：「弊牛努力。」牛闻其骂，即便卧地，输金钱五百枚。复至后日主责牛曰：「名汝为快牛，乃使我失钱，令我惭愧。」牛报其主曰：「更可试之，当尽我力，当还倍得彼钱。」即复更耕，如牛所言倍得彼钱。畜生尚识善恶之言，况人当不识善恶言乎？是故说，念说如念三也。谛说如谛四者，好学之士畏惧生死五道患难，既损耗不益前人，如斯之类塞泥洹路开地狱门，如来欲现真妙之义，谛说如谛四也。

是以言语者，      必使己无患，  
亦不克众人，      是为能善言。

是以言语者，言先自惟不自克伐，使今世后世必无苦患，若今身为恶犯王者法，或财产田业没入于宫，或为盗贼劫掠，居业日耗所愿必乖。若至后身，死入地狱畜生饿鬼，地狱五毒不可堪忍，畜生刍蒿负重为役，饿鬼饥馑形[恋心+足]极苦。若欲吐言当念谨慎，使今世后世永无苦患，为无数众生见辄爱念，死生天上受福自然，是故说曰，是以言语者，必使己无患也。亦不克众人者，或有狂夫妄谗良善，使彼兴患以致丧身。言说真诚不讥彼短则无所克，是故说曰，亦不克众人也。是为能善言者，人修善行言必有验，或说泥洹趣要正路，顺从佛教种天之福，是故说，是为能善言也。

言使投意可，      亦令得欢喜，  
不使至恶意，      出言众悉可。

言使投意可者，人之处世当习方俗，或相颜而出语，或听彼进趣而后报，恒适彼人意良宜得所，或现威怒怯怕时人，或现羸弱伏从于人，将护其意令彼得所。是故说曰，言使投意可也。亦令得欢喜者，出言向人必使有益，前人闻者倍用欢喜，不被骂詈来彼骂辱，是故说曰，亦令得欢喜也。不使至恶意者，不施怨于人造不善行，亦不种地狱饿鬼畜生之行。造恶业者，当受三



报，是故说曰，不使至恶意也。出言众悉可者，与人从事恒当谦恭卑下，正使言论得胜，当自鄙不如，是故说曰，出言众悉可也。

至诚甘露说，    说法无有上，  
谛说义如法，    是为立道根。

至诚甘露说者，与人说法当修诸功德，如来法者，甚深微妙善住安隐，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泥洹为灭尽，能意御乱，与人说法不怀懈怠，是故说曰，至诚甘露说也。说法无有上者，出言真正辄有所度，趣道之要由是通达，是故说曰，说法无有上也。谛说义如法者，如念真实本际清净，亦不颠倒不怀虚诈，如法者名句身句味句，真如法性亦不变易，是故说曰，谛说义如法也。是为立道根者，无漏善法永离尘垢，至解脱门逮无碍道，是为立道根也。

说如佛言者，    是吉得灭度，  
为能断苦际，    是谓言中上。

说如佛言者，说四意止究生死原系念专意，或说意断精进不懈，或说神足兼逮定，或说根义于中逮慧根，或说力义成就于力，或说觉意令达觉法，或说八直道分别八道，亦复说若干众法名身句身味身。如来或说八十千诸度，使众生类乘此度而度彼岸，是故说曰，说如佛言者。是吉得泥洹者，永寂之处吉无不利，脱众苦患离诸结使，亦复脱于生老病死忧戚难祸，是故说曰，是吉得泥洹也。为能断苦际者，所谓苦者五盛阴身，牵致冥室不覩慧明。苦有八相，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阴苦。阿僧祇众生涉历苦涂至永寂处，如今众生履行妙观，越苦境界至无为岸者，皆由佛恩。是故说曰，为能断苦际也。是谓言中上者，所出言教无能过上，亦非二乘所能逮及，旷济无量亦无边福，是故说曰，是谓言中上也。

◎

## ◎出曜经行品第十

一法过去，    谓妄语人，  
不免后世，    无恶不更。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像如经行，渐渐以次至罗云房中，时罗云遥见世尊，即从坐起，更拂拭坐具清净水。世尊至房偏踞罗云床，取清净水洗手足，留少残水告罗云曰：「汝见留此水不？」「唯然已见。」佛告罗云：「沙门执行亦复如是，不知惭愧无有耻辱。罗云当知！设有比丘，如此行者，无恶不更无痛不遭，犹此恶垢水不可净用。」尔时世尊躬自写水于地，告罗云曰：「汝见吾写水在地不乎？」「唯然已见。」「其有至诚执意妄语，不知惭愧无有耻辱，如此之行无恶不涉。」尔时世尊手执水器覆地，语罗云曰：「汝见我覆此器不？」「唯然已见。」「若有至诚执意妄语人，不知惭愧无有羞辱，如此之类无恶不涉。」尔时世尊告罗云曰：「汝今当作是学，弹指戏笑之间不得妄语，况至诚妄语乎？如是罗云！当作是学。」是故说曰，一法过去，谓妄语人。二百五十戒威仪内禁七法所说，犯一法者则受其愆，是故说曰，一法过去，谓妄语人也。不免后世者，已舍后世功勋善本，夫人妄语众人证知，况言重作罪，涉历艰苦无不周遍，是故说曰，不免后世，无恶不更。

宁噉烧铁，    吞饮洋铜，  
不以无戒，    食人信施。

宁噉烧铁者，犹如铁丸猛火烧赤，取而吞之，烧唇烧舌烧咽烧腹下过，虽有此苦自致死亡，不缘此入地狱饿鬼畜生受苦无量，是故说曰，宁噉烧铁，吞饮洋铜也。不以无戒，食人信施者，不持戒人，外荷法服内怀奸诡，信无实行自大憍人，少有所知夸世自誉，受人信施谓宜应尔，不虑后世万毒加形。见诸持梵行人兴轻蔑心，死辄堕恶，身口意不具，亦不修威仪礼节，出入行来违失禁限；见人得养生嫉妬心，死辄受困无罪不受。是故说曰，不以无戒，食人信施也。

若人畏苦，    亦不乐苦，  
勿造恶行，    念寻变悔。

若人畏苦者，己身畏苦不得施苦于人，施苦于人者后受其报。是身如地，随其所种各获其果，众生之类亦复如是，随其种罪后受其报，人心不同犹如形像，罪苦追身无有脱者。是故说曰，若人畏苦，亦不乐苦也。勿造恶行者，不得为恶加被一切，夫人自利乃得利人，不能自益安得益人？若处闹中若在闲静，若大若小，可见不可见，当远离于恶如避劫烧，是故说曰，勿造恶行，念寻变悔也。

至诚为恶，    已作当作，  
不免于苦，    欲避何益？

至诚为恶者，或复有人已作当作方作，已作过去、方作现在、当作未来，三世作恶不知苦至，是故说，至诚为恶，已作当作也。不免于苦者，众生之类心好为恶，不知后罪报至，若于现身犯王者禁，随罪轻重料简决断，此内法禁亦复如是，习恶不自觉，纵情弛意，是故说，不免于恶，欲避何益也。死王阎罗遣狱卒阿傍，迎罪人魂神，身被五系，将至阎罗王所。王问罪人：

「汝颇见第一天使不耶？」对曰：「不见。」王问罪人：「云何男子！汝生在人间时，经过村落城郭郡县，见诸男女父母怀抱，未能离大小便，父母推燥处湿，沐浴澡洗澣浣衣裳，汝为见不？」对曰：「已见。」王告罪人曰：

「汝何不作是虑？于现法中见善恶报，当自谨慎，净身口意修诸善法。」罪人报曰：「处在人间放意自恣愚不识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报。」王告罪人：

「如卿来语，卿本自造，今当受报，使放逸人知禁制难犯。汝所作罪业，非父母为，亦非兄弟五亲沙门婆罗门所造。」尔时阎罗王以此第一天使教诫，次复第二天使教诫之。

「汝颇见第二天使不耶？」对曰：「不见。」王问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间经过村落郡县城邑，见诸男女疾病困笃，坐床褥上或坐或卧？」罪人报曰：「已见。」「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于现在法中其罪如此，当自谨慎，净身口意修诸善法。』」罪人报曰：「处在人间放逸自恣愚不识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

「如卿所说，卿本自造今当受报，使放逸人知制难犯。汝所作罪，非父母为，亦非兄弟五亲沙门婆罗门所造，亦非诸天世人教卿所作。」尔时王以此第二天使教诫已，次与第三天使重教诫之。

「汝颇见第三天使不耶？」对曰：「不见。」王问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间经过村落城郭郡县，见诸老人拄杖呻吟行步脊偻头白齿落，饮食苦竭命在旦夕。汝为见不？」罪人对曰：「唯然见之。」王问罪人：「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于现法中其事如此，当自谨慎，净身口意修诸善法。』」罪人报曰：「处在人间放逸自恣愚不识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

「如卿所说，卿本自造今当受报，使放逸人知禁制难犯。汝所作罪，非父母为，亦非兄弟五亲沙门婆罗门所造，亦非诸天世人教卿使作。」时阎罗王以此第三天使教诫已，次以第四天使重教诫之。

「汝颇见第四天使不？」对曰：「不见。」王问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间经过城郭郡县村落，见诸男女有终亡者，或死经一日二日乃至七日，身体臃胀脓血流出，或为乌鹊虎狼所见噉食。汝见不耶？」罪人报曰：「唯然见之。」

「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于现法中其事如此，当自谨慎，净身

口意修诸善法。』」罪人报曰：「处在人间放逸自恣愚不识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如卿所说，卿本自造今当受报，使放逸人知禁制难犯。汝所作罪，亦非父母兄弟五亲沙门婆罗门所造，亦非诸天世人教卿使作。」时阎罗王以此第四天使教诫已，次以第五天使重教诫之。「汝颇见第五天使不？」对曰：「不见。」王问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间经过城郭郡县村落，见诸男子偷盗作贼，为王所缚，或截手截脚，或截耳截鼻，或生剥其皮，或拔头筋，或以锯锯颈，或以长橛刺臆从口出，或融铜灌身，或支节解其形，或倒悬于树经于七日以箭射杀，或生革络头反缚野地上弃之旷野，或开腹抽肠以草充之。汝为见不？」对曰：「唯然见之。」「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于现法中其事如此，当自谨慎，净身口意修诸善法。』」罪人报曰：「处在人间放逸自恣愚不识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报。」王告罪人：「如卿所说，卿本自造今当受报，使放逸人知禁制难犯。汝所作罪，亦非父母兄弟五亲沙门婆罗门所造，亦非诸天世人教卿使作。」时阎罗王以此第五天使教诫已，即以罪人付狱卒，将诣镬汤所，随罪轻重使入百三十六镬汤，经历劫数受苦难量。是故说曰，欲避何益也。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间，  
莫能于此处，    避免宿恶殃。

昔佛在释翅瘦迦惟罗越国尼鸠类园中。尔时流离王集四种兵，欲往攻伐舍夷国，将诸营从退父王位自立为王。有一恶臣名曰耶利，白流离王：「王本为王子时，至舍夷外家舍，到佛精舍，为释子所毁辱。时王见勅：『若我为王便启此事。』今时已到，兵马兴盛。」即勅严驾欲往报怨。佛知其意，先至道侧坐枯树下，时流离王躬率兵马往伐舍夷国，道遇如来，即前礼覲前白世尊：「此间多诸好树枝叶繁茂，何以舍之坐枯树下？」佛告王曰：「五亲荫厚不可舍离，昔此树茂枝叶炽盛，曾经过此得树荫力。」王寻退还，还诣兵众告语上下：「我等宜还不应前进。所以然者？如来今日为彼五亲，必佐神力不可攻伐。」臣佐白王：「如来岂能恒坐树下乎？」如来见流离王去后，知此宿缘不可得避，此宿命智观其所由，观诸释种必当受苦。即从坐而去，还至比丘僧中在众而坐。时，大目连见如来怜愍五亲如有忧悒，往到佛所前白佛言：「今流离王攻舍夷国，念其中人当遭辛苦，欲以方便救接彼国。一者举舍夷国着虚空中，二者举舍夷国着大海中，三者举舍夷国着须弥山腹里。四者举舍夷国人着此地下他方世界。令流离王不知其处。」佛告目连：「知卿虽有此智德神足无量，安隐舍夷国人耳，何能安处宿对人耶？」于是目连礼已便退。尔时世尊与诸大众，敷演其义，欲使正法久存于世，示现宿

对永不可避。大众闻其所说怅然悲泣，愍流离王当报宿缘，在于大众而说颂曰：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间，  
莫能于是处，        避免宿恶殃。」  
众生有苦恼，        不得免老死，  
唯有仁智者，        不念人非恶。

众生有苦恼者，若见他人非法之事，觉寤比丘专念五法，然后兴发人意。云何为五？一者谓为前人契经不流利，二者戒不成就，三者定意不具，四者愚无黠慧，五者诸漏不尽。是故说曰，众生有苦恼，不得免老死也。唯有人智者，欲止彼人当自谨慎，己自为秽复止他者，为人所讥嗤其所为。是故智者终已远离，缚中牢者莫若缘对，缚处在泥犁，无有系缚者，随罪轻重各受其报。是故说曰：唯有仁智者，不念人非恶也。

妄证求赂，        行己不正，        怨讐良人，  
以枉治士，        罪缚斯人，        自投在坑。

妄证求赂者，或有众生不自量己，内不思惟，恒求人短，见非则喜、见善不从，所行众事以邪为正，是故说曰，妄证求赂，行己不正也。怨讐良人者，或有良善之人，意在贪学，衣不盖形食不充口，为愚者所轻，障塞其德不使显现，缘是致咎，复当经历百三十六地狱，从一地狱至一地狱，其中受苦不可称计。以融铜为食，以釜汤为室，以脓血为盛饌，以髓脑为脂泽。毕彼罪已来入畜生，受形若干志趣不同，或高或下，食以刍草担负重载，皆由先世抵突所致。若生饿鬼，以空气充腹以针刺腹，内气泄出寻还满腹，犹如罗毅观空表里悉现。是故说，怨讐良人，以枉治士也。罪缚斯人者，行对追身如影随形，奔趣五道涉苦无量，所至到处不离四缚五结，设处为人恒在牢狱系闭，身被考掠求死不得，是故说曰：罪缚斯人，自投于坑也。

夫士为行，        好之与恶，        各自为身，  
终不败亡。

夫士为行者，一切有形众生之类，心念口言身口意行，是故说，夫士为行也。好之与恶者，或善不善，若好若丑，若苦若乐，或苦痛乐痛，斯名善恶皆由行兴，是故说，好之与恶也。各自为身者，人为善恶，若苦若乐若好若丑，尽当受报无免之者，善生天上恶入地狱，是故说，各自为身。终不败亡

也，夫善恶之行犹形影相追，受对由行终不毁败，正使天焦地融须弥崩颓海水枯涸、日月堕地星宿凋落，善恶之报终不毁败。于是颂曰：

「动转屈申，    影常亲附，    或起或住，  
    不离其形。    不但影随，    形亦随影，  
    犹行善恶，    终不相离。    是故说终，  
    不败亡也。」

好取之士，    自以为可，    没取彼者，  
人亦灭亡。

好取之士者，夫人自善其身，不当念彼长短，亦莫讥别，择地取要。若诡欺于人虚妄不实，于百千生没彼生此恒为人欺，展转受报不离缚着，随本作行今受其报。如种果树，苦得苦果甜得甜果。善恶之报亦复如是，善受天福恶报地狱。是故说曰，好取之士，自以为可，没彼取者，人亦没亡也。

作恶不起，    如兵所截，    牵往不觉，  
已堕恶道，    后受苦报，    乃知前习。

作恶不起者，愚人思虑不与善俱，昼夜兴想杀盗淫嫉犯十恶行，是故说，作恶不起也。如兵所截，终不还变有回顾心。何以故尔？愚人自作是念：「檀越施主素自贫匮，慳嫉之人反更富贵。」是以愚者见此讥变，执意遂坚心不开悟。是故说曰，作恶不起，如兵所截也。牵往不觉，已堕恶道者，不知现世后世所作善恶诸不善行，不虑后当无有覆护，是故说曰，牵往不觉，已堕恶道也。后受苦报，乃知前习者，昔有居士戒勅家人以雉为食，先持雉肉着釜中，然后方觅火煮之，不觉蛇堕釜中。居士食法，要当问师，师曰：「此不可食。」不从师教遂便食之。经宿蛇毒内发，方更问师，师曰：「不从我命，知当如何？」尔时医师向彼而说颂曰：

「贪味遂食毒，    不从吾往言，  
    为毒之所困，    后乃自觉悟。」

尔时世尊告众会人：「当为是离是，夫人为恶死入地狱，修行善者受彼天福。然此众生者有来久，不计无常迁变之事，不受如来真实至教，谓恶为善、以是为非。」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愚心不开悟，    习恶不从吾，  
受苦地狱痛，    后乃忆真教。」

后受苦报，乃知前习者，地狱烧炙痛，饿鬼饥馑苦，畜生常重苦，是故说曰，后受苦报，乃知前习也。

凶人行虐，    沈渐数数，    快欲为之，  
罪报自然。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拘萨罗国波斯匿王，在闲堂空室自生想念：「何等众生不自念己？」时王复重思惟：「诸有身口意念恶颠倒者，是谓斯人不自念己。云何众生而自念己？若有众生身口意行清净，是谓斯人为自念己。」尔时王波斯匿即从闲堂静室起，即严驾羽宝车将诸营从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须臾退坐前白佛言：「向在闲堂静室自生心念：『何等众生自念己？何等众生不自念己？』」时我，世尊！复重思念：『诸有身口意念恶颠倒者，是谓斯人不自念己。云何众生而自念己？若有众生身口意行清净，是谓斯人为自念己。』」尔时世尊告波斯匿曰：「如是！如王所言。诸有身口意行不清净者，其人则不自念己。若有身口意清净者，则为自念己。所以然者？大王当知，诸有不自念己，为自减损、兴不善法。诸有身口意行清净者，则自为己。所以然者？以其人修清净行故。」尔时尊者马声便说斯偈：

「夫人习恶者，    不虑后世缘，  
为恶自受殃，    殃身永不灭。」

是故说曰，凶人行虐，沈渐数数，快欲为之，罪报自然者，所生之处受其恶报，生地狱中榜笞无量，饿鬼中愚惑为苦，生畜生中偿罪为苦，若生人中行缺为苦。是故说曰，快欲为之，罪报自然也。

凡人为恶，    不能自觉，    愚痴快意，  
后受鬻毒。

凡人为恶，不能自觉者，凡夫愚人恒怀愚惑，恣情为恶不能改更，亦不知后受其报，犹如有人行过山岭，两边峻峻闭眼而过，不知身危或致命终。此凡夫人亦复如是，生盲无智，亦不知后当受报，是故说曰，凡人为恶，不能自觉也。愚痴快意，后受鬻毒者，有智之士明眼视瞻，犹如一趣之道有大火

坑，行人经过先不谳道，明者指授语行人曰：「中道有大火坑不得经过，卿等可于此息意，勿复前行。」诸人意勇不信其语，各共进前皆堕火坑，受痛甚苦号天唤呼悔亦无及，自相谓言：「智人所勅不从其教，今受苦痛知当诉谁？」此众生颠倒亦复如是，一向趣人道为智人所诃止：「道多艰难有鬻毒痛，卿等设欲前进，必遇此患不免其难。」是故说曰，愚痴快意，后受鬻毒也。

夫人行恶， 还自炽然， 啼泣流面，  
后受其报。

夫人行恶者，纯恶不善不念不喜，是故说夫人行恶也。还自炽然者，若人怀变悔心，知有愁忧之恼，昼夜忧思以致烦热，是故说曰，夫人行恶，还自炽然也。啼泣流面者，昼夜悲泣，逢头乱发举声悲泣，是故说，啼泣流面也。后受其报者，酸苦无量不可爱乐，兼有愁忧苦恼艰难无数忧虑百千，是故说，后受其报也。

吉人行德， 相随积增， 甘心为之，  
福应自然。

吉人行德者，犹如有人行应得至，为天人所恭敬，叹誉其德，称扬善名，四远皆闻，无数诸人皆来供养，是故说，吉人行德也。相随积增者，昼夜喜庆无有忧愁，心意欢悦无有烦热，是故说，相随积增也。甘心为之，福应自然者，若生天身福应自然，宫室百亿五色玄黄快乐无极，若生人间，五乐自娱作倡伎乐以自欢悦，心意怡然不兴乱想，是故说，甘心为之，福应自然。

戏笑为恶， 已作身行， 号泣受报，  
随行罪至。

戏笑为恶者，善恶之行皆有轻重，身口意造非独一类，或依己身戏笑为恶，触娆众生不安其所，或以瓦石刀器共相伤害，或合会彼此由致鬪讼，犹如世人好喜鬪羊鬪鸡、鬪驼鬪牛鬪人鬪象。或以骂詈来往，见以欢喜不能自胜，若其寿终啼哭受苦。是故说，戏笑为恶，已作身行，号泣受报，随行罪至也。

恶不实时， 如[(壳-一)/牛]牛乳， 罪在阴伺，  
如灰覆火。



恶不实时者，夫人造行报不即应。昔有异国生即应草，若以彼草着乳中者，即成为酪不移时节，是故说曰，恶不实时，如[(壳-一)/牛]牛乳也。若不尔者，其义云何？答曰：「愚者被烧，然后乃悟。」罪在阴伺，如灰覆火者，犹若以灰覆火，人不觉，足往蹈之，渐渐热彻乃知烧足。此众生类亦复如是，当行恶时甘心悦豫，若寿终后身堕恶道五毒加治，乃自觉悟方知罪至。是故说，罪在阴伺，如灰覆火也。

恶不实时，        如彼利剑，        不虑后世，  
当受其报。

恶不实时者，或有众生习其恶本，寿经百年自恃年寿谓为无罪，自相谓言：「人之为恶皆谓有罪，我躬行之方便延寿。」诸有屠儿猎师自兴诽谤，谓沙门瞿昙行不真实，好行妄语虚辞万端，教勅弟子言：「诸有杀生伤害人物者，身坏命终，当入地狱畜生饿鬼受苦无量。」是故世尊躬说偈曰：

「恶为恶所缠，        为恶不自觉，  
至恶知恶至，        受恶恶根原。」

时彼屠儿闻佛所说犹不改更，是故说曰：「恶不即，时如[(壳-一)/牛]牛乳，不虑后世，当受其报。」报对卒至乃知为恶，复当经历地狱饿鬼畜生，是故说，不虑后世，当受其报也。

如铁生垢，        反食其身，        恶生于心，  
还自坏形。

如铁生垢者，犹如净铁及明净镜，莹治净洁无有尘垢，然其人藏隐不牢，或在土中或在湿地，便生重垢，触便碎散不任本用。犹如利刀人所爱敬，恒自防备不离其身，中便忘误安置不牢，便生尘垢本铁不存，追惟此刀乃无有价，一朝坏败不可任用，是故说，如铁生垢，反食其身也。彼修行人亦复如是，为贪欲所覆闭，不虑后世殃<sub>豐</sub>众恼，与恶知识从事，不以善为友，缘是故殃自毁其根，不修梵行，淫媾不净，已自招患而受其报。是故说曰，恶生于心，还自害形也。

## ◎ 出曜经卷第十一

## 出曜经卷第十二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信品第十一

信惭戒意财， 是法雅士誉，  
斯道明智说， 如是升天世。

信惭戒意财者，世饶有人族姓男族姓女有此信财，惭愧、戒意财者，便为亿万千众生于中独尊贵，为人所敬众生乐从不能去离。是故说曰，信惭戒意财也。是法雅士誉者，诸佛世尊及辟支佛，皆速度无极众行不缺，为贤圣所誉，是故说，是法雅士誉也。斯道明智说者，明智之人聪明黠慧，能演其道畅说旨要。云何名为道？道者是谁？所谓道者，无形无声，寻迹不可覩，智者所履非愚所习，清净所修非秽浊所行，是故说曰，斯道明智说也。如是升天世者，人欲求福安处无为，有信有惭闻施慧智，皆生天路。或有人偏有信，因信生天者其福不广，或以惭愧因惭愧生天，或以戒因戒生天，或以闻因闻生天，或以施因施生天，或以慧因慧生天，其福不广受福微少盖不足言。或有众生但持戒生天者，唯有一天女、一伎乐、己身为三，或有诸天共一器食。若持一行而生天者，举手食黑覆口食之，若众行具足而生天者，举手食白在众显现而不匿藏，众戒具足惭愧戒闻生彼天者，玉女营从不可称计，七宝宫殿所欲自恣，作倡伎乐极自欢悦。是故说，如是升天世也。

愚不修天行， 亦不誉布施，  
信施助善者， 从是到彼安。

愚不修天行者，慳嫉妬疑意性局短无惠施心，亦复不造后世良佑福田，复无勇猛诸善德本，是故说曰，愚不修天行也。亦不誉布施者，愚痴之人，自不布施、见施便怒，好修恶业不行善法习近愚法。如所说，愚不好施智者所忌，愚人执心意性刚强，虽欲惠施意终不悟，慧人分别知之不要，是故说曰，亦不誉布施也。信施助善者，智人财施意不怯弱，信施受福慳嫉为病，是故说曰，信施助善者也。从是到彼安者，若从此间上升于天，天上独王，生于世间豪贵无极，由是自致入灭尽泥洹，无有生老病死诸患，寂然永息亦不着断，是故说曰，从是到彼安也。

信者真人长，    念法所住安，  
近者意得上，    智寿寿中贤。

昔佛在阿罗毘鬼界处，彼国中时有暴鬼名阿罗婆，恒噉生人日数十人，奴婢悉尽。时，彼国界人民自相谓言：「我等为此恶鬼所食，死者狼籍、在者无几，我等宜可求谢彼鬼，家家以次日送一人供彼厨宰，然后乃有生路耳。」时彼人民如其所言，求鬼得恩日送一人，先遣奴婢无复遗余，次遣儿息。时，有那忧罗父长者，素少儿息，即日生一男儿，颜貌殊特世之希有，面如桃花视之无厌，次应食鬼复是其日，时彼长者饶财多宝，象马七珍不可称计，金银珍宝车璩马瑙、珊瑚琥珀水精琉璃，无价宝物充满库藏。长者躬自在街巷求买奴婢，以供彼鬼而不能得。尔时长者向天地诸神自归求哀：「奈何亡我所天！吾今日唯生一子满我誓愿，今日次食彼恶鬼。」复遥归命如来世尊：「当见哀愍，拔斯苦难。」尔时世尊三达六通，知长者心意烦炽无所恃怙，以其神力至彼鬼界，正值阿罗婆鬼大集鬼众至四王所。时，有诃陀罗鬼，将乘虚过彼鬼界上，尽其力势不能得过，内自思惟：「计吾力势，能移山飞岳倒覆天地，神力所接无所罣碍。吾常由此经过亦无艰难，今日何为有此蹶顿？」即从空下诣彼鬼舍，遥见世尊光相明着，即前礼足右遶三匝便退而去，到彼大集鬼界，语阿罗婆鬼曰：「汝今贤士快得善利。所以然者？瞿昙大沙门在汝界住。」恶鬼闻已瞋恚兴盛，心口自语：「吾行不在，便为沙门所见轻易。」语彼诃陀罗鬼曰：「吾今还家与沙门共鬪，设我得胜则无沙门，若我不如便当自丧不行于世。」阿罗婆鬼将军还诣本界，到已语世尊曰：「速出沙门！不须停住。」如来如其语出。「还入沙门！」如来如其语入。如是至三。世尊告曰：「吾以从汝意三出三入，更有进退不从汝意。」鬼曰：「世尊！若沙门不出者当问沙门义，若不报义者，当破沙门腹而饮其血，当使沸血从面孔出，当捉汝臂掉着江表。」如来告曰：「吾亦不见沙门婆罗门梵魔众圣天若非天，能破我腹及使沸血从面孔出。汝欲问义者，今正是时，吾当与汝一一分别。」即以说偈问如来曰：

「人业何者上？    何行致欢乐？  
何要出要者？    何寿寿中上？」

世尊以偈告曰：

「信者真人长，    念法所住安，  
近者意得上，    智寿寿中贤。」

时彼阿罗婆鬼闻佛真实之义，心开意解，即前五体投地自归如来：「我今自归大沙门足下，归命法归命比丘僧，自今已始不复杀生，愿为优婆塞。」世尊告曰：「善来贤士！可从如来修奉五戒，于现法中获无量果报。」鬼白佛言：「自受鬼身以来，恒食生人不食死人肉血，设当修奉五戒者，云何得全其命？」佛告鬼曰：「去此直北有无量众生，彼国常宜，国主大臣父母宗族，有死亡者以刀画面，或画胸唇血出如涌泉，汝可食之，又不毁戒得全性命。」即受五戒。「为优婆塞，尽其寿命不得杀生，亦不念杀亦不教人杀。能者报曰：『优鼻。』为优婆塞，尽其寿命，不得与取，不得念取不得教人取。能者报曰：『优鼻。』为优婆塞，尽其寿命，不得淫嫉犯他妻妇，不得教人淫嫉。能者报曰：『优鼻。』为优婆塞，尽其寿命，不得妄语，不能教人妄语鬪乱彼此。能者报曰：『优鼻。』为优婆塞，尽其寿命，不得饮酒，不得尝酒，不得教人饮酒。能者报曰：『优鼻。』」时阿罗婆居士那忧罗父，躬抱其儿沐浴澡洗更着新衣，将来至鬼界付与鬼将军。尔时彼鬼受已付佛，佛复受已复付其父，以其手手相付，字曰手宝。由儿因缘，故说此偈：「信者真人长，念法所住安，近者意得上，智寿寿中贤也。」佛契经说：「告诸比丘：『若见豪贵长者，饶财多宝七珍具足无所缺乏，当念亲近微说道教，论施论戒生天之德，如此众行信为原首。』」是故说曰，信为真人长也。念法所住安者，念法之人当受快乐。乐有二义：一者世俗乐，二者第一义乐。世俗乐者，天上世间；第一义乐者，贤圣四禅以为乐也。念法之人获此二乐，是故说曰，念法所住安也。近者意得上者，生死流转周而复始，唯贵信义真实为上，若人妄语，生辄宗族不和穆，死入地狱，千具犁牛而耕其舌，生饿鬼畜生苦恼无量，设生为人恒被诽谤言不信用。是故说曰，近者意得上也。智寿寿中贤者，受诸果证于世无限，永舍生死寿，前进贤圣之寿。贤圣寿者，心常游在百千定意，应机之辩问便能报。是故说曰，智寿寿中贤。

信财乃得道，    自致法灭度，  
善闻从得慧，    一切缚得解。

信财乃得道者，贤圣无疑信，终不离三宝，一向念佛修罗汉业，至心念佛所造功德，若人信心向百须陀洹、向百斯陀含、向百阿那含，不如信心向一阿罗汉，信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皆得生天，信阿罗汉者则信泥洹径路，是故说，信财乃得道，自致法灭度也。善闻从得慧者，承受师教从本至竟，究畅义味执义思惟不失本际。昔有一比丘名婆耶罗，好习奇异搜求妙术，从师受法义理不失。比丘学术未尽师法，师外遇客醉酒还归，却踞其床床脚即

折，恐师颠倒以身担床，终竟一夜至晓。问其弟子：「卿作何等？」弟子答曰：「师昨醉归踞其床，床脚折，弟子以身担床耳。」师感其意，「我有技术，尽当教卿终不惜也。」技术已备，师复试其意。师饮盐汤即吐在地，使弟子食之，弟子即欲食之。师捉止之。「卿术已成，吉无不利。」方忆佛语教诫之言，善闻从得慧。信哉斯言，一切缚得解者，尽能断诸七使九结，诸缚持入十二因缘，永尽无余已舍已离，是故说曰，一切缚得解也。

信之与戒，    慧意能行，    健夫度患，  
从是脱渊。

信之与戒者，彼修行人执信守戒持心无乱想，具足二业者，便为众生所见尊奉，在大众中独步无匹，犹如满月处在众星。若有亲近修笃信心，所生之处多饶财宝，象马七珍无所渴乏，斯由信心难沮坏故。设复行人守戒不缺，怀抱翫习昼夜孜孜，犹人抱剑履冰，守护禁戒无所缺漏，便为无数众生而为上首，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是故说曰，信之与戒也。慧意能行者，身口意无所伤损，思惟止观摄诸乱意。如来说偈：三业具足，端坐一意，多诵无厌，执事劝佐，是谓三。复有三业：一者惠施，二者持戒，三者思惟，是谓三。信者属施，戒摄不杀，定摄思惟，是故说慧意能行也。健夫度患者，健夫者，谓立根得力已入贤圣境，怨恨患怒永息不生，内外清彻犹天琉璃，所作已办更不处胎，众智具足内已洁净外化无倦，是故说曰，健夫度患者也。从是脱渊者，能具此众德者，斯人希有。所以然者，以其脱缚着故，正使命终名称远布，是故说，从是脱渊也。

信使戒成，    亦寿智慧，    在在能行，  
处处见养。

信使戒成者，谁成就信戒？答曰：「贤圣人须陀洹、斯陀含。凡夫人者，已成复失。所以然者，皆由贪欲瞋恚愚痴所致，与恶知识从事所致，不与善师从事所致，失时失果失人。」须陀洹、斯陀含者，不为此所蹈践，正使作佛形像来试其人者，作若干变化，心不移易，不为彼屈。昔舍卫城里有最胜长者，多饶财宝，象马七珍库藏充满。然为人悭贪不肯惠施，其有乞者不听入内，守瞻门户牢固门户，七重皆作重关，石屑涂壁恐鼠穿墙，以铁笼盖屋以防飞鸟，家不畜狗恐损米谷。尔时世尊告阿难曰：「汝往诣彼降最胜长者。」是时，阿难敬奉佛教，即着衣持钵诣舍卫城到长者家，语长者曰：「如来恒说，夫人布施给穷乏者，得五功德。云何为五？一者寿，二者色，

三者力，四者乐，五者辩。其有施者获此五德。」长者自惟：「吾闻瞿昙沙门高才博学，所演经典八万四千亿象所载不胜，今日多闻弟子来至我家，但说布施，贪着财货，斯是乞士之法，非是贤智。」尔时阿难广采经义，随时适彼长者，然其长者心如刚铁不可移易，语阿难曰：「今日欲中有受请处？为欲乞食？」阿难报曰：「亦无请处，今当乞食。」长者寻语阿难：「日已欲中宜知是时。」阿难即起舍出，更诣余家乞食。还至世尊所白世尊曰：「慳贪长者执意坚固不可降伏。」

明日清旦，佛告阿那律曰：「汝往诣彼降伏慳贪长者。」阿那律受教即往长者家与共相见，渐与长者说微妙法：「如来．至真．等正觉恒说此法，夫人布施给穷乏者，获福无量，现世后身封受自然。」长者复念：「吾闻阿那律者舍豪族位出家为道，恒受五百钵食供养，然无厌足，今复来诣吾家劝我布施，复是乞人，非贤士之法。」寻语阿那律：「日欲逼中，宜知是时。」阿那律即起舍出，更适余家乞食。还至世尊所白世尊曰：「慳贪长者执意坚固不可降伏。」

佛复告大迦叶：「汝往降伏慳贪长者。」迦叶受教诣彼长者家与共相见，复与长者说微妙法：「如来．至真．等正觉恒所说法，若人布施获五功德，所生之处人所爱敬。」长者自念：「斯人昔在家时，九百九十九具犁牛耕田，六十簞金粟一簞三百四十斛，黔毘罗国第一贤女以为妻室，舍彼豪贵今作沙门，何为至他家如乞人，所说叹誉布施，贪着财货？」迦叶无数方便而为说法，意不开解亦不移易，语迦叶曰：「今日欲中，有受请处？为欲乞食？」迦叶报曰：「亦无请处，今当乞食。」长者语迦叶：「宜知是时。」即起舍出更诣余家，还白世尊：「其人热心意难沮坏。」

佛复告目连：「汝往诣彼慳贪长者。」目连受教即往至彼长者家，与共相见与说布施：「如来．至真．等正觉恒说此法，夫人布施给穷乏者，获福无量，现世后身封受自然。佛告比丘：『若有众生知施果报者，最后钵中遗余已不取食，开意惠施，值贤圣良佑福田者，吾证明此其德无量。』」长者自惟：「吾闻此人神足无碍，能移山飞岳翻覆天地，或移他方世界来入此土，众生之类无觉知者，不能与吾现一神足，方说布施之福，将由慳贪故存于怀，斯是乞人非是贤士。」目连复说法，不释其意，语目连曰：「今日欲中，有受请处？为欲乞食？宜知是时。」即适余家。

佛复告舍利弗：「汝往诣彼慳贪长者。」即复受教诣彼长者，与共相见在一面坐，告长者曰：「夫智达之士当分别四法。云何为四智？一者分别布施，二者亲近善知识，三者当离慳嫉，四者念修智达。」长者自惟：「吾闻斯人，年至八岁越众论上，尽堕诸幢无敢当者，长年十六究尽阎浮利地书籍，无事不开，博古览今演畅幽奥，天文地理书记图讖，梵志历术尽皆通达，瞿昙沙门弟子之中智慧第一，谓为当说智慧微妙之教，今乃复说布施之德，复是乞人非贤士也。」语舍利弗：「为有请处？为欲乞食？宜知是时。」舍利弗即还至世尊所，前白佛言：「其人慳贪执心牢固，积薪至天以火焚烧，融消其心意故不革，唯愿世尊躬降屈神诣彼长者，示佛威力，除去慳心开发愚惑。」

尔时世尊，犹如力士屈申臂顷，至长者家坐于中庭，最胜长者见世尊至，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告长者曰：「夫人布施获五大功德。」长者白佛：「云何布施得五大功德？」佛告长者：「第一施者谓不杀生，是谓长者第一施也。若有众生，持不杀戒，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亦无恐惧，是谓第一施也。」长者自念：「夫人杀生皆由贫贱，吾今家内饶财多宝所欲自恣，何为当复杀生？此语善矣，当顺其教。」即白佛言：「愿身自归当受佛戒，尽其寿命不敢犯杀。」佛复告长者：「不犯不与取。若有众生持不与取戒，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亦无恐惧，是谓第二大施。」长者自念：「窃盗人物者皆由贫贱，吾今家内，象马七珍金银杂宝、车璩马瑙珊瑚琥珀，充满库藏，何为盗窃人物？斯言善矣，当顺其教。」即白佛言：「愿身自归当受佛戒，尽其寿命不犯盗戒。」佛复告长者：「若有众生不犯盗者，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亦无恐惧，是谓第二施也。」佛复告长者：「不得淫婬犯他妻女，若有众生持不淫戒者，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亦无恐惧，是谓第三大施。」长者自念：「已无妻者则犯淫婬，吾今家内婬女营从动有万数，意欲幸纳意犹不遍，况当犯他妻女？斯言善矣，当顺其教。」即白佛言：「愿身自归当受佛戒，尽其寿命不犯淫婬。」佛复告长者：「若有众生不犯淫婬，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亦无恐惧，是谓第三大施也。」佛复告长者：「不得妄语，是谓大施。」长者自念：「夫人处世所以妄语者，以其贫贱不能自存，是以虚称诈逸诡调为业故妄语耳。吾今家内积财无数居一亿里，岂当妄语耶？斯言善矣，当顺其教。」即白佛言：「愿身自归当受佛戒，尽其寿命不犯妄语。」佛告长者：「不犯妄语者，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亦无恐惧，是谓第四大施。」佛复告长者：「不得饮酒，是谓第五大施。」长者自念：「夫人饮酒三十六失，亡国破家莫不由酒。若我饮酒客来

烦闹，又损我酒加致鬪乱。斯言善矣，当奉佛教。」即白佛言：「愿身自归当受佛戒，尽其形寿不犯酒失。」佛告长者：「若有众生不犯酒者，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亦无恐惧，是谓第五大施。」时彼长者内自思惟：「如我外道异学内禁所犯，若弟子事师承受教诫，不问多少要当报恩，供养财宝给其所须。躬自入库选择白[送\*毛]，取不妙者欲以献佛，其所选者捉輒极妙，如是数十反复不能得弊者，心口共争，慳贪深固意不开解。正值尔时，阿须伦与忉利天共鬪，或阿须伦得胜诸天不如，或诸天得胜阿须伦不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诸天阿须伦共鬪，复见长者施心慳心共争，或施心得胜慳心不如，或慳心得胜施心不如。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施与鬪共集，        此业智不处，  
施时非鬪时，        速施何为疑？」

最胜长者闻如来说偈，内怀惭愧即出白[送\*毛]跪受祝愿。尔时世尊渐与说微妙之法，讲论妙行。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漏为大患。长者闻已，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得法获法，法法成就，分别诸法，于如来法逮无所畏，即从坐起头面礼足前白佛言：「自今已始愿为优婆塞，尽形寿不杀。」如来默而可之。「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受三自归命已，如来即从坐起而去。

佛去不久，弊魔波旬化作佛形像，来至长者家，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紫磨金色圆光七尺，长者见已内自念曰：「如来向出，还其何速？」敬意如见佛而为礼之。「不审如来有何教诫？」伪佛告曰：「吾谓长者高才博智分别机趣，谛念长者愚惑无智，吾向所说四谛者实非真谛，斯是颠倒外道所习。」长者寻觉知为诈伪，即报之曰：「止止勿语！吾获慧眼立牢固地，正使汝化亿千万身来至我所，欲使退转我心者，其事不然。岂当以萤火之光与日竞明，田家埠阜欲比须弥，鷄鸞乌鹊金乌并飞，以汝秽形欺诈伪身，设是幻师不应久停，若是波旬宜速还归。」弊魔波旬闻是语已，惭形愧影即还复身，复道而去。

若有众生信戒成就，终不为魔所沮也，况当须陀洹、斯陀含有退还乎？此事不然。住凡夫地未入道检，见此幻形则有退转，则不成就。凡夫人者先成而后退，是故说，信使戒成也。亦寿智慧者，能究竟施，其间不有乱想，须陀洹见谛所断八十八使，以施心永断无余，除欲界七死七生、色界无色一死一生，其余生者永尽无余。斯陀含者，以施心见谛所断八十八使，淫怒痴薄，



除欲界一死一生，其余生者永尽无余。阿那含三界见谛所断结，欲界思惟所断结，以施心永尽无余，舍欲界生，除色界无色界一死一生，其余生者永生也，无复慳嫉意不想念贪着世荣，众智具足寿不中天，是故说亦寿智慧也。在在能行者，慧人执行以教化为本，意欲所适东西南北，輒有所益兴起佛事，是故说，在在能行也。处处见养者，已至彼界便为众生所见供养，在在处处分流法化，是故说，处处见养也。

比方世利，    慧信为智，    是财上宝，  
家产非常。

比方世利者，世利谓阎浮利地人身。何以故说世利？谓阎浮利人以其阎浮利内出诸佛世尊、辟支佛、阿罗汉、神仙得道者，行度无极，人于此间身行善口意行善，复于此间信根成就，知有佛法僧，无复愚惑染世尘劳，正使寿终后无遗患。是故说，比方世利也。慧信为智者，有信有智则能具足八十千行，信御心本、智瓔珞身，信致大富、智成果证，是故说，慧信为智也。是财上宝者，宝中真者谓智慧宝也，最胜最上无有过者，极上微妙不可譬喻为比，是故说，是财上宝也。家产非常者，世财虽多。会有衰丧者。石室城内有三居士，一名阇利异姓人也。二名哺陀满。三名婆波那。此三人亲兄弟也，多财饶宝财产无极，象马七珍无所乏短，县官盗贼水火灾变不能侵欺。有一婆罗门，持伊罗钵龙斋，冀望富贵饶财多宝。时龙现身语婆罗门：「汝今何为勤身苦体食风饮露断谷除味，在此持斋为何所求？」婆罗门报曰：「所以在神泉与龙斋者，冀望大富获致珍宝。」龙王报曰：「汝不闻乎？吾有二号：一名伊罗钵，二名财无厌。既名无厌，复从吾有所求耶？」婆罗门报曰：「设不惠者，便于此命终不能徒还。」龙王即出紫磨好金以报婆罗门：「石室城内有豪富长者，出自天竺姓某字某，汝往至家，以此金与，从彼求财。」时婆罗门得金便去，至彼长者家出金示之。长者见金告语：「藏之勿令人见。」将诣内馆召诸五亲：「此人远送斯金与我。」五亲饮食欢娱藏金库内，库中杂物尽没入于地还彼龙库，不但一家左右，七家财物亦复尽没于地。声闻外布，彻彼三居士。复闻龙王与梵志金至石室城，使七豪贵人库藏尽没入于地还至龙宫。时三居士自相谓言：「我等三家资财无数库藏充满，以法获致不枉滥人，终不为水火盗贼王法所夺。」国人闻之谓为夸谈言与行违，普共聚集诣彼三家，问居士曰：「七家财宝尽入龙宫，闻卿三人自相谓言：『家业财宝以法获致不枉人物。』以何为证？可得知不？」时三居士各出十斤分为六段，将诸人民及七家亡失财主，往至龙泉以金投泉，水皆涌沸犹如镬汤。龙王惊惧即遣龙女，出金还归报谢使还。顺法财者以理成

办，终不为水火盗贼所见侵欺；非义财者枉滥人物得以非道，便为盗贼水火王者所夺，彼七家者即是其义。是故说，家产非常也。

欲见诸真，    乐听讲法，    能舍慳垢，  
此之谓信。

欲见诸真者，若有信心坚固，往见贤圣，造诸精舍塔寺，礼覲高德法师，问讯听受乐闻讲法，如契经所说：「若有人着俗乐家无所乏，造者便有五阙。云何为五？于是其人乐以家里谈论，若至众中便闻师教：『夫人执行，应当贤圣默然。』其人心悔誓不至众：『吾所好乐者，众人见呵，于我无益，复至众为？』以不至众便不见圣，以不见圣便不闻法，以不闻法便坠堕凡夫趣三恶道。是谓斯人于贤圣律第一阙也。复次斯人意所爱欲者，常自在前，会至众中闻诸法师说其滓秽，其人心悔誓不至众：『吾所好乐众人见呵，于我无益，复至众为？』以不至众便不见圣，以不见圣便不闻法，以不闻法便坠凡夫趣三恶道。是谓斯人于贤圣律第二阙也。复次斯人知亲远行心常爱敬，行至众中便闻师教：『远游妨乐知亲企望，离师离众不至究竟。』其人心悔誓不至众：『吾所好乐者众人讥论，于我无益，复至众为？』以不至众便不见圣，以不见圣便不闻法，以不闻法便坠凡夫趣三恶道。是谓斯人于贤圣律第三阙也。复次斯人知亲为众摈弃，行至众中便闻师教诲责知亲，其人心悔誓不至众：『吾所好乐众人讥论，于我无益，复至众为？』以不至众便不见圣，以不见圣便不闻法，以不闻法便坠凡夫趣三恶道。是谓斯人于贤圣律第四阙。复次斯人知亲命终，追慕悲哀不离食息，行至众中便闻师教：『身死神离当更受胎。』其人不信谓为永灭，其人心悔誓不至众：『吾所好者其人讥论，于我无益，复至众为？』以不至众便不见圣，以不见圣便不闻法，以不闻法便坠凡夫趣三恶道。是谓斯人于贤圣律第五阙也。是谓五阙，不至大众之所致也。」是故说曰，欲见诸真，乐听讲法也。能舍慳垢者，垢中深者慳嫉为首，染污人心不至于道，止人施心断诸德本皆由慳嫉。若彼行人心如死灰持意如地，设遇财宝终不贪欲，计彼财物瓦石不异，唯信于道不习颠倒，是故说，能舍慳垢，此之谓信。

信能渡河，    其福难夺，    能禁止盗，  
野沙门乐。

信能渡河者，信直至心所向无碍，如所说近行若远游为人所诳，前实艰难欺言无患，斯人信已涉路而进，虽遇艰难通达无患。有一直信人，欲渡江水已

至岸所，问行人曰：「水为深浅？」答曰：「齐踝而已。」执信而渡实如所言，正使斯人戢信，命终所生之处无违言者，众人敬奉言是福人。是故说，信能渡河也。其福难夺者，昔有一人犯于王法，家产诸物尽没于官，王勅其人：「送汝家产财簿尽诣于官。」其人赍福德名簿送诣于官。王问其人：「吾勅汝送家产财簿，乃送福德簿耶？」其人报曰：「后身家产簿者，此簿是也；今身家产簿，随王所录。」王闻斯语，心开意悟息而不录。是故说，其福难夺也。能禁止盗者，昔舍卫城里有一长者，笃信三尊慈仁惠施，苞育众生调诸穷乏。时天暴雨电雷霹雳，盗窃忽至劫掠财物，长者寻觉，语彼贼曰：「汝莫持去，吾欲与沙门。」贼闻斯语，眼则随闇手便不举，贼帅相告寻退而去。是故说，能禁止盗，野沙门乐。

沙门数至，    智者所乐，    及余笃信，  
其间欢喜。

沙门数至者，见沙门者心开意解，给施所须随时问讯，四事供养，衣被饭食床褥卧具病瘦医药。是故说，沙门数至，智者所乐也。及余笃信者，比近村落见其造福，皆佐欢喜普共修善，是故说，及余笃信也。其间欢喜者，或从远来躬自亲奉同发欢喜，出入行来观其威仪礼节，是故说曰，其间欢喜也。

若人怀忧，    贪他衣食，    彼人昼夜，  
不得定意。

若人怀忧者，昔佛未出世时，尔时九十九种道普皆兴盛；如来出世众邪自灭，弟子翼从皆得供养。外道异学内怀憎疾发心妬忌，见人得利养者，烦恼苦恼诽谤而行，是谓外道生嫉心也。或复有人，于内法中虽复出家染道，不精勤于道，外像持律内行不纯，见人得利养者，兴嫉妬心：「吾亦出家汝亦出家，汝独受福吾不得养。」犹二罗汉，功齐行满俱无增减，一人招致利养追身不离，一人家家乞求不自给足，便自生念兴相似疑：「吾独何为不见供养？彼独何福恒受利养？」无垢道心犹尚兴想，况于凡夫能不生嫉？唯有得佛三界特尊，毁辱之不以忧憾，供养者不以加欢，持心如地亦无增减，是故说，若人怀忧，贪他衣食，彼人昼夜，不得定意。

若人能断，    尽其根原，    彼人昼夜，  
而获其定。

若人能断者，畏将来罪不生后世缘，尽其根萌无复生兆，此亦如是，若能断意根本所念，昼夜安隐定意不乱，心之所念随意即至，是故说，若人能断，尽其根原，彼人昼夜，而获其定也。

无信不习，    好剥正言，    如拙取水，  
掘泉扬泥。

无信不习者，亦不亲近亦不承事，言谈往反设共从事者，善法有减增诸不善。如拙取水者从高山求，唐劳其功不获致水，正使掘地，得水扬泥不可任饮。是故说，无信不习，好剥正言，如拙取水，掘泉扬泥。

贤夫习智，    乐仰清流，    如善取水，  
思冷不扰。

贤夫习智者，贤夫者，谓佛弟子，常当亲近承事供养，随时瞻视不使有乏便获大福，戒身未具者，便能具足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见慧身。犹如有人渴爱于法，昼夜思虑，唇口焦烂追寻不舍，犹水澄清冷而不浊。彼修行人亦复如是，众德具足慈悲四等，恩及一切广及众生不自为己，秽浊结使已尽不生，阴持入热无复根本，更受冷阴无复熅气，是故说，贤夫习智，乐仰清流，如善取水，思冷不扰也。

信不染他，    唯贤与仁，    非好则远，  
可好则学。

信不染他者，染者为沉重结使，淫怒痴具足，入骨彻髓，如此染者常当远离。所以然者，以其患重不可习故。是故说曰，信不染他也。唯贤与仁者，以得仙道离世八业，修行清净己身无染复不染他。所以然者，以其染本不可近故。是故说，唯贤与仁也。非好则远者，斯是弊友远之如舍厕，如避恶狗、奔逸暴牛，如离恶马、狂醉之象，如避奸道贼寇，是故说，非好则离也。可好则学者，如此人等皆是贤圣奉律之人，可敬可贵，天人所尊，犹澄清水冷而且甘，犹人渴乏求毘沙门，获致财宝无所患恨，犹人须华当诣园圃，须珍宝者当诣大海，是故说，可好则学也。

## 出曜经卷第十二

## 出曜经卷第十三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沙门品第十二

截流而渡，    无欲如梵，    知行已尽，  
逮无量德。

截流而渡者，流者结使之本，漏出色声香味细滑意法，犹如江河诸流尽趣于海。凡夫结使亦复如是，漏出尘劳色声香味细滑意法。彼修行人执智慧剑断而使住，不复漏出结使缠缚，是故说，截流而渡也。无欲如梵者，思惟断欲，犹如梵志昼夜精勤，劳形苦体曝露尸骸，日夜翘足仰事日月，愿生梵天，受彼天福为梵豪尊，便于此间专精一意，思惟断欲修清净行。是故说，无欲如梵也。知行已尽者，无欲之人内外清净，练精其心无复尘垢，是故说，知行已尽也。逮无量德者，如此之人受供无量，施一切凡夫人，不如施一须陀洹。所以然者，毕当尽一切生死，更不处三有故。斯陀含、阿那含，众行具足功德无量；施百须陀洹不如施一斯陀含，施百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是故说，逮无量德。

智者立行，    精勤果获，    行人执缓，  
转更增尘。

智者立行，或时诵习精微，入定坐禅诵经佐助众事，执意勇健不怀怯弱，昼夜孜孜不怀懈倦，是故说，智者立行，精勤果获也。行人执缓者，夫人出家要犹精勤，昼则经行夜则禅定，不能顺从佛教佐助众事礼拜塔庙，方更懈怠不勤三业，遂堕凡夫不至究竟，是故说，行人执缓也。转更增尘者，凡夫人行不牢固，淫怒痴增。以出家学受他信施，不能思惟道德，方更虚论万端，行不真正不诵习受，是故说，转更增尘也。

夫行舒缓，    善之与恶，    梵行不净，  
不获大果。

夫行舒缓者，人欲建行要当究竟，所愿毕果终不中退。然彼行人，心意舒迟不能究竟，亦复不能诵习有所成办，不坐禅诵经佐助众事，是故说，夫行舒缓也。善之与恶者，人欲习行为善为恶，要当建志必果所愿，意欲趣善必成

其善，意欲趣恶必成其恶，习垢多者结使随之，习善多者结使寻灭。或复苦行具诸威仪，劳形苦体曝露尸骸，仰事日月五火自炙，卧寝荆棘断谷服气，或食果蔬欲成所愿。是故说，善之与恶也。不净梵行者，或复持戒模贸天福求生梵天，或求帝释六天魔王，复以戒福求作圣王典主四域，是故说，不净梵行也。不获大果者，果中上者解脱果也，最上最尊无与等者，但受报果不受证果，是故说，不获大果也。譬如执[廿/(女/女)\*干]草，执缓则伤手。沙门不禁制，狱录乃自贼，犹如学术战鬪相势、乘马御车、飞轮掷索、拨桥马蹈，比当了知。复当次学在家田业，收拾藏举望风烧野，收刈苗谷知草刚软，刚者牢执缓则伤手，软者缓持无所伤损。是故说，譬如执[廿/(女/女)\*干]草，执缓则伤手也。沙门习行亦复如是，习戒不牢违失禁法，或修或舍。若有学人先不学戒，入定径路分别慧明，或全失戒本，或漏脱半，皆由不随善知识、习近恶知识，便生地狱中。是故说，沙门不禁制，狱录乃自贼也。

譬如拔[廿/(女/女)\*干]草， 执牢不伤手，  
沙门禁制戒， 渐近泥洹路。

譬如执[廿/(女/女)\*干]草者，凡学之法当尽师术，才伎六艺尽当备具，犹如战鬪当有战具，安脚定心手执弓矢，随意所趣必果其心，及获家业收拾藏举，[廿/(女/女)\*干]草苗谷亦复如是。是故说，执牢不伤手，沙门禁制戒，渐近泥洹路也。沙门持戒难动如山不可移转，不为外邪所见沮坏，已离恶知识，与牢固善知识从事，知泥洹所趣，斯亦复是沙门禁戒灭尽泥洹也。

难晓难了， 沙门少智， 多诸扰乱，  
愚者致苦。

难晓难了者，学道求佛难，出家遇师难，实为难晓。上法妙业贤圣所学，是故说，难晓难了。沙门少智者，少智人者，不得为沙门，或处在居家，染着非要不能舍离，或同釜灶漏坏不完不能舍离，或同床褥秽漏不净不能舍离。设有一妇盲跛憔悴不能舍离，是故佛说，蝇困于蜘蛛网、鸟困于罗、象困刚鑿系、恶马困于策。学人观此已，能永舍居业，捐弃妻息，除去五欲，永离八法，便得为道不着世累。少智之者犹蝇投网、鸟入罗里求出甚难，是故说，沙门少智也。多诸扰乱者，或以道心无数百千方便，劝语前人使出家学，不肯信用，心如藕叶水不着污；不但劝出家，亦复劝持八关斋，亦不信用；不但劝八关斋，弹指之顷使念其善，亦不信用，况能舍家学道，此事不然。犹如国主赦囚出狱牢系罪人，厌患狱者闻辄寻出如避火灾，愚人乐狱恋

慕不出。如来出现于世放大慈赦，又遍三千大千世界，解俗缚着牢固之结，渐当离彼生死。其中智人有目之士，闻大慈赦音者，即舍家业出家为道；愚痴少福心不开寤，染着世累不肯出家，虽闻赦音不入其心。是故说，多诸扰乱，愚者致苦。

沙门为何行，如意不自禁，  
步步数着粘，但随思想走。

沙门为何行者，修沙门法息意不起，愚人起惑，谓为沙门当趣何行？于中息心不乐出家，是故说，沙门为何行也。如意不自禁者，当禁制不令色声香味细滑法得入，犹如收苗家恒遮畜生不令侵暴，如钩调象，人心亦复如是，恒当将御，不令色声香味细滑法得其便，是故说，如意不自禁也。步步数着粘者，其中行人执意不牢，犹如轻衣随风东西，亦如轻羽得风则移，兴念众想流驰万端，为三想所牵。云何为三？一者欲想，二者恚想，三者慳嫉想，是谓三想。难御难制，去无踪迹来亦无形，想为心使求定难获。是故说，步步数着粘，但随思想走也。

学难舍罪难，居在家亦难，  
会止同利难，艰难不过有。

比丘出家心恒着俗，追念家业不修福事，中间自念有变悔心，何为出家修沙门法？怀抱忧虑如人遭丧，鹿惊奔走执意多误，心如猿猴。彼心不定亦复如是，但念色声香味细滑法，违失戒律，进无道心退念家累，遂自积罪不至永寂。是故说，学难舍罪难，居在家亦难。会止同利难者，如契经所说：「佛告比丘：『侨寄他乡难，素贫乞求难，会止同利难。汝今比丘！若造家乞者，恒自下意莫随彼饶，设得好丑勿生是非。』」是故说，会止同利难也。艰难不过有者，经历地狱有、畜生有、饿鬼有。佛告比丘：「汝等所以出家者，欲断三有、不生三有，捐弃家业永舍妻息，皆欲灭有不愿生有。汝等比丘积有以来，经无数世涉苦无量。」是故说，艰难不过有。

袈裟被肩，为恶不捐，恶恶行者，  
斯堕恶道。

袈裟被肩者，或有人学道，外被袈裟内行不纯。昔有众多比丘，居在山藪无人之处，村落郡县追饷无量。其中比丘贪着鲜洁，所被衣裳极细微妙，昼夜

谈论心不离欲。时，彼树神山神，观诸比丘心意所趣，皆兴欲想欲制止之，即现人身，而说颂曰：

「畏死而怀惧，    假名为沙门，  
身被僧袈裟，    如老牛长尾。」

尔时众多比丘闻天说偈，瞋恚隆盛，寻报天曰：「我等是汝老牛耶？」时彼天神报道人以此偈：

「吾不称姓字，    亦不选择人，  
其中秽行者，    吾故说此人。」

是故说，袈裟被肩也。为恶不捐者，彼修行人成就恶法，贪欲无忌，不守护身口意诸根不具，纵姿自由不自收摄，是故说，为恶不捐。恶恶行者，昼夜为恶勤而不怠，如佛说瞿昙契经。佛告阿难：「吾善逝后，当来之世，有名种姓比丘，不修立戒习诸恶法，身被袈裟不自禁制。」是故说，恶恶行者。斯堕恶者，以恶自缠不能离恶，死后便入三恶道，是故说，斯堕恶道也。

至竟犯戒人，    葛藤缠树枯，  
斯作自为身，    为恚火所烧。

至竟犯戒人者，无毫厘戒存在心怀，亦无清白之法，如彼契经所说。佛告阿难：「吾不见调达有毫厘清白法存在心者，设当有毫厘善法存在心者，吾不记调达入地狱。犹如有人溺堕深厕不能动转，复有慈哀人欲济其命，观彼人身颇有净处屎尿不污，吾欲捉而挽出。遍观其人无处不污，无毫厘净处。」至竟犯戒人罪与彼同，是故说，至竟犯戒人也。葛藤缠树枯者，犹如萨卢好树枝叶繁茂，为葛藤所缠凋落枯死，是故说，葛藤缠树枯也。斯作自为身者，自招其祸以自克伐，为众所嫉不叹其德，是故说，斯作自为身也。为恚火所烧者，北方雪山有草名伊罗叉，天分含毒，随风所吹草木悉死。海水有鱼其名自害，在水岸侧卧深草中，风吹草动触彼鱼身，恚毒炽盛身体浮肿，再三触身身坏自终。是故说，为恚火所烧也。

所谓长老，    不以耆年，    形熟发白，  
蠢愚而已。

所谓长老者，不以耆年，形骸老朽以离少壮，不知法禁，亦复不知善恶之法好丑进趣，亦复不知戒与不戒、犯与不犯，不知轻重，不知二百五十戒威仪



进趣，形熟面皱肌皮舒缓，犹如老牛老象，虽为年至，蠢愚而已，可谓食年非智慧年，不诵契经律阿毘昙，不观三义徒自受苦。是故说，所谓长老，不以年耆也。形熟发白，蠢愚而已者，形骸已熟命在旦夕，当往至彼阎罗王所，为王所诘无言可对；存在世时，愚心自缠不作善果，徒寿于世不观三业。是故说，形熟发白，蠢愚而已。

谓舍罪福，    净修梵行，    明远清洁，  
是谓长老。

谓能舍罪福者，生天人中是谓为福，入地狱畜生是谓为罪，其人已断更不复生，尽其根原不种当来有，是故说，能舍罪福也。净修梵行者，贤圣八道亦是梵行，依此梵行得至善处尽苦原底，是故说，净修梵行。明远清洁者，彼长老者成就老法，昔波斯匿王治化无外远近敬附，六师相率至王波斯匿所，切教王曰：「沙门瞿昙夸世自称，谓为第一独步无侣，王可造沙门所语彼沙门：『汝今瞿昙审成无上等正觉道耶？』」若彼报言成等正觉者，王当以此言报之：『不兰迦叶等少出家学年在耆艾，形熟神疲犹不得佛道；汝今学以来日浅，二十九出家，自云六年苦行，云何能成等正觉乎？』」时波斯匿王受六师教诫，往至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须臾退坐前白佛言：「瞿昙沙门审成等正觉道耶？」佛报王曰：「如王所言，成等正觉。」「不兰六师等，少出家学道，于今积年形神俱乏，不能得成无上道，况瞿昙少在王宫，五欲自恣不更寒苦，年二十九出家求道，夸世自称成无上道耶？」佛告王曰：「世有四事最不可轻。何谓为四？一者毒蛇瞋恚兴盛，口吐毒火焚烧山野，有形之类皆被其毒，是谓一不可轻。二者火虽小亦不可轻，焚烧万物，是谓二不可轻。三者比丘年虽盛壮亦不可轻，神足自在变化无常，权慧化人亦无穷极，是谓三不可轻。四者王子虽小亦不可轻，所以然者，斩断自由随意出教无不从命，是谓大王！四不可轻。」时波斯匿王闻佛教诫欢喜踊跃，即从坐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是故说，明远清洁，是谓长老也。

所谓沙门，    非必除发，    妄语贪取，  
有欲如凡。

所谓沙门，非必除发者，昔佛在罗阅祇城竹园迦兰陀所，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摩竭国界快得善利，遭遇如来贤圣弟子围绕。」于此国界罗阅祇城，夏坐九十日，尔时名声彻十六大国，闻如来叹说贤圣弟子及比丘僧，国界人民倍怀欢喜，兴敬供养衣被饮食床褥卧具病瘦医药。有无量众生在家穷乏，

昼夜救命不能自存，见诸比丘受自然供，既自营已复无官私，思惟权宜各自相率出家为道。既为沙门，不能纂修法教诵契经律阿毘昙，亦复不坐禅诵经佐助众事，受人信施论不要事。佛告诸比丘：「汝等本在家时，不理家业乏于衣裳，见诸比丘得自然供养，汝等贪着故出家为道，形如沙门心如饿虎，有何道德饶润我法？」尔时如来便说此偈：

「世称卿沙门，    汝亦言沙门，  
形虽似沙门，    如鹤伺于鱼。」

佛告比丘：「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受他信施谓法应尔，报应一至亿佛不救。」其中利根捷疾智者，即自改往修来承如来教，诸有钝根不能改更，遂自招祸。是故说，所谓沙门，非必除发也。妄语贪取，有欲如凡者，「汝等比丘与恶智相应，永离善法实非沙门，自称为沙门，外视法服似如沙门。」如来复说此偈：

「如离实不离，    袈裟除不除，  
持钵实不持，    非俗非沙门。  
重云而无雨，    苗茂不获果，  
比丘离比丘，    如昼灯无光。」

是故说，妄语贪取，有欲如凡。

所谓沙门，    恢廓弘道，    息心灭意，  
羸结不兴。

所谓沙门者，昔有愚人志性游荡，不别是非好恶，见数十人舁死者出城，复值众人以香华散于死尸。时彼愚人还家寝卧，先有鬻金华裹悬于屋栋，绳解华散堕于愚人上，愚人举声唤家室告曰：「吾今已死，何不舁我捐弃？」家人问曰：「汝云何为死？」报曰：「汝不见华散我身上乎？」家室答曰：「不以华散身上谓以为死，所谓死者无出入息，身如枯木，风去火弃神识断去，身体刚强无所复任，如斯比者乃谓为死。汝虽言死，像死而不死。」此比丘众亦复如是，汝今比丘像比丘非比丘也。真实比丘者，威仪具足，见小隙畏惧，况于大者？众行不阙志趣三道，佛、辟支佛、阿罗汉道。具足威仪戒律如此之比，乃谓沙门。汝等剃除须发外被袈裟，内怀奸宄；所谓沙门，恢廓弘道也。息心灭意，羸结不兴者，诸弊恶法已尽已灭更不复兴，羸者谓结中根本，根本已除则无枝叶。是故说，息心灭意，羸结不兴也。

谓能舍恶，        是谓沙门，        梵志除恶，  
沙门执行，        自除己垢，        可谓为道。

谓能舍恶，是谓沙门者，已息诸恶，如契经所说。佛告比丘：「如人称卿，皆云沙门沙门。」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愚人皆云沙门沙门。」佛告比丘：「若应尔者，当执沙门行，若为梵志当持梵志行。是故比丘！行如沙门亦如梵志。所以然者？沙门梵志其行清净，意欲所愿必如所念。云何为沙门梵志法？所谓沙门梵志法，身行清净。或复作是念：『我所作已办已成，口意亦复如是，便得养寿。』是谓沙门梵志法。」梵志除恶沙门执行，梵志修行恒以贡高为首，自恃技术自相谓曰：「吾等婆罗门从梵口生，刹利种者从梵天齐生，毘奢种者从梵天胁生，输陀罗种者从梵天脚生，以梵为父，贡高夸说自谓第一。」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梵志法者其实不然，修梵行人至竟清净除不善法，今诸梵志为身招祸，畜妻养子男女列堂，已行不纯，反更称说吾从梵天口生。」是故说，梵志除恶，沙门执行也。自除己垢，可谓为道者，修行比丘自除己垢，诸恶不善法永尽无余，游戏于贤圣八品道，是故说，自除己垢，可谓为道。垢有三品上中下垢，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如此缠结染污人心，尽当舍离修清净行。或有梵志兴邪见意，谓为内无尘垢病由外来，或入江水或入三华池，或入人非人泉，沐浴澡洗除去外垢，不能除心缚着。世尊说曰：「夫人习行至竟清净除尘垢者，当执无上等智能去其垢。何以故？身外尘垢为人所疾，以第一义除心垢者，诸天世人所见尊敬。人间尘垢令人堕地狱畜生饿鬼，人间尘垢虽以香华熏之犹故复生，已舍诸结使戒香所熏，终以香香莫不闻者。」是故说曰，自除己垢，可谓为道。

### 出曜经道品第十三

八直最正道，        四谛为法迹，  
是道名无为，        以锭灭爱冥。

八直最正道者，云何名为正直？四谛为义处为四、为缘果为四，以聚故为四，若义故为四者是谓三也，记苦则无习、记习则无苦，是谓一尽二道三苦；缘果为四者是谓五。由苦有缘亦缘有果，道亦如是尽谛为五。若以聚为四者是谓八，先从欲界断苦，后色界无色界为二，乃至道亦如是。立此义已复有说者，从缘果义名为五。苦者亦由缘亦由果，尽名苦迹有迹贪迹慳迹也。有难者道亦有缘有果，尽名苦迹，亦名有迹亦名慳迹。何以故？此中不

立二谛。答曰：「制彼论故亦有因缘也，于彼苦习兴二论，亦无苦亦无习，欲制此二论，故有苦有习。道者有缘有果，则生一论言无道也，欲制此一论故有道，是故说有四谛非五谛。」更有说者，以聚故立此论言有八。答曰：「以聚义一相，欲界苦色无色界苦尽集聚已，欲界行缘色，无色行缘尽，集已兴出生相，欲界行尽，色无色行尽，尽集已名休息相，欲界行对色，无色行对尽，集已名出要相。」是故说，名为四谛。如慧所观者，知有累无累念知出要，是故说，四谛为法迹。是道名无为者，安隐泥洹灭尽无为尽舍诸苦，是故说，是道名无为。以锭灭爱冥者，爱有亦有三，欲有、色有、无色有，彼牢固爱缚着爱，主生乱想多诸苦恼，由何而断？答曰：「贤圣八道永断不生。」是故说，以锭灭爱冥。

慧离诸渊，        如风却云，        已灭思想，  
是为慧见。

慧离诸渊者，非图一类渊有若干，或言风尘或言深水，尘者污人身体老少不别，令人目视不明衣裳垢圻，上弊日月使无精光，妨人远视真伪不别。时，龙王慈愍世愚惑，欲使离此诸难，便降凉风细雨，掩尘灭雾矐然大明。是故说，慧离诸渊，如风却云也。彼执行人专精一意灭内尘想。想者有三：欲想、恚想、痴想。此三想者亦不为尘主生乱念，败坏智慧不至究竟，遮智慧目不覩四谛，垢染法身使不清明；能制此意不兴诸想，是故说，已灭思想，是为慧见。

智为世长，        恬乐无为，        智受正教，  
生老死尽。

智为世长者，为最为上为微为妙，亦名三义。云何为三？一为事义，二为见义，三为缘义。亦名眼义、首义、道义、觉义、贤圣出要义。以此普照诸法，犹如外物有所照明。外物者，日月星宿衣服宫殿，名入一界、入一入、入一阴、入一道。入一界，色界也；入一入，色入也；入一阴者，色阴也；入一道者，现在道也。以此智慧光明，照十八界十二入五阴，当来过去现在世以智慧普有所照，多所饶益多所成就。是故说，智为世长也。恬乐无为者，乘此智慧远离生死，善能分别不怀犹豫，亦复分别四谛不怀狐疑，是故说，恬乐无为也。知受正教，生老死尽者，所以受苦者由其有生，若无生者何有苦哉？犹如培的众箭竞射，是身如是众苦染着，是故说，智受正教，生老死尽也。

道为八直妙，    圣谛四句上，  
无欲法之最，    明眼二足尊。

道为八直妙者，外道异学意欲习道，断谷绝粮以为净行，或卧灰粪不着文饰，或露形裸跣形体不覆，或卧棘刺枕石漱流，或编发为衣，或观树叶习算呪术，或事水火日月星辰，或投高山或入深水，谓为成道。世尊说曰：「此非真道非至要处，非善知识所习；此道非妙，非贤圣所习。如此众道，贤圣八品道为最为上。」是故说，道为八直妙也。圣谛四句上者，犹众多外道异学皆修妄谛，在闲静处日夜苦行，或事山鸟秃袅鷓鴣，或事獐鹿鸡狗蛇虻，谓为真实得至灭度无为无作，得至泥洹至解脱门永离烦恼。世尊说曰：「此非真道非至要处，真实谛者四谛是也，得至无为灭尽之处。」是故说，圣谛四句上也。无欲法之最者，如契经所说，三事最第一也，一为佛二为法三为众。所谓法者，有为法无为法，爱尽无欲灭尽泥洹，真实法者最尊最上无能过者，是故说，无欲法之最也。明眼二足尊者，诸有众生，无足二足四足及众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乃至非想非无想，如来于中最尊最上无能过者，是故说，明眼二足尊也。

一切行无常，    如慧所观见，  
若能觉此苦，    行道净其迹。

一切行无常者，变易不停不可恃怙，犹电过目琢石见火焰现已灭，是故说，一切行无常也。如慧所观见者，知之秽漏非真非实，为磨灭法皆归灭尽，是故说，如慧所观见者。若能觉此苦者，厌患此苦意不愿乐，念求解脱永欲舍离，是故说，若能觉此苦也。行道净其迹者，常念修持无上正道，见谛所断能净其迹，是故说，行道净其迹也。

一切众行苦，    如慧之所见，  
若能觉此苦，    行道净其迹。

一切众行苦者，从欲界上至有顶，斯是苦际，若在欲界求离苦难，若在色界数变易苦，若在无色界受行为苦。是故世尊说：「生死炽然一切为苦，流转五趣不免其苦，谁当乐此众苦之中？」是故说，一切众行苦也。如慧之所见者，夫博学之士探古知今，三世通达如掌观珠皆悉分明，是故说，如慧之所见。若能觉此苦者，以知此苦欲得远离，意常厌患不与同处，是故说，若能觉此苦也。行道净其迹者，唯有贤圣道能净苦迹，是故说，行道净其迹也。

一切众行空，    如慧之所见，  
若能觉此苦，    行道净其迹。

一切众行空者，众行转变，不可恃怙亦不常住，生生即灭流逝不停，苦空无我，空性自尔亦非不尔，是故说，一切众行空也。如慧之所见者，犹如大士观彼净水，自见其形皆悉分明。彼修行人亦复如是，观诸众行，起者灭者无所罣碍，是故说，如慧之所见也。若能觉此苦者，从初积行乃至成道，其间涉苦不自觉知，为苦所惑不至究竟。如吾今日成得人身，遭遇佛世贤圣相值，长夜染着五盛阴身，今乃自觉知为非真，如我今日观此五盛阴众苦集凑，是故说，若能觉此苦也。行道净其迹者，以苦未知智而灭其迹，至竟清静而无瑕秽，尽苦原本令得清静，是故说，行道净其迹也。

一切行无我，    如慧之所见，  
若能觉此苦，    行道净其迹。

一切行无我者，无欲无作故一切法无我，以不坚固故一切法无我，不自由故一切法无我，是故说，一切行无我。如慧之所见者，慧之所鉴照察，三十七道品之法，犹如有人照于明镜，悉自见形无所罣碍。此亦如是，以慧观察皆悉分明，是故说，如慧之所见也。若能觉此苦者，彼修行人长夜之中，为此五盛阴身所见侵欺，计是我有、我是彼所；以实观之，便生厌患能离解脱。是故说，若能觉此苦也。行道净其迹者，住十五心以见谛道断无常苦空无我永尽无余，以其四行由苦而生，苦谛所录，苦未知智断，是故说，行道净其迹。

吾已说道，    爱箭为射，    宜以自勸，  
受如来言。

吾已说道者，或有众生懈怠慢惰，自相谓言：「若使如来神力自在者，何能不使我等早成道果？又复不能躬自执道内我形中。」犹如契经所说，有异梵志来至世尊所，而问斯义说偈曰：

「我观天世人，    梵志行清静，  
今我重自归，    解我狐疑滞。」

此为何义？说曰，彼梵志者受性顽钝懈怠慢惰，欲使瞿昙沙门与我说道早成其果，使我体中结使速得灭尽。世尊说偈报曰：

「吾不解脱卿，    净行世梵志，  
    欲求极妙道，    如是得度流。」

此为何义？报曰，梵志已欲求道不假他得，若假他得者，我坐树王下，则能灭一切众生心意结使，亦以大慈加被众生。梵志当知，不究病根错投其药，欲蒙佑者其义不然也。此亦如是，己不修道，望彼果报除己结使，此义不然。犹如梵志，良师达鉴审病根原，随病所生而投其药，便得瘳愈终无错谬。此亦如是，以贤圣道观病根原而投其药，身中结使永得除尽。或有比丘内自思惟：「如来出现于世，大慈大悲广被众生，何须劳苦躬自行道，为结使所逼不能得度？若使如来普慈一切，自当为我演说道教，何故不独与我除去结使？」尔时世尊知彼心中所念，是故说，吾已说道也。爰箭为射者，我先觉知，后与人说。犹如医师，先学方略审病根原，毫厘不失然后投药。此亦如是，先成道果，知己结使永尽无余，然后与人说结使病一一分别，乃投道药永无尘障，以无上利箭射彼结使。是故说，爰箭为射也。宜以自勸者，演道之人为人说道，直趣一向不随邪曲者，成道则易得受果证。如来世尊亦复如是，与人说道者，无形无为无作安隐灭尽泥洹。出言如教亦无虚妄，犹如父爱子，随时瞻养推燥去湿，复以甘饌饮食食彼诸子；诸子放逸不从父教，贪着五欲不从正教。如来世尊亦复如是，广与众生演甘露法，复以善权方便重说微妙法；众生不肯承受。是故说，宜以自勸，受如来言也。

## ◎出曜经卷第十三

## 出曜经卷第十四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道品之二

吾已说道，    除爰固刺，    宜以自勸，  
受如来言。

夫如来言教终不复重，出言成教更不重演，所说安详终不卒暴，所畅法本与义相从，观前受化应问何法辄往度之，已说当说随时布现。是故说，吾已说道。除爰固刺者，爰之为病坠人恶趣不可恃怙，于中自拔御以止观不兴爰

心，犹如毒箭入人胸掖不可得拔，此爱箭亦复如是，入人心识不可得拔，是故说，除毒固刺也。宜以自勸者，常念精勤求其巧便，志趣无上终不中悔亦不退转，是故说，宜以自勸也。受如来言者，如来出世所演言教，上中下善义理深邃，众德具足得修梵行，是故说，受如来言也。

是道无有余， 见谛之所净，  
趣向灭众苦， 此能坏魔兵。

是道无有余者，长阿含契经，说七佛如来等正觉，亦说七世父母种族姓号，寿命长短翼从多少，神足智慧遗腹儿息，毘婆尸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人寿八万岁，生婆罗门种；取要言之，侍者名无忧，集说戒时，忍辱为第一，广说如契经。式弃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世时，生婆罗门种，人寿七万岁；略说其要，侍者名吉祥行，集说戒时，眼莫视非邪，广说如契经。毘舍婆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世时人寿六万岁，生刹利种；略说其要，侍者名休息，集说戒时不害亦不杀，广说如契经。拘留孙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世时，人寿五万岁，生婆罗门种，侍者名佛堤，集说戒时，譬如蜂采华，广说如契经。拘那含牟尼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世时，人寿四万岁，生刹利种；略说其要，侍者名吉祥，集说戒时，亦不触娆彼，广说如契经。迦叶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世时，人寿二万岁，生婆罗门种；略说其要，侍者名等观，集说戒时，诸恶莫作，广说如契经。如我今日释迦文佛，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世时，人寿百岁，生刹利种；略说其要，侍者名阿难，集说戒时，护口为第一，广说如契经。

尔时世尊说七佛根原、七世父母、名号姓字、翼从多少，说戒本末。时诸比丘闻佛所说，各生此念：「过去诸佛姓族名号各各不同，翼从弟子亦有多少，所行道禁亦有差别，道以不同法亦当异。」如来世尊知比丘心中所念，即于大众而说斯偈：

「是道无有余， 见谛之所净，  
趣向灭众苦， 此能坏魔兵。」

过去恒沙诸佛，亦以此道而自觉寤，将诸翼从坏破结聚，竖解脱幢击大法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如实知之。已入无忧之境，无复生老病死，寂然泥洹，亦无起灭无复往还。是故说，是道无有余，见谛之所净也。趣向灭众苦者，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直行成就、觉行成就、等业成就，志不颠倒渐至于道。是故说，趣向灭众苦



也。此能坏魔兵者，魔有诸缚何者是？欲界行结染着人者，于中求便永断无余，灭重灭，坏重坏，尽重尽，打重打，剥重剥，越魔局界入色无色界，是故说，此能坏魔兵也。

唯是更无过，    壹趣如渊流，  
如能仁入定，    在众数演道。

唯是更无过者，直至无为径趣泥洹，越过生死中不退还，住生死岸顾瞻众生，欲与同归，已得至彼更不还转，是故说，唯是更无过也。壹趣如渊流者，犹如澄静泉深且清彻，亿百千众生怀饥渴者皆能充足，亦无饥渴之想，以法味润之，除去结使。此亦如是，依贤圣道，亿百千众生饥渴于道，以甘露法味充饱一切，永无饥渴想，兼除结使终无热恼，去不善行更不复生。是故说，一趣如渊流。如能仁入定者，释迦文佛，如来，至真，等正觉，系意入定有四事因缘。云何为四？一者于现在法而自娱乐，二者游戏法供，三者扶危救羸定意不乱，四者劝进必至究竟。是故说，如能仁入定也。在众数演道者，欲使弟子不错其众，救拔生死安处无为，沐浴清净不染尘垢，永离轮转不兴八法，亦复不造四百四病，是故说，在众数演道也。

一入见生死，    道为得佑助，  
此道度当度，    截流至彼岸。

一入见生死者，谁能觉知生死原本？维卫世尊本履菩萨行，乃能觉知生死原本，后与弟子演说微妙法。谁能分别滓浊法？唯有一入道乃能觉知。是故说，一入见生死也。道为得佑助者，菩萨处众起大慈悲，愍一切众生如母爱子，演甚深道令得解脱，是故说，道为得佑助也。此道度当度者，于过去世佛辟支佛声闻，尽以此道度爱欲海，是故说，道为得佑助也。此道度当度者，当来诸佛世尊，如弥勒比，度不可计阿僧祇众生，是故说，此道度当度也。截流至彼岸者，现在释迦文佛，如来，至真，等正觉，度不可计阿僧祇众生，是故说，截流至彼岸也。

究竟道清净，    以尽生死本，  
辩才无数界，    佛说是得道。

究竟道清净者，究竟有二义：一名事究竟，二名定究竟。事究竟者，所作事办必然不疑。定究竟者，游戏诸定，从一定起复入一定，如是经历数千万定，意欲有所感动随意成办，是谓定究竟。以此正行，蠲除心所念法，断诸

结使令得清淨，犹如尘垢衣浣令清淨。此亦如是，以八解脱清淨水，洗浴心垢永无尘障。是故说，究竟道清淨也。以尽生死本者，人有生分必当有老死，亦由生众生流转回趣五道，亦由神识迁转不停，是故说，以尽生死本也。辩才无数界者，如来神德适化无方，以辩才慧游于无量无数刹土，观察众生，有利根钝根，有虚有实，有修正真行者不修正真行者，如来皆悉知之。是故说，辩才无数刹也。佛说是得道者，夫言世界，皆有三义：一者阴世，二者器世，三者众生世。阴世者，所谓五盛阴是；器世者，三千大千刹土是；众生世者，谓有形之类乃至四生，皆名众生世。谁能分别了知此生？答曰：「唯有如来至真乃能知耳。」犹如有目之士掌中观阿摩勒果，斤两大小悉能了知。如来等觉亦复如是，观众生类心意根本，悉能分别。是故说，佛说是得道也。

驶流澍于海，      翻水<sup>羨</sup>疾满，  
故为智道说，      可趣服甘露。

驶流澍于海者，有大河名曰恒伽，从阿耨大泉出，从牛口流；新头大河者，亦从阿耨泉，从师子口出；婆叉大河，亦由阿耨大泉，从马口出；私陀大河者，亦从阿耨达泉，从象口出。恒伽河者，梵志所事以为师范，外道异学自相谓言：「若有学人去恒伽河百由旬外，遥三称扬恒伽名者，恒伽恒伽恒伽者，虽住百由旬外，一切众恶尽，如蛇脱故皮，恒伽水者悉归于海澄净无众秽。」是故说曰，驶流澍于海也。翻水<sup>羨</sup>疾满者，以至于海昼夜不息，从海复至入焦炭山，从焦炭山复至雪根本山，如是渐渐还至本原，昼夜流逝周而复始，海亦不满流亦不停，是故说，翻水<sup>羨</sup>疾满也。故为智说道者，诸佛世尊皆名善逝，至泥洹灭尽处，已得至彼，无有生老病死愁忧苦恼，亦复无有饥寒勤苦，尽离此苦，故曰善逝。是故说，故为智说道也。可趣服甘露者，可趣至泥洹境涉求甘露，犹如江河驶流皆名海，具成办海业。此贤圣法律亦复如是，渐渐得至泥洹境界，是故说，可趣服甘露也。

前未闻法轮，      转为哀众生，  
于是奉事者，      礼之度三有。

昔佛在婆罗[木\*奈]国仙人鹿野苑中，河名婆犁，因彼名故故名婆罗[木\*奈]国。仙人鹿野苑者，诸有神仙得道五通学者，皆游学彼国，纯善之人非凡夫所住。时，彼国王出野游猎，值群鹿千头悉入网裹，王布步兵围绕一匝，群鹿惊惧有失声唐突于弥，或有伏地自隐形者。释迦文佛昔为菩萨时，生彼群

鹿中为众导首，告诸群鹿：「汝等安意，勿怀恐惧，吾设方便向王求哀，必得济命各令无他。」时鹿王即向人王下膝求哀，王遥见之勅诸左右，各勿举手伤害此鹿。鹿复举声跪向王曰：「今观王意欲杀千鹿一日供厨，今且盛热肉叵久停，愿王哀愍，日杀一鹿以供厨宰，不烦王使，鹿自当往诣厨受死，肉供不断鹿得增多。」王问鹿曰：「汝在群鹿中最为长大耶？」答曰：「如是。最为长大。」王复问鹿：「汝审实不？」答曰：「审实。」王即舍鹿摄阵入城。时，菩萨将鹿五百，调达亦将鹿五百，日差一鹿诣王供厨。时次调达遣鹿诣王，值一鹿母怀妊数月，次应供厨。鹿母向王自陈哀苦：「次应供厨诚不敢辞，今垂欲产与子分身，我次应至，子次未至，愿见差次小听在后。」调达恚曰：「何不速往？谁能代汝先死？」鹿母哀泣悲鸣唤呼，辄就菩萨自陈启曰：「怀妊日满产日垂至，愿王开恕听在后次，分身适讫，自当诣厨。」菩萨问鹿：「汝主听汝自陈不？」答曰：「主不见听。」菩萨闻已八九叹息，慰劳彼鹿：「汝且自安勿怀恐惧，吾今代汝以供厨宰。」菩萨鹿王即召千鹿恳切诫勅：「汝等各各勿怀懈慢，亦莫侵王秋苗谷食。」调达闻已瞋彼鹿母：「汝死应至，何为辞欣不时就死？」时菩萨寻语调达：「止止勿陈此言！鹿母诚应次死，但为愍彼胎子未应死耳。吾今当代，济彼胎命。」菩萨所念，群鹿跪向菩萨各各自陈：「吾等愿欲代王受死，王在我存得食水草，随意自游无所畏忌。」王遂意盛舍而诣厨，群鹿追逐随到王宫。鹿王就厨自求供宰，厨士见鹿王分明识知，即往白王：「鹿王入厨次应供宰，不审大王为可杀不？」王闻斯语自投床下，诸臣水洒扶令还坐，王勅诸臣：「速将鹿王来，吾欲见之。」寻将至王所，王问鹿曰：「千鹿尽耶？汝何为来？」鹿白王言：「千鹿孚乳遂成大群，日有增多无有减少。」复向人王说鹿根原。王自垦责自怨不及：「吾为人王，不别真伪枉杀生类，乃至于此。」王告大臣：「普令国界，其有游猎杀害鹿者，当取诛戮。」即遣鹿王将诸群鹿还山自安，复令国内不得食鹿肉，其有食鹿肉者当梟其首。因是立名鹿野苑也。尔时世尊在鹿野苑中而转法轮，是故说，前未闻法轮也。转为哀众生者，最初与五人说法，及与八万天人，反复说四谛真如法，本所未闻本所未见，亦非沙门婆罗门、释梵诸天、魔若魔天所能转者，是故说，转为哀众生也。于是奉事者，诸天世人所见恭敬，处阎浮利地流化教授，从六天已下皆蒙济度。问曰：「何以故但与天人说法，不与余处说耶？」答曰：「诸天及人得成道果，越次取证，众知自在。除就八关斋法，除鬼神三自归。犹如畜兽佉频阁罗鸟勤精梵行。昔有三兽处在深山，一者象，二者猕猴，三者佉频阁罗鸟。象语二兽：『我等三兽不相敬待，各无礼节，今当推让，谁应耆旧推为上首？』时有大树高而且广，荫五百车，猕猴自陈：『吾

昔食其栽。』象言：『吾食其树。』猕猴言：『应推我为年耆。』象即举猕猴负于脊上，佉频阁罗鸟复自陈曰：『吾昔游雪山北食甘美果，于此大便处即生此树，吾应宿旧，应在上首。』猕猴复负脊上，从国至国，从村至村，斋戒自守共相敬待，设得饮食推让老者。城郭村落人民见者怪未曾有，四面云集，问其原由。三兽自陈昔所经历，象虽形大年幼处小，敬上二兽如子事父。人民感兽各生善心：『鸟兽犹然，况我人乎？』共相劝励上下相事，举国人民孝敬者众，自可有此孝顺之义，但不能越次取证成其道果，唯有天人最可奉敬。」是故说，于是奉事者也。礼之度三有者，兴敬众生，在在处处见如来形，承事礼敬却行久久乃回心不离佛。三有者，欲有、色有、无色有。谁能度此三有？唯有佛世尊乃得度耳。次有声闻弟子，承佛威神得度三有。是故说，礼之度三有也。

三念可念善，      三念当离恶，  
从念而有行，      灭之为正断。

三念可念善者，随时兴念食息不废，常当念善具众德本，渐得越次受诸果证尽生死原，尽有漏成无漏，是故说，三念可念善也。三念当离恶者，已离恶念，获何功德？答曰：「不为心垢所染污，除诸结使染着，亦不为彼结使所使。」是故说，三念当离恶也。从念而有行者，有觉有观游戏初禅，乃至第四禅，除弊恶心诸不善法，日进其行终不退转，是故说，从念而有行也。灭之为正断者，以断智慧智以此灭之。云何为灭？或为乱想抑制善心，不随行三十七品，覆蔽诸道果不得露现。犹如风尘卒起，覆蔽日月不覩光明，龙降甘雨随时掩尘，便覩日月精光。此亦如是，以贤圣甘露灭心尘垢，矐然大悟无复微暄，贤圣道果皆悉露现。是故说，灭之为正断也。

三观为转念，      速获无上道，  
得三除三窟，      无量修念持。

三观为转念者，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我未成佛道时，兴三不善念，欲念、恚念、害念。」问曰：「尔时菩萨云何生欲念恚念害念耶？」答曰：「菩萨苦行六年勤劳，从苦起退，自还念昔日所更，追忆本时歌笑伎乐作倡，由是便生欲想。复闻调达窃自兴意，欲夺宫人嫖女，尔时便生恚想。二垢和同，于中便生害想。复次菩萨从苦行起，难陀、难陀波罗二女，以苏麻油涂菩萨身，诸女天身极自柔软状如天女，于彼便生欲想爱想。时菩萨便作是念：『设彼五人给使我，不舍吾去者，何由使

此女以油涂吾身？』尔时菩萨便兴恚想亦兴害想，二垢和同于中便生害想。尔时菩萨复生是念：『我今已生欲想，自损亦损他人，二事俱损。自损者，诸善功德尽舍而去，是谓自损。云何损他人？若食他信施，衣被饭食状卧具病瘦医药，不能消化，遂增尘劳不获果实众德有阙，是谓损他也。取要言之，二垢和同者便生害想。是时，菩萨厌患二事，求灭不善想，以忍之力降魔劳怨，永弃乱想不生恶念，速成道果。』」是故说，三观为转念也。逮获无上道者，云何为无上道？所谓无上道者，答曰：「志求出要，无欲想无恚想。」是故说，三观为转念也。逮获无上道者，菩萨坐树王下，弃三十四意，成无上道。所谓无上道者，出过世间天人上，三千大千刹土蜎飞蠕动之类，于中最上无有过者。如彼契经所说，七微为一忽，所谓微者，不长不短，不圆不方，不高不下，无形不可覩，非眼识所摄。所以然者，以其微细不可见故，唯有转轮圣王、补处菩萨、贤圣天眼通者，乃能见耳。正使有法过此极微细者，如来通达即觉即知。是故说，逮获无上道也。得三除三窟者，住于四禅入清净定，不兴想着结使疾灭，系意不忘进修不懈，游志三四专一除结，是故说，得三除三窟也。无量修念持者，住初禅地思惟念持，或于四禅，摄内外法亦有念持。初禅内有不定想，有觉有观炽燃似火焚烧法体，外有不定想为火所烧。二禅内有不定想意爱似水，外有不定想为水所渍。第三禅内有不定想犹风有出入息，外有不定想便为风所动。第四禅中内无不定想，不为外法所摄。已得念护，除内不定想无量者，于诸初禅地无量地种所系，入此三昧定者亦复如兹，无量无限不可称计阿僧祇人成就众行，是故说，无量修念持也。

能除三有垢，      摄定用缚意，  
智慧禅定力，      已定摄外乱。

能除三有垢者，从欲界至色界无色界，名曰众垢之室，众生所居处也。能求巧便离三有者，是谓上尊道出过三界，是故说，能除三有垢也。摄定用缚意者，不使僦心游逸在外，恒专心意不令外色得便，由其三昧难沮坏故，是故说，摄定用缚意也。智慧禅定力者，以智慧利戟无所不任，断诸结使尽其源本，是故说，智慧禅定力也。已定摄外乱者，已身入定能摄外人，是故说，已定摄外乱也。

积善得善行，      处处得名誉，  
逮贤圣八品，      修道甘露果。

积善得善行者，夫欲学道当用渐渐，如初禅所行二禅所行三禅为妙，三禅所行四禅为妙，是故说、积善得善行也。处处得名誉者，如彼昼度树。契经所说，忉利诸天遥观世间，某村某落某甲弟子以信坚固，出家学道剃除须发着三法衣，生死已尽，所作已办，梵行已立，更不受胎，如实知之。是故说。处处得名誉也。逮贤圣八品者，如彼学人一趣贤圣八品道，灭尽泥洹无为无作，是故说，逮贤圣八品也。修道甘露果者，彼修行人躬自行道，欲至无上安隐之处，服食甘露无终无始。所谓甘露者，灭尽泥洹是。若有学人得至彼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故说，修道甘露果也。

◎

## ◎出曜经利养品第十四

芭蕉以实死，    竹芦实亦然，  
馿驢坐妊死，    士以贪自丧。

昔佛在罗阅城竹园加兰陀所。尔时有比丘名曰调达，聪明广学，十二年中坐禅入定心不移易，十二头陀初不缺减，起不净观了出入息，世间第一法乃至顶法一一分别，所诵佛经六万，象载不胜。后意转转退，渐生恶念，意望供养深着世利。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须臾退坐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愿说神足之道，我闻此已当善修行，使我得神足已，游至他方处处教化。」尔时世尊告调达比丘曰：「汝今且置神足，何不学四非常：非常义、苦义、空义、无我之义？」是时，调达比丘便生此念：「如来所以不与我说神足义者，恐有胜己耻在不如。」调达即舍如来，往至舍利弗所，白舍利弗言：「唯然贤者！愿为我说神足之道，我闻此已当善修行，使我得神足已，游至他方处处教化。」尔时舍利弗谓调达比丘曰：「汝今且置神足，复用学为？何不修四非常：非常义、苦义、空义、非身之义？」时调达比丘内自思惟：「此舍利弗比丘者，自称智慧第一；如吾观之，犹如萤火比于日月。吾所诵习无与等者，犹尚不解神足之道，况复舍利弗比丘岂能解乎？」即便舍去至大目犍连所，语目连曰：「吾闻族姓子，神德无量神足变化无所罣碍，愿为我说神足道。我闻此已奉而修行，游至他方处处教化。」目连语比丘曰：「止止调达！何用此神足道为？吾闻始行之人，先学四非常，苦义空义非身之义，复当精修四禅，尔乃得神足道耳。」调达闻已即兴恚怒：「此目连者，自夸神足无与等者，所以不与我说神足道者，恐神足有胜，如我若得神足，彼便无有名誉，是故不与我说神足道耳。」调达比丘内自思惟：「吾

今在在处处学神足道，人皆不肯教我。吾自有弟，名曰阿难，多闻博学众德具足，大慈四等无所不覆，明古知今三世通达，吾今当往问神足道，设授我者当善修行。」是时，调达便至尊者阿难所，语阿难曰：「吾闻卿善解神足之道，可与吾说，吾得神足已，游至他方处处教化。」是时，阿难便与说神足之道。调达闻已，在闲静处，专心一意以羸入微，复从微起还至于羸，以心举身以身举心，身心俱合渐渐离地，初如胡麻转如胡桃渐离于地，从地至床、从床至屋、从屋至空，在虚空中作十八变涌没自由，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水，东出西没西出东没，四方皆尔，或分身无数还合为一。是时，调达复作是念：「吾今已得神足，石壁皆过无所罣碍。吾今宁可化作婴孩小儿，形貌端正头上五处面如桃花，在阿闍世太子膝上，或笑或号现婴儿能。」然太子阿闍世独知是调达身，终日翫弄无有厌足，或鸣嗽唾或擎身传左右手中。时太子阿闍世内自思惟：「调达神足胜彼瞿昙沙门，能作无数变化。」时，阿闍世日给五百釜食，随时供养不令有乏。

尔时众多比丘，见阿闍世太子日给五百釜食供给调达，共相率合往至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言：「向者人间分越，见阿闍世供给调达五百釜食。」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诸人勿兴斯意，贪利调达供养。所以然者，调达所得供养，自陷于罪亦陷他人，墮于深罪二俱墮罪。比丘当知！所谓自陷罪者，犹如彼芭蕉树，愚人求实不能克获，竹芦亦复如是，駞驢怀妊二命俱丧，夫士贪货后自丧亡。调达比丘亦复如是，贪着利养，由此利养自致丧亡。」佛告比丘：「今当为汝说譬，智者以譬喻自解。昔有群鸞游在深山各各孚乳，鸞告其雏曰：『汝若学飞玄在虚空，见地如盘慎勿上过。所以然者，上有随蓝风，伤害于汝，头脑支节各在异处。』时雏儿不随父母教诫，飞越过量，为风所吹丧命，支节异处。汝等比丘勿兴斯意，调达比丘如是受殃近在不远。比丘复当知之，犹如群龟告语诸子：『汝等自护莫至某处，彼有猎者备获汝身分为五分。』时诸龟子不随其教，便至其处共相娱乐，便为猎者所获。或有安隐还得归者，龟问其子：『汝等为从何来？不至彼处乎？』子报父母：『我等相将至彼处观，不见猎者唯覩长线而追我后。』龟语其子：『此线逐汝后者，由来久矣，非适今也。汝先祖父母皆由此线而致丧亡。』诸比丘当知！犹如野狐，昼夜伺求大便，畜兽粪除已自食讫，复自于此大便而去。调达比丘贪致供养亦复如是，已自陷罪复陷他人。诸比丘莫贪着供养，如彼调达比丘。复引喻来，昔大月支国风俗常仪，要当酥煎麦食猪，时宫马驹谓其母曰：『我等与王致力，不计远近皆赴其命，然食以草刍饮以潦水。』马告其子：『汝等慎勿兴此意，羨彼酥煎麦耶？如是不久自当

现验。』时逼节会新岁垂至，家家缚猪投于溲汤举声号唤，马母告子：『汝等颇忆酥煎麦不乎？欲知证验可往观之。』诸马驹等知之审然，方知前愆为不及也，虽复食草，时复遇麦，让而不食。」时诸比丘白世尊曰：「调达为人，其德云何，乃能致斯供养？」佛告比丘：「汝等莫兴意贪着利养，如是不久自当见调达现验之事。」尔时世尊观察此义，为后世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尔时世尊处在大众而说斯偈：

## ◎出曜经卷第十四

## 出曜经卷第十五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利养品下

◎「芭蕉以实死，竹芦实亦然，  
駞驢坐妊死，士以贪自丧。」

芭蕉以实死者，皮皮相裹叶叶相连，欲求其实终不可得，彼树常宜，根生一芽树便辄死，竹芦实亦然。是故说，芭蕉以实死。竹芦实亦然也。士以贪自丧者，所谓士者。勇猛大将能却外敌内奸不起，如此之比乃名大将，然彼大将思虑不出众人之表，贪入深阵不能自出于中自丧。或复有人。内实怯弱外现勇悍，设遭战鬪之日见敌便惧，赏赐之际思在上首。调达比丘亦复如是，受人信施日噉五百釜食自称勇悍，能与结使众敌共战反招祸患，是故说，士以贪自丧也。駞驢坐妊死者，犹如駞驢欲深，固情交通自致其祸，既自丧身复杀其子，不能自安安能安人？调达比丘由此利养身坏命终入阿鼻地狱，所谓自陷于罪。云何亦陷他人？使阿阇世太子所施财货不可称计，然不致果报不获其福，是谓亦陷他人。二罪交集故致丧身，是故说，駞驢坐妊死。

如是贪无利，当知从痴生，  
愚为此害贤，首领分在地。

如是贪无利者，调达比丘，学致神足为已招祸，设不得神足者，其罪盖不足言，既贪利养不至究竟，是故说，如是贪无利也。当知从痴生者，皆是凡夫人志不坚固，或从正入邪不自觉知，设得信施快自喜庆，不虑后缘当受其



报，是故说，当知从痴生也。愚为此害贤者，诸善之法皆是贤人所习，非是愚者所学，是故说，愚为此害贤也。首领分乎地者，谓调达比丘，通出入息起不净想，乃至顶法亦复如是，以其神通贪着利养自陷乎罪，是故说，首领分乎地。

愚人贪利养，      求望名誉称，  
在家自兴嫉，      常求他供养。

愚人贪利养者，不能明鉴善法，内自兴嫉外望供养，欲使四部众随时致敬，是故说，愚人贪利养。求望名誉称者，昼夜伺捕国王大臣一亿居士，猗豪力势贪求名称，观察前意随形应适，趣欲悦彼以获利养，或时在众虚谈万端欲现己智，独望尊贵余者处卑，内怀悵望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余者不得利养。调达比丘所诵经典，六万象载不胜，十二年中恒处岩藪空闲山间，持戒牢固如护吉祥瓶，以其贪着利养故，所造功德尽为慧火所烧，是故说，求望名誉称也。在家自兴嫉者，或有在家居士，家累自随每兴忌妬，吾今不欲见持行清静之人，设有梵行清静人来至我家者，不经日夜暂息便进，各还本居，复重生念，设欲住者恒乏利养，是故说，在家自兴妬也。常求他供养者，彼习行人复作是念：「我今名在道检，行出人表，当令蜎飞有形之类日来供养，衣服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使令余者不得其养。设见余人兴致利养者，横生妬嫉如失宝藏，是故说，常求他供养也。」

勿猗此养，      为家舍罪，      此非至意，  
用用何益？

勿猗此养者，彼执行之人勇猛精进，少欲知足志趣牢固，常乐闲静思惟恶露不净之观，其间思惟善念：「夫人处世贪着利养者，自增慢惰渐坠于罪。」是故说，勿猗此养也。为家舍罪者，或在国王长者一亿居士、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不令诸人知我在某处家，论说神德戒行备具，是故说，为家舍罪也。此非至意者，捐弃恶缘修无量定，设遭遇恶违本誓愿，所行事业不自为己，是故说，此非意至也。用用何益者，亦复自隐不令人知，我持戒精进修阿练行，一坐一起复不使知，漏尽意解勇猛强记，辩才捷疾智慧无量，不欲闻人称誉己德。是故说，用用何益也。

愚为愚计想，      欲慢日用增，  
异哉夫利养，      泥洹趣不同。

愚为愚计想者，愚人计想念念兴恶，但求他养己行不均，在众人中独尊独贵兴致礼敬，愿令余者卑贱，是故说，愚为愚计想也。欲慢日用增者，夫中直之人厌患利养，戒闻施惠众德具足，解脱知见无观不入，功德已具堪任受养，福度前人已能消化复能济彼，是谓续如来种绍继贤圣。是故说，欲慢日用增也。异哉夫利养者，非法之义兴利养者，日损日减非至要处，舍正就危者，当知非贤圣道教，是故说，异哉夫利养也。泥洹趣不同者，至泥洹终其道不同，先学俗中妙法，次习贤圣道法，以次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是故说，泥洹趣不同也。

能谛知是者，    比丘真佛子，  
不乐着利养，    闲居却乱意。

能谛知是者，彼修行人知人利养至为难消，身有瑕隙受彼重施，犹彼朽车轮轴不牢，载以重载必坏败车，定矣不疑。此亦如是，以无戒身受人恩施，必自坠堕恶趣。是故说，能谛知是也。比丘真佛子者，过去诸佛弟子翼从成就此德，当来诸佛世尊弟子亦当成就此德。云何名为佛弟子耶？答曰：「四也。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如斯四部弟子，一向承佛教诫，正使外邪众恶化作若干形像，来试四种弟子者，终不能得其便也。所以然者，以其真实谛故。凡夫下劣，不得称为弟子者何？答曰：「所以不称者，以彼人心犹豫不定故，或时承受佛教，或时着外道异学，如斯之类，不得称为佛弟子。」此贤圣弟子信根牢固，一向承受佛教敬奉三宝，此乃得名佛弟子也。或有说者，于如来所得无疑信根，是故说比丘真佛子也。不乐贪利养者，何以故？皆由如来言无二故。如佛契经所说，告诸比丘：「利养甜美，内人恶趣，不得至道，能离此者可成果证。」问曰：「已得阿罗汉果，有何不具而复修道？」答曰：「根门未具分别故，于退转法当求方便至不退根，不退根人当求方便进至念法人所，念法人复当求方便至护法人所，护法根人当求方便至定住根人所，定住根人当求方便至无碍根人所。」如是渐进功德之业，犹如不动牢固之行，自致无愿无想空定。是故说，不乐贪利养也。闲居却乱意者，常当五闲净法：一为喜，喜已所得。二为安，安止众生。三为自守，守行不失。四为念，念定不乱。五为待，待善去恶。所谓欲界者众乱之原，善求巧便勤求解脱，愿不生欲界，是故说，闲居却乱意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不知计数，  
衣被饮食。

夫欲安命者，安命有二事：一为身命，二智慧命。有身命则有慧命，设无身命何有慧命？如是，行人常当自护将育慧命。是故说，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云何？息心而自省己，所谓省己者，戒闻施惠是为妙法，若在第一义，便速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是故说，息心自省也。不知计数者，昔有一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叉手白佛言：「唯然世尊！听诸比丘露其形体，人间游化与世殊异，岂不快耶？」佛告比丘：「咄愚所白，不入圣律违于道教，裸形露体者，外道异学尼干子法，非我贤圣法律所应之行。设当我众裸形游世者，与彼畜兽有何差别？则不知尊卑贵贱父母宗亲。」复有异比丘往至世尊所，白佛言：「唯然大圣！听诸比丘着织发衣。」佛告比丘：「斯是外道异学所服衣被，非我贤圣法律所容受也。愚人当知！着织发衣者有五瑕秽。云何为五？一为臭秽，二为难近，三为饶虱，四为饶虻，五为热时佐热寒时佐寒。夫为道士披僧伽梨者，过去诸佛贤圣标式，是故说，不知计数也。衣服饮食者，已说僧伽梨复说衣被饮食耶？报曰，所谓衣被者，泥洹僧僧祇支、安陀卫、鬘多罗僧。所谓饮者，甘蔗浆、黑石蜜浆、蒲桃浆、石蜜浆。所谓食者，食本有五：稌、粟、[麸-夫+黄]、麦[麸-夫+黄]、麦头麸，正根本食者粳米为首。」种种饮食者，恶生畏王请一比丘，勅太官：「与比丘精细饮食令如吾食。」比丘食已辞王出外。王问比丘：「饮食讫耶？」答曰：「已讫。」王意自念：「比丘所食必当麤恶，观色不悦必然不疑。」重请明日更食。比丘辞还精舍，明日更来。王躬自斟酌若干甘馔食彼比丘已，问比丘曰：「云何道士！食为甘美耶？」比丘答曰：「如食所食。」王内兴恚：「吾躬自具食，道士故言如食所食。」王复重请比丘，明日更食以苦酒煮[噉-口+豆]豆食之，食已问曰：「云何道士！食为甘美耶？」答曰：「如食所食。」王问道士：「食好饮食亦言如食所食，得斯恶食亦言如食所食。将有何故？愿闻其意。」比丘答曰：

「如竿瞻卜华，        出油用膏车，  
臭脂膏致远，        岂贵好以丑？  
百味食续命，        支形得行道，  
苦酒[噉-口+豆]豆食，        全命何假彼。」

时王闻已，内自惭愧无颜仰瞻。「我之所为极为可耻，乃兴恶意触烧贤圣，犹如愚人不顾虑，便自兴意执须弥山，不损于彼而自伤手，以小升斗欲量海水。我今所行其犹如此，自以褊狭小意，量度贤圣。」王复思惟：「夫修行人，不自为己但欲支命，得修行道亦复不望现身受报。」今身施好后获好

报，施秽得秽如影随形，是以智者当清淨施，莫怀妄想。是故说，衣被饮食也。

不自望利，    不谄于人，    不依他活，  
守己法行。

不自望利者，昔诸比丘初学日浅贪着乞求，所在分越得食皆恶羸弊不甘，所游乞处正使得食或迟或疾。意转欲退不堪习行，内怀忧戚渐兴权诈，转习世法不复论讲契经律阿毘昙。世尊告曰：「汝等比丘！当观宿缘皆有果报。犹如尸婆罗比丘、阿那律比丘，功德满足不求自至，余虽有福不相为譬。能知宿缘有高下者，不当兴意起憎嫉心。」是故说，不自望利也。不谄于人者，行当专一身心相应，外现愚惑内智勇猛，心念口发无所差违，奸伪邪意常当远离。昔罽宾国拘秀那罗村，时有一人好事谄伪奸者，彼有塔寺名婆盘那，有一比丘恒给众僧清淨水，此比丘皆欲现权诈佯如奸宄集聚阿练，比丘皆着百补纳衣，其色若干，往至彼村与主人相见，相问讯讫各一面坐。其人悲泣五体投地，谓诸道士：「为从何来而至贫家？为从莲华池来？为从他方世界？为从神仙山来？」意甚爱敬即请诸比丘：「愿明日于贫家食。」诸比丘报曰：「吾等所以来者，正为君一人耳，今以相造岂得受余人请耶？虽尔欲求度人之首良佑福田者，斯有尔许人无有过者。」即入家内勅诸仆使：「速办种种甘馔饮食，有诸神人道士来造我家，吾欲食之。」时诸比丘报语主人：「贤士竟为知不？我等涉学积有年岁，经行进止常有法则，六时行道不与常同，意欲经行清旦至暮暮达平晓，日出则食不违典律。」彼众中上座入语檀越：「吾一人者名曰一坐一食，饭食诸馔及以菓蔬，一时赍来吾当呪愿。」檀越闻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办具种种诸馔饮食投于钵中，别上菓蔬前受呪愿，复以酥饼蜜和麩别贡上座，望道士食已钵中遗。「吾得食之必获其福。」比丘受食呪愿已讫，问檀越曰：「颇有甘浆美饮不？」檀越报曰：「如贫家中浆有数种，蒲桃甘蔗石蜜诸浆种种皆有，不审尊者上座为须何浆？」道人报曰：「向所论浆，生来不饮初不历口，吾所问浆淳清重甘，储在积年味不变者，吾乃饮耳。」檀越闻已甚怪所以：「咄咄祸灾乃置此变。吾生斯念，谓诸道士皆获六通罗汉清澈；今观其踪正是大贼。」檀越寻语道人：「自少以来酒不过口，岂敢以酒施于道人？」道人即以奢勒里钱语檀越曰：「家若无酒，可持此钱为我酤来。」檀越闻已以手掩耳。「咄咄甚为可怪！何意道士持生业自随？此诸人等皆是赖鞞道士，有何道心？」即语道人：「别更使人，吾非汝仆使，乃令吾酤酒室？赖鞞道人！吾先不谙堕汝欺中，我今终不为汝所诳。」比丘报曰：「止止檀越勿兴斯谤，吾等所以来

者，欲觉寤卿一人耳。汝前后以来费耗财货施不值主，檀越若下意者听我说譬喻。」报曰：「大佳愿欲闻之。」「可善听之。犹如善射之士，百步射毛时时乃中，或高或下或左或右不中其的，若以地为的而取射者，高下东西南北，所射皆着终不失地。今此大众亦复如是，不选择施者必值真人，若选择施者时时乃值，多有空出费而不益。大众之中四果备足，四双八辈十二贤士皆悉具有。欲取珍宝，当诣大海至须弥宝山，欲求贤人得道罗汉者当诣大众。檀越明听，更说一譬，开意受持，明者以譬喻自解。昔此贵邦有一侨士适南天竺，同伴一人与彼奢婆罗呪术家女人交通，其人发意欲还归家，辄化为驴不能得归。同伴语曰：『我等积年离家，吉凶灾变永无消息，汝意云何为欲归不？设欲去者可时庄严。』其人报曰：『吾无远虑遭值恶缘，与呪术女人交通，意适欲归便化为驴，神识倒错天地洞燃，为一不知东西南北，以是故不能得归。』同伴报曰：『汝何愚惑乃至如此？此南山顶有草名遮罗波罗，其有人被呪术镇压者，食彼药草即还服形。』其人报曰：『不识此草知当如何？』同伴语曰：『汝以次噉草，自当遇之。』其人随语如彼教诫，设成为驴即诣南山，以次噉草还服人形，采取奇珍异宝，得与同伴安隐归家。檀越当知，此亦如是。愚惑之人，一向直信施求罗汉得道者，何日可果？所在推觅终不可值。欲求真人罗汉者，当从大众索之，以次供养必值贤圣获果不疑。檀越复当明听，昔佛在世，大爱道瞿昙弥亲佛夷母，以金缕织成衣奉献如来，佛告大爱道：『夫欲施者，当诣大众，何为独向我耶？吾亦是大众之一数，亦有微分，可持此金缕织成衣往施圣众。』如来三界特尊，犹尚不能偏受信施，辞让圣众不自专己。檀越颇闻此界南城内婆盘那寺主，给施众僧水者不乎？」檀越报曰：漫久闻消息，





















断骨命终，        牛马财失，        国界丧败，  
复还聚集。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长寿王身分为七段，亡国失土，由尚忍怨不起，共相尊敬还立国土如本无异。汝今比丘！当以道德自持共相忏悔，大者以法、小者承受，汝等云何不知正法？当念忍辱、叹说忍力，所行真正叹说真正。比丘当知，吾所以从无数阿僧祇劫积行已来，修六度无极行檀修施，头目髓脑国财妻子，持戒忍辱精勤一心，皆欲除贪除瞋怒想。」是故说，断骨命终，国界丧败也。

人若骂我，        胜我不胜，        快意从者，  
怨终不息。

人若骂我者，人自思惟：「彼人骂我，不随禁律枉侵良善。」是故说，若人骂我也。胜我不胜者，彼自思惟：「如我法者则我得胜，不如法者则我不胜。」是故说，胜我不胜也。快意从者，作是思惟者，遂增怨讎不谛思惟，是故说，快意从者。怨终不息者，如此之人，心如刚铁不可沮坏，是故说，怨终不息也。

不可怨以怨，        终已得休息，  
行忍得息怨，        此名如来法。

不可怨以怨者，是时世尊告诸来会：「吾自追忆无数劫已来，怨能息怨，人身难得佛世难遇，犹如忧昙钵华时时乃有，难得为人出家学道亦不可果。汝等已得人身，诸根不缺堪任受化，何为于正法中共相诤竞？」是故说，不可怨以怨，终已得休息也。行忍得息怨，此名如来法者，夫人行忍寂默为首，听彼已报闻彼骂已还以骂报，如是之比怨终不息，弱名忍强亦名为胜，是故说，行忍得息怨，此名如来法也。

若得亲善友，        共游于世界，  
不积有遗余，        专念同其意。

若得亲善友者，或有众生礼仪成就于行不缺，义味成就忍行成，就皆由朋友成就身行，是故说，若得亲善友。共游于世界者，如此善友，从劫至劫共相追随不以为苦，是故说，共游于世界也。不积有遗余者，夫人意等不计财货，亦复不选择知亲，正使朋友出在卑贱，善色恶色若好若丑不得选择，是

故说，不积有遗余也。专念同其意者，发心起行齐同其善笃信向佛，是故说，专念同其意也。

设不得亲友，    独游无伴侣，  
广观诸方界，    独善不造恶。

设不得亲友者，所谓亲友者，行齐德同俱造于善乃名亲友，不造善行者不名为亲友。如世常言，人无有伴侣如驴牛俱，修不善行不得名为善友，是故说，设不得亲友也。独游无伴侣者，宁独游处快修善行，不以弊恶与人共俱，是故说，独游无伴侣也。广观诸方界者，人欲观化触类所见渐以益智，闻语不惑，是故说，广观诸方界也。独善不造恶者，是以智士乐静不居乱闹。昔有敌国大王兴兵相攻，邻国闻之，臣启王曰：「外有贼寇逼近土境。」王曰：「无苦，无所堪任。」贼复前进，臣复白王：「贼已逼至转来到城。」王言：「无能侵我。」贼遂入城固守城郭。臣复白王：「贼寇逼近，王宜防备出共鬪战。」王言：「无苦，终不害我。」外寇转进直趣宫殿，臣复白王：「贼今已至，王欲云何？」时王沐浴更着新衣，自负粮食，出见敌国邻王而告之曰：「城郭宫殿是卿所有，吾欲入山且修道德，食足支命衣足盖形。」尔时王便说颂曰：

「吾今此衣食，    自求欲隐形，  
舍位卿为王，    且欲求多福。  
宁处岩石间，    羸衣弊恶食，  
食果数息定，    麋鹿共相娱，  
不以处王位，    考掠苦毒病。  
智者畏后世，    终不造恶缘。  
观卿兴兵众，    欲来伤害吾，  
是身为朽器，    时杀勿枉众。」

时彼敌国王闻是语已熟自思惟，复以此偈报曰：

「快哉大觉士，    依法而自将，  
被一切德箭，    摧破我兵众。  
虽怨智慧胜，    亲友愚何益？  
是以慧为首，    智慧广济度。」



时敌国王即退军马，将己兵众归还本国，宫殿屋舍尽还本王。是故说，广观诸方界，独善不造恶也。

忍辱胜怨，    善胜不善，    胜者能施，  
至诚胜欺。

忍辱胜怨者，两剑所俟必有伤损，遇毒毒治必死不疑，唯有忍者能去其怨，是故说，忍胜怨也。善胜不善者云何？卿等颇闻火之稟性有冷义耶？对曰无之。此亦如是，怨欲息怨终不可得。何者能息？唯有善者乃能息耳。是故说，善胜不善也。胜者能施，修善之人，行无缺漏，意不起想，果能惠施；结怨之人，为身招祸，死入地狱受苦无量，共相伤害死而复生，若生人中面貌丑陋，为人轻慢所愿不果。是故说，胜者能施也。至诚胜欺者，智者行身不犯口过，出言应律无所触娆，正使身死不以妄言绮语而求苟活，经历生老涉苦无量，目见耳闻怨讎最重，是故说，至诚胜欺也。

学无朋类，    不得善友，    宁独守善，  
不与愚谐。

学无朋类者，夫人广学当凭善知识，从初发意至得道，皆凭善知识乃得成就；若遇恶友行必遇恶。是故说，学无朋类也。不得善友者，或复学人遇恶知识，昼夜鬪讼行恶为业，是故说，不得善友也。宁独守善，不与愚谐者，设无朋类，当自建意，念在闲静去离愤乱，设闻鬪讼者，常当远离心不愿乐，是故说，宁独守善，不与愚谐也。

乐戒学行，    奚用伴为？    独善无忧，  
如空野象。

乐戒学行者，夫修行人心乐闲静，恒以禁戒自纓络身。尔时世尊告拘苦鞞比丘：「谏喻止讼。」比丘闻已不受佛教。佛知其意即从坐起，飞腾虚空十二由旬，还本精舍至大众中，而说颂曰：

「乐戒学行，    奚用伴为？    独善无忧，  
如空野象。」

尔时世尊便作是念：「拘苦鞞好喜鬪讼各相谤毁，吾今已离之，正使我闻拘苦鞞比丘在其方者，吾当避之而就他方。」尔时有一象王离诸群索居，独游旷野心自思惟：「得离诸象及诸宗亲，独游在此何以快哉？我在象中时群多

纵逸，蹋蹈水草然后吾乃得食；今日独行，得清水好草亦无忧虑。」尔时世尊见彼象心中所念，便于大众而说颂曰：

「一象于象众，      六牙而备具，  
心念与吾同，      独善而乐静。」

一象于象众者，如来身者亦名龙象，彼象者亦名龙象，如来世雄三界独尊，象者龙中独尊，是故说一象于象众也。六牙而备具者，牙者象之威怒自缨络身，功德者如来相好，如来见彼拘苦鞞比丘自生厌患，象者患厌群众，是故说，独善无忧，如空野象也。

## 出曜经卷第十六

## 出曜经卷第十七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惟念品第十六

出息入息念，      具满谛思惟，  
从初竟通利，      按如佛所说。

出息入息念者，安者谓息入，般者谓息出。彼修行人，当善观察二甘露门：一者安般，二者不净观。或有行人但修安般或修不净观，彼修安般者，思惟分别出息入息，息长亦知息短亦知，息熅亦知息冷亦知。意若错乱复从一始，从头至足分别了知，设复错者复从一始，如是经历返覆数过自知意至，吾今捉息皆得自在。欲使气息从左耳出，如意不难，从左耳入亦复如是，从右耳出入，或从鼻出入皆能随意，最后回息从顶上出，随意者成数息法，设不成者脑盖发坏即取命终。如是学人经十二年，或有成有不成者。复次行人分别思惟不净观，往至城外丘旷塚间，观死人尸骸谛熟分别，此尸我形有何差别？复还至精舍或坐床或敷坐具，或复露坐，内自思惟：「经忆塚间死尸暴露，我身与彼等无差别。」如是经历过十二年，有得定者不得定者。是故说，出息入息念也。具满谛思惟者，夫人定意善察分别，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是故说，具满谛思惟也。从初竟通利者，昼夜孜孜初不懈息，数缺则从一始；是通利，不受六情染外尘垢。是故说，从初竟通利也。按如佛

所说者，如来所以遗十二部经，剖判要义，皆为后生未开悟者，众智自在除去希望，是故说，按如佛所说也。

是则照世间，    如云解日现，  
起止学思惟，    坐卧不废忘。

是则照世间者，犹如秋时明月无有五蔽，在众星中光明独照，此亦如是，得安般定者，在众修行人中，威神独显颜貌光曜无与等者，是故说，是则照世间，如云解日现也。起止学思惟者，以得安般定意，身意铿然不动，不为外邪所沮，心亦如是，不随外尘兴于邪念，是故说，起止学思惟。坐卧不废忘者，彼修行人已得三昧定意，亦常思惟，若坐若卧终日学习初不暂舍，是故说，坐卧不废忘也。

比丘立是念，    前利后则好，  
始得终必胜，    誓不覩生死。

比丘立是念者，所谓比丘，永息万想意不驰骋，执志牢固端摄诸情意，常在定不求余念，是故说，比丘立是念也。前利后则好者，先得安般数息禅定，后能越次取证超过三界，身中诸结永尽无余，净如真金永无微翳，是故说，前利后则好也。始得终必胜者，已具知断化缘已遍，已身度有更不受当来形，是故说，始得终必胜，誓不覩生死也。

若见身所住，    六更以为最，  
息心常一意，    便自致泥洹。

若见身所住者，比丘比丘尼及新学者男弥女尼、优婆塞优婆夷、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种，执志坚固趣道不难，是故说，若见身所住也。六更以为最者，闭塞诸根，眼耳鼻口身意诸根澄净不乱，守护六情不受诸见，是故说，六更以为最也。息心常一意者，彼修行人数出入息观诸毛孔，一一分别终无错谬，犹如明眼之士于明镜中自覩面像，是故说，息心常一意也。便自致泥洹者，断诸使流永离世俗，便逮泥洹不动不变，无复往还染着诸界，是故说，便自致泥洹。

以有是诸念，    自身常建行，  
若其不如是，    终不得意行。

以有是诸念，自身常建行者，如彼执行之人，昼夜精勤意不迷误进前求道，如遭劫烧救护头燃，初中竟夜亦不废忘，是故说，以有是诸念，自身常建行者也。若其不如是，终不得意行者，生死长远亦无端绪，解知泥洹已离三界过去未来现在，是故说，若其不如是，终不得意行也。

是随本行者， 如是度爱劳，  
若能寤意念， 解脱一心乐。

是随本行者，初入道者，或时先教安般守意，或时先教不净观，须观彼行者心之好乐，是故说，是随本行者也。如是度爱劳者，爱为病根难掘难拔。何以故？爱难掘、爱难拔，犹此爱本涉历生死遍满三界，增益四生回趣五道，谁能觉者？唯黠慧之士，乃能觉了三界五道受苦之恼？是故说，如是度爱劳也。

若能寤意念， 解脱一心乐，  
应时等行法， 是度老死地。

若能寤意念者，彼修行者，系意在明不敢睡寤，成诸道果要由觉悟，不从睡寐而得道也，虽复觉寤，系意不专不成道果，意既觉寤加心专正，便越三有至无余界。是故说，若能寤意念也。解脱一心乐者，彼修行人已得定意众德具足，不得定人不能具诸德行。昔有淫逸之人，意专女色不能去离觉寤，思女姿颜欲与言语交通，眠寐梦想容貌携手共游，时妇遇疾，骨消肉尽形骸独立。尔时彼家恒有知识道人往返，其妇白道人曰：「我今所患日夜困羸，将其意故欲陈我情，为可尔不？」时道人曰：「但说无苦，设有隐匿之事，我当覆藏不使彰露。」妇人白言：「我夫稟性淫欲偏多，昼夜役饶不容食息，由是生疾恐不自济。」时彼道人告妇人曰：「若汝夫主近汝身者，便以此语其夫曰：『须陀洹法礼应尔耶？』」后果如所言，夫主来近妇寻语曰：「夫为须陀洹道，为应尔耶？」夫闻妇言甚怀惭愧内自思惟：「我将不审是须陀洹乎？」即便息意在闲静处思惟校计，成斯陀含、阿那含果。自知已得道迹，便不复与女人从事。妇人问夫：「汝今何故永息欲心不与吾从事？」夫告妇曰：「吾审见汝已，何由复共往反？」妇语其夫：「汝言审见我，我有何咎？我恒贞良不犯女礼，何以见骂乃至于斯？」妇人即集五亲宗族，告语之曰：「今我夫主意见踈薄，永息亲情不复交通，复见骂詈称言见我，今于众前便可说之。」夫言：「且止！须我引证乃得自明。」夫主还归彩画好瓶，成满粪秽牢盖其口，香华芬熏，还至彼众告其妇曰：「审爱我不？若爱

我者，可抱弄此瓶如爱我身。」妇随其语抱瓶翫弄意不舍离。夫主见妇已爱着此瓶，即打瓶破，臭秽流溢蛆虫现出，复语妇曰：「汝今故能抱此破瓶不耶？」妇答曰：「我宁取死，终不能近此破瓶，宁入火坑投于深水，高山自投于下，头足异处，终不能近此瓶。」夫告其妇：「前言见汝，正见此事耳。我观汝身刷于此瓶，从头至足分别思惟三十六物，有何可贪？」尔时复重说偈曰：

「勇者入定观，    身心所兴尘，  
见己生秽恶，    如彼彩画瓶。」

是故说，解脱一心乐也。应时等行法者，夫修行人凭善知识，或诸天卫护外邪不入，求道甚易无所畏难。犹如远行之人迷失大道反从小径，惺寤之士告其人曰：「此非正道，时可变悔从彼正路。」时迷路者从其言教，还复大路安隐得归。彼修行人亦复如是，凭善知识获致正道，是故说，应时等行法也。是度老死地者，犹人涉路多诸恐惧，或遇虎狼盗贼，或遭奸邪恶鬼，或值道路险难侧身傍过，如此众难数百千变，复值水浆乏短，其人自念：「设道路有一难犹尚叵过，况复多险？」即自建意昼夜不息，得越彼难安隐得归大失财宝。彼修行人观察三界皆悉炽燃，欲得远离求无为道，是故说，是度老死地也。

比丘寤意念，    当令应是念，  
都佞生死弃，    为能作苦际。

比丘寤意念者，昔有商客经过旷野，道路疲极竟夜眠睡，羣贼相率欲来劫夺。时彼虚空神天，于虚空中，以偈告商人曰：

「觉者谁为眠？    眠者谁为觉？  
谁知谁分别？    见报如其义。」

尔时商客中有优婆塞，是佛五戒弟子，即报之曰：

「我觉我为眠，    我眠我为觉，  
我知我分别，    欲知此是义。」

天复问曰：

「云何觉为眠？      云何眠为觉？  
云何知分别？      吾欲闻此义。」

时，优婆塞即报天曰：

「觉圣八道者，      三佛之所演，  
于彼觉寤法，      我为在眠寐。  
不觉八道者，      三佛之所说，  
于彼眠寤法，      我为在觉寤。」

「是谓神天，我觉我为眠，我眠我为觉，我知我分别，欲知是此义。」天复说曰：

「善哉觉为眠，      善哉眠为觉，  
善哉知分别，      善哉闻此义。」

时优婆塞闻此义已即报天曰：「遭蒙天恩安隐得归。」天迷盗贼不知商人止顿处所，令诸贾客得度险路。是故说，比丘寤意念也。当令应是念者，彼修行人执意精勤，意之所愿无事不果，清净无瑕秽不行放逸，身着精进衣心怀慧明，愚痴闇冥无由得现，是故说，当令应是念也。都佻生死弃者，彼修行人复以方便断诸结使，缘着诸缚，弃重弃、剥重剥、打重打，去离生老病死，是故说，都佻生死弃也。为能作苦际者，于现法中越凡夫法，不处中般泥洹、生泥洹、行无行般泥洹、不上流究竟般泥洹，如斯学人于现法中般泥洹，舍此五泥洹。何以故？佛契经《杂阿含》所说：「我今比丘不说少许生分，下及弹指之顷，况复多乎？何以故？受生分苦，由是流转不免于苦。比丘当观犹如粪除，少许常臭况复多耶？是故比丘！当求方便断受生分永离三有。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拔生根本无令滋蔓。」诸修行人闻佛所说，承受教诫，于现法中，拔其生本不复受，是故说，为能作苦际。

常当听微妙，      自觉寤其意，  
能觉之为贤，      终始无所畏。

常当听微妙者，与人说法甚为难遇，具足诸根亦复难得，遭贤遇圣亿世乃值，世尊说曰：「吾昔积行亿百千劫时乃闻法，虽得闻法，分别义味复不可遭。」告诸来会专精一意听微妙法，是故说，常当听微妙也。自觉寤其意者，世尊在世与无央数百千之众，前后围遶而为说法。时有一人，于彼大众

眠寐睡彻于上。比丘一人告彼睡比丘曰：「何不觉寤听如来说法？方更睡寐惊动大众。汝何不观如来妙法？美于甘露除人万患。」其人闻已默然不对。是故说，自觉寤其意也。能觉之为贤者，觉此睡眠，犹天之与地亿千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或有行人阴盖所蔽瞪懵着睡，诸天扶佐数来觉寤，伺命狂象蹋三善根苗，无常炽火烧生类根栽。人中尊者今日出现，普照三界无不蒙光，结使贼寇盗窃善财，如此众变不可称记，皆由睡眠不觉寤故。是故说，能觉之为贤也。终始无所畏者，夫人觉寤，万邪不能干，不但行道之人觉寤为贤，世凡夫人亦由觉寤成办众事，或时俗人于眠睡中忘失财货，怨家责主盗贼水火所见侵欺，或时行人瞪懵睡眠，应闻法时反更不闻，应成道果反更不获，应当诵习根义觉道，于睡眠中皆悉亡失。是故说，终始无所畏也。

以觉意得应，    日夜慕学行，  
当解甘露要，    令诸漏得尽。

以觉意得应者，彼修行人校计思惟，昼夜叹誉觉寤之德，慢惰之人复自叹说睡眠之要，是故说，以觉寤其意得应也。日夜慕学行者，彼修行人，精勤自役昼夜不息，前后中间不失次第，是故说，日夜慕学行也。当解甘露要者，贤圣八品道，谓之甘露，灭尽泥洹，亦名甘露，彼修行人，习学贤圣八道进趣泥洹，离八不闲贪乐意欲，寂静淡泊无为无作，是故说当，学甘露要也。令诸漏得尽者，漏义云何？以何故名为漏义？答曰：「住义为漏义，渍为漏义、滂为漏义、增上为漏义、非人所持为漏义。」住为漏义者，欲界众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色无色界众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是故说住为漏义。云何渍为漏义？答曰：「犹如以水渍，谷萌芽得生。」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以三有水，渍宿行本结使，萌芽得生，是谓渍为漏义也。滂为漏义者，犹如涌泉屋漏，深渠沟涧，母人慈重自然流溢，是名滂为漏义也。增上为漏义者，犹如人间共相尊贵，尊卑贵贱各有所在，上有明主，下民不得东西纵逸，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为结使所制持，不能得离三界四生五趣，是谓增上为漏义。非人所持为漏义者，犹如人为非人所持，狂有所说，可避而不避，应离而不离，可持而不持，不可捉而捉。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为结使非人所持，狂有所说，是故说非人所持为漏义。能断此诸漏者，于人天独尊，意之所念必成不难，而获断智，拔苦根本至究竟处，不受当来有，得无生忍。是故说，能断此诸漏也。

夫人得善利，    乃来自归佛，  
是故当昼夜，    一心当念佛。

夫人得善利者，世间利者，象马车乘国财妻息金银珍宝，车璩马瑙水精琉璃珊瑚琥珀，虽言是善利非真正利，欺惑世人由是致忿，亡国破家无不由之，不免地狱饿鬼畜生，能投命自归于如来所，便能得免地狱畜生之难。自归佛者，断有至无欲，越次取证，随三乘行各得其愿，若生天上人中受自然福。若初发意志崇佛道者，复得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八贤圣道，是谓三十七品。是故说，夫人得善利也。问曰：「何以故但说人得果证，不说天龙阿须伦阅叉鬼神耶？」答曰：「人道于诸趣最尊最妙，专心一意便能断漏尽结越次取证，人道堪受贤圣道教，故说人也。」乃来自归佛者，云何名为自归？何以故说自归？答曰：「救护为归义。复次，无畏为归义、脱难为归义。」是故说，乃来自归佛也。是故当昼夜，一心当念佛者，人心所念流驰万端，弹指之顷造行无量，昼夜所思无有停息，于中自拔回意向善，一心念佛永无众想，是故当昼夜一心念佛也。

夫人得善利，        乃来自归法，  
是故当昼夜，        一心当念法。

所谓法者，灭尽泥洹，有恐惧者，令至无为；无恐惧者，取道有何难乎？有为法者，为生老病死所见逼迫，灭尽泥洹无生老病死者，是故说，夫人得善利，乃来自归法也。昼夜一心念法者，夫言法者，现在获佑除诸热恼，智者所习非愚所行，是故说，昼夜一心念法者也。

夫人得善利，        乃来自归众，  
是故当昼夜，        一心念于众。

夫人得善利，乃来自归众者，问曰：「无畏为归义，于大众中有恐怖者，何以故说自归于众？」答曰：「或有大众，已离五难无复恐惧。云何五难？一为生难，二为老难，三为病难，四为死难，五为不乐众难。离此五难乃可自归。」云何名为众？诸有异众外道裸形，从一至十乃至无数，如来圣众在诸众中为尊最上。是故说，夫人得善利，乃来自归众，是故当昼夜，一心念众也。

能知自觉者，        是瞿昙弟子，  
昼夜当念是，        一心归命佛。

能知自觉者，初自归法其义不定，今此念佛乃名为定，向佛牢固不可移转，是故说，能知自觉者。是瞿昙弟子者，如来出瞿昙姓，观察将来未然事故说



此义，于将来世当有众生，姓婆嗟无父母，忽然而生豪尊自贵在世自夸，如来欲止彼谤，故说瞿昙弟子也。昼夜当念是，一心念于佛，一心念佛者，邪恶鬼众不敢侵近，是故说，昼夜当念是佛，一心念于佛也。

善觉自觉者， 是瞿昙弟子，  
昼夜当念是， 一心念于法。

善觉自觉者，佛告诸比丘：「当自观察于诸法要，除去乱想。」是故说，善觉自觉者，是瞿昙弟子，昼夜当念是，一心念于法也。

善觉自觉者， 是瞿昙弟子，  
昼夜当念是， 一心念于众。

善觉自觉者，佛告诸大众：「汝等皆见一切大众，以智而见非为无智，以观而观非为无观，亦知我众清净不清净。」是故说，善觉自觉者，是瞿昙弟子，昼夜当念是，一心念于众也。

念身念非常， 念戒布施德，  
念天安般死， 昼夜当念是。

彼修行人，持戒完具清净无秽，犹如金刚不可沮坏，犹如须弥不可移动，是故说，念身念非常，念戒布施德，念天安般死，昼夜当念是。所谓念施者，施有二种：财施、结使施。结使施者名曰究竟，施不变悔。财物施者非至竟施，施已还悔。是故说念施也。所谓念天者，贤圣弟子昼夜念天，于此持戒得生彼处，习行功德不断信根，具众德本成就禁戒，是故说，昼夜当念天也。当念身者，常观此身成诸不净瑕秽充满，是故说，当念身也。至死亡念，亦复如是也。

善觉自觉者， 是瞿昙弟子，  
昼夜当念是， 一心念不害。

善觉自觉者，是瞿昙弟子者，一切众生皆念其命，爱恋妻息贪着家业，身口意所修不害人者，乃称明智之士，是故说，昼夜当念是，一心念不害也。昼夜当念是，不起瞋恚者，夫人瞋恚多起乱想，心如剑戟难制难持，生恚者不获其果，是故说，昼夜当念是，不起瞋恚也。昼夜当念是，愿欲出家，不乐在家贪着五欲。彼修行人虽在家内，观欲如火意常厌患，昼夜思惟梦想出家，是故说，昼夜当念是，常念欲出家也。昼夜当念是，坐禅一意定，初学

三禅定为首，禅以摄意不兴结使，众想寂定念不流驰，是故说，昼夜当念是，坐禅一意也。昼夜当念是，念持不受尘，常乐寂静不处人间，羸衣恶食不着文饰，趣自支形自足修道，是故说，昼夜当念是，念持不受尘也。昼夜当念是，空不愿无想，恒观五阴身虚而不真不可恃怙，为变易法不得久停，计我无我况有身耶？是故说，昼夜当念是，空不愿无想。昼夜当念是，去离愿求意，彼修行人，志求道德不自为己，亦不愿男相女形，亦不愿色声香味细滑法，是故说，昼夜当念是，去离愿求意也。昼夜当念是，习学无想心，学人得无想定，具足贤圣法律。问曰：「学人在诸地，不见有我无我。何以故不说具足贤圣法律，独说无想定耶？」答曰：「无想定者贤圣之奥室，入此室者不闻凡夫杂糅之行。」是故说，昼夜当念是，习学无想心也。昼夜当念是，入室而思惟，彼修行人，初入行时学二思惟：一者断结，二者于现法而自娱乐。是故说，昼夜当念是，入定而思惟也。

善觉自觉者，是瞿昙弟子，  
昼夜当念是，意乐泥洹乐。

所谓泥洹者，终始无忧，亦复不见起当有尽，永离众患亦无热恼，无求无想，无复五阴名色，不我有我不见名色，取要言之虚无想象。智者教习，是故说，善觉自觉者。是瞿昙弟子，昼夜当念是，意乐泥洹乐也。

◎

## 出曜经◎杂品第十七

当念自觉寤，慎莫损其行，  
行要修亦安，不行行受报。

当念自觉寤者，夫人有施为，先当内思惟校计熟思。

善思而思行，慎勿失其所，  
虑不失所者，失所怀痛忧。

是故说，当念自觉寤也。慎莫损其行者，夫人有所施为，事情已彰复还懈怠，不究其理不禅思惟，或时讽诵亦不通利，临欲试时舍众逃亡，是谓于学有损。习禅之人念不在定流驰万端，如彼猿猴舍一趣一，于贤圣法律乃有大累，是故先达之人教彼后生，卒成其道不使漏失，是故说，慎莫失其所也。虑不失所者，或有诵人日诵十千解义百千，昼夜讽诵不失上下文句，一一分

明理不远义，入禅之寂，天雷地震万响俱作不能动其神，是故说，虑不失所者也。失所怀痛忧者，行不专己俱兴嫉意自坠于渊，皆由行不正故，是故说，失所怀痛忧也。

人当求方便，    自致获财宝，  
彼自观其义，    意愿即果之。

人当求方便者，世人多慕周旋四方，孜孜级级求救形命皆贪财货。诸比丘等复求方便，诵契经律阿毘昙及诸杂藏，坐禅比丘禅定入微，小七大七不失其次，耳锤法财已得功德增益其行，是故说，人当求方便，自致财宝也。彼自观其义，意愿即果之者，世人思惟，谁有富贵积财千万者，随所意念费耗财宝，学道之人，捐舍妻息去离荣宠，自知功德具满，分别义理问则能答。彼坐禅人复自观见禅定寂静，得六神通飞腾虚空，作十八变勇没自由，不信道者覩已则信，已信道者遂进不退，是故说，彼自观其义，意愿即果之也。

坐起求方便，    自求于定明，  
如工练真金，    除去尘垢冥，  
不为闇所蔽，    永离老死患。

坐起求方便，自求于定明者，所谓坐起者，诸疑结使是，人怀懈慢不究其业，彼懈慢人虽言起立与坐无异，精勤之人虽言坐卧与立无异，是故说，坐起求方便，自求于定明也。常当专意求于定，明光无尽无处不照，是故说，求于定明也。如工炼真金，除去尘垢冥者，彼大众中工师巧匠集在彼众，犹如尘垢物为尘所蔽，未被刈除遂增污秽。今此人心亦复如是，为淫怒痴垢所染，亦无精光不得照曜。是故说曰，如工练真金，除去尘垢冥也。不为闇所蔽，永离老死患者，彼修行人，刈治尘垢无诸结使，终不为生所屈、不为老所困、不为无常所召，是故说，不为暗所蔽，永离老死患。

不羞反羞，    羞反不羞，    不畏现畏，  
畏现不畏，    生为邪见，    死入地狱。

不羞反羞者，或有行人年岁长大，不肯从小比丘承受教诫，小比丘所说随顺法教，长老羞耻内自思惟：「为少年比丘所授，极怀惭愧藏颜无处。」于彼不应起羞而羞，是故说，不羞反羞也。羞反不羞者，彼修行人，不诵习契经律阿毘昙及诸杂藏，虚受信施衣被饭食病瘦医药床褥卧具，是故说，羞反不羞也。不畏现畏者，灭尽泥洹淡然无为，反更畏之不亲其行，彼泥洹中无生

无老无病无死，亦复无天趣人趣地狱饿鬼畜生趣，反更畏之如所说。彼凡夫人未曾闻此，本无今无已无当无，亦无恐惧安隐，亦复无众害诸变，舍一切难，而更畏之，是故说曰，不畏而现畏也。畏现不畏者，五道生死淫怒痴炽然为火所烧，渐增生老病死愁忧苦恼不可称说，亦不畏彼更着三有，是故说，畏现不畏也。生为邪见，所谓邪见者，可羞不羞不羞反羞，可畏不畏不畏反畏，此尽名为邪见。造邪见业，是谓生为邪见，死入恶道，作罪多者入恶道，作罪中者入畜生，作罪少者入饿鬼。是故说曰，邪见堕恶道。

人前为过，    后止不犯，    是照世间，  
如月云消。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彼时去国界不远有梵志子，名曰无害，常追逐师友，读梵志经典，所事师者耆旧长老，年过八十所纳妻妇，年幼少壮颜貌端正，女之礼节威仪备举，无害梵志子，亦复端正丈夫姿颜世无双比。时彼女人淫欲炽盛，即捉梵志子无害手，「吾敬卿德欲与情交，宜可尔不？」无害闻之，以手掩耳：「我宁丧命终不敢听。」女答之曰：「夫人饥渴给以食饮岂不笃意耶？我今淫火炽盛，须卿淫水灭之，岂不适我情耶？设当由汝丧我命根者，于此经典何用学为？」无害答曰：「我从母意犯梵志法死入地狱，岂不枉乎？」时彼无害自拙走出门外。时梵志妇蓬头乱发以土自垒，裂坏衣裳坐地[口\*号]哭。长老梵志行还见之，问其妇曰：「谁取汝打扑乃尔？」妇答梵志：「是汝亲信弟子。」梵志闻已内自思惟：「吾今不宜彰露此事，彼人备闻害我不疑，当以权宜微以诱进，乃获其身断其命根。」即呼梵志子而告之曰：「汝前后已来，所学呪术皆悉备具无有缺漏，然当选择良日祭祠诸神呪乃得行。左手援楯右手援剑，诣彼要道峻路，值人斩之，数满千人，而取一指如是成鬘，呪乃得行。」是时，弊魔复遣鸠盘荼鬼，卫护其人使得行恶，断绝人路无复行人，渐渐乃至阇梨违尼园中，人民丘旷举国被灾，又少一指不充其数。无害亲所生母每生此念：「吾子久在旷野，饥寒勤苦必然不疑。」时母送饷躬诣彼园，无害遥见便生此念：「吾受师训当办指鬘，今少一指不充其数。今值我母自来送饷，若我先食呪术不成，若我先杀母者当犯五逆罪。」梵志子应从佛得度，如来三达见彼无害兴五逆意杀母不疑。「若审尔者亿佛不救，吾今宜往拔济其苦，使母子俱全岂不善乎？」即化作比丘，手执应器视地而行，循彼径路直趣彼园，路侧行人诸牧牛者语曰：「沙门止止！莫从此路，前有暴贼，名曰指鬘，前后已来伤害人民不可称计，我等所忌不从此路。沙门单弱，倘为贼所害者不亦剧耶？」化人曰：「无苦，贼不害我，吾有禁呪足能制彼，使不害我。」转复前进遂欲至园。

指鬘遥见有比丘来，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吾愿果矣。必成指鬘，又不害母，呪术成办。权停我母及此饷食，杀彼比丘然后能食。」执刀擎楯往逆比丘。无害素是壮士，走及奔马驰趣向佛；佛以神力令彼无害在地顿缩，佛地宽舒，如是疲极不能及佛。指鬘举声唤沙门曰：「止止沙门！吾欲问义。」比丘答曰：「吾自久住，卿自不住。」尔时指鬘以偈向比丘说曰：

「沙门行反言住，        我住反言不住，  
沙门当说此义，        云何汝住我不住？」

尔时佛复以偈答曰：

「指鬘我已住，        无害一切人，  
汝为凶暴人，        何不改性过？」

广说如契经偈。尔时指鬘贼即以剑楯、头上指鬘投于深涧，叉手合掌向如来忏悔，复以偈赞曰：

## ◎出曜经卷第十七

## 出曜经卷第十八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杂品之二

◎「自归大圣雄，        欲覲尊沙门，  
今欲自悔过，        久来所作罪。」

尔时世尊还现色相威神炳着，手执指鬘诣祇洹精舍告诸比丘：「汝等将此指鬘度为比丘。」即如佛教得为道人，清旦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分越。尔时城门里有一牝象，怀妊欲产不时得产。象主遥见比丘来即起迎逆。「比丘若能使象时产者，可得入城乞；不能使象产者，不得入城分越。」比丘答曰：「吾先不诵此呪，且小停住，须吾还至世尊所受诵神呪，还当呪之使得产。」时指鬘比丘即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曰：「向者入城分越，值城门里有象欲产，责我呪术，象得产者然后得乞。唯愿世尊愿受神呪，使象得产使得分

越。」佛告指鬘：「汝往彼所当以此言呪之：『今至诚呪，自生以来初不杀生。』持是至诚语使象得产无他。」尔时鸯掘魔从佛受呪术，即往呪象安隐得产。时诸人民皆称：「善哉！世间乃有此奇怪之事。此指鬘前后杀生不可称计，今方自呪从生以来初不杀生，持是至诚语使象得产无他。」便得入城，街巷人民见指鬘来，其中或父母兄弟妻息为指鬘所杀者，皆前报怨，或以刀杖瓦石打指鬘极使牢熟，破头伤体裂坏衣被，钵盂亦破，即走出城竟不乞食。还至世尊所，头面礼足自说缘本，佛知其意指鬘受缘报何其速哉？尔时世尊渐与说法，即于坐上得须陀洹果乃至罗汉六通清彻。

尔时波斯匿王，即集四种兵，马兵象兵车兵步兵，欲往诣彼园与鸯掘魔共鬪。出舍卫城中，道闻行人说，鸯掘魔大贼受如来教得为比丘，即停兵众入祇洹精舍，与如来相见。尔时世尊知王当来，即以神足隐鸯掘魔形使不显露。时，王波斯匿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即知而问曰：

「王严备战具集四种兵，为欲何至？」王白佛言：「界内有贼，名鸯掘魔，依嶮作贼暴虐无道，故集兵众欲往攻伐。中路闻人说：『鸯掘魔受佛来化得为道次。』不审其人今为所在？」佛知王意即摄神足，使王见鸯掘魔。王见恐惧面投于地，诸臣扶起以水洒之。佛告王曰：「是王大幸遇此小恐，其人已得阿罗汉果。设当王诣彼深园见其本形，头戴指鬘人血涂体，身执利剑颜色隆怒，王当见者心肝摧碎即丧命根。」王白佛言：「如来今日未降者降、未度者度，云何世尊！其人乃杀无央数人，云何得成罗汉果？」佛言：「无苦，行有前后、有熟不熟、有初有终。」尔时世尊观宿因缘，便于大众而说斯颂：

「人前为恶，        以善灭之，        是照世间，  
如月云消。」

人前为恶以善灭之者，如彼指鬘，杀害无数千人，以贤圣八品道而灭其恶，诸恶已尽永无根本，究竟清净得不起法。是故说，人前为恶，以善灭之也。是照世间，如月云消者，世间者其义有三：一名众生世，二名器世，三名阴世。犹如秋月众星围绕，于中独明光照远近，弊恶比丘诸恶已尽，修清净行，便于大众广有济度。是故说，是照世间，如月云消也。

人前为恶，        以善灭之，        世间爱着，  
念空其义。

人前为恶，以善灭之者，夫作恶皆由爱着，彼梵志妻兴恶向无害，皆由爱心。是故说，人前为恶，以善灭之也。世间爱着，念空其义者，爱心深固流转三界，受四生分回趣五道，皆由爱着不能舍离，行人分别虚而不真，知皆空寂不可恃怙，是故说，世间爱着，念空其义也。

少壮舍家，    盛修佛教，    是照世间，  
如月云消。

佛契经说：「因象师喻，时象师教训少壮象，乐于旷野不被调御，即于旷野命终，复有中象不被调御，于彼取命终。少壮比丘此亦如是，不被教训而取命终，长老比丘不被教训而取命终。」比丘当知此亦如是，少壮象调御而取命终，中年象被调御而取命终，少壮比丘被教训而取命终，长老比丘被教训得贤圣法而取命终。少壮比丘盛修佛教，无所漏失具足佛法。云何为具足？越次取证成无上果，是故说，少壮舍家，盛修佛教也。是照世间，如月云消者，犹如秋月光明远照也。

少壮舍家，    盛修佛教，    世间爱着，  
念空其义。

少壮舍家者，欲断爱着，诸天、阿须伦所见敬侍，加留罗、干沓和等皆悉承事供养，是故说，世间爱着，念空其义也。

生不施恼，    死而不戚，    是见道悍，  
应中勿忧。

生不施恼，死而不戚者，自生以来不杀盗淫嫉，不犯诸邪，临命终时，神识澄静亦不惊惧，亦复不见地狱畜生饿鬼，不见弊恶鬼，但见吉祥瑞应，是故说，生不施恼，死而不戚也。是见道悍，应中勿忧者，彼见谛人已离五难，虽在忧戚之间淡然无为，亦不悲号哭泣生诸众恼，是故说，是见道悍，应中勿忧也。

生不施恼，    死而不戚，    是见道悍，  
在亲独明。

生不施恼，死而不戚者，自生已来，不由父母兄弟宗亲五族而行恶法也，是故说，在亲而独明。

断浊黑法，学惟清白，渡渊不反，  
弃猗行止，不复染乐，欲断无忧。

断浊黑法者，云何名为浊黑法？答曰：「一切诸使缚结尘垢，一切诸不善法退堕法、诸染着生死者，当断已断永断。」是故说，断浊黑法也。学惟清白者，云何名曰清白法？答曰：「意止、意断、神足、根、力、觉意、八正道，三十七品，正使有法离于生死得出要者，亦名清白法。」是故说，学惟清白也。渡渊不反者，何以故名为渊？所谓渊者，流在界趣转增生死，由此渊故流转生死不可称记，堕三涂八难，是故世尊说，当灭四渊求无上道。是故说，渡渊不反也。弃猗行止者，云何为猗？所谓猗者，猗欲不善法，是故如来说，弃猗无着乃谓真行。是故说，弃猗行止也。不复染乐者，不染五乐，亲近贤圣终不舍离，是故说，不复乐也。欲断无忧者，夫人不至于无为，皆由有欲，染着女色兴意思想，念彼色貌发毛瓜齿肥白端正；行人执意除去彼念，欲想便息不复炽然。是故说，欲断无忧也。

爱欲意为田，淫怒痴为种，  
故施度世者，得福无有量。

爱欲意为田者，犹如荒田秽地不数修治，菅草竞生伤害良苗，谷子不滋时不丰熟，人染着爱欲亦如是，是故说，爱欲意为田也。淫怒痴为种者，夫行人习行常自观察，若人种德，为施何处而获果报？答曰：「施无空入者少，施空入者多。」云何施无空入者少？答曰：「诸在外道异学及裸形梵志尼干子等，愚人好施于中望福，于十六分而不获一。」犹如秽田伤害善苗，秽行梵志伤害善根，为淫怒痴所覆不生道果。是故说，淫怒痴为种，故施度世者也。得福无有量者，叹说如来圣众施福之报，于大众之中有断欲人，所施虽少获福无量，所得果报不可称计，是故说，故施度世者，得福无有量。

犹如秽恶田，瞋恚滋蔓生，  
是故当离恚，施报无有量。

犹如秽恶田，瞋恚滋蔓生者，何以故名为秽恶？所以名秽恶者，亦自毁已复毁他人。所以自毁者，瞋恚炽盛颜色变易本性改异，是谓自毁。复毁他人者，瞋恚炽盛毁损他人，乃至失其命根。是故说，犹如秽恶田，瞋恚滋蔓生也。是故当离恚，施报无有量者，人不怀恚后受恚报，人由瞋恚亡国破家，皆由瞋恚，仁施福德施无恚者，获福无量，是故说，当离恚施，报无量也。



犹如秽恶田，    愚痴秽恶生，  
是故当离愚，    获报无有量。

犹如秽恶田，愚痴秽恶生者，犹彼盲人目不覩高原平地，亦不见善色恶色青黄赤白。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以无明闇法而自缠络，不覩四谛善不善法，覆蔽慧明及三十七道品。外道异学及诸梵志，痴所覆盖不识道真。如来圣众，永无此患。是故说，犹如秽恶田，愚痴滋蔓生也。是故当离愚，获福无有量者，彼修行人欲求无愚者，当从何求？答曰：「当从如来圣众求。何以故？已其圣众观察本末，若大若小若好若丑，分别四谛眼明智觉毫厘不失，施彼如来圣众无有愚痴者，获报无量也。」是故说，当离痴施，报无有量也。

犹如秽恶田，    憍慢滋蔓生，  
是故当离慢，    获报无有量。

犹如秽恶田，憍慢滋蔓生者，外道异学憍慢最甚，是故如来说偈曰：「婆罗门憍慢滋多，从今世命终，当生六趣中，鸡猪狗狼驴五泥犁六，施彼人者不获其报。」是故说，犹如秽恶田，憍慢为滋多也。是故当离慢，获报无有量者，于如来大法中除去憍慢，或时着衣持钵入村乞食，下意自卑如旃陀童女，身被宝衣价直百千，若诣他舍倚门侍立不敢入舍。侮慢比丘亦复如是，本出豪族自苦其形修乞士法，御心调意如执利剑，手执钵盂如世穷人，阎浮利人以发为饰，我沙门便取剃之，阎浮利人衣裳多贪，白净沙门染污为色，阎浮利人诸犯罪者逐着深山，沙门山藪为家，无欲之人执行如是，况得向果者心可移乎？是故说，当离憍慢，获报无有量也。

犹如秽恶田，    贪欲为滋蔓，  
是故当离贪，    获报无有量。

犹如秽恶田，贪欲为滋蔓者，人怀慳贪至死不改，或由慳贪伤天命根，是故智者去离慳贪，是故说，犹如秽恶田，贪欲为滋蔓，是故当离贪，获报无有量也。

六增上王，    染为染首，    无染则离，  
染者谓愚。

六增上王者，所谓王者何者是？曰意也。以次数者则名六，逆数者亦为六。增上者，意动则五随走作五情，设使诸入尽意所造。如佛契经说，犹如五根

各各有境界，不相错涉亦不相侵。意者至此五处最为原首，侵彼五界，设使五情不得停住，于五事中最胜最妙，是故名为王。是故说，六为增上王也。染为染首者，云何为染？所谓染者，染色声香味细滑法，是故说，染为染首。无染则离者，云何名无染？所谓无染者阿罗汉是。虽言须陀洹诸尘垢尽得法眼净，不永得净；罗汉者永已得净，是故说，无染则离也。染者谓愚，愚人所习习，着色香味细滑法，应思惟者然不思惟，不应思惟者反更思惟，是故说，染者谓愚也。

骨干以为城，        肉血而涂之，  
根门尽开张，        结贼得纵逸。

骨干以为城，肉血而涂之者，所谓城者，以五阴身为墙，骨干垣壁以血染之，若当以内物现露于外者，便生恶露观，不染着身，兴不可乐想，以其皮肤覆骨庄饰为形，智者观察无一可贪，是故说，骨干以为城，肉血而涂之。根门尽开张，结贼得纵逸者，眼根开张受于外色，曰谁开乎？答曰：「由不思惟，故使结贼得入却善根财货。」耳鼻口身心亦复如是，意根开张结贼得入，是故说，根门得开张，结贼得纵逸也。

有缘则增苦，        观彼三因缚，  
灭之由贤众，        不从外愚除。

有缘则增苦者，前有因缘后生增苦，前无因缘苦何由生？犹如泉源出水成江河，此亦如是，因前有缘则有苦际，渐渐增长至四百四患，是故说，有缘则增苦也。观彼三因缚者，犹如遇事人闭在作坊役使不住，此亦如是，五盛阴身以结使为缚，忧愁苦恼役使心识不得停住，复当经历四百四病，是故说，观彼三因缚也。灭之由贤众者，夫欲信施当诣大众，施少获福多，犹如勇健丈夫能却外敌摧败彼众，乃名勇健，加得赏赐过出众人。如来贤众亦复如是，如海纳万川不拒细流，有来供养者不存用喜，不供养者亦不忧戚，是故说，灭之由贤众也。不从外愚除者，世愚惑人颠倒来久计着吾我，着五阴身计为实身，犹如有人曾不被毒蛇螫而不避之，曾不被结使缚者而造其行，为外尘所染，是故说，不从外愚除也。何以故名为杂？所以言杂者，偈义种种演说不同，余偈单义不与此同，是故说杂也(杂品第十七竟)。

## 出曜经水品第十八

心净得念，无所贪乐，已度痴渊，  
如鴈弃池。

心净得念，无所贪乐者，系心于净，恒求巧便欲得出要，观此生死如幻如化，常怀恐惧心如炽火，是故说，心净得念，无所贪乐也。如鴈弃池者，知彼池水多诸畏惧，又为猎者数来惊怖，鸟即弃池高翔避此众难，是故说，如鴈弃池也。已度痴渊者，痴渊所蔽入骨彻髓，便求方便永灭无余，是故说，已度痴渊也。

譬如鴈鸟，从空暂下，求出恶道，至无为处。譬如鴈鸟者，畏诸众鸟飞在虚空，避此诸难自求无为，是故说，譬如鴈鸟也。从空暂下者，身能飞行远近无碍，去危就安，是故说，从空暂下也。求出恶道，到无为处也。贤圣弟子如来等正觉，为人除恶求出恶道，修于善业离一保证，是故说，求离恶道，至无为处也。亦名灭尽泥洹，无生灭着断，恒不变易亦不磨灭，彼得定修行人，为老病所逼，四百四病恒切己身，厌患四大身，舍五阴形，入无为处。

不修梵行，少不积财，愚者睡眠，  
守故不造。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到时着衣持钵，将侍者阿难，见阎浮界二人耆老，形变色衰倮步而行，见已世尊便笑。尔时阿难更整衣服，右膝着地长跪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必有以，愿说其意。」尔时世尊告阿难曰：「汝颇见此二耆旧长老不？形变色衰。若此二人，于此舍卫国从少积财者，于舍卫国第一豪富；若当舍妻子弃捐居业，出家学道，即成阿罗汉。若小积财至足今日，于此舍卫城里，复在第二家；若出家学道，得阿那含果。此二人若在中年，积财至今日足，在第三家；若出家学道者，得斯陀含果。愍此二人违前所愿，舍本随末，饥寒勤苦万患并至。」尔时世尊观察此义，为后众生敷演大明，在于大众而说斯偈。

不修梵行，少不积财，如鹤在池，  
守故何益？

犹如老鹤伺立池边，望鱼上岸乃取食之，终日役思不果其愿，用意不息自致亡躯。老有老法壮有壮力，鹤以老法行于壮力终日不果，但念少壮捕鱼，不觉耆年已至。今此耆年长老亦复如是，自念力壮，歌舞戏笑博弈戏乐，不虑

今日，年迈耆艾抱膝蹲踞。忆彼所更不行老法，但念少壮欺诈万端，是故说，如鹤在池，守故何益。

莫轻小恶，    以为无殃，    水涸虽微，  
渐盈大器，    凡罪充满，    从小积成。

莫轻小恶，以为无殃者，人为恶行虽小不可轻，蚊虻虽小螫啮人身，毒遍其身以丧命根，毒药虽微人来得食见毒便死。此亦如是，为恶虽小妨人正行，不至究竟不虑于后当受其报，日复一日不肯改更，不念远离恶遂滋长，是故说，莫轻小恶，以为无殃也。水涸虽微，渐盈大器者，犹如大器仰承水漏，涸涸相寻溢满其器，是故说，水涸虽微，渐盈大器也。凡罪充满，从小积成者，愚人习行从小至大，日日翫习不觉殃至，是故说，凡罪充满，从小积成。

莫轻小善，    以为无福，    水涸虽微，  
渐盈大器，    凡福充满，    从纤纤积。

莫轻小善，以为无福者，如有善人诣彼塔寺礼拜求福，或上明燃灯烧香洒水，作倡伎乐悬缯幡盖，从一钱始，复劝前人使发施心，一抔已上供养圣众，或以杨枝净水供给清静，或脂灯续明。如此小小亦不可轻，依彼心识获报无量，如然一灯除舍闇冥，不知冥之踪迹，如烧极微妙香，尽除臭秽不知所在，利剑虽小能断毒树。此亦如是，善行虽微能除重罪，往来人天不更苦恼，从此适彼受福无量现在可知，涸涸不绝遂满大器，勇者行福渐渐成就。是故说，凡福充满，从纤纤积。

犹如人渡河，    缚筏而牢固，  
彼谓渡不渡，    聪叡乃谓渡。

缚筏而牢固者，犹彼众生欲渡深渊，或筏而渡或腰船而渡，或浮瓠或载小船，或草木为筏，皆得至岸而无罣碍。是故说，犹如人渡河，缚筏而牢固也。彼谓渡不渡者，谓爱渊犹如深渊流出成河，弥满世界流向三界，趣四生遍五道，复流至色声香味细滑法，是故说，彼谓渡不渡也。聪叡乃谓渡者，所谓聪叡者佛辟支佛是，虽渡世渊不足为奇。何以故？世渊无尽，渡爱欲渊者，乃谓为奇。是故说，聪叡乃谓渡也。

佛世尊已渡，梵志渡彼岸，比丘入渊浴，声闻缚牢筏。昔有两师大梵志，造立波罗利弗多罗大城，功夫已举庄饰成办，便请佛及众僧入城供养。未与诸门立号，梵志内心作是念：「若沙门瞿昙从所门出，当名为瞿昙门，若复如来渡恒伽水，当名彼渡为瞿昙渡。」尔时梵志复生是念：「不审如来为欲载筏渡，腰船浮瓠小船为载河渡？」尔时世尊知彼梵志心中所念，即以神力及比丘僧忽然而渡，在彼岸立。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佛世尊已渡，    梵志渡彼岸，  
比丘入渊浴，    声闻缚牢筏。」

说此偈已各还精舍。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是泉何用？    水恒停满，    拔爱根本，  
复欲何望？

是泉何用，水恒停满者，三有者假谓为泉，爱亦名为泉，水恒停满，一切诸结皆集爱泉，是故说，是泉何用，水恒停满也。拔爱根本，复欲何望者，行人以能拔爱根本无复生死，犹如毒树究尽其根，无复出生亦无枝叶，爱亦如是，无复枝叶拔其根本，复欲何望者？更不受有更不复生，是故说，复欲何望也。

水人调船，    弓师调角，    巧匠调木，  
智者调身。

水人调船者，治牢固[穿\*支]，治诸孔不使漏水，使众生类从此岸得至彼岸；弓匠修治筋角调和得所，火炙筋被用不知折。是故说，水人调船，弓师调角也。巧匠调木者，墨缕拼直高下齐平，意欲造立宫室成就，是故说，巧匠调木。智者调身者，恒以正教不毁法律，搜求义味，求上人法，是故说，智者调身也。

犹如深泉，    表里清彻，    闻法如是，  
智者欢喜。

犹如深泉，表里清彻者，所以说偈，智者以譬喻自解。或有深泉不清恒浊，或复有泉深而且清，于彼自照面像悉现，是故说，犹如深泉，表里清彻也。闻法如是，智者欢喜者，昔有国王，厌患世典疲倦俗业，往至塔寺欲听正法。时象力比丘得阿罗汉道，当次说法。时彼国王以巾覆头，脚着履屣入众

听法。罗汉比丘告彼王曰：「昔佛有制，不得为着屣者说法。」王内恚隆盛即脱履屣。罗汉比丘复告王曰：「昔佛如来亦说此限，不得与覆头者说法。」王闻是语遂兴瞋恚，内自思惟：「咄今为此比丘所辱，此比丘故当见我头白秃，故欲辱我耳；若此比丘说法不入我耳者，当取斫头。」尔时国王即却头覆，「沙门速为我说法。」比丘报曰：「如来·至真·等正觉亦说此教，不得为瞋恚者说法。王今瞋恚，何由得说法？王当正意听说譬喻。犹如浊泉涌沸不停，王今如是，心意倒错何由闻法？」尔时国王内自惭愧，即兴敬心：「此比丘必是圣人，乃能玄鉴通达人心。」即从坐起右膝着地头面礼足，白比丘言：「唯愿圣尊与我说法，使此秽形永蒙荫覆。」王即就坐欲得闻法。尔时比丘便以此偈，向王说曰：

「犹如深泉，    表里清彻，    闻法如是，  
智者欢喜。」

尔时比丘重与王说法，令彼王心欢喜踊跃，道根信心而不倾动。是故说，闻法如是，智者欢喜也。

忍心如地，    不动如安明，  
澄如清泉，    智者不乱。

忍心如地者，犹如此地亦受于净亦受不净，地亦不作是念：「我当舍是受是。」智者执行亦复如是，若人叹誉不以为欢，有毁辱者不怀忧戚，见善不喜闻恶不怒。是故说，忍心如地也。不动如安明者，犹如安明独处众山，不为暴风所倾动。贤圣之人亦复如是，不为阙四事心有增减，是故说，不动如安明也。澄静如清泉，智者不乱者，犹如澄静泉表里清彻，不为小流所娆浊，智者如是，内既无非外奸不入，心如金刚不可沮坏，是故说，犹如澄泉，智者不乱也(水品第十八竟)。

## 出曜经卷第十八

## 出曜经卷第十九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华品第十九

孰能择地， 舍鉴取天， 唯说法句，  
如择善华。

如来所以演此偈者，欲以生言致难，然无能致诘者。佛还自说，孰能择地，舍鉴取天，唯说法句，如择善华。佛以偈报曰：

「学者择地， 舍鉴取天， 善说法句，  
能采德华。」

学者择地者，所谓向阿罗汉。云何名为地？所谓地者，爱种是也。学者执信择选善地，除爱根本自致成道，是故说，学者择地也。舍鉴取天者，学人修行，从此世间上至诸天，披求爱本永断无余，天龙鬼神八部将军，其有爱者皆能除断，是故说，舍鉴取天也。善说法句，能采德华者，句身味身分别义理一一剖判，以无碍智解诸缚着，犹如学人采致众华以为鬘饰，卖既得价，观者无厌，善说法句亦复如是，敷演玄微广采众妙，是故善说法句也。

断林勿断树， 林中多生惧，  
断林灭林名， 无林谓比丘。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与无央数众说法，前后围绕。时有一人，信心坚固，舍家妻子捐弃五亲，出家学道求为沙门。尔时彼人在大众中，心念宿旧五欲自娱，忆女颜貌如现目前，阴便动起；心怀惭愧，即诣静处以刀断之，血流溢出迷闷不自觉知。尔时世尊告大众曰：「汝等观此愚人，应获而不获，不断而便断之。夫欲断者，当断结使诸缚，何乃断此形相？」由是如来频说三偈：

「断林勿断树， 林中多生惧， 未断林顷，  
增人缚着。 断林勿断树， 林中多生惧，  
心缚无解， 如犊恋母。」

未断林顷，增人缚着，未断结使缚着诸想，心使流驰不能专一，是故说，未断林顷，增人缚着也。心缚无解者，如苦行人常乐山藪，所以然者，皆由彼山得成道故，是故说，心缚无解。犹犊恋母者，犹如新生犊子，其心终不离母，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众结未尽为狐疑所追逐，是故说，如犊恋母也。

当自断恋， 如秋池华， 息迹受教，  
佛说泥洹。

当自断恋，如秋池华者，爱之染神病无端绪，犹如莲华色鲜且好，其有见者莫不爱乐，及秋华萎，人心皆离不复贪乐，是故说，当自断恋，如秋池华。息迹受教者，息迹者贤圣人，受正教诫初无差违，善法日增恶法日退。何以故？以佛说泥洹乐，泥洹中无苦恼众患切身，是故说，佛说泥洹乐也。

如彼可意华，    色好而无香，  
工言华如是，    无果不得报。

尔时世尊愍彼群生，欲演法教故说斯偈，夫说法人，上中下善义理深邃，言行自违不获其报，是故世尊说不得其果。如来所以说此偈者，欲训后弟子，欲令师教严切，现弟子义承受教诫，或时弟子不堪教戒，是故说，如彼可意华，色好而无香，工言善如是，无果不得报也。

如彼可意华，    色好而香洁，  
工言善如是，    必得其果报。

尔时世尊为诸人前，频而说斯法，彼说法人声响清彻言无忌难，为众生说法上中下善，义味具足，净修梵行义理深邃，智者分别，已行专正训彼亦尔，皆顺于法不违义理，世尊说具得果报，是故说，如彼可意华，色好形香洁，工言善如是，必得其果报也。

如蜂集华，    不扰色香，    但取味去，  
仁入聚然。

尔时世尊，为分越比丘而说斯偈，彼与食人与处求观，见前人善色恶色若好若丑，见彼容姿熟视不离，见彼不端正者目不视之，闻彼香者以鼻嗅之，见彼秽者背而舍之，忆彼善色善香，还至房中昼夜思想。尔时世尊观见比丘心各如是，佛告比丘：「汝等何不如蜂采华？但取味去不扰色香。汝比丘！善香恶香善色恶色若好若丑，何所加益？大家小家饶财贫贱，汝等如心便负彼人。如仁所行，何不如是行？」是故说，如蜂集华，不扰色香，但取味去，仁入聚然也。多作宝华，结步瑶琦者，如彼工巧华鬘弟子，多集众华作华鬘，价以自存活。诸比丘见彼所行，便自造未曾有鬘，世尊说：「各造华鬘，汝等如是。正是行时，造无数行乃得人身，何不作福德而自修习布施思惟教诫，精进修戒持净梵行？」是故说，多作宝华，结步瑶琦，广积德者，所生转好也。



愚诵千章，      不解一句，      智解一句，  
即解百义。

愚诵千章，不解一句者，愚者无智无行无见无眼不修闻，但有浅智羸智，贪食彼千句不解一句，是故说，愚诵千章，不解一句也。智解一句，即解百义者，智者有眼有见能细思惟，彼一义围遶义如此，法应尔不应尔，是故说，智解一句，即解百义也。

犹如雨时华，      萌芽始欲敷，  
淫怒痴如是，      比丘得解脱。

犹如雨时华，萌芽始欲生者，犹如雨时天华得敷开亦不减，华叶堕落芽生益好，是故说，犹如雨时华，萌芽始欲敷。淫怒痴如是，比丘得解脱者，「汝等比丘，不畏王故作道人，不畏贼故作道人，不畏责故作道人，不畏病故作道人，不畏役故作道人。汝等所以作道人者，患厌世苦作道人，欲离生老病死故作道人，为尔不？」比丘答曰：「如是，世尊！」「汝等何不思惟去淫怒痴？远离结使不与从事，当吐当除当灭当获。何等当获二业？自为己、为他人。自为己者，以善熏身，为他人者，若受人信施，衣被饭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则无有损。」是故说，淫怒痴如是，比丘得解脱也。

如作田沟，      近于大道，      中生莲华，  
香洁可意。

如作田沟，近于大道者，所谓田沟者，不净秽恶尽顺其中，人见患之不肯亲近，行则避之目不欲视，是故说，如作田沟，近于大道也。中生莲华，香洁可意者，色成就香成就，人见欢喜当作是意，不问其地但观其华。「云何于此处乃生极妙华？甚为奇特世之希有。」是故说，中生莲华，香洁可意也。

有生死然，      凡夫处边，      慧者乐出，  
为佛弟子。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一日一夜六时观察，颇有众生应从佛度，反更坠他凡夫地，则于佛法有大阙减。以天眼见舍卫城里，有一旃陀罗儿。客除粪以自存命。尔时世尊，到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分卫，以次渐渐至彼旃陀罗家。时客除粪者，遥见世尊来，内怀惭耻，即避世尊更诣余巷，如来忽然复往逆之。其人自念：「吾担粪秽臭恶不净，今日何由得覩世尊？」

复欲避走，诣一泽地，索断瓶破秽污净地，恐地主瞋意欲驰走。佛遥唤曰：「吾今故为汝来，复欲何趣？」其人报曰：「身体秽污，不敢亲近尊颜，是故欲避之耳。尊今当知，早丧父母，五亲凋落无有妻息，孤穷单立，客除粪以自存活。不审世尊何所教诫？乃能慈愍与罪人共语。」尔时世尊告曰：「汝随我来，欲度卿为沙门。」其人白佛言：「云何世尊！地狱饿鬼畜生亦得为道乎？」尔时世尊告彼人曰：「吾今永世以来修无数行求成佛道，正为罪苦人耳。」尔时世尊即以神力，手执其人上升虚空，往至恒水侧沐浴彼人身体香洁，复以神力接至祇洹精舍，勅诸比丘：「将此人度为沙门。」受教即度为沙门。其人已得为道，内自思惟：「吾出寒贱，幸有微福得染道味，今不自求求于道者，后堕凡细复剧于今。」即自劝励精勤日新，未经旬日便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六通清彻涌没自由，即诣一大方石，当中央坐补纳故衣。

尔时王波斯匿，闻佛度旃陀罗儿客除粪者，王自思惟：「佛出释种豪族姓家，左右弟子皆出四姓，长者种婆罗门种刹利种，来入宫室受人供养信施，五体投地接足而礼；今闻如来度旃陀罗种，我等云何屈伏礼敬？吾今当往责数如来。」王自严驾出诣如来所，未到之顷，见一比丘坐大方石补纳故衣，有五百净居天围遶礼覲。王直前语比丘曰：「今烦比丘往白世尊：『王波斯匿在外，欲覲世尊。』」比丘闻已即没入石中，从如来精舍地中出，前白佛言：「王波斯匿在外欲见世尊。」佛告比丘：「汝今还从此地入，从彼石出，告王曰：『宜知是时。』」即如佛教，从石涌出告语王曰：「如来有教，大王宜知是时。」波斯匿王复作是念：「我今所以来者，欲问彼除粪人，今且舍置，先问此比丘云何得入是刚鞭石里涌没自由？亦当问此比丘为是何人？」尔时波斯匿王，即除王饰前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须臾退坐前白佛言：「向者比丘为名何等？乃能有此神力，石里往反无有罣碍。」佛告王曰：「此是客除粪人，今有神力如是。」尔时世尊以此因缘便说二偈：「犹如秽污恶地田沟深坑，生香洁莲华。云何大王！有目之士当取此华不乎？」王白佛言：「唯然世尊！华极香洁当取庄饰，秽污当观如母胎，于彼胎中生功德华。」时波斯匿王叉手合掌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彼人快得善利，蒙圣垂教得在道次，既得为道，神足变化不可思议。自今以始，终身请此比丘供养，四事不阙。」是故说，慧者乐出家，为佛弟子。

如有采华，        专意不散，        村睡水漂，  
为死所牵。

如有采华，专意不散者，昔有众多人在野采华，采择妙者竞取好者，是故说，如有采花，专意不散也。村睡水漂，为死所牵者，时彼人民采华疲倦归家睡眠，客水暴溢尽漂杀之，是故说，村睡水漂，为死所牵也。

如有采华，    专意不散，    欲意无厌，  
为穷所困。

如有采华，专意不散者，是时人民采致妙华，竞取好者奔趣东西，要获妙香以用欢庆，是故说，如有采华，专意不散也。欲意无厌，为穷所困者，所以采取华者，欲以五欲自娱快自纵恣，莫知来变不观未然，来变进趣死日逼至乃知为困，是故说，欲意无厌，为穷所困也。

如有采华，    专意不散，    未获财业，  
为穷所困。

如有采华，专意不散者，是时人民穷俭多乏，采华往卖用自存济，是故说，如有采华，专意不散也。未获财业，为穷所困者，其人殷懃所在求财，不称其愿不充悵望，便为穷所逼，舍此形当更受身，皆由无虑故舍形受形，是故说，未获财业，为穷所困也。

观身如坏，    幻法野马，    断魔华敷，  
不覩死王。

观身如坏者，犹彼坏器危脆不牢必当败坏，为磨灭法不可恃怙悉当归尽，渐渐积聚乃成堆阜。此四大身亦复如是，不可恃怙皆当归尽，为磨灭法，如是不久当捐弃冢间，是故说，观身如坏也。幻法野马者，犹如野马光焰炽明幻人眼目，人欲往就寻究不知所在，徒自疲劳无所克获。解知诸法皆悉如是，无强无牢不可恃怙，是故说，幻法野马也。断魔华敷者，所谓魔者称为自在天子，彼所著结发，以见谛思惟道往断，断已断当断，剥已剥当剥，打已打当打，是故说，断魔华敷也。不覩死王者，见谛思惟道所应断结已尽无余，不复进趣向于自在天子，亦复不为天所牵连，是故说，不覩死王也。

此身如沫，    幻法自然，    断魔华敷，  
不覩死王。

此身如沫者，犹如聚沫不得久停不可恃怙，捉便消灭不可护持，此四大身亦复如是，无力无强亦无坚固，是故说，是身如沫也。幻法自然者，犹如幻化

之物诳惑他人，非真非实，愚人染着谓为己，有智者观察无一可贪，是故说，幻法自然。断魔华敷者，见谛思惟所断结使永尽无余，更不适彼言而亲近之，是故说，断魔华敷也。不见死王者，见谛思惟结已尽，独王三千，存亡自由，更不为自在天子所拘录，是故说，不见死王也。解身与贪，一而不异，学能舍牢有，如选忧昙钵，比丘度彼此，如蛇脱故皮。学能舍牢有者，有中牢者何者是？可谓五欲是。心意染着不能舍离，令此众生兴意染着，流转五道周而复始，一形毁坏复受一形。世间复有何者牢？所谓五盛阴身是。复使众生类终日翫习不能去离，然彼学人执意牢固。能舍此牢有者，可谓贤圣，能舍五盛阴身及五欲者，是谓应贤圣行，是故说，学能舍牢有也。如选忧昙钵者，善别之人选择妙华求忧昙钵，形神疲劳不能克获，意便疲厌即舍而去，是故说，如选忧钵也。比丘度彼此者，所谓比丘者，破诸结使毁辱形体，着衣持钵行乞度人。度彼此者，谓内外六情，内六入外六尘，是故说，比丘度彼此也。如蛇脱故皮者，贤圣人，三有牢者，为贤圣之道也，圣人能舍贤圣道，入无为泥洹城，是故说，如蛇脱故皮也。

## 出曜经马喻品第二十

如马调软，        随意所如，        信戒精进，  
定法要具，        忍和意定，        是断诸苦。

如马调软，随意所如者，如有善调马之士以策御马，随意所如不失本彻，马性刚直复恐鞭捶，恒自将护以虑为失，是故说，如马调软，随意所如也。信戒精进，定法要具者，比丘执行亦如彼马，内恒思惟恐有过失，复恐诸梵行人来见呵责，信心向佛法僧，精进牢固不可沮坏，意常入定，分别诸法亦不漏失，是故说，信戒精进，定法要具也。忍和意定者，学人进行调御诸根不令放逸，于诸根门悉得自在忍力具足，若人毁誉称讥苦乐，不兴恚心亦无是非，是故说，忍和意定也。是断诸苦者，有中有余无余尽能断入泥洹中，是故说，是断诸苦。

从是住定，        如马调御，        断恚无漏，  
是受天乐。

从是住定者，彼习定人收摄诸根，执意不乱心无他念，心所念法亦不流驰，是故说，从是住定也。如马调御者，如彼调马人，见彼恶马[怡-台+龙]悞不调，着之羈鞅加复策捶然后乃调，随意所如无有疑滞，是故说，如马调御也。断恚无漏者，诸恚已尽无复诸漏，更不受当来有、后不复生，是故说，

断恚无漏也。是受天乐者，诸天昼夜卫护罗汉说功德，舍天重位来至人间，称誉贤圣功德，展转远布无不闻者，是故说，是受天乐也。

不恣在放恣，    于眠多觉寤，  
如羸马比良，    弃恶乃为贤。

不恣在放恣，于眠多觉悟者，如彼修行人心无放逸，叹说不放逸之德，乐于闲静不处愦乱，见放逸者劝使除贪。夫放逸人不获善本多失财货，于眠多觉悟，忆佛契经如来所说：「若人睡眠多有所损，应成之物反更坏败，不应成物反更成立，皆由睡眠而有此变。」是故说，不恣在放恣，于眠多觉悟也。如羸马比良，弃恶乃为贤者，犹如两马同趣一向，一马肥良走速，一者羸劣走不及伴，然彼羸者先得正道垂欲究竟，后良马以进超过于劣马。此众生类亦复如是，有利根人贪着睡眠不肯修学，有钝根人意勤修学不着放逸，是故说，如羸马比良，弃恶乃为贤。

惭愧之人，    智慧成就，    是易诱进，  
如策良马。

惭愧之人，智慧成就者，如人习行耻不及众，得一望一转欲前进，于行阙一者便自羞耻，「吾宿有何缘习行而不果获？」烦惋自责如丧二亲，意常欲离恶不善法。是故说，惭愧之人，智慧成就也。是易诱进，如策良马者，尽能灭一切诸恶，永拔根原无复尘翳，如斯之人易进为道，是故说，是易诱进。良马者，彼御马人调御恶马能令调良，豫知人意之所趣向，是故说，如策良马。

譬马调正，    可中王乘，    调为人尊，  
乃受成信。

譬马调正者，如彼王厩有三种马，一者上二者中三者下，饑食养育尽无差别，上马者王数观视，中马者遣人看视，下马者遣奴看视。是故说，譬马调正也。可中王乘者，金银控具种种纓络，乘有所至行步安庠，如王所念终不违错，是故说，可中王乘也。调为人尊者，处众人中为尊为上无有过者，最为第一无以为喻亦无侔匹，是故说，调为人尊也。乃受成信者，闻彼讥谤不怀忧戚，逆愆其人后当受殃，己终不瞋亦无恚怒，不生恶心向于前人，是故说，乃受诚信也。

虽为常调，    如彼新驰，    亦最善象，  
不如自调。

虽为常调者，犹如调马人少来知马进趣，良善弩钝悉皆了知，某者易调、某者难调，某者性急、某者性缓，能别此者乃谓善察，是故说，虽为常调也。如彼新驰者，复知恶马不可调御，方始教习乘走东西，未经旬日复得调良，若志固不可调者，即付外人驮薪负草，是故说，如彼新驰也。亦最善象者，最善象者意伏心调，身体羸涩兽中最大，为人所爱观者无厌，是故说，亦最善象也。不如自调者，人能自调御除非去邪，为诸天世人、诸佛世尊、神通得道者所见敬，是故说，不如自调也。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调者，  
乃到调方。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能乘此乘至无畏境，亦复不能乘此乘至安隐处，复不能乘此至无灾患处，是故说，彼不能乘也。唯自调者，乃到调方者，人能自调御，识神速到安隐处，不调者能使调，不正者能使正，永处无为，不复经历忧悲喜怒，是故说，唯自调者，乃到调方。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调者，  
灭一切恶。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能乘此乘去离地狱饿鬼畜生，亦复不能超越八难，是故说，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调者，灭一切恶者，人能自调众善普会，于诸结使最得自在，尽能灭地狱饿鬼畜生踪迹，是故说，唯自调者，灭一切恶。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调者，  
脱一切苦。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乘此乘不能尽苦原本从此岸至彼岸。何以故？乘者非至竟乘、非第一义乘。是故说，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调者，脱一切苦，永尽于苦无复生死，是故说，唯自调者，脱一切苦也。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调者，  
得至泥洹。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知踪迹，况当知泥洹有可见耶？此事不然，是故说，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调者，得至泥洹，解知泥洹亦自虚寂，专意一向无他异念，是故说，唯自调者，得至泥洹。

常自调御，        如止奔马，        自能防制，  
念度苦原。

常自调御者，念自调御去恶即善，如契经说，佛告呪那曰：「自不调御意不专一故，调御余者，此事不然，欲得调人，先当自调。」是故说，常自调御也。如止奔马者，如彼调马人，调和奔逸马避危就安，是故说，如止奔马也。自能防制，念度苦原者，众行已具便不履苦越过苦表。何者苦表？灭尽泥洹是，彼无复众苦热恼，是故说，自念防制，念度苦原也。

自为自卫护，        自归求自度，  
是故躬自慎，        如商贾良马。

昔佛在罗阅城竹园迦兰陀所。尔时耆域药王请佛及比丘僧，又除般特一人。所以然者，以彼般特四月之中不能诵扫箒名得。尔时如来及比丘僧，往到彼家各次第坐，耆域即起行清净水，如来不受清净水，耆域白佛言：「不审如来以何因缘不受水？」佛告耆域：「今此众中无有般特比丘，是故不受水耳。」耆域白佛：「此般特四月之中不能诵扫箒名得，行道放牛牧羊人，皆诵得此偈。何故请此人？」佛告耆域：「汝不请般特者，吾不受清净水。」时耆域承佛教诫，即遣人往唤般特。佛告贤者阿难：「汝授钵与般特。」佛复告般特：「莫起于坐，遥授钵盂着如来手中。」尔时耆域见神力如是，乃自悔责：「咄我大误，毁辱贤圣，今日乃知不可犯其口言。」即生恭敬心向般特比丘，乃不殷懃于五百人许。尔时世尊广说曩昔因缘：「过去久远无数世时，尔时耆域身躬为马将，贩卖转易。时，驱千疋马往诣他国，中路有一马产驹，其主即以驹与人，驱马进路。寻进他国与国王相见，王问马将：『吾今观此千疋马，是凡常马，然其中有一马，悲鸣声不与常马同，此马必生骏驹，其驹设长大者，价与此千疋马等。若我得此驹者诸马尽买，不得驹者吾不买马。』马将报曰：『自涉路已来，不忆马产驹。』王告彼人：『吾诵马相，闻马母声必知其驹好恶。』马将追忆退还自念：『近于道路此马母如产骏驹，即与中路主人。』其驹未经旬日便作人语，语其主曰：『若使马将来索我者，得五百疋马持我身与，不得五百疋马莫持与之。』数日之中马将自至，近留马驹以相付托：『君有养活劳苦，今以一疋好马赎之，愿见相

还。』其人答曰：『吾本不强从君索驹，自君去后勤苦养活，若今以五百疋马赎，尔乃相还。』即如其言以五百疋马赎，乃得本驹。」佛告耆域：「汝昔先薄贱马驹用持乞人，后以五百疋马赎取，先贱而后贵。今亦如是，请五百比丘，留般特一人，今反贵重般特，薄贱五百人。斯缘久矣，非适今日。」是故说，如商贾良马也(马喻品第二十竟)。

## 出曜经卷第十九

## 出曜经卷第二十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 患品第二十一

除患去僇慢，    超度诸结使，  
不染著名色，    除有何有哉？

除患去僇慢者，夫人瞋患败善行人，所以竞利多少亡家破国种族灭尽皆由患，以僇慢灭已灭当灭，是故说，除患去僇慢也。超度诸结使者，瞋患僇慢结使为本，除本则无有枝叶，是故说，超度诸结使。不染著名色者，尽除虽有名色存，众生有乐想，皆由名色与共相毁誉，我色像名望胜卿，卿色象名望不胜我，是故说，不染著名色。除有何有哉者，所谓有者结使名号，未能度有至无，为使所使、为结所结、为缚所缚；彼修行人以虚寂止观，永尽无余度有至无，是故说，除有何有哉也。

降患勿令起，    欲生当制之，  
渐断无明根，    修谛第一乐。

降患勿令起者，患炽如火当念速灭，若令滋长者多所伤败，患生则祸至，犹人把火逆风自烧身，是故说，降患勿令起也。欲生当制之者，欲心适生即求方便令不生，如彼毒蛇方欲出穴，即当制御令不暴逸，欲心如是，即生便灭使不滋长，是故说，欲生当制之也。渐断无明根者，无明者世间之大冥，覆蔽心识不得开舒，当求方便以勇猛心断根不生，是故说，渐断无明根也。修谛第一乐者，行者所以不速成道，犹其淫怒痴染污身心，此三结使由四谛



断，不获谛人不能除此三事，从无数世以来未曾获无为乐，得四谛者尔乃为乐，是故说，修谛第一乐。

断恚得善眠，    恚尽不怀忧，  
恚为毒根本，    甘甜为比丘，  
贤圣能悉除，    断彼善眠睡。

断恚得善眠者，夫人瞋恚昼夜不睡，如遇蛇啮、如病发动、如失丧财货，此恚之相貌。人无瞋恚不见众恼，安卧睡眠天晓不悟，如服甘露心识淡然，是故说，断恚得睡眠也。恚尽不怀忧者，人怀恚怒现在前时，昼夜愁戚如丧亲亲、如失财宝，恚已得除无复愁忧苦恼，是故说，恚尽不怀忧也。恚为毒根本者，毒中根者莫过于恚，人当恚盛，覆诸功德不得露现，是故说，恚为毒根本也。甘甜为比丘者，已拔毒根本无复毒栽更生美药，如彼甘露去诸秽恶，是故说，甘甜为比丘也。贤圣能悉除，断彼善睡眠者，所谓贤圣者诸佛弟子，众恶悉除诸善普会，灭恚生本更不造新，意不兴念念此恚想，善得睡眠无复忧虑，是故说，贤圣能悉除，断彼善睡眠也。

人兴恚怒，    作善不善，    后恚已除，  
追念昔事，    如火炽然。

人兴恚怒，作善不善者，如人为恚怒所缠，心意倒错无所识知，犹如盲者不覩高岸平地，彼恚怒人亦复如是，为恚怒所缠，不见善与不善、好之与恶，是故说，人兴恚怒，作善不善也。后恚已除，追念昔事，如火炽然者，犹如失道之士时变为要，瞋恚之人速悔为上，内怀惭愧即自悔责：「恚为虚诈何为兴怒？怒怒相报终无休已，如火炽然。」心意变悔，羞为恚所使，是故说，后恚已除，追念昔事，如火炽然也。

无惭无愧，    复好恚怒，    为瞋所缠，  
如冥失明。

无惭无愧者，人之恚盛不别尊卑，无有惭耻，如颠惑狂，众人围绕终日嗤弄不自觉知，匿事发露谎言无本，是故说，无惭无愧也。复好恚怒者，彼恚怒人，行无清白心怀秽浊，无由得修梵行，是故说，复好恚怒也。瞋恚所缠，如冥失明者，彼恚怒人瞋怒炽盛，观昼如闇天地悉冥，无所复覩己无身光，虽复千日竟照何益于己？是故说，为恚所缠，如冥失明也。

彼力非为力，    以恚为力者，  
恚为凡朽法，    不觉善响应。

彼力非为力，以恚为力者，所以瞋恚由非义兴，内自思惟：「吾所行是，彼所行非。」会至众诘问前却，乃为小儿所嗤。方自觉悟退追不是，所谓贵胜理直则胜，瞋恚力者不可恃怙，亦无牢固，败人善性。是故说，彼力非为力，以恚为力者也。恚为凡朽法，不觉善响应者，尽灭善本出语成恶，不虑前后触类兴骂语常羸[馱-夫+黄]，以瞋恚为首。夫人有德远近称庆，必有善响所在流布。今论此人，但闻恶声无有善响，虽少多有善，为恚所覆不得显露，是故说，恚为凡朽法，不觉善响应也。

有力近兵，    无力近软，    夫忍为上，  
宜常忍羸。

有力近兵，无力近软者，自恃力势谓为第一，为弱者轻忍不还报，设当打捶亦不兴恚，力力相从羸羸相就，力者终不设意，于羸羸者反更举意向强，是故说，有力近兵，无力近软也。夫忍为上，宜常忍羸者，所谓忍者，不见过咎是与不是乃名为忍，不恃己强陵易弱者，设当轻易弱者，便为众人所见嗤笑，是故说，夫忍为上，宜常忍羸。

举众轻之，    有力者忍，    夫忍为上，  
宜常忍羸。

举众轻之者，或有一人为众所轻，其中有点慧者便能忍之。何以故？彼人单弱无所归趣，岂复在是一人当兴瞋恚？是故说，举众轻之，有力者忍也。夫忍为上，宜常忍羸者，忍为第一力，世间无过者，虽神通鉴照成道相好皆是忍力，达明今世后世彻照无外亦由忍力，是故说，夫忍为上，宜常忍羸。

自我与彼人，    大畏不可救，  
如知彼瞋恚，    宜灭己中瑕。

自我与彼人，大畏不可救者，夫人思惟先自察己，然后观彼相其颜色，即能分别，斯性弊恶、斯性良善，恒自谨慎不造恶行，恐后世报受苦无量，从今世至后世无有解脱。是故说，自我与彼人，大畏不可救也。如知彼瞋恚，宜灭己中瑕者，知彼瞋恚颜色隆盛，己便默然内自思惟：「设我与彼竞者则非其仪，我今宜默，与彼诤为？」是故说，如知彼瞋恚，宜灭己中瑕也。

二俱行其义，    我与彼亦然，  
如知彼瞋恚，    宜灭己中瑕。

二俱行其义，我与彼亦然者，亦自为己复为他人，亦自护己复护他身，恒自思惟避于二事：一者恐现身受殃，二者恐后得报。是故说二俱行其义，我与彼亦然也。如知彼瞋恚，宜灭己中瑕者，躬见前人瞋恚隆怒，或见把持瓦石欲来见害，己亦防备瓦石拒之，如有一人手执白杖欲往鬪诤，手所执杖即化为刀，其人见以即投刀于地。时有国王在高楼上遥见此人，始以把草复化为刀，寻复见之即投于地。王寻遣信唤来诘问：「汝何以故前如把草草化为刀？所以投刀于地。」其人白王：「曾闻佛经言，佛告侍者：『吾将沦虚寂灭无为，时后五鼎沸世，众生共诤捉推瓦石即化为刀剑。』臣积善来久，不敢为恶原首，是故投刀于地。」王闻此语，大自感激叹未曾有，即赏彼人给与民户。是故说，如知彼瞋恚，宜灭己中瑕也。

俱行二义，    我为彼然，    愚谓无力，  
观法亦然。

俱行二义，我为彼然者，常护己身亦护彼人，如护宝货，内自思惟降伏己心不饶前人，亦使彼人不来得我，彼此将护不令有失，是故说，俱行二义，我为彼然也。愚谓无力，观法亦然者，愚者意闇不察来变，谓鬪者常鬪未始有解，和者常和未始诤说，智者观见非鬪者必有损，虽得称胜莫若本无鬪，是故说，愚谓无力，观法亦然。

若愚胜智，    麤言恶说，    欲常胜者，  
于言宜默。

若愚胜智，麤言恶说者，常恶同友坏败良善，发言恶至终日无善，恶恶相随积罪如山，同类叹誉各诤胜如，此名秽浊不至究竟，是故说，若愚胜智，麤言恶说也。欲常胜者，于言宜默者，贤圣默然智者所叹，恶来加己不以为戚，若得荣宠不以为欢，骂不报骂行忍为业，若挝捶者默受不报，是故说，常欲胜者，于言宜默也。

当习智者教，    不与愚者集，  
能忍秽漏言，    故说忍中上。

当习智者教，观胜己人慎莫违彼教，犹尚不与卑贱共诤，况复与胜己者诤乎？此事不然。何以故？智慧之人为尊为上无有过者。是故说，当习智者教也。不与愚者集，以类相从，善入善聚恶入恶友，善者闻恶见则避之，恶者闻善便欲毁蔑，诸佛贤圣及诸得道者，叹说不鬪诤之德，是故说，不与愚者集。能忍秽漏言者，弊恶之人不自惜身，为人所憎性行卒暴，与彼诤者为人所嗤，既自毁辱朋友不欢为人所责，云何以金宝身贸彼瓦石？是以智者以忍为默。是故说，能忍秽漏言也。故说忍中上者，贤圣之人具足众业，善本无漏皆悉成就，见彼秽行自摄其心：「我今何为复与彼同？」遇圣无数由忍得成，昼夜防备如处炽然，意念修善日欲增多，若复过恶日损使灭，是故说忍中上。

患者不发言，    处众若屏处，  
人患以炽然，    终已不自觉。

患者不发言者，受此人形积无数行乃得成办，既得人身舌根具足，常当叹说佛法圣众，承事二亲敬奉师尊，昼夜诵习深妙契经。何以故？佛亦引喻，舌为剑戟招致殃祸，由舌蚩言丧灭门族，舌有十号言为殊异，为人重任未始离舌。是故说，患者不发言也。处众若屏处者，夫习学人常自谨慎护口过失，若在大众及在屏处，出言柔软不伤彼意，前言覆后理不烦重，是故说，处众若屏处也。人患为炽然，终已不自觉者，如彼恶人喜怒发动，患盖所覆不自照见，但自损辱无益于世，垢腻自缠不自拔濯，一日为恶乃积亿劫之殃，况复终身行恶，望欲得道终已不可得。是故说，人患以炽然，终已不自觉也。

谛说不瞋患，    乞者念以施，  
三分有定处，    自然处天宫。

谛说不瞋患者，人行至诚人所恭敬，为数千万人所见念待，斯由不瞋致斯德也。乞者念以施，不怀慳悋，有来乞亦不逆意者，此乃名曰开泰人也。乞者不为贪求欲后世缘，缘积善满自然得圣道，是故说，乞者念以施也。三分有定处，自然处天宫者，三业是行不枯朽，必生天上人中，往反周旋不处卑贱。犹如有人从观至观、从园至园，五乐自娱终无忧戚，便能闭地狱饿鬼畜生门，开天人径路，转进功业便至无为。是故说，三分有定处，自然处天宫也。

息意何有患，    自捡寿中明，  
等智定解脱，    知己无有患。

息意何有患者，学人息心降羸弊意，心如死灰身如朽木，见前悲乐不以经怀，心如安明不可移动，是故说，息意何有患也。自捡寿中明者，学人自捡自养其寿，恒以无漏而自荣护，不贪世荣有悵望，是故说，自捡寿中明。等智定解脱，知己无有患者，彼修行人，平等解脱不以无等，无等解脱者，斯是世俗断欲人也，平等解脱人终无患怒，所有患怒结使之垢永已除尽，是故说，等智定解脱，知己无有患也。

夫为恶者，    怒有怒报，    怒不报怒，  
胜彼鬪负。

夫为恶者，怒有怒报者，行恶之人彼此受殃，犹野火行值前被然，先患怒者令生患怒，先恶心者令生恶心，是故说，夫为恶者，怒有怒报也。怒不报怒，胜彼鬪负者，昔波斯匿王宠养诸奴，遣使攻伐他国，善解战法所往皆伏。后诸妻妇请道人供养求愿，复为说微妙法，皆得须陀洹道。后征人还，妇等语诸夫曰：「君征去后，我等请诸道人供养求愿，愿君安隐早归。为我说法，我等已得须陀洹道，君等更可请之。」即如妇言请诸道人供养说法，诸夫复得阿那含道。彼界复有贼寇，王教召诸群奴令往攻击，奴辈闻之内自思惟：「我等各各皆得道谛，慈愍一切不害生类，云何当往攻伐彼敌？」复重思惟：「设不应命受王教者，身自丧灭殃及妻息，宁就彼死，不在存此罪及妻息。」即皆严驾往向彼敌，诸天龙神感应，摧破彼众安隐还家，国主欢喜四远宁泰。是故说，怒不报怒，胜彼鬪负也。

忍辱胜怨，    善胜不善，    胜者能施，  
真诚胜欺。

忍辱胜怨者，昔阿阇世王集四种兵，往攻舍卫城，时波斯匿王复集四种兵，出外战鬪摧破大众，生擒阿阇世身，将至如来所白世尊曰：「姊子阿阇世，叛逆无道横兴恶意攻伐我国，本无怨讎自生怨讎，本无鬪诤自生鬪诤，今原赦其罪放还本国。何以故？为我大姊见放之。」是故说，忍辱胜怨也。善胜不善者，无功德人喜自称说：「吾所知多，彼所知少。」实无技术称言有之，实无方略自言多方，临事之际摄腹如步屈之虫。若见智者无然独立，如死肉聚无复神识。是以智者劝人积学，学者宁神之宝宅，心意自在通达四远，由学得成，营家立国法度邪非，斯由学也。是故说，善胜不善也。胜者能施者，所谓胜者胜彼慳贪，人不立德本者嫉彼妬贤，见人惠施代惜财货，恒作是念：「我施彼者后何所望？」唯有立信之人乃能惠施，亦不选择不愿

果报，乞者填门不立禁限，四远云集不距微细，是故说，胜者能施也。真诚胜欺者，真诚行人宗室眷属，所在称扬无不闻者，妄语之人人见不欢人所憎嫉，是故说，真诚胜欺。

无恚亦不害，    恒念真诚行，  
愚者自生恚，    结怨常存在。

无恚亦不害，恒念真诚行者，彼修行人知时知法，可避知避可就知就，所说真诚为世人所敬不诳惑人，是故说，无恚亦不害，恒念真诚行也。愚者自生恚，结怨常存在者，愚人所习瞋恚为首，存在心怀未始舍离，犹如凿石作字文章分明，不为暴风所灭，是故说，愚者自生恚，结怨常存在也。

恚能自制，    如止奔车，    是为善御，  
去冥入明。

恚能自制，如止奔车者，恚怒即生还能制者，此名人中雄也，犹如马车奔逸，御者能止此名善御，是故说，恚能自制，如止奔车也。是为善御，去冥入明者，此善御者非御车御，亦非象马御，所谓御者，能自摄意念不散息心不起，志趣无为不着世累，为人重任作良佑福田，可敬可贵为供养最，是故说，是为善御，去冥入明也。

沙门及道，    行斯爱念，    新水华香，  
马恚为十。◎

## ◎出曜经如来品第二十二

最正觉自得，    不染一切法，  
一切智无畏，    自然无师保。

最正觉自得者，昔六师在世贪着利养，竟自称己独谓为尊，闻佛出世神德过人，六师云集各共结誓：「我等六人世无等伦，近闻有佛出世，神德威力踰越我等，宜可同议心齐意等语不相违，然后乃得胜彼瞿昙。」即遣一人往观如来，颜色视瞻为如人不？即往观见视无厌足，还白六师如其所见。「瞿昙颜貌世之希有，威神光明踰于日月，如我所见无譬可喻。」六人复念：「其人出于王种，理应端正何足复怪？今且更遣一人往观瞿昙容仪无畏，为躁疾局促耶？」即往观相，如师子王在群兽中无所畏难，还告六师：「瞿昙在众，如兽中王，无所畏难。」六人复念：「愚人希更事故，贪彼光明故围绕

之耳，此是常宜何足复怪？彼瞿昙者出自王宫，六万婬女昼夜娱乐，未更师法曾不造学，更可遣人往听所说，颇有经理为如凡夫耶？」即遣明达一人往观视之。具闻所说，还白六人：「彼瞿昙所演，达古知今前知无极却覩无穷，判义析理理不烦重。」六师闻已复作是念：「世多有人辩辞捷疾悦可人心，然不存理不可寻究，复可遣人往观瞿昙，众人闻其所说，寂然听受？为愤乱不听耶？」即往观听。见诸大众渴仰闻法专一心意，渴仰如来目未曾眴，还白六师：「瞿昙所演，味如甘露，众人渴仰听无厌足。」六人复作是念：「人集徒众，初心极猛久必退散，复何疑怪？更遣一人往瞻瞿昙，义理深邃？为浅薄无绪耶？」即遣高胜一人往观瞿昙。具闻所说，还白六师：「瞿昙所演如海无崖，我等所见如牛蹄水，今我一人且欲就彼求为弟子，焉知其余者？」前后使人各共相将诣如来所，复有无数众生云隤竞至到如来所，即闻佛说此偈曰：

「最正觉自得，不染一切法，  
一切智无畏，自然无师保。」

最正觉自得者，觉悟一切诸法，无细不入无微不察，以神通力如实知之，是故说，最正觉自得也。不染一切法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不为此八法所染，是故说，不染一切法也。一切智无畏者，离一切患无复众恼，不为水火恶贼所见陷溺，超越厄难独善无忧，是故说，一切智无畏也。自然无师保者，独王三千大千国土，无有俦侣，等者犹无况欲出耶？是故说，自然无师保。

志独无等伦，自获于正道，  
如来天人尊，一切智力具。

志独无等伦者，我以天眼观三千大千刹土，颇有斯类与我等耶？遍而观之无有等者，况欲出耶？此事不然。是故说，志独无伦也。自获正道者，吾求于道，无师教授自然获之，亦无伴侣独步无畏，是故说曰，自获于正道也。如来天人尊者，何故名为如来？如过去等正觉来，吾从彼来，于三阿僧祇劫执行勤苦，或施国财妻子头目髓脑，能自拔济，从中来故名如来。复从如来法性，就世间义故，谓如来。如过去诸佛世尊，具足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殊胜之法，大慈大悲，广度一切不离如性，我今亦尔故谓如来。何以故名为天人尊？曰所以称天人尊者，天人缘彼得修善本，越次取证成于圣道，尽有漏成无漏，三达神通无所罣碍，是故说，如来天人尊也。一切智力具者，

如来遗体力者，体有百二十节，一节有百二十八臂，神力是乳哺力非神通力，是故说，一切智力具也。

我为世尊，    断漏无淫，    诸天世人，  
一群从心。

我为世尊者，世者有三：一者阴世，二者器世，三者众生世。何以故名为无著者？三义故名为无着：一者断结故谓无着，二者堪受人施故谓无着，三者三界无种亦无根本亦不复生故谓无着。是故说，我为无着也。断漏无淫者，谓无上义无有过上者，亦无侔匹，觉悟一切诸法，无微不入无细不达，复为坐中众生解狐疑故说无上义。过去无数恒沙诸佛寿命极长，弟子徒众不可称计，国土清净无有瑕秽，谓为过佛神力多我今日。莫作斯观。所以然者？神通智力一而不二，但众生心自有增减。是故说，断漏无淫也。诸天世人，一群从心者，诸天世人沙门婆罗门魔，若魔天释梵四王，吾为独尊独悟无与等者，是故说，诸天世人，一群从心也。尔时六师弟子，闻佛说此偈已，心坚固者即求为道，心怀犹豫者，还至师所具白所闻，三界独尊典领十方实无等伦，宜各驰散各求所安。

我既无师保，    亦独无伴侣，  
积一行得佛，    自然通圣道。

尔时世尊于树王下，为梵天所请，即从坐起，诣波罗[木\*奈]国。尔时忧毘梵志，遥见世尊来便作是念：「瞿昙今日颜色容悦内外清彻，将有何故？师为谁从谁学道？为学何法修何技术？」尔时世尊即向梵志而说此偈：

「我既无师保，    亦独无伴侣，  
积一行得佛，    自然通圣道。」

我既无师保者，如来·至真·等正觉，观达三世无事不知，为后众生未觉悟者而说斯偈。「吾善逝后当有比丘，一名摩诃僧祇，二名婆蔡审鞞，称言文殊师利。」释迦文师欲除彼犹豫故，是故说此偈也。复有说者，诸外道异学各作是论，沙门瞿昙，从阿兰迦兰闻法，然后成道，欲除彼犹豫，故说我既无师保也。亦独无伴侣者，如来等正觉，观达三世当来过去现在，无事不察，当来二部比丘，一名摩诃僧祇，二名婆蔡审鞞。舍本就末有人界土则佛出世，下方地狱畜生饿鬼，上方天乐自娱终不出佛，如来所化无处不遍，若一处不遍不名为佛。彼二部者谓为不遍，如来神力登一须弥顶，如是所经历



教化周旋无有穷极，是故说，亦独无伴侣也。积一行得佛者，于此三世成最正觉，佛兴出世要在阎浮利地，生于中国不在边地，所以生此阎浮利地者，东西南北亿千阎浮利地，此间阎浮利地最在其中，土界神力胜余方，余方刹土转不如此，是故说，积一行得佛也。自然通圣道者，舍热恼结使冷而无熅，人有忧心颜常不欢，无忧心者颜常和悦，如来世尊亦复如是，众患已尽无复热恼，是故说，自然通圣道也。尔时有忧毘梵志前白佛言：「君今自称为最胜耶？」尔时世尊以偈报梵志曰：

「己胜不受恶，    一切胜世间，  
    叡智廓无壅，    开蒙我为胜。」

己胜不受恶者，一切胜世间、能胜怨，世称曰胜。此胜非为胜，断漏尽诸使，众结永尽乃称为胜，独王世界无能及者，是故说，己胜不受恶，一切胜世间也。叡智廓无壅，开蒙我为胜者，世间恶法坠随罪恶者，吾已永灭得不起法忍，当来受有生爱十二牵连永灭无余，是故说，叡智廓无壅，开蒙我为胜也。尔时忧毘梵志前白佛言：「瞿昙今日为欲何趣？」尔时世尊复以偈报曰：

「今往波罗[木\*奈]，    欲击甘露鼓，  
    当转于法轮，    未曾有转者。」

梵志问佛：「为审尔不？」佛告梵志：「如来言无有二。」梵志闻已颌头叹咤而去。

智人不处愚，    观世随而化，  
    说于无垢迹，    永息无有上。

智人不处愚，观世随而化者，谓佛及诸弟子先观世间，谁应得度、谁不应度，周遍观察谁堪受化、谁不受化，谁种解脱根栽、谁不种解脱根栽。是故说，智人不处愚，观世随而化也。说于无垢迹，永息无有上者，无垢迹者，贤圣八道，永息者灭尽泥洹，圣人降世接度群生恒以贤圣道，初不离无漏行，是故说，说于无垢迹，永息无有上也。

勇猛大吼，    正法如来，    法说义说，  
    觉者永安。

勇猛大吼，正法如来者，勇猛者佛及诸弟子，释迦文佛勇猛超越九劫，是故名为勇猛。六师纵逸好修非法不按正律，如来所演如法所行越过世法，是故说，勇猛大吼，正法如来也。法说义说，觉者永安者，人法非为法，人所嗤众所憎恶，如来所说，法说义说闻者欢悦，除忧热恼永无苦患，常得安隐心识淡然，是故说，法说义说，觉者永安也。

勇健立一心， 出家日夜灭，  
诸天常卫护， 为佛所称记。

勇健立一心者，彼修行人，定意一心无他余念，众德具足意不可坏，入定之人所愿必果，是故说，勇健立一心也。出家日夜灭者，所谓出家，不但舍妻息离五欲，求出欲界修上界道，初禅休息行无起灭，是故说，出家日夜灭也。诸天常卫护者，入定之人诸天卫护承事礼敬，欲使增其功德，是故说，诸天常卫护也。为佛所称记者，从此世界上至净居天，叹说立根人，阎浮利地众生快得善利，如来现在广说法味，所度众生不可称限，是故说，为佛所称记也。

彼于天人中， 叹说等正觉，  
速得而自觉， 最后离胎身。

彼于天人中，叹说等正觉者，诸天世人恒咏佛功德，各献善心至于成佛未曾违离，是故说，彼于天人中，叹说等正觉也。速得而自觉者，人民之类叹未曾有，如来功德甚奇甚特，我等众人谓为如来在于斯坐，何图如来游于无量百千世界，教化众生不以为倦。是故说，速得而自觉也。最后离胎身者，最后受身临欲泥洹，佛自叹说告语阿难：「如来此身更不受生，无为永寂不复起灭。阿难当知！吾观方域及上空界，更不受之，生分毕矣。阿难！我更不染俗，俗中躁扰吾不复更。」是故说，最后离胎身。

诸谓过去佛， 及已当来者，  
现在等正觉， 多除众人忧。

彼杂阿毘契经所说，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人共会不相恭敬，甚为苦哉！我恒发此念：『世颇有人沙门婆罗门有胜我者，我当承事供养礼敬。』然我观察沙门婆罗门，可恭敬者乎？时比丘我复作是念：『昔我成佛，由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八直行，我今承事供养如敬尊长，过去恒沙诸佛世尊，亦由此法成最正觉，

当来恒沙诸佛，亦缘此法而得成道，我今现在如来至真等正觉，亦缘此法成于道果，我今躬自思惟分别此法。』」是故说，诸过去佛及已当来者、现在等正觉，多除众人忧也。

尽共敬重法，    已敬今敬者，  
若当甫恭敬，    是谓佛法要。

欲引三世恭敬，故说此偈。

「若欲自求要，    正身为第一，  
恭敬于正法，    忆念佛教诫。」

若欲自求要，正身为第一者，人欲成道必自求要，进趣于道恭敬于诸法，追忆过去恒沙诸佛所说教诫，如现在前亦不漏失，是故说，若欲自求要，正身为第一，恭敬于正法，忆念佛教诫也。

## ◎出曜经卷第二十

## 出曜经卷第二十一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如来品之二

◎诸有不信佛，    如此众生类，  
当就于厄道，    如商遇罗刹。

诸有不信佛者，阎浮利地有众多贾客，共相率合入海采宝，正值回波恶风吹坏大船，复有诸人乘弊坏船，顺风流进堕罗刹界。众多罗刹女辈，颜貌端正众宝自璎珞身，前迎贾客：「善来男子！此间饶财多宝，随意明珠无价杂珍恣意取之无守之者，我等既无夫主，汝无妻妾，可止此间共相娱乐，后得善风良伴归家不远。又诸君当知！海水昼夜回波无有定方，若见左面有道者，慎莫随从，设于梦中左面道亦莫陈说。」时商客中有一智达者，内自思惟：「此诸妇女所说左道，事不徒尔，会当有缘。」即设权诈窃为阴谋，向暮与女共卧交接，伺女已睡窃即起，进涉左道行数里，中闻一城里数千万人称怨

唤呼，或呼父母及己兄弟姊妹妻息，云何舍阎浮利地就此命终？贾客闻已衣毛皆竖，还摄心意直前诣城，周匝观察，见城铸铁垣墙，亦无门户出入处所，去城不远尸梨师树高广且大。即往攀树，见城里数千万人啼哭号唤，遥问城里人曰：「何为称唤父母兄弟耶？」城里人报曰：「我等入海采致宝物，为风所漂，又为罗刹女所诳，堕此鬼界闭在牢城。前有五百人渐渐取杀，今有二百五十人在。君莫呼此女谓为是人，皆是罗刹鬼耳！」其人闻已即还下树，诣彼女村窃就女卧。

明日晨旦语诸同伴：「吾有匿事欲共论说，各往闲静处，慎莫男女自随。」诸人响应各诣隐处，即便告曰：「卿等知不？昨夜吾歛生此念：『斯女人等何故殷懃说莫从左面道。』」见女睡眠窃起往观，见大铁城闭数百人，[口\*罍]哭唤呼。吾上树头遥问意故，众人报我为摩竭鱼所见坏船，恶风吹浪堕此鬼界，闭在铁城高数十丈，劝我还家善求方计。卿等今日意欲云何？」众人答曰：「卿昨夜何不重问彼人，颇有权宜方计，众人及我身得安隐归家不乎？」人即报曰：「我昨夜退不问此事，今暮窃起当往重问之。」说此语已各还所在。彼智达人向暮与女交接已，相女睡眠窃起，诣彼树上，问城里人曰：「颇有权宜方计，卿等诸人复及我身，得还阎浮利地不耶？」城里人报曰：「我等适生念欲还阎浮利地，此铁城便作数重不可败坏，死者日次无由得免；唯卿外人少有权宜，可得度脱还至本土。十五日清旦有一马王，从鹳单越食自然粳米，来至此鬼界住高山顶，三自唤呼：『谁欲还归阎浮利地？』」卿等若闻马王声者，皆往礼敬求还本乡。」其人闻是语已，即还伴中具陈情状，众人报曰：「今可去不？」智者答曰：「须十五日至，马王当来，乃得去耳。」未经数日马王便至在高山顶，三自唤呼：「谁欲还归阎浮利地？」声极远震。商客闻已，皆往至马王所前白王言：「我等咸欲还本乡里，愿见将接得归无为。」马王告曰：「卿等专意听我所说，各欲归家还本乡者，心意专正便得归家，心不专正不得归也。此诸妇女各抱男女，追逐卿后啼哭唤呼。其中诸人兴恋慕心，正使在我脊上犹不得去；若能舍恩爱正心一意无所恋着，至心捉我一毛便得归家。」如其所语诸妇女至，各语夫曰：「诚可舍我贱身，何为捐弃儿女？」先教儿女往抱父颈啼哭唤呼：「舍我等为欲何去？」心意恋著者便不得还，唯有大智师子一人即安隐还归。是故说，诸有不信佛，如此众生类，当就于厄道，如商遇罗刹。

诸有信佛者，如此众生类，安隐还得归，皆由马王度。唯有师子一人安隐得归，余者由恋慕心皆堕厄难也。时，罗刹妇抱其男女，往逐师子商客在在处处，告诸村落：「师子身者是我夫主，共生男女舍我逃走不知所趣？」诸人

闻已问师子曰：「观卿妇女体性容貌人中英妙，儿女可愍，何为舍之？」师子报曰：「此亦非人，是罗刹鬼耳。住海渚中杀噉商贾不可称数，吾伴数百闭在铁城，唯我一人幸得免济。今此鬼女复逐我后，规欲害我恐不免济。」说此语已转复前行还至本国，鬼亦逐后到其国土。鬼往白王：「我与师子共为夫妇，生此男女后望得力，非图今日永已见舍，师子意不用我身，当录取男女，我故年少，岂更不能适趣耶？」王召师子问其情实：「卿妇幼少颜貌端正，男子殊异有君子相，何为舍之不肯纳受？」师子白王：「此非人形，乃是噉人罗刹鬼，化作男女追逐我后，望人意倾欲取我杀。前将五百贾客入海采宝，尽为罗刹所噉食，唯我一人得免济耳。今复见逐，将知如何？」王告师子：「设卿不用可持与我。」师子报曰：「此实非人是罗刹鬼，备有愆咎后莫见怨。」师子复语左右诸臣：「斯鬼至此间，必有伤害王。今不信欲内深宫，如是不久王及内宫尽当灰灭。」王复瞋恚语师子曰：「女中恣容如天玉女，何缘复称为罗刹鬼耶？速出在外吾自观察之。」王将鬼女入内宫中，牢固门合已入一宿。明日食时宫门不开，诸臣共议：「王新纳妻，意相贪乐故门不开耳。」师子说曰：「不如来议。王及夫人并诸嫔女，必为罗刹所食噉尽，故门不开耳。」即施高梯踰墙入内，见死人骸骨满数间舍，复见坑孔新出土壤，诸臣问师子曰：「王今已死内宫丧亡，骨成于积不可识别，云何葬送王身？」师子报曰：「尽聚诸骨一处焚烧，但言葬王，余者不在其例。」葬送已讫，诸臣责师子曰：「正坐汝身将罗刹鬼，杀王丧国宫殿灭亡，卿今意欲云何？」师子答曰：「吾先有言契，此非人身是罗刹鬼，备有愆咎后莫见怨。卿等何为复见责数？」诸臣人民前白师子：「王今已死更无胤嗣，唯愿师子当登王位，统理人民永得康宁，使我诸臣尊奉有处。」师子告曰：「若欲举我为王者，当随我教，设不从我教，尽为罗刹所噉。」诸人异形同响咸皆称善，即随王教。王告诸臣：「彼罗刹子女睡眠有时，当共集兵乘船入海攻击。」即往攻击杀罗刹男女大小，不可称数无有遗在，复往破坏铁城出其中人，因彼住止人民，炽盛富乐自然，珍奇异物不可称量。因名彼城号曰师子。迸落诸罗刹鬼不在例者，移在山西。铁围东垂土俗常法，若一人不事佛者，当送山西付鬼噉之。自尔已来佛法炽盛得道无数。是故说，诸有信佛者，如此众生类，安隐还得归，皆由马王度。又彼国常仪，国王生子若十若百若至无数，尽出作道，诵习佛经三藏备举，还复罢道登陟王位，梵语不通经籍不举，则不得陟王位也。住在外渚故，称师子渚国。

如来无等伦，      思惟二观行，  
善观二闲静，      除冥超神仙。

如来无等伦者，如来处世神德无量，行过虚空所化无限，普引众生导示慧明，四等育养见者得度，是故说，如来无等伦，思惟二观行，善观二闲静，除冥超神仙也。

善获获自在，    爱尽无所积，  
解脱心无漏，    恩惠天世人。

善获获自在者，众生处在荼炭，流转五趣回波七使，欲趣于道不知何路得至？是故如来不舍弘誓之心，拔济苦难，普处众生类指示自在堂，是故说，善获获自在也。爱尽无所积者，得四无畏永尽于爱，是故说，爱尽无所积也。解脱心无漏者，心永得解脱无所罣碍，复获无漏永除诸垢，是故说，解脱心无漏也。恩惠天世人者，一切众生皆来归仰，是以圣人应时适化救济无乏，是故说，恩惠天世人也。

犹人立山顶，    遍见人村落，  
审观法如是，    如登楼观园，  
人忧除无忧，    令知生死趣。

犹人立山顶，遍见人村落者，如有目之士遍见村落，行者坐者出入行来，啼哭歌舞喜笑皆悉观之。如来世尊亦复如是，立智慧山顶，观五趣众生，黠者愚者有至无至，皆能分别而往化之。是故说，犹人立山顶，遍见人村落也。审观法如是，如登楼观园者，如来天眼一切遍见，乘高楼观一一分别难度易度，可与言者与言，不可与言者而自默然，随其前人所念成道，是故说，审观法如是，如登楼观园也。人忧除无忧，令知生死趣者，如来观察有忧无忧有少智多智，皆悉分别，教示众生令知生死之趣，是故说，人忧除无忧，令知生死趣也(如来品第二十二竟)。

### 出曜经闻品第二十三

善闻好行，    善好闲静，    所行不左，  
安如沙门。

善闻好行者，多闻学士为人所誉善哉善哉！人之有闻所行必善，是故说，善闻好行也。善好闲静者，求出欲界色界无色界，不乐愤乱无所系缚志趣闲静，是故说，善好闲静。所行不左者，身口意所行常顺正理终不左也，最胜

最妙无有出者，是故说，所行不左也。安如沙门者，顺沙门行不逆沙门行，如彼所行所修，是故说，安如沙门也。

愚者不觉知，    好行不死法，  
善解知法者，    病如芭蕉树。

愚者不觉知，好行不死法者，愚者所习恒习弊行，不别善法恶法，若好若丑尽不觉知，不计无常变易之法，营一身之资谓千年不尽，保物久常无有耗减，是故说，愚者不觉知，好行不死法也。善解知法者，病如芭蕉树者，虽善解于法经耳便过，如芭蕉树遇风则叶落，病者顿极加以毒汤，是故说，善解知法者，病如芭蕉树也。

犹如盖屋密，    闇冥无所覩，  
虽有众妙色，    有目不见明。

犹如盖屋密，闇冥无所覩者，犹如造屋舍闭塞窗牖，内外致密冥然不见明，是故说，犹如盖屋密，闇冥无所覩也。虽有众妙色，有目不见明者，彼屋舍里虽有众妙色罗列殊好，有目者入中永不见色，是故说，虽有众妙色，有目不见明也。

彼如有一人，    智达广博学，  
不闻则不知，    善法及恶法。

彼如有一人，智达广博学者，世饶有人，优婆塞优婆夷刹利长者居士及诸庶人，心慧意朗，先不闻者则知善恶之法，极智慧人，先不闻法者则无所别知，是故说，不闻则不知，善法及恶法也。

犹如人执烛，    悉见诸色相，  
闻已尽能知，    善恶之所趣。

犹如人执烛，悉见诸色相者，犹如智达之人手执明灯，尽能分别好恶诸色，是故说，犹如人执烛，悉见诸色相也。闻已尽能知，善恶之所趣者，彼知学人闻法即知善恶诸法，近法远法、有记无记尽能了知，是故说、闻已尽能知、善恶之所趣。

虽称为多闻，    禁戒不具足，  
为法律所弹，    所闻便有阙。

虽称为多闻、禁戒不具足者，多闻博智善分别法，于禁戒不大殷懃，触有所犯戒律不具，是故说，虽称为多闻，禁戒不具足也。为法律所弹，于闻便有阙者，戒律之人以法弹举，斯人犯律不行正法，为人所讥行惭愧事，是故说，为法律所弹，于闻便有阙也。

行人虽少闻，    禁戒尽具足，  
为法律所称，    于闻便有阙。

行人虽少闻，禁戒尽具足者，持戒完具无有缺失，不广习学，是故说，行人虽少闻，禁戒尽具足也。为法律所称，于闻便有阙者，彼持戒人为人所称，某甲某村有持戒人可敬可贵，昼夜精懃行道不废，不广博学达古知今，于闻便有阙，是故说，为法律所称，于闻便有阙也。

虽少多有闻，    持戒不完具，  
二俱被诃责，    所愿者便失。

虽少多有闻，持戒不完具者，既自少闻、戒律不具，为众多人民所见嗤笑，人修人本必全一行，云何斯人尽拔善本？或有兴念怜愍彼人，身后长夜受恼无量。是故说，虽少多有闻，持戒不全具，二俱被诃责，所愿者便失也。

智博为多闻，    持戒悉完具，  
二俱得称誉，    所愿者尽获。

多闻戒具足，不犯于众恶，便为天、世人、龙、鬼神、阿须伦、真陀罗、摩休勒等，悉见恭敬承事尊奉，是故说，智博为多闻，持戒悉完具，二俱得称誉，所愿者尽获也。

多闻能奉法，    智慧常定意，  
如彼阎浮金，    孰能说有瑕？

多闻能奉法者，思惟正法无所缺漏，分别一句义演出无量，复能略说还至一句，是故说，多闻能奉法也。智慧常定意者，分别慧明欲尽有漏至无为处，亦无造作成就贤圣无漏智，心常禅寂而无乱想，是故说，智慧常定意也。如彼阎浮金者，余弊恶金多有瑕者，此阎浮金内外无瑕亦无尘垢，是故说，如阎浮金也。孰能说有瑕者，犹如戒行清净人，内外清彻行，无玷缺无所违失，无有能讥彼行人者，是故说，孰能说有瑕也。



诸有称己色，    有叹说名德，  
斯皆谓贪欲，    然自不觉知。

佛契经说，如来世尊先当成二业：一眼知色，二耳知声。愚者错闻，一者谓如来着色，二者谓如来贪声。如来声者如梵羯毘鸟。佛言：「不尔。吾所说异，义不如此。智者分别解如来义。如来积行于阿僧祇劫，先净眼耳声，然后方修余行。」是故说，诸有称己色，有叹说名德，斯皆谓贪欲，然自不觉知也。

内无自知，    外无所见，    内不见果，  
便随声往。

昔王波斯匿集四种兵，夜非人时出城游行。时有一比丘名罗婆那拔提，寂然闲静呗声清彻，令四种兵莫不闻者。时波斯匿王于彼众中便生此念：「若我明日见此呗比丘者，当赐三百千两金。」王复渐近内自思惟：「声音如似近，然复不见。」转复前进见其人，身在一函里，便赐三贝珠，是故说：

「内既知之，    外无所见，    内见果实，  
便随声往。    内既不知，    外有所见，  
二果俱成，

「便随声往。    内有所知，    外有所见，  
彼有朗智，    不随声往。」

时波斯匿王前白佛言：「向呗道人今为所在？吾欲观之。」佛告王曰：「欲见者勿兴懈怠。」佛即遣信唤比丘来。王寻见之生变悔心，悔夜所许极为奢侈，寻与三枚贝珠，意犹欲悔。王白佛言：「今此比丘本行何德得此妙声？复作何行受此小形？唯愿世尊敷演其义。」尔时世尊即以宿命智，观察当来过去现在，便告王曰：「往昔久远世时人寿二十千岁，人民之类共相敬待谦逊承事，时世有佛名曰迦叶，在世游化教诫周讫便取灭度。是时国王臣民兴恋慕心，即起偷婆高而且广。其人尔时亦在其侧，称言：『造此偷婆何为高广？』即夜以一铃悬于佛图竿，寻发誓愿：『若我后生在在处处，声响清彻上彻梵天，遭遇彼圣得尽诸漏，于弟子中声响清彻。』缘昔吐言嫌寺广大，由此果报受身极小；复以鸣铃悬寺上，蒙此果报得致妙声。」内既知之者，自观己身内无所有，若好悉能分别。内自知者，知内六根。是故说，内自知之也。外有所见者，便观外身一一分别，若见剥割斫刺亦无所觉，解知虚

诈。又言外有所见者，外见六入。是故说，外有所见也。彼有朗智者，分别内外身，一一思惟善察无滞，解知所有，以智观之悉无所有，是故说，彼有朗智也。不随声往者，人之声响，乱人善念之原首，彼入定者，外声不入内乱不出，解知彼声犹如空等。是故说，不随声往也。了知四偈，义各如是。

耳识多所闻，    眼识多所见，  
闻见不牢固，    事由义析理。

耳识多所闻者，或闻佛经，或外道异学、歌咏诗诵，好者便受、恶者舍离，是故说，耳识多所闻也。眼识多所见者，眼识亦多所见，若好若丑善色恶色，是故说，眼识多所见也。闻见不牢固，事由义析理者，若见闻念知尽能了别，见当说见闻当说闻，是故说，闻见不牢固，事由义析理也。

智牢善说快，    闻知定意快，  
彼不用知定，    速行放逸者。

智牢善说快者，彼善思惟、言不错乱，承受不忘失则应行此行，是故说，智牢善说快也。闻知定意快者，皆由闻故然后得定，已得定意所适无碍，是故说，闻知定意快也。彼不用知定，速行放逸者，放逸之人转能行恶，不顾后缘不念后世，犹如以谷子投火，欲望苗干者，事终不然。犹如小块塞江，欲以止流者，终不可得。放逸之人意行暴虐，欲求毫厘善者，吾亦不见。是故说，彼不用知定，速行放逸者也。

贤圣乐于法，    所行应于口，  
以忍思惟定，    闻意则牢固。

贤圣乐于法者，乐应贤圣法，未始去离终已翫习意无厌足，皆是诸佛贤圣之所演说，是故说，贤圣乐于法也。所行应于口者，行如禁法无所违失，是故说，所行应于口也。以忍思惟定者，受人教诫一心奉行，不兴憎嫉彼此之心，闻其善言甘心禀受，昼夜诵习不离定意，是故说，以忍思惟定也。闻意则牢固者，佛所说法，从初至竟上中下义，终日讽诵初不忘失，是故说，闻意则牢固也(闻品第二十三竟)。

## 出曜经我品第二十四

当学善言，    沙门坐起，    一坐所乐，  
求欲息心。

当学善言者，昼夜诵习善言好语，采取众妙度世之要，是故说，当学善言也。沙门坐起者，比丘常当作是念：「分别上下不侵他坐，斯是食坐斯是行道坐，吾当坐此舍此。」是故说，沙门坐起也。一坐所乐者，专其一心求于定意，分别诸情摄取诸根，一坐心乱者非为一坐，意不外驰便能超越度魔境界。是故说曰，一坐所乐也。求欲息心者，藏匿心识不摄心者多诸思想，若更受形趣三恶道，地狱畜生饿鬼中，不遇三宝诸佛世尊，不值清净诸梵行人，不知惭耻，当从一生至百千生；求欲息心则无生死，是故说曰，求欲息心也。

一坐一卧，        独步无伴，        当自降伏，  
只乐山林。

一坐一卧者，降伏内外生死炽然，虽复一坐一卧，心意不定非为坐卧也。复当思惟三有之难，恒当系意使不散。是故说曰，一坐一卧也。独步无伴者，在众若野心恒一定，若行若坐心不驰骋，如彼行人随时乞食，内自思惟食所从来，受施之人求报其恩，自知止足，复当念佛身相功德，持意忍辱亦不散。有如是心者便可入村求度众生，不兴乱想，如彼山林而不有异。是故说曰，独步无伴也。当自降伏者，恒自息意令不驰散，常能按计内外诸物，以能降伏，便为诸天世人承事供养，八部鬼神随时拥护，为佛世尊所见叹誉。是故说曰，当自降伏也。只乐山林者，持心专意恒乐空闲，虽入大众意如空无，天雷地动心不错乱，然后乃应如来圣典。是故说曰，只乐山林也。

千千为敌，        一夫胜之，        莫若自伏，  
为战中胜。

千千为敌，一夫胜者，或有众生一人胜千，不自降者则非为胜，便为堕落不至究竟。能自摄意内外降伏，乃得越次至无为境，胜诸怨讎无所畏忌，乃谓为胜，能灭三界结使根本永尽无余，名为健夫，三界结本已灭无余更不造新。或有众生一人胜千，或胜万人，非为健夫。何以故？犹在生死不远八难。是故说曰，千千为敌，一夫胜之，莫若自伏，为战中胜也。

自胜为上，        如彼众生，        自降之士，  
众行具足。

自胜为上者，夫人在世，能自降伏精神不错，复为天、龙、鬼神、犍沓和、阿须伦、迦留罗、旃陀罗所见供养，天魔波旬虽统六天，亦不能得其便，是故说曰，自胜为上也。如彼众生者，如彼修行人，既自慕学，复能使人执行，此心内不兴垢外尘不入，乃应净清无为处，是故说曰，如彼众生也。自降之士，众行具足者，人有十名号亦不同，或言众生，我人寿命有形之类，皆名众生，如斯之辈能自降伏不生外想，实谛第一义，无形不可见，欲求无为道者，念自降伏，不生十八本，持不漏诸界，斯亦复名自降之士。诸根具足，功德备具，随时行道不失时节，是故说曰，自降之士，众行具足也。

非天犍沓和，    非魔及梵天，  
弃胜最为上，    如智慧比丘。

非天犍沓和，非魔及梵天者，或有世人祭祠诸天欲求恩福，或事犍沓和修其净行，或事魔天望得豪尊，或事梵天谓天为道，外道异学心想梵天，众生根本皆由梵天而生，以是之故事于梵天。如来说曰：「此非真道，自既迷惑，复使他人内于邪径，亦非坚固不可恃怙。所谓真正道者，智慧比丘是也。执心清净不漏诸结，为人说法无彼此心，意如虚空不可沮坏，利根速疾亦不障碍，意之所念无往不克。」是故说曰，非天犍沓和，非魔及梵天，弃胜最为上，如智慧比丘也。

先自正己，    然后正人，    夫自正者，  
乃谓为上。

先自正己，然后正人者，夫人修习自守为上，昼则教诫夜则经行，孜孜汲汲终日匪懈，然后训诲众生安处大道。如佛契经所说，佛告均头：「如人已自没在深泥，复欲权宜拔挽彼溺者，此事不然。犹人无戒欲得教诫前人者，亦无此事。广说如契经。」如器完具所盛不漏，人神淡泊堪受深法，亦能教化一切众生，其闻法者莫不信乐，是故说曰，先自正己，然后正人，夫自正者，乃谓为上也。

先自正己，    然后正人，    夫自正者，  
不侵智者。

夫人习行不唐其功，毕竟其学不辞劳苦，以己所信平等无二，懃加精进日有新业，附近明智不亲弊友。夫人有智，皆由明哲成人之慧，非师不克，是故说曰，不侵智者也。

当自克修，        随其教训，        己不被训，  
焉能训彼。

当自克修，随其教训者，如人习行各具诸行，戒闻施慧以自庄严，念定三昧尽诸有漏，然后乃得训诲一切，其闻法者自归笃信不怀狐疑。是故说曰，当自克修，随其教训也。己不被训，焉能训彼者，如人修学素无善师，无有将导便致蹶碍，遇善师者能自修责，必获所愿无事不克。犹如善御马将，随马良善，善者育养、恶者加捶，然后乃知善恶有别，方之贤愚亦复不异，善者生天、恶者入狱，方当经历毕诸罪苦，其间艰难何能具宣？如人出行必求良佑，意欲所至无愿不获。是故说曰，当自克修，随其教训，己不被训，焉能训彼也。

念自克修，        使彼信解，        我已意专，  
智者所习。

念自克修者，恒当专精使意不乱，灭十迹行应身口意，使无数众生莫不渴仰，迟闻所说欲修奉行。是故说曰，念自克修也。使彼信解者，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闻正言教心意信乐终不违逆，是故说曰，使彼信解也。我已意专，智者所习者，如人习术意专乃克，若失良师便自坠落不能自拔，出入进止为天世人所见爱敬，若至他方异域刹土，见者心欢终不中退。是故说曰，我已意专，智者所习也。

为己或为彼，        多有不成就，  
其有觉此者，        正己乃训彼。

为己或为彼，多有不成就者，人之习行以己所修邪见之业，复以己智授彼使学，此则坠堕不至无为，如复有人己身专正习正受行，以己所见教训前人，受者信解不唐其功。是故说曰，为己或为彼，多有不成就也。其有觉此者，明人所习当究本行，如佛所说，不能自利焉能利人？习行之人当念观察，思惟非常苦空非身，悉解非有彼无我空，岂有身也？是以圣人示人轨则，导以微教布见切禁。是故说曰，其有觉此者，正己乃训彼也。

身全得存道，        尔时岂容彼，  
己以被降伏，        智者演其义。

身全得存道者，由彼习行之人专精克己，为尊为贵为无有成，进止行来不逢凶虐，恒为诸天世人、天龙鬼神、捷沓和、阿须伦、旃陀罗、摩休勒，所见供养，卫护其身便不遭患。是故说曰，身全得道存，尔时岂容彼也。己以被降伏，智者演其义者，如人慕修深奥之法，得第一义越过三界，便得成就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贤圣八品道，是谓如来甘露法门，所愿者得，四事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是故说曰，己以被降伏，智者演其义者也。取要言之，偈成三句，其文一同，但益智者获其法一句也。法谓二义：一名字礼义体，第二者所谓第一义四沙门果是也。智者得其戒，此二句也，戒有二种：一名二百五十戒，二名无漏身戒。智者被赞誉，此三句也。此亦二义：一者俗所赞誉，二者为内藏所赞誉。所谓俗者，言语辩才和颜悦色不伤人意，其闻法者欢喜承受乐闻其法。无漏身戒者，所行不左常遇贤圣，离八不闲处，其有见者心开意解，共相告令欢说其德。智者闻其名，此四句也，或有学人，俗闻其名道闻其名。智者获其乐，乐有二种：俗乐、道乐。在俗受其福德，为檀越施主所见念待，受其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道乐者，受禅定福，根力觉意贤圣八道。智者获其慧，慧有二种：或有俗慧，或有道慧。所谓俗慧者，分别名字众不滞碍。所谓道慧者，得须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得诸根具足空无相愿。是故说曰，智者获其慧也。智者获其心，心者众行之本，若心不正流驰万端，外着色声香味细滑法，若能降伏摄心不乱，便能成就无为道果。然彼行人服其心意，思惟曩昔为心所惑，劫数难量经历生死皆由于心。然我今日觉心所为，更不造新为心所使也。智者获其道，众生流转从劫至劫不可称记，如契经所说，众生入地狱者，多于大地尘土。如我今日越过三界，以天眼观众生之类，蜎飞蠕动共相伤害无有竟已，由如陶家脚蹴轮转成其坏器，或轮上坏者，或在地坏者，或入陶坏者，人亦如是，是故学人当念慕修。又复引经：「吾以天眼观众生，生天者如爪上土，盖不足言。」是故说曰，智者获其道，处天久游观。若有众生久生天者，胜后生天三事。何谓三事？一者天寿，二者天色，三者福祿。是故说曰，处天久游观也。处天久受福，共相娱乐视东忘西，是故说曰，处天久受福也。处在宗族中如日贯云，出为父母兄弟姊妹中外所见爱敬，断诸一切缚，尽能断一切，诸结使永尽无余，缚着爱染悉皆除弃，是故说曰，尽能断一切，诸结使处忧。不己忧心解是非解知无常，恩爱别离世之常法，有乐必苦生当有死，不生则无，死岂可避，以是义推，忧为是谁？乐所从来？是故说曰，处忧无忧心，如死灰澹然。无为尽灭一切恶趣，所已恶趣者，地狱饿鬼畜生，边地夷狄之中，亦名恶趣。是故说曰，灭一切恶趣也。脱一切苦恼，脱八苦根，生苦、老苦、病苦、死

苦、怨憎会苦、恩爱别离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阴苦。行者于中脱此众苦，泥洹为第一，无为无作无有众变，是故名为泥洹也(我品第二十四竟)。

## 出曜经卷第二十一

## 出曜经卷第二十二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广演品第二十五

虽诵千章，不义何益？宁解一句，  
闻可得道。

虽诵千章，不义何益者，夫人在世多诵广学，不晓义理亦复不了味义句义，犹如有人多负草木至百千担，正可劳苦无益时用。是故说曰，虽诵千章，不义何益也。宁解一句，闻可得道者，如昔有士，多贮财货饶诸谷食，意欲远游，便以家谷粟之易宝，积珍无量，后复以珍宝多易好银，意复嫌多，便以好银转博紫磨金，意复嫌多，时以好金转无价如意摩尼宝，所愿毕果终不差违。此亦如是，虽多学问，不解句义，解一义者，所获必克。是故说曰，宁解一句，闻可得道也。

虽诵千章，法义具足，闻一法句，  
可从灭意。

虽诵千章，法义具足者，人多修学义味成就，然复不能思惟义趣，便自坠落不至究竟，是故说曰，虽诵千章，法义具足也。闻一法句，可从灭意者，世多有人博学多闻，能思一句至百千义，义义相次不失其绪，以渐得至无为大道，是故说曰，闻一法句，可从灭意也。

虽复寿百年，毁戒意不定，不如一日中，供养持戒人。虽复寿百年，毁戒意不定者，夫犯戒之人不护三事，坐禅诵经佐助，如斯之类不可亲近，虽久在世积恶无量，死入地狱受无数苦，火车炉炭刀山剑树，畜生饿鬼亦复如是，是故说曰，虽复寿百年，毁戒意不定也。不如一日中，供养持戒人者，持戒

之人修行定意，一日功德无数无量，不可以譬喻为比，久处于世积德无量，若生于天自然受福，是故说曰，不如一日中，供养持戒人。

虽寿百年，    无慧不定，    不如一日，  
黠慧有定。

虽寿百年，无慧不定者，世多有人不知惭愧，与六畜不别，犹如骆驼骡驴象马猪犬之属，无有尊卑高下。人之无智其譬亦尔，愚闇缠裹莫知其明，是故说曰，虽寿百年，无慧不定也。不如一日，黠慧有定者，黠慧之人深入法典，从一句义至百千义，思惟反复不以为难，是故说曰，不如一日，黠慧有定也。

虽复寿百年，    懈怠不精进，  
不如一日中，    精进不怯弱。

虽复寿百年，懈怠不精进者，如世有人意恒懈怠所愿不成，既自坠落复使他人没在生死，自陷溺者失五分法身，不至无为大道之处，自迷于道转教他人没在生死；若受檀越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不能消化，从生至死堕于地狱饿鬼畜生，虽得为人，边地佛后世智辩聪八难之处。所以然者？皆由前身不积德也。是故说曰，虽复寿百年，懈怠不精进也。不如一日中，精进不怯弱者，或有世人勇猛精进解世非常，人身难得佛世难遇，生值中国亦复难遭，诸根完具亦复难得；于贤圣法中求作沙门亦不可得，闻真法言复不可得。有智之人能解此者，当念精进求于道果，得至泥洹亦复不难也，已以办具，便能成就无漏法身。是故说曰，不如一日中，精进不怯弱也。

虽复寿百岁，    不知生灭事，  
不如一日中，    晓了生灭事。

虽复寿百岁，不知生灭事者，人在世间无明自缠不能得解，计百年之中积罪无量，亦复不知生者灭者，虽得出家为道，在如来法中不了生灭，恒在凡夫之地，不至无为也，斯非比丘沙门之业，远如来藏不近佛篋，是故说曰，虽复寿百岁，不知生灭事也。不如生一日，晓了生灭事者，人之在世观达诸法一一虚无，生者不知所以生，灭者不知所以灭，一一别之能知根本，临死之日亦不畏惧无所怖难，所生之处神识不错，遭贤遇圣闻法得度，是故说曰，不如一日中，晓了生灭事也。



取要言之，观痛所从生，夫人处世不知痛灭所兴，虽为比丘，不达沙门之行，是故说曰，观痛所从生也。当观有漏尽，人之习行不达有漏，便当留滞三界五趣，流转生死无有出期。智者习行观此有漏，知所从生知所从灭，生不知所以生，灭不知所以灭，渐渐得至无漏境界。复当观察不动行迹，若复有人不能观察不动行迹者，便自堕落坠乎生死，虽处沙门非沙门行，虽处婆罗门非婆罗门行。由四事因缘，虽深奥法者，若复学人，观察了知不动行迹，意不倾动亦不移易，渐渐得至登无为岸。复当观察不死行迹，如人在世不知死生，死为神徙风去火次魂灵散矣，身体挺直无所复中。然此习道之人，荷服法衣剃除须发着三法衣，不能观察死之为死生之为生，亦复不能修清净梵行。所谓不死行迹者，灭尽泥洹，是以得入中无为之处，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澹然快乐。是故说曰，当观不死行。复当观察清净行迹，道之清净非秽浊，所学道能去垢，非习垢所学，次当观察天形像，法不可覩见，习上人迹，于一切诸法最上最尊无能及者，所谓灭尽泥洹是也。行人观察甘露行迹，无饥渴想无烦热想，其不覩者永坠生死，不达本无获甘露者，福业具足以己施彼，无所悋惜也。

虽复寿百岁，    山林祭祀火，  
不如须臾间，    执行自修慕。

虽复寿百岁，山林祭祀火者，昔有梵志劳形苦体，在于旷野深山之中祭祀火神，随时瞻拜不违其文，选择净薪采取好葩，烧种种香以用供养望得恩福。时，彼梵志退自念言：「我在此山习学奇术，念事此火以经百年，今当自试知火恩福，若识恩养证验当见，设不尔者复祭祀为？」时彼梵志意不远虑，即以两手前探炽火，寻烧手臂疼痛难言，梵志自念：「吾祭祀火经尔许年，唐劳其功损而无益，将是我身招此患苦。」尔时彼山有学道比丘相去不远，知而问曰：「梵志当知！火者体热不别恩养尊卑高下。卿欲知者，吾有圣师三界独尊，行则躡虚无所罣碍，坐则扬光照彻十方，宁可与卿往彼亲覲，备得闻其深奥之法，从此岸得至彼岸。」梵志闻已心开意解，便与道人往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世尊观彼梵志应得度脱，在大众中而说斯偈：

「虽复寿百岁，    山林祭祀火，  
不如须臾间，    执行自修慕。」

尔时梵志，豁然心解诸尘垢尽，得法眼净。佛告梵志：「卿前在山百年事火祭祀诸神，唐劳其功不至究竟。汝今乃知真道之处，不如须臾间执行自修

慕。」世人执愚至死不克，百年事火不自觉寤，抱愚投冥不能自改，若能自觉知之非真，恒常思惟，知病所兴为所从来为所从去，悉了非真实法。若复受他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便能消化不令有失，承事供养名华捣香杂香缯彩幢幡，如是之福不可称计。百岁事火，不如须臾弹指之顷一行慈心，其福最尊为无有上，难称难量不可以譬喻为比。犹如芥子仰比须弥，牛迹之水与海掬量，爪上末尘自称胜地，萤火之虫与日竞明，慈心之德其事如此，况复百年修德具足乎？乘此之福经百千劫，未曾坠堕在凡夫地，众人仰望莫不敬奉，皆由前世积行所致。是故说曰，不如须臾，一行慈心也。

从月至其月， 愚者用抔食，  
彼不信于佛， 十六不获一。

从月至其月，愚者用抔食者，或有生类贪着饭食以养其形，不虑后世殃祸之灾，四大之体其性不同，神处其中识别是非，智者识真愚者倒见，不知今世后世善恶之行，展转三涂八难无有出期。是故说曰，从月至其月，愚者用抔食也。彼不信于佛，十六不获一者，若有众生一日半日、一时半时、弹指之顷，笃信于佛意不移易，其福难量不可称计，不可以譬喻为比，福至冥报无形无像，忽然自至功祚无穷。是故说曰，彼不信于佛，十六不获一也。取要言之，彼不信于法，十六不获一，亿千万劫时闻法声，所谓法者，灭尽泥洹是也。如契经所说，告诸比丘：「今当与汝说三第一之尊：一者佛为第一之尊，二者法为第一之尊，三者僧为第一之尊。彼云何佛为第一之尊？诸有众生之类，无足有足一足二足四足至众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乃至非想非无想，如来于中为尊为最为无有上。是以比丘！其有众生笃信佛者，为信第一之尊；以信第一之尊，便受第一之福；以受第一之福，便生人天第一豪尊。是谓名曰，佛为第一之尊。彼云何法为第一之尊？所谓法者，有为法无为法，灭尽无欲无生灭法泥洹法者，为尊为最为无有上。其敬法者，为敬第一之尊；以敬第一之尊，便获第一之福；以获第一之福，便生天上第一豪尊。是谓名曰，法为第一之尊。彼云何僧为第一之尊？诸有大众大聚大会翼从之徒，如来圣众为尊为最为无有上，是以比丘！其有众生笃信僧者，第一之尊；以信第一之尊，便受第一之福；以受第一之福，便生天人第一豪尊。是谓名曰，僧为第一之尊。」不以慈心者，十六不获一，众生之类昼夜含毒，瞋恚所缠共相茹食，由怀忿怒向乎二亲，岂当有慈加被众生乎？此事不然也。是故说曰，不以慈心者，十六不获一也。不愍众生者，十六不获一，由如境界方域，其中众生名号姓字不可称计；若有入慈定之士，于中教化周穷济乏，不择好丑亦不兴想，斯可施与，斯不可与，平等无二一而不异乃谓

真施。是故说曰，不以慈心者，十六不获一也。或有国土，称其众生名曰蠕动之类，于中勇猛不辞勤劳，适彼国界供给所须不令阙减，是谓施心。蠕动之类不以神祇故，十六不获一，不以正法故，众生自坠，堕外道异学。尼犍子等自称为尊，以铁鍱腹跨行世间，自相谓曰：「此诸释种沙门道士，世之狂夫，露头左衽自称为尊，我等观察，正是不祥之应，世人狂惑，何为尊事？若有众生施此人者，后得秽恶不净之报，梦想见之寤则遇恶，况当行道与共相见！」是故世尊告诸比丘：「能于正法信心不断，遭遇百千艰苦众难心不变易，一意信向不习倒见，尔乃名曰如来正法。其不信者，于十六分未获其一，其有信心向正法者，其福无量不可称计，百倍千倍万倍巨亿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何以名曰十六分不获一也？所以论十六者，谓十六者，谓十六大国也，此阎浮境仁义所居，无有出此十六大国，博古揽今敷演深奥，随时决断永除狐疑使无犹豫。十六国名其号：一为鸯伽。二者默偈陀萍沙王。三者迦诗。四者拘萨罗波斯王。五者素摩。六者须罗咤。七者恶生王拔蹉。八者拔罗忧填王。九者遏波。十者阿婆檀提忧陀罗延王。十一者鸠留。十二者般遮罗阿拘岚王。十三者椽难。十四者耶般那。十五者剑桴(本阙十六)。此十六大国，包识万机众事不惑，众辩捷疾学不烦重，畅达妙义寻究本末，演布无量寻之难穷，斯出十六大国之中。夫修行人不能施心仰慕妙义者，但当游行历十六国，威仪礼节自然修成，不加于师无有摸则也。

若人祷神祀，    经岁望其福，  
彼于四分中，    亦未获其一。

若人祷神祀，经岁望其福者，想外道异学颠倒邪见执愚不寤，祭祀神祠乃经一岁，其中费耗生民之货亦不可计。以若干种甘饌饮食焚烧于火，谓为获福反更遇祸，斯由执愚不自改更，至令死后入于闇冥，不覩大光智慧之明。是故说曰，于四分中，亦不获其一也。是故圣人训之以渐、道之以路，获诱愚惑至安隐处，须臾行善胜彼一年也。广演品竟。

## 出曜经亲品第二十六

无信怀憎嫉，    鬪乱彼此人，  
智者所屏弃，    愚习以为乐。

无信怀憎嫉，鬪乱彼此人者，夫人在世信心不固，亦复不信佛法圣众、真如四谛苦习尽道，积财至天犹不可恃怙，舍寿之日财不自随，皆由今身不惠施故不造功德，毕故不造新。犹如有鸟素贪肉食，山树有叶其像肉色，昼夜伺

捕延颈仰望，在树像肉堕即为叶，迷惑所缠不自觉寤，如是不息丧命于彼。所以然者？皆由贪心不自改更故。此间闻语传至于彼，设从彼闻复传于此，鬪乱彼此使不成就，意中兴嫉转生尘垢，是故说曰，无信怀憎嫉，鬪乱彼此人也。智者所屏弃者，智人知礼节避嫌远疑，不处惑乱之中，弹指之顷不与从事，况当至竟与共游乎？所谓智者，明古知今博通众事，防虑未然所行不左，心口相应言无有失，分别深义意不倒错，从一句义演布无数，愚者所惑，是故说曰，智者所屏弃也。愚习以为乐者，设复有人，善心劝谏诱进童蒙，训之以道使见道门，不从其教反更疑惑，以地狱为堂室，不虑后世殃祸之根，教行恶业不从善教，转复堕落地狱饿鬼畜生之中，是故说曰，愚习以为乐。

有信无憎嫉，    精进信多闻，  
智者所敬待，    贤圣以为乐。

有信无憎嫉者，如复有人笃信佛法圣众，至意信解苦习尽道，不怀谀谄心意柔软，承事敬待诸梵行人，昼则懃受夜则经行，孜孜汲汲不失威仪，和颜悦色先笑后言不伤人意，是故说曰，有信无憎嫉也。精进信多闻者，人之修行精进为上，况复广学采取多闻，戒闻施慧广布一切，安处无为宁处道场，以己所见演示前人，是故说曰，精进信多闻也。智者所敬待者，常当亲近承受不及，戒身不具足者令使具足，定身慧身见身见解脱身不具足者令使具足，是故说曰，智者所敬待。贤圣以为乐者，夫人修行追贤逐圣不辞寒苦，正使遭遇七千亿难能舍身命，虽遭斯苦不分其意，是故说曰，贤圣以为乐。

不亲恶知识，    不与非法会，  
亲近善知识，    恒与正法会。

不亲恶知识者，彼修行人遭恶知识者日增恶行，堕入地狱饿鬼畜生，正使行清意洁随恶染其素，由若有人爱犬猪羊心不远离，猪犬随逐亦不相离，猪犬所乐粪除为上，厕溷为浴池共相染污，亲恶知识者亦复如是，共相追逐终以无善。是故说曰，不亲恶知识也。不与非法会者，非法人者五无救罪，无戒无信无闻无慧无施，如此之人不可亲近，其有追逐以为伴者，堕入恶趣不至善处，是故说曰，不与非法会也。亲近善知识者，学有日新出言柔和心意相应，设有之造不伤人意，先笑后言文句相应，是故说曰，亲近善知识。恒与正法会者，所谓正法会，佛辟支佛声闻是也，更无众生出于佛者，除佛以更

无众生出于辟支佛者，除佛辟支佛更无众生出于声闻者，其有信心向此三者，得至究竟，不坠三涂厄难之处，是故说曰，恒与正法会也。

行路念防虑，    持戒多闻人，  
思虑无量境，    闻彼善言教，  
各各知差别。

行路念防虑者，群徒在途出言防虑，旷野之中多诸鬼神，若论恶语神即得便，论说善者鬼神营护，所至到处不遇恶人，亦复不逢劫盗人者，是故说曰，行路念防虑。持戒多闻人，受佛言教不去心首，如佛所说，告诸比丘当修三昧正受定意，若行若坐无令违失，便为诸天鬼神所见营护。所以然者？皆由承受正佛言教。是故说曰，持戒多闻人也。思虑无量境者，昼夜思虑坐禅诵经戒闻施慧，是故说曰，思虑无量境也。闻彼善言教，各各知差别，如彼学人闻彼善教，意不错乱文句相应，便成道果，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增益善根至无为道，是故说曰，闻彼善言教，各各知差别。

近恶自陷溺，    习善致名称，  
妙者恒自妙，    此由身真正。

近恶自陷溺者，如复有人亲近恶友，但有日损不至究竟，犹若半月日有闇冥无有大明，亲近恶友亦复如是，日损善根增益恶法，是故说曰，近恶自陷溺也。习善致名称者，胜人所习日有名称，犹如月欲盛满日有光明远照无外，修善之人亦复如是，善名广着名称远布，是故说曰，习善致名称也。妙者恒自妙，所行专正修无上道，犹如须陀洹家仰修斯陀含道，斯陀含家仰修阿那含道，阿那含家仰修阿罗汉道，阿罗汉家转自增益诸善功德，是故说曰，妙者恒自妙也。此由身真正者，当求巧便求诸功德璎珞其身，意中欲得名称广布者，欲得诸天世人敬待，当自谨慎不与尘劳怀来道故，是故说曰，此由身真正也。

善者终以善，    斯由亲近善，  
智慧为最上，    禁戒永寂灭。

善者终以善，斯由亲近善者，智人求于智，以成其圣道，犹如紫磨真金内外清彻，造作器皿无不成就；智者亦尔，贤圣相习留教在世永世不朽，是故说

曰，善者终以善，斯由亲近善也。智慧为最上，禁戒永寂灭者，夫人习行先当求上人之法，是故说曰，智慧为最上，禁戒永寂灭者也。

如鱼湍聚湊，    人之贪着取，  
意着不觉臭，    习恶亦如是。

如鱼湍聚湊，人之贪着取者，犹如群鱼集聚一处秽污难近，人意贪着不顾臭秽，愚人执意谓为甘美，不知久久不便于身，臭气流溢布见于外；习恶之人亦复如是，与亲近者即成其恶，损减善根增益恶部，是故说曰，如鱼湍聚湊，人之贪着取，意着不觉臭，习恶亦如是也。

木榼葵霍叶，    众生往采取，  
叶熏香远布，    习善亦如是。

木榼霍葵叶，众生往采取者，如有善察之人往采其香，虽不得根而获香叶香气苾芬，正使舍彼故处犹香；善知识从事者亦复如是，成人之德功德日积，是故说曰，木榼葵霍叶，众生往采取，叶熏香远布，习善亦如是也。

己自不习恶，    亲近习恶者，  
为人所诬笑，    恶名日增炽。

己自不习恶，亲近习恶者，世多有人不行恶事淫嫉盗窃，性不饮酒、不博弈戏乐，然彼众生或在酤酒家坐，或入淫种村中，或在博弈家坐，为主人所见，谓为斯人习此非法兴犹豫想：「此人先自贞洁清静，今日何为习此非法？」恶声遂显流闻四远，百千众生共相告语，诽谤之名从是日滋。是故说曰，己自不习恶，亲近习恶者，为人所诬笑，恶名日增炽也。

观习而习之，    知近而亲近，  
毒箭在其束，    净者被其污，  
勇夫能除污，    去恶不为伴。

观习而习之，知近而亲近者，世多有人未在道捡，意不坚固与恶从事，不被教训见物而习，见恶习恶见善习善，以己所见示见于人，身自不正焉能正人？犹如毒箭污染余者，己身行恶教人习之，智者观察此已终不行其恶，是故说曰，观习而习之，知近而亲近，毒箭在其束，净者被其污，勇夫能除污，去恶不为伴也。

是故知果报，    智人悉分别，  
非亲慎莫习，    习当近于贤，  
比丘行于道，    忍苦尽诸漏。

是故知果报，智人悉分别者，众生造行果报不同，或轻而药妙，或罪重而易疗，唯有觉者能消灭耳；智人所习自审明矣，设有愆咎即能悔过，犹马蹶蹶加之杖策然后调伏，智人习行亦复如是，寻隙所生自悔不及，是故说曰，圣人知果报，智者悉分别也。非亲慎莫习，习当近于贤者，所谓非亲，所行非义，口吐言教终无善响，布毒于人以为快乐。其有众生翫习此者，便为长夜流转生死受恼无量，神识倒错心意烦热。所谓贤者，包识众事万机不惑，为人师范辩才无碍，以己明慧演示众生，其闻音者斯蒙度脱。是故说曰，非亲慎莫习，习当近于贤也。比丘行于道，忍苦尽诸漏者，行人执意众业备具，贤圣八品如来圣道，诸佛世尊常所修行，复以贤圣苦忍之法，尽诸有漏成乎无漏。是故说曰，比丘行道，忍苦尽诸漏也。

愚者尽形寿，    承事明智人，  
亦不知真法，    如瓢斟酌食。

愚者处世虽受百年与智者同俱，然意矇矇不别真法，是以圣人以瓢为喻，终日酌物不知咸酢，喻彼愚者虽遇贤圣，意迷心惑不达正教，寄生于世无益于时。是故说曰，愚者尽形寿，承事明智人，亦不知真法，如瓢斟酌食。

智者斯须间，    承事贤圣人，  
一一知真法，    如舌知众味。

智人所学意志捷疾，闻一知万豫达未然，随时之行亦不错谬，悉能分别亦无滞碍，犹舌尝味，甜酢咸淡悉能知之；学人所习究畅本末别白黑法，知病所兴知病所灭，斯非颠倒斯是颠倒，皆能别了投之圣药，是故说曰，智者斯须间，承事贤圣人，一一知真法，如舌知众味也。略说其事，彼不解慧愚人所习，唯有智者能究其事，彼无眼目，所谓愚者是也；眼目者，贤圣眼目是也，唯有智者而有此耳。彼不知真法，三耶三佛说，所谓不知真法者，愚者是也。

智者寻一句，    演出百种义，  
愚者诵千句，    不解一句义。

智者寻一句，演出百种义者，智者执意明达道术，禅燕不乱练精神识，永无尘垢四辩具了，问一句之义达百千之章，是故说曰，智者寻一句，演出百千义也。愚者诵千句，不解一句义者，愚者意迷，从冥至冥不覩大明，虽诵千章不解一义，是以智人常当远之不与从事，是故说曰，愚者诵千句，不解一句义也。

一句义成就，        智者所修学，  
愚者好远离，        真佛之所说。

昔有比丘往至佛所，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大慈垂愍，开悟未及，愿为说法应适人意，我闻法已心意开悟得蒙度脱。」尔时世尊略说其义，告比丘曰：「非汝则舍。」比丘白佛：「我以知矣。」佛告比丘：「我义云何汝以知乎？」比丘白佛：「色非我有，我以舍矣。」佛言：「善哉！如汝所说。」是故说曰，一句义成就，智者所修学也。愚者好远离，真佛之所说，圣人处世教诫众生平等大道，愚者意迷神识难革，或见如来而掩目者，或闻说法而塞耳者，或见如来行迹轮相在地而蹋坏者，斯等之类罪垢深固难可改更。过去恒沙诸佛世尊，终讫说法于无余境，然众生类执愚积久，甘露滋降不覩不闻，舍形受形轮转生死无有出期，斯由愚惑无明所缠故也。

怨憎有智胜，        不随亲友义，  
愚者训非道，        渐趣地狱径。

怨憎有智胜者，怨憎之人自知隙咎，本性明达防虑未然，恒自思惟：「设我今日行非法者，便自陷溺不毁彼人也，如有怨讎众多，思欲报怨力所不至，知当如何？不如行慈乃可得胜。」是故说曰，怨憎有智胜也。不随亲友义者，亲友之人心意款到，意之所好教授前人与共同欢，恶则同恶好则同好，后受报对入地狱中，是故说曰，不随亲友义，愚者训非道，渐趣地狱径。

愚者自称愚，        当知善黠慧，  
愚人自称智，        是谓愚中甚。

愚者自称愚，当知善黠慧者，愚自思惟悔本不及，我本所行实为非法，种诸罪根开地狱门，塞泥洹路，昼夜恳责，我今处世众结自缠尘垢污染，舍身受身轮转生死不离三有，便自悔责追师逐侣，渐渐得至无为之处。是故说曰，愚者自称愚，当知善黠慧也。愚人自称智，是谓愚中甚者，愚人生世恒自赞誉，我为尊贵余者不如，不达今世后世殃疊之罪，我所知见世之希有，自扬



其名抑彼之德，不知生死之难，修凡夫行，是故说曰，愚人自称智，是谓愚中甚。

若复叹誉愚，    毁咎智者身，  
毁智犹有胜，    叹愚不为上。

若复叹誉愚者，愚者所习见物叹誉，不别尊卑善恶之行，所可叹者反更毁咎，是故说曰，若复叹誉愚也。毁咎智者身者，虽被诽谤不以忧戚，自知果报缘对所至，是故说曰，毁咎智者身犹有胜也。叹愚不为上者，众生处世群愚党惑，闻彼称名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不知久后于身不便，是故说曰，叹愚不为上也。

莫见愚闻声，    亦莫与愚居，  
与愚同居难，    犹如怨同处。

昔佛在罗阅祇，将侍者一人，名曰阿难，在路游行。尔时世尊遥见调达逐路前进，佛告阿难：「我等可共就余路行，何为与此愚人相见？」尔时阿难前白佛言：「云何世尊如来，今日畏此调达乎？何为欲避就于余路？」佛告阿难：「我自忆念，本所造福自致无上等正觉，亦复不见魔若天外道异学沙门梵志，能使如来有恐怖者。此事不然。吾昔在树王下众结未尽，弊魔波旬将十八亿众，人身兽头猿猴师子，虎兕毒蛇恶鬼形貌，担山吐火把持刀剑戈牟铠钋，扬声哮吼填塞虚空时来恐我，犹尚不能动我一毛，况今我身成等正觉三界独尊，岂当畏于愚调达耶？此事不然。」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莫见愚闻声，    亦莫与愚居，  
与愚同居难，    犹如怨同处，  
当选择共居，    如与亲亲会。」

夫人处世，当与黠慧之人共居，出则和颜入则同欢，共相敬待如父如兄如身无异，犹如亲亲心意款至，如此相敬皆至无为。是故说曰，当选择共居，如与亲亲会也。

是故事多闻，    并及持戒者，  
如是人中上，    犹月在众星。

是故事多闻，并及持戒者，多闻众生解世非常明鉴三有，知今世后世之报，自知众德具足，恒亲近贤人，戒成就者，定成就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

就。说曰，是故事多闻，并及持戒者也。如是人中上，犹月在众星中者，五分法身未具令使具足，在大众中独尊只步无有侔匹，犹如明月在众星中，光明远照无有及者。是故说曰，如是人中上，犹月在众星(亲品第二十六竟)。

## 出曜经卷第二十二

## 出曜经卷第二十三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泥洹品第二十七

如龟藏其六，        比丘摄意想，  
无猗无害彼，        灭度无言说。

如龟藏其六，比丘摄意想者，犹彼神龟畏丧身命，设见怨讎藏六甲里，内自思惟：「若我不藏六者，便为猎者所擒，或梟其首，或伤前左右足，或断后左右脚，或毁我尾，今不防虑定死无疑。」比丘习行亦复如是，畏恶生死摄意乱想，恒自思惟：「虽得为人寄生无几，今不自摄者，便为弊魔波旬及欲尘魔自在天子，使得我便。」是故说曰，如龟藏其六，比丘摄意想也。无猗无害彼，灭度无言说者，不得猗于众结缚着邪业颠倒，欲有所猗者唯依于圣谛，欲有所至安隐达彼，喻如久病羸瘦着床，卧大小便不能动摇，或老羸极不能起居，要须健夫扶持两腋，意欲所至安隐至彼。众生之类其譬亦尔，诸根闇钝于诸深义不大殷懃，设遇良友凭仰有处，渐渐得免生死之处，是以世尊演教后生，无猗生死起谋害心，无猗无所害乃成道迹。是故说曰，无猗无害彼也。灭度无言说者，犹如炽火光焰赫赫，焚烧山野树木枝叶无有遗余，火灭之后更无赫焰之兆；凡夫之士亦复如是，以贪炽火瞋恚炽火愚痴炽火，焚烧功德善根永尽无余，既自丧福复使他人不至究竟。若得罗汉诸尘垢尽，淫怒痴火永不复见，己身得道复能度人。是故说曰，灭度无言说也。

忍辱为第一，        佛说泥洹最，  
不以怀烦热，        害彼为沙门。

释迦文佛昔为菩萨时，处在深山无人处，劳神苦体修行忍辱，内自系意众相不起。时有迦蓝浮王出行游戏，将诸宫人嫖女五乐自娱，弹琴鼓瑟作倡伎乐

恣意自由，闻乐疲厌即便睡眠。宫人嫒女各各驰散采拾妙花，遥见菩萨在树下坐，颜貌端正如桃华色，其有覩者莫不喜踊，如日初出靡不普照，如月在空众星岳峙。诸嫒女见奔趣向跪各一面立。是时，菩萨徐开目视威仪庠序，渐渐导引与说妙法。「欲不净行，漏为大患，夫人贪欲染污形者，后堕鸟兽鸽雀之中，臭秽不净堕入恶趣，非是贤圣真人所学。诸妹当知！夫淫欲者，当受火车炉炭之报。」如是菩萨无数方便说欲秽污。时迦蓝浮王从睡而觉，左右顾视不见诸嫒女众，即拔利剑，轻乘疾马驰奔求觅良久乃见，遥覩菩萨颜色纵容嫒女围绕，王意自念：「此人端正世之希有，必与我嫒女欲情交通。」内兴恚怒憎疾之心，瞋恚赫炽不顾其理，直前问曰：「卿为仙士在此习术，卿为得第一禅耶？」对曰：「不也。大王！」复重问：「颇得第二、第三、第四禅、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耶？」对曰：「不也。大王！」王告之曰：「卿今在此学于道术，于此诸德不获其一，何为在此丧其日月？」菩萨报曰：「吾所以捐弃家业在此学者，欲修忍辱之定。」王复自念：「此人在此学来积久，向瞻我色知我瞋盛，是以报我修行忍辱，吾今试之为审尔不？夫试忍之法，不可饮食肴饌作倡伎乐乃得知之，要用威怒切痛伤肌之恼乃知现验。」王语仙士：「设卿行忍辱者，速舒右手，吾欲试之。」是时，菩萨欢悦舒之，时王恚盛不顾后世，寻拔利剑斫右手断次斫左手，复斫右脚次斫左脚，截耳截鼻，王问仙士：「汝今何所志求？」仙士报曰：「吾今行忍辱不舍斯须，正使王今取我身体碎如芥子，终不退转失慈忍辱。夫人瞋恚污染之心，形毁之后漏血无量，我今得忍加被毁形，诸疮孔中悉出乳汁，以此为验故行忍辱。」去彼不远复有仙士数百之众在彼学道，闻此菩萨为王所毁，皆来奔趣围绕问讯：「不审仙士疼痛不至剧耶？」对曰：「非也。」诸贤诸仙复问曰：「汝今形体分为七分，岂得复言无疼痛耶？」菩萨报曰：「心痛形不痛者，便堕地狱饿鬼畜生，形痛心不痛者，便成无上为最正觉。」尔时诸仙士各各叹曰：「善哉善哉！神仙忍之为妙无有过者，捷疾利根长养其福，必果其愿将至不久。」是故说曰，忍辱为第一也。佛说泥洹最者，法中之微妙者莫过泥洹，夫泥洹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澹然无为无起灭想，法中之上无复过者。是故说曰，佛说泥洹最也。不以怀烦热者，所以舍家捐弃妻子，除去五欲舍世八业，不顾俗荣出家修道，何为于中恼热众生？是故说曰，不以怀烦热也。害他为沙门者，夫为沙门应第一义，随沙门法不越次序，无有憎嫉诈诳于人，护彼如视己，不从教，令进学。是故说曰，害他为沙门也。

言当莫麤犷，    所说应辩才，  
少闻共论难，    反受彼屈伏。

言当莫麤犷者，佛在世与大目犍连说法：「卿今日目连！夫为说法当如法说。其间不容杂糅之义，说正法时心意端正，不得左右顾视，岂当浮说不急之事。何以故尔？夫麤言者多诸瑕隙，后更受形一身百头，如彼迦比罗比丘不异。」是故说曰，言当莫麤犷也。所说应辩才者，知天文地理星宿变异灾怪所出，六艺通达博练典籍，造作无端便为智者所见嫌疑，若唤责数倍增恚怒，如斯之徒不可亲近，是故说曰，所说应辩才也。少闻共论难，反受彼屈伏者，人相是非此来久矣，我所说是汝所说非，互相高下遂生忿怒，犹如二人谤毁于佛，一人有受教不审。一人无信诸根闇钝。如斯二人受地狱饿鬼畜生根栽，若生为人，六情不具言语谿吃。是故说曰，少闻共论难，反受彼屈伏也。

数自兴烦恼，    犹彼器败坏，  
生死数流转，    长没无出期。

数自兴烦恼，犹彼器败坏者，如人执愚至死不改，结使缚着颠倒乱想，邪见贸诚而自缠络，犹若破器漏出所盛无所复中，尘土垢坌而自污染，是故说曰，数自兴烦恼，犹彼器败坏也。生死数流转，长没无出期者，人不豫虑必受其殃，犹若陶轮轮转不停，久处生死求出难克无以为喻，是故说曰，生死数流转，长没无出期也。

若不自烦恼，    犹器完牢具，  
如是至泥洹，    永无尘垢翳。

若不自烦恼，犹器完牢具者，若能自专不兴诸着去诸缚结，便当获致无漏慧根，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贤圣八品道，犹如完器堪任受盛，众人见者莫不爱乐，是故说曰，若不自烦恼，犹器完牢具也。如是至泥洹，永无尘垢翳者，人无此瑕滓，得至灭尽泥洹之处，永寂永息无所起灭，是故说曰，如是至泥洹，永无尘垢翳也。

无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知亲第一友，    泥洹第一乐。

无病第一利者，世多有人宿少疹患，皆由前世报应之果。昔有二商客冒涉危峻他国治生，未经几日积财无数。一人缘至卒遇重患，所有财货疗患亦尽，穷困顿笃不蒙瘳除；一人无病不费财货，虽获大利犹怀怨诉：「我今所得盖不足言。」安隐归家无所损失，昼夜怨诉不获财利，亲族劝谏语商人曰：

「卿今无病安隐至家，何为[口\*罍]叫言不获利？有身全命宝中之上。」是故说曰，无病第一利也。知足第一富者，如佛律藏所说，世有二人难可厌足。云何为二？一得财而费耗，二者得财而深藏。若使阎浮地内，天降七宝满此世界，与此二人者犹不知足。未断欲之人贪着财货，得而复求不知厌足，唯有履道之人，明知非常解释非真不顾其珍，解知幻化不得久停。犹若琢石见火电之过历目，如斯之变迁转不住。是故说曰，知足第一富也。知亲第一友者，人共知亲以款到为本，先信后义乃可同处。犹昔有一人情爱至深，但与朋友从事，不与兄弟言谈，官遣禁防来召此人，其人醉酒杀官来使，寻走奔向归趣朋友，以己情实具向彼说：「我今危厄投足无地，唯见容受得免其困。」朋友闻之皆共愕然：「咄卿大事难可藏匿，直可时还勿复停此，设事显露罪我不少，卿有兄弟宗族昌炽，何为向我叛于骨肉？」其人闻之寻还归家，投归兄弟五体归命，以实自陈所作愆咎。宗族闻之皆共慰劳：「勿为惧怖，当设权计使免此难。」五亲云集严驾行调，各各进路适他国界，更立屋宅共相敬待倍胜本国，财宝日炽仆从无数。是故说曰，知亲第一友也。泥洹第一乐者，泥洹之中终无患苦，尘劳众结永无复有休息灭尽，是故说曰，泥洹第一乐。

饥为第一患，        行为第一苦，  
如实知此者，        泥洹第一乐。

饥为第一患者，昔蒺沙王为儿阿闍世闭在深牢，人信断绝粮饷不通，在彼饥困告诉无所。王欵思惟念佛在心忆本所说，寻于狱中而说斯偈：

「最胜言教，        流布无际，        世共传习，  
实无有厌。        如无等伦，        所说善教，  
身苦所逼，        何过饥患？」

患中之苦者莫过于饥，是故说曰，饥为第一患也。行为第一苦者，夫人处世志趣不同所习各别，饥寒勤苦切身之酷，若人受形当有处胎冥室之患，设复降形有折体之恼，诸情具足当有衰丧老病所困，形受神从便当受彼善恶之报，斯由造行之所致也。是故说曰，行为第一苦也。如实知此者，泥洹第一

乐，人之修行求于永寂永离众患，安处无为无复众恼苦痛之患，是故说曰，如实知此者，泥洹第一乐也。

趣善之法少，    趣恶之法多，  
如实知此者，    速求于泥洹。

人在世间修善者少，虽复行善愿不从意，设当众行具足，是时诸天唯人为善处，人以天为福堂。犹如杂契经所说，佛告比丘：「诸天自知五瑞应至皆共云集。」语彼天子曰：「汝从此没愿生善处，至彼至是快得善利，以得善利安处无为。」尔时比丘前白佛言：「云何世尊，诸天善处，快得善利，安处无为。此三句义何者是也？」佛告比丘：「道根具足，于正法中剃除须发着三法衣，不乐家属出家学道，是谓比丘！诸天之善处。云何安处无为？」佛告比丘：「得四圣谛思惟分别，是谓比丘！诸天安处无为。」在世行道修善者少，趣善之徒少也，趣恶之徒多者，所以然者？众生之类修恶者多，不识佛不识法不识比丘僧，亦复不分别善恶好之与丑，但种地狱饿鬼畜生之根栽，从冥入冥无复出期，犹盲执烛照彼不自明。是故说曰，趣恶之徒多也。如实知此者，速求于泥洹者，人有利疾俱寤不同，或有闻而自寤，或有覩形而解者，是以圣人布教若干，应病适前投药不虚，其中利根之徒，观世万变难可同处，上求无为如救头然，所以者何？彼处虚寂闲静安乐，永合虚表澄神不动。是故说曰，如实知此者，速求于泥洹也。

有因生善处，    有缘生恶趣，  
有缘般泥洹，    如斯皆有缘。

有因生善处者，云何为缘？所谓缘者，施戒闻慧思惟，清信士威仪，出家威仪，大道人威仪，舍善行迹，是谓因缘趣道之基，是故说曰，有因生善处也。有缘生恶趣者，有何因缘？喻如有人内怀憎嫉施心不开，犯戒杀生不与取，如此十恶之行不能改更，遂致坠堕趣于三涂，是故说曰，有缘生恶趣也。有缘般泥洹者，所说泥洹皆用贤圣真道，断诸结使前趣无为，离此圣品则不可获，犹如外道梵志自相谓言：「世无因缘亦无本末，有者自然而有，无者自然而无。何以知其然？犹若旷野荆棘生其棘针，岂有巧匠削利针乎？如鹿百兽群鸟树栖，衣毛杂色形像不同，岂复有人彩画其体乎？论其品类受性不同，地性素栗石性素坚，岂复有人造坚栗耶？斯皆无因缘而自然生。」如此之类执迷来久，共相教授至今不绝，是故世尊说曰：「其事有缘，不唐苦尔。复何因缘？众生修行十善，众生所处其地平正，尔时坑坎高岸荆棘逆

草自然平整；其有众生修行恶者，是时普地尽生荆棘高岸绝坑，蜿蜒毒虫孚乳滋多，皆由先身积恶所致。」是故说曰，如斯皆有缘也。

鹿归于野，    鸟归虚空，    义归分别，  
真人归灭。

昔者世尊在摩竭界甘果园侧因帝石室。尔时世尊以天眼清净寂然无尘垢，见有众群鹿遇彼猎师，怀惊愕驰奔嶮岨之中。尔时世尊复以天眼，见有群鸟避罗高翔驰趣虚空，如来天眼复见比丘言辩义趣柔和畅达，寻即其夜思惟十二因缘，反复究悉逆顺本末，如来天眼亦复覩之，复见异比丘，通夜之中反复思惟，入解脱禅定，夜将欲晓闇复欲尽，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复是如来神眼所监。尔时世尊观此义因缘所起，欲使弟子演布其教，复使正法久住于世，使后群生覩其大明，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鹿归于野，    鸟归虚空，    义归分别，  
真人归灭。

「不以懈怠意，    怯弱有所至，  
欲求至泥洹，    焚烧诸缚着。」

不以懈怠意，怯弱有所至者，如佛契经《中阿含》所说，佛告比丘：「此法精进者所修非懈怠者所修，然性懈怠不能自进，焉能巧便得至泥洹？犹如有人素性怯弱素无两目，岂能设意露宿旷野？多诸盗寇路难得越，欲求度彼嶮难处者，以有健夫勇猛之士，乃得自济，安身无为；怀愚性邪意信倒见，终不得越嶮难之处。要有智慧之目贤圣之术，然后能到无为之场。」是故说曰，不以懈怠意，怯弱有所至，欲求至泥洹，焚烧诸缚着也。

比丘速杼船，    以杼便当轻，  
永断贪欲情，    然后至泥洹。

昔有比丘欲渡江河，值有弊船朽故不治，是时船师报比丘曰：「道士欲有所之，可以己功杼此储水，船轻身全何往不克。」尔时比丘尽其乳哺之力，杼其船水穷，乃得越至彼水岸。收摄衣服整顿威仪，渐渐往至亲近世尊，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如来知彼应得济渡，是以顾眄熟视而已，非是辟支罗汉之所及也。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比丘速抒船，    以抒便当轻，  
永断贪欲情，    然后至泥洹。」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今乃虑目前之难，乃更反惧后世之忌。船者危峻世之常法，权渡群生不以为倦，形如真器纯盛不净，何不遗弃，抒秽漏病断淫怒痴，乘贤圣船得至泥洹者也。」

我有本以无，    本有我今无，  
非无亦非有，    如今不可获。

我有本以无，本有我今无者，外道异学所见不同各自为正，我本姓某字某虽有而无，虽无而有，无有而自生，是故说曰，我有本以无，本有我今无也。非无亦非有者，非无者过去也，亦非有者当来也，如今不可获者现在也。执愚之士岂离沙门梵志，行此邪径不自改更。所以尔者？不解第一之义泥洹之道，信于邪见不信泥洹。是故说曰，我有本以无，本有我今无，非无亦非有，如今不可获也。

难见谛不动，    善观而分别，  
当察爱尽原，    是谓名苦际。

难见谛不动，善观而分别者，灭尽泥洹极为微妙，无形而不可见，有为之法动转不停，无形法者不可移转，唯有如来、辟支佛及声闻等，以智慧眼善观而分别一一决了，是故说曰，难见谛不动，善观而分别者也。当察爱尽原，是谓名苦际者，知爱根本兴病若干，于中自拔永断无余，是故说曰，当察爱尽原，是谓名苦际也。

断爱除其欲，    竭河无流兆，  
能明此爱本，    是谓名苦际。

断爱除其欲者，爱之为病众患之本，以拔爱本枝叶不滋，于中自拔永断无余，欲本自灭更不复生，由爱生欲流，犹如驶河漂溺生类，亿千万众丧其命根不得全济，河竭之后众生往来无形伤害，是故说曰，断爱除其欲，竭河无流兆也。能明此爱本，是谓名苦际者，爱为形质、欲为枝叶、痴为润津，若彼学人思惟妙观，能断此者超越苦际，是故说曰，能明此爱本，是谓名苦际也。



见而实而见，    闻而实而闻，  
知而实而知，    是谓名苦际。

何以故说见而实而见？何以故非见实而非见？如复有人，若眼见色分别色本，思惟识缘不起想着。非见实而非见者，如彼愚惑之人，眼见色而生眼识，此虽见不如非见。何以故？由其眼见而兴眼识故也。是故说曰，见而实而见也。闻而实而闻者，若人闻微妙之声，不兴识着，是故说曰，闻而实而闻者也。知而实而知者，如复有人分别识身，采取善根舍弃不善根，诸垢永尽更不造新，是故说曰，知而实而知，是谓名苦际也。

伊宁弥泥，    陀俾陀罗俾，  
摩屑姤屑，    一切毘罗梨，  
是谓名苦际。

昔佛世尊与四天王说法，二人解中国之语，二人不解；二人不解者与说昙密罗国语，宣畅四谛；虽说昙密罗国语，一人解一人不解，所不解者，复与说弥梨车语，摩屑姤屑一切毘利罗。时，四天王皆达四谛，寻于坐上得柔顺法忍。

无身灭其想，    诸痛得清凉，  
众行永休息，    识想不复兴，  
是谓名苦际。

无身灭其想者，是身无牢为磨灭法，是身不坚必当离散，唯有五分法身乃谓牢固，意从想生想兴万病，能灭其想乃应道真，是故说曰，无身灭其想也。诸痛得清凉者，此众生类流转生死之海，江湖四渎投之无厌，斯由痛本以受其困，众生相残共相杀害，皆由于痛而致此患，唯有智者不造其痛，是故说曰，诸痛得清凉也。众行永休息者，人之受识由行而生，行以滋长以成万病，善行趣善恶行趣恶，智人习行不造行本，是故说，众行永休息也。识想不复兴者，识想流驰兴病万端，是以圣人摄识不散，人之兴识多起痴根，以三百药灭百识，晨用百药，中用百药，暮用百药，而灭识想；复以无漏圣行顶忍之法而灭识想，是故说曰，识想不复兴也。有依便有动，有动便无灭，已无灭则知无厌，以知无灭则不见去来今，以无去来今则无生死，以无生死愁忧苦恼，由此苦阴生诸众病，斯由习兴众结，缠裹。人之修行必有所依，所谓依者，山河石壁有形之类，目所覩者皆谓依也，能灭此者乃应第一义，于第一义不见来往周旋，以无来往周旋则无生死；不解此者则兴尘劳，生老

病死日日滋长，从是生忧愁恼万端，寻之不见其绪，展转相生成其五阴苦形，能灭此者唯有泥洹之道也。或有比丘有生有实有为，或有比丘无生无实无为，比丘不为无为者亦不有生，设不有生不有实不有为者，则因生因实因有为而说无为也。设当众生无此患者，如来终不说灭尽泥洹之乐。

知生之本末，    有为知无为，  
生老所缠裹，    衰者甚难制。

知生之本末者，如彼契经《中阿含》所说，大爱之本末所说，佛告阿难：「若生无有生者，则不告人说生之法，下至群徒鱼水之类，设龙有龙性鬼有鬼性，天有天性人有人性。如是阿难！我知有生故说生矣。」是故说曰，知生之本末也。有为知无为者，无形无像不可观察于变易法，是故说曰，于有为知无为也。生老所缠裹者，人之处世衰老则知死，二事见逼不免其患，是故说曰，生老所缠裹也。衰者甚难制者，斯由众行淫欲瞋恚愚痴憍慢嫉妬患痴，为老病所使，由此而起，是故说曰，衰者甚难制也。

非食命不济，    孰能不揣食？  
夫立食为先，    然后乃至道。

众生之类悠悠在世，皆由于食，人不得食无以行道，是故说曰，非食命不济也。孰能不揣食者，觉此非常知食所出审谛无疑，受者施行非有狐疑，是故说曰，孰能不揣食也。食之为物生死滓浊之法，有形则累其食，是故说曰，夫立食为先也。佛告诸比丘：「我知诸入非地非水非火非风，所以非识非空非不用非识非有想无想，非今世后世，非及日月所照处，如斯之类非缘所及。其中倒见之人求日解脱，尼捷子等自相教训求解脱者，要当入六十肘百由延，其入此室者便得解脱。」佛观此义已欲断生死狐疑，欲遮尼捷子颠倒之想故说此事，欲断后世狐疑故说斯事。「日月不俱明，邪正不竞兴，此事明矣。是故比丘！我亦不说周旋往来生死起灭，此谓苦际之本也。」

地种及水火，    是时风无吹，  
光焰所不照，    亦不见其实。

应化之人或凭所豪，或因有所济，应豪贵度者不加言声，所凭度者豁然自寤不须师匠，谦恭卑下者自然得寤，是故说曰，光焰所不照，亦不见其实也。

非月非有光，    非日非有明，  
审谛观此者，    乃应梵志行。

非月非有光，非日非有明者，犹如日月之光众尘自蔽，不能广布宣其教命，犹若忉利天上及一究竟天，光光自照无有日月光明，皆由曩昔积行所致，是故说曰，非月非有光，非日非有明也。审谛观此者，乃应梵志行者，所谓梵志者，越过三界行充德满故曰梵志，是故说曰，审谛观此者，乃应梵志行也。

端正色纵容，    得脱一切苦，  
非色非不色，    得脱一切苦。

有色无色生于苦本，能脱此苦者，诸苦中得脱，是故说曰，端正色纵容，得脱一切苦。

究竟不恐惧，    越缚无狐疑，  
未断有欲刺，    岂知身为患？

究竟不恐惧者，究竟有二事：一者用意究竟，二者自然究竟。心正而不畏其曲，是故说曰，究竟不恐惧也。越缚无狐疑者，断诸结缚永尽无余，生死久长轮转五道轮转无际，不知惭愧耻辱之法，是故说曰，越缚无狐疑也。未断有欲刺，岂知身为患者，夫人处世行法不同，未得断有欲者，其事有三：一者欲有，二者色有，三者无色有。所谓欲刺者邪径之刺，打捶而重捶损而重，是故说曰，未断有欲刺，岂知身为患也。

所谓究竟者，    息迹为第一，  
尽断诸想着，    文句不错谬。

所谓究竟者，息迹为第一者，所谓究竟者，法中之上无有过越，病中之重缚着欲心永尽无余，是故说曰，所谓究竟者，息迹为第一也。尽断诸想着，文句不错谬者，所谓想着，兴欲是想、瞋恚是想、愚痴是想，如彼杂契经所说，佛告比丘：「瞿多当知！欲怒痴想此为行本，彼诸众想永尽无余，亦不兴想念彼欲意，所说言句终不错谬。所以然者？行有究尽有不尽者，是故设教训彼后生。」是故说曰，尽断诸想着，文句不错谬。

知节不知节，    最胜舍有行，  
内自思惟行，    如卵坏其膜。

知节不知节者，节为有为之行，不知节者久抱疹患，不容思惟道，六情閤塞不通道义，是故说曰，知节不知节也。最胜舍有行者，至真等正觉是为最胜，舍其三有不造其行，是故说曰，最胜舍有行也。内自思惟行，如卵坏其膜者，犹若入定不定，得其定意成其道果，犹如孚乳之类，舍皮而就其形；今亦如是，舍其本行而就无漏之行。是故说曰，如卵坏其膜也。

众施法施胜，      众乐法乐上，  
众力忍力最，      爱尽苦谛妙。

众施法施胜者，众施之中，何以故说法施为胜？所谓法施者，为良为美为无众患，其中众生所闻法者，心意开寤靡不解脱。所谓财施者，一人足充，二者嫌恨，施意高下其事不同。由如与泐沙王说微妙之法，八万诸天万二千摩竭众生，复与释提桓因，在石室之中说微妙法，八万诸天皆得微妙法，诸情通达无形罣碍也，是故说，众施法施胜也。所谓财施者，今日受施明当更求，其中至求天上道者，彼人闻法从劫至劫无有穷尽，是故说曰，众施法施胜也。众乐法乐上者，在俗处乐乱想之本，至趣此正造地狱行；夫法乐者，畅达演说问则不滞，畅达观意洋洋入耳。是故说曰，众乐法乐上也。众力忍力最者，昔有邻国之王，兴兵起众往攻敌国，左右诸臣语其王曰：「邻国兴兵今来逼近，愿王自备共相攻击。」王语诸臣：「此是闲事，何必须吾公自临敌？」贼以逼近攻伐城门，诸臣启王：「贼今在外，明王宜当深虑斯理。」王告诸臣：「贼虽在外不足远虑，但自营私何虑公务？」时贼暴虐转入城里，左右启曰：「贼今逼近，不审明王竟何备虑？」王告诸臣：「此事微细何足上闻？」邻国大王转进至殿，诸臣启曰：「邻国之王今以见逼，不审至尊有何思虑？」其王告曰：「我今处世变易不停，兴者必衰合会有离，宜可脱服更改形容如乞士法，磨何自退往适深山，思惟道德可以自娱。设此暴王欲获我身擒杀形体者，不辞其愆。所以然者？亡国失土皆由一人，我今受死万民无患，岂不于我有大幸乎？」时彼敌国之王叹未曾有，举声唱言：「善哉善哉大王！自古迄今未有斯比，我虽得胜未如王比，开怀大通不顾世荣。自今已往还治本国，与王治化共相接待如己无异。」是故说曰，众力忍力最。爱尽苦谛妙者，爱之为本众结之本，学人习道先断爱结，然后渐进无漏道捡，是故说曰，爱尽苦谛妙也(泥洹品第二十七竟)。

## 出曜经卷第二十三

## 出曜经卷第二十四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观品第二十八

善观己瑕隙，      使己不露外，  
彼彼自有隙，      如彼飞轻尘。

善观己瑕隙者，人但见彼恶不见己愆，互相是非共相诽谤，由如典场之人抄谷高扬，轻者在远重者在近，是故说曰，善观己瑕隙，使己不露外，彼彼自有隙，如彼飞轻尘。

若己称无瑕，      二事俱并至，  
但见外人隙，      恒怀危害心，  
远观不见近。

夫人在世多自矫誉，自称功德与世无双，我之所行戒闻施慧，为尊为特为无俦匹，是故说曰，若己称无瑕。二事俱并至者，此自博掩之人，逆者得胜顺者恒负，执行之人修德亦尔，自知己愆不露见彼，是故说曰，二事俱并至。但见外人隙，恒怀危害心者，人不自审但见外事诸不善法弊恶之患，堕入恶趣不至善处，种地狱畜生饿鬼之苦，是故说曰，但见外人隙，恒怀危害心也。虚空与地各各离别，不见真法不见非真法，是故说曰，远观不见近也。

知惭寿中上，      鸢以贪掣搏，  
力士无畏忌，      斯等命促短。

知惭寿中上者，人之处世不知惭愧无所畏难，犹如暴逸之牛无所畏难，彼愚騃人亦复如是，出意造行无所畏忌，是故说曰，知惭寿中上也。鸢以贪掣搏者，犹如飞鸢贪餐无厌，掣搏人物无有忌度，众生之类亦复如是，贪着财色无有厌足，是故说曰，鸢以贪掣搏。力士无畏忌者，如彼力人无所畏难，在大众中恣意所作无有及者，其有呵谏来劝喻者，寻怀瞋恚断其命根，是故说曰，力士无畏忌也。斯等命促短者，夫人处世轻人贵己，但执颠倒迷惑不寤，侵三尊物强梁自恃，如斯之类命不久停，是故说曰，斯等命促短也。

知惭不尽寿，      恒求清净行，  
威仪不缺漏，      当观真净寿。

知惭不尽寿者，彼惭愧之人，于诸衣食不大殷勤，所得财货分布与人，羸衣恶食不着庄饰，唯存命于世无所荣冀，是故说曰，知惭不尽寿也。恒求清净行者，所行清净不造邪部，身口意净应无上行，亦知外净出言适前无所伤害，是故说曰，恒求清净行也。威仪不缺漏者，收摄诸根不使流逸，是故说曰，威仪不缺漏。当观真净寿者，进止行来出口言语，饮食取以养其寿，是故说曰，当观真净寿也。

世间普盲冥，    有目眇眇耳，  
群鸟堕罗网，    生天不足言。

世间普盲冥者，犹如盲人，不见善色恶色平地高岸，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为淫怒痴所覆，不见善恶之行，不知好丑，亦复不知白黑之法，意自迷惑不求善处，是故说曰，世间普盲冥也。有目眇眇耳者，犹若《长阿含》契经所说，佛告长爪梵志：「世皆修善甚少少。取要言之，怀倒见众生多于大地之土，不识佛不识法不识比丘僧不识父母，亦复不别尊卑高下。怀正见众生者如爪上土，见虽不错愿求不同；犹如外道梵志尼捷子等，出家学道各自谓尊，书籍别异求于解脱，执愚意迷不达大道，正见之人盖不足言。」是故说曰，有目眇眇耳。群鸟堕罗网者，犹如猎者施张罗网悬弥捕鸟，克获无数鸟兽之属，其得脱者若一若两；生天之众亦复如是，若一若两得受天福。如《杂阿含》契经所说，佛告比丘：「众生入地狱者多于地土，从地狱终还生地狱，饿鬼畜生亦复如是；生天众生如爪上土。」是故说曰，群鸟在罗网，生天亦复尔。

观世衰耗法，    但见众色变，  
愚者自系缚，    为暗所缠裹。

观世衰耗法，但见众色变者，夫人处世千转万端，所行不同。世有三事：一者器世，二者阴世，三者众生世。所谓器世者，三千大千刹是也。众生世者，三界众生四生五趣是。阴世者，色阴无色阴。于三世中取众生界。何以故说衰耗之法？所谓衰耗法者，为淫怒痴所衰耗，犹如商贾远涉涂路，遇贼亡失所获财宝，为贼所劫；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为淫怒痴所劫，劫断善根财货，众人皆见知其衰耗，亿千万众时有脱者，是故说曰，观世衰耗法，但见众色变也。愚者自系缚，为暗所缠裹者，世多有人行迹不同，恒为二缚所系，一者结使，二者阴缚，为此二事所缚无明所阴，盖亦不堪任越次取证尽有漏成无漏；犹若有罪之人，闭在牢狱不覩日月光明，此众生类亦复如是，

以无明暗室所见缠裹，夫为欲怒痴所系缚，欲求解脱难可得也。是故说曰，愚者自系缚，为暗所缠裹也。亦不见于行，观而无所有，以性观察都不见功德之本，复以知他人心智，欲免此难者，无一善根可济免也；犹若有人没溺深厕粪除所污，复有慈愍之人，欲得免济彼难，求觅净处欲往手捉，遍悉观之无一净处，便舍而去。无漏之人观察众生，颇有毫厘善本可疗治乎？遍观察之无有善本可疗治者，圣人自念：「咄嗟衰耗群徒，罪重乃至于是。」是故说曰，亦不见于行，观而无所有。

众生皆有我，    为彼而生患，  
一一不相见，    不覩邪见刺。

众生皆有我，为彼而生患者，世多有人性怀颠倒，众生之类我所造、为从我而生；复有说者，从他而生、从他而有。是故说曰，众生皆有我，为彼而生患也。一一不相见，不覩邪见刺者，一一者，所谓外道梵志是，不思惟正见信邪颠倒，是故说曰，一一不相见，不覩邪见刺。

观此刺因缘，    众生所染着，  
我造彼非有，    彼造非我有。

观此刺因缘者，所谓刺者，邪见之刺也，因缘者，地狱饿鬼畜生人道人天，各各别异所种不同，是故说曰，观此刺因缘也。众生所染着，外道异学昼夜孜孜汲汲，各自谓真信邪倒见，不能舍离就于正路，是故说曰，众生所染着。我造彼非有，彼造我非有者，各自谓正共相干错，众生之类，我作我造非彼所有，复自思惟：「彼造彼作非我所有。」是故说曰，我造彼非有，彼造我非有也。

众生为慢缠，    染着于憍慢，  
为见所迷惑，    不免生死际。

众生为慢缠，染着于憍慢者，彼人自念意性憍豪：「我今在众最尊最上，宗族姓望屋宅田业，仆从家产无及我者。」心意坚固不能舍离，是故说曰，众生为慢缠，染着于憍慢也。为见所迷惑，不免生死际者，计常见不与断灭见相应，断灭见不与计常见相应，不能免此生死至无为岸，是故说曰，为见所迷惑，不免生死际也。

以逮及当逮，      二俱受尘垢，  
习于病根本，      及学诸所学，  
观诸持戒者，      梵行清净人，  
瞻视病瘦者，      是谓至边际。

世有众生邪见心盛，贪着爱欲不能舍离，洁欲清净翫而习之，于中兴起懦弱不自改更，是谓第二边际，是谓诸贤增益诸着。以逮及当逮者，得阴持入，或有不得阴持入者，此二俱受尘，一者邪见尘，二者爱欲尘，为结所使不能舍离，是故说曰，二俱受尘垢也。习于病根本者，外道异学是，习彼技术而自荣己，及学诸所学者，诸有众生学其技术，乘马御车造作无端皆能备悉，具此行者乃得解脱，是故说曰，及学诸所学也。观诸持戒者，或有梵志奉持禁戒，或持乌戒举声似乌，或持秃梟戒随时跪拜效秃梟鸣，或持鹿戒声响似鹿，是故说曰，观诸持戒者也。梵志清净人者，彼外道异学自相谓言：「其有两两行净行者，便得解脱至清净处，若复事火日月神珠药草衣服宫殿屋舍，然后乃至无为之处。」是谓名曰，一边际也。世有众生邪见心盛，贪着爱欲不能舍离，计欲清净外人习之犯欲无际，是谓诸贤增益诸着，能得知此者亦不随流转。有目者观，所谓有目者，诸佛世尊是，信能观察流转停息，是故说曰，有目者所见。解此二边者，无所染着不兴尘劳，此名边际。

当观水上泡，      亦观幻野马，  
如是不观身，      亦不见死王。

当观水上泡，亦观幻野马者，如彼水泡不得久停。昔有国王女为王所爱，未曾离目，时天降雨水上有泡，女见水泡意甚爱敬，女白王言：「我欲得水上泡以为头花鬘。」王告女曰：「今水上泡不可获持，云何得取以为花鬘？」女白王言：「说不得者我当自杀。」王闻女语，寻召巧师而告之曰：「汝等奇巧靡事不通，速取水泡与我女作鬘，若不尔者当斩汝等！」巧师白王：「我等不堪取泡作鬘。」其中有一老匠，自占堪能取泡，即前白王：「我能取泡与王作鬘。」王甚欢喜即告女曰：「今有一人堪任作鬘，汝可自往躬自瞻视。」女随王语在外瞻视，时彼老匠白王女言：「我素不别水泡好丑，伏愿王女躬自取泡我当作鬘。」女寻取泡随手破坏不能得之，如是终日竟不得泡，女自疲厌而舍之去。女白王言：「水泡虚伪不可久停，愿王与我作紫金鬘，终日竟夜无有枯萎。」水上泡者诳惑人目，虽有形质生生便灭；盛焰野马亦复如是，渴爱疲劳而丧其命，人身虚伪乐少苦多，为磨灭法不得久停，



迁转变易在世无几，不为死王所见，是故说曰，当观水上泡，亦观幻野马，如是不观身，亦不见死王。

当观水上泡，    亦观幻野马，  
如是不观世，    亦不见死王。

不观世者，五盛阴身如是不久当复消灭，设能灭此五阴身者，不与死王相见也。

如是当观身，    如王杂色车，  
愚者所染着，    善求远离彼。

如是当观身，如王杂色车者，如国王车杂色庄严，虽有形色亦不牢固，不任重载，是故说曰，如是当观身，如王杂色车也。愚者所染着，善求远离彼者，愚人所贪翫而习之，智者所弃若捐粪除，是故说曰，愚者所染着，善求远离彼也。

如是当观身，    如王杂色车，  
愚者所染着，    智者远离之。

智人知动摇，心不愿乐，常意欲远离如避火灾，是故说曰，智者远离之。

如是当观身，    知病之所因，  
病与愚合会，    焉能可恃怙？

人出胞胎由前世因缘，多病少病形貌好丑，是故说曰，如是当观身，众病之所因，病与愚合会，焉能可恃怙？

当观画形像，    摩尼紺青发，  
愚者以为缘，    不求越彼岸。

当观画形像，摩尼紺青发者，众香芬熏沐浴其发，众香沐浴香气远布，是故说曰，当观画形像，摩尼紺青发也。愚者以为缘，不求越彼岸者，愚者所缠裹不能得远离，无有巧便得至彼岸，所谓彼岸者灭尽泥洹，是故说曰，愚者以为缘，不求越彼岸也。

当观画形像，    摩尼紺青发，  
愚者以为缘，    智者所厌患。

智慧之人，分别妙观思惟计较，不兴想着，是故说曰，智者所厌患。

强以彩画形，    庄严丑秽身，  
愚者以为缘，    亦不自求度。

昔有豪族之家，饶财多宝七珍具足，长者自念：「今时年少道人情欲未断，我今宜请来在家，使诸妇女擎食供养，设有欲情者我当知之。」即往在寺请，诸年少道人诣长者家，庄严妇女更着新衣，尽出礼拜兴恭敬意。时有六通罗汉寻而觉知，即化死人骸骨血肉消尽，髑髅手脚各自一处。尔时罗汉告诸比丘：「当自专意以求度世，莫视女色兴秽污心。」时彼长者覩彼瑞应叹未曾有，内自克责知为不是，五体投地自求悔过：「我今乃知法之微妙。」诸妇女各各惭愧即还入舍。是时，罗汉告长者曰：「佛法宽博汪洋无涯，卿今以凡夫之智量度圣人，斯非正理，犹若拳许土块仰比须弥，升合之器欲量海水。」尔时比丘便说此偈：

「强以彩画形，    庄严丑秽身，  
愚者以为缘，    亦不自求度。  
分发为八分，    双部眼耳瑯，  
愚者所染着，    亦不自求度。」

尔时比丘说此二偈已，便从坐起而去。时彼长者及诸妇女善心自生，恭敬三宝，后日各各成其道迹。

着欲染于欲，    不究结使缘，  
不以生结使，    当度欲有流。

着欲染于欲者，群徒在世志趣不同，或有少欲或欲意偏多，欲偏多者不达贤之法，是故说曰，着欲染于欲也。不究结使缘者，贪嫉慳结病中之重者，入骨彻髓医所不疗，积财亿万不肯惠施，至其寿终不能持一钱自随；其有众生修行贪嫉者，身无威神遂致贫穷，宗亲不和为人所轻，是故说曰，不究结使缘也。不以生结使，当度欲有流者，流有四品，其事不同。云何为四？一者欲流，二者有流，三者无明流，四者见流。众生之类沈溺生死皆由此四，流浪四使不能自免，方当涉历流转五道，是故说曰，不以生结使，当度欲有流也。

上一切无欲，    当察此大观，  
    如是有解脱，    本所未度者。

上一切无欲者，上者色界无色界，欲者欲界也，于此三界无复三毒，于中永得解脱，是故说曰，上一切无欲也。当察此大观者，无欲之人是佛第一弟子，佛有四弟子，罗汉为胜为尊为贵为无有上，是故说曰，当察此大观也。如是有解脱者，圣人执行不自为己，于诸四馱永得自在，更不着有在身口行，是故说曰，如是有解脱也。本所未度者，昔所经历生死之难，未曾为度，当求方便度此三有，更不受有造四大身，是故说曰，本所未度者。

非园脱于园，    脱园复就园，  
    当复观此人，    脱缚复就缚。

昔佛在释翅搜迦维罗竭国尼拘类园中。尔时世尊到时着衣持钵，将侍者阿难入迦维罗竭城乞食。尔时童子难陀，在高楼上，遥见世尊入城乞食，速下高楼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启世尊言：「如来之姓国中豪族，转轮圣王所至之处，何为自尊持钵乞食？」尔时难陀取如来钵，入内盛甘饌饮食。佛见难陀入舍之后，告阿难曰：「我今向尼拘类园，难陀出者勿复取钵。汝语难陀：『躬自送钵还于如来。』」难陀受教从后送钵，妇复随后语难陀曰：「速还勿久，须来乃食。」前进未久，妇重遣信时还勿停，所以郑重者，恐舍家学道。难陀持至世尊所，手自擎钵授与如来：「唯愿时受，今欲还家。」佛告难陀：「卿以至此，今宜远家剃除须发着三法衣，何为复辞欲还到家？」是时，如来以威神力逼迫难陀出家为道，闭在静室不使还家。如是经历日月之数，次第当直遂至难陀。难陀闻之内自欢喜：「我今当直事得从容，因此闲暇逃走还家。」是时，难陀受直使办水扫地，事事不阙。是时，天神侍卫难陀，汲水至满自然翻弃净地之中，草土更滋，关闭门户户自然开。难陀思惟：「我家王者之种，饶财多宝无所乏短，我今逃走向家。设有漏失以物偿之，今当窃逐细径，按大途者备值如来。」尔时难陀脱三法衣，更被白服磨何而去。行未经时，正值如来从彼而进，难陀见已奔趣大树欲自隐形，如来神力反使大树在难陀后，难陀周惶安身无处。尔时世尊复以神力，拔彼大树悬在虚空。尔时难陀入树根处隐形自蔽，如来寻往与共相见。「难陀！何为乃来至此？」难陀默然惭愧不对。如来再三告难陀曰：「汝欲何趣，默然不对？」难陀言：「还家与妇相见。」佛告难陀：「夫人学道心不自专，贪着欲心不顾后世烧身之祸。」尔时世尊便说偈言：

「非园脱于园，    脱园复就园，  
当复观此人，    脱缚复就缚。」

「我今将汝天上游观，宜当自专勿怀恐怖。」是时，世尊以神足力，手接难陀将至天上。见一宫殿七宝所作，金银刻镂玉女营从不可称计，纯女无男亦无夫主。是时，难陀前白佛言：「是何天宫殿快乐无比？七宝殿堂弹琴鼓瑟，作倡伎乐共相娱乐昔所未闻。然此天女无有夫主，唯愿世尊解我狐疑。」尔时世尊告难陀曰：「汝自往彼问其情实？天女自当与汝说之。」难陀受教至彼天宫，以其情实问天女曰：「汝等天女自然受福，七宝殿堂五乐自娱，汝等夫主竟为所在？」天女报曰：「汝不知乎？阎浮利地迦维罗竭国，释迦文佛并父弟名曰难陀，命终之后当来生此处在天宫，彼人即我等夫主。」难陀闻之密自欢喜：「今所论者正是我也。」即还佛所具以此情白世尊言：「此诸宫殿玉女营从尽是我许。」佛告难陀：「快修梵行，如是不久当来至此受福自然。」是时，世尊以神足力，手接难陀将至地狱，路经铁围山表，见一猕猴瞎无一目。佛语难陀：「汝孙陀利如何如是瞎猕猴乎？」难陀白佛：「止止世尊勿复说此！岂当以此方之彼人？孙陀利者女中英妙，六十四术无事不闲。」尔时世尊告难陀曰：「瞎猕猴比孙陀利，复以孙陀利比诸天女，亿千万倍不以譬喻为比。」是时，世尊即接难陀将至地狱，示彼苦痛考掠撈笞酸毒难计，八大地狱汤煮罪人，一大地狱十六隔子围绕其狱，刀山剑树火车炉炭，烧炙炷煮苦痛难陈。有一大镬狱卒围遶，汤沸火炽不见罪人。难陀白佛：「不审，世尊！斯诸地狱皆有罪囚，斯是何镬不见罪人？」佛告难陀：「汝躬自往问彼狱卒，自当为汝说其本末。」是时，难陀受佛教诫，往问狱卒：「斯是何镬空无罪人？」狱卒报曰：「阎浮利地，真净王家儿得成道，并父弟甘露王儿，名曰难陀，为人放逸淫欲情多，自恃豪族轻忽万民，彼命终之后当来入此镬中，经历劫数乃得免脱。卿欲知者其事如是。」难陀闻已衣毛皆竖，形体战栗颜色变异，往趣世尊前白佛言：「唯然天师二界大护，今覩此变倍怀恐惧。」寻于佛前而说此偈：

「今舍天上位，    不造生死本，  
求离地狱苦，    愿说泥洹灭。」

尔时世尊渐与难陀说微妙法，安处无为令至道场。

青衣白盖覆，    御者御一轮，  
观彼末尘垢，    永便断缚者，

人多求自归，山川树木神，  
园观及神祠，望免苦患难。

人怀恐惧意迷不寤，值前祷祀不别真伪。昔月支国有王名恶少，王此天下莫不靡伏。母教勅王：「设卿有临死之难，慎莫左旋佛寺，当念右旋，慎莫违吾此教。」是时，恶少王大出兵众攻纯西城，手自执剑杀三亿人，不满四亿，规满五亿，后战不如，乘象奔走，顾见佛图忆母教诫，便回象右旋，敌国见之皆伏还国。王见贼退寻后追摄，即还坏贼擒获王身，便忆佛语：「自归佛者，为尊为上无有及者。设我不右旋者，岂能坏此贼乎？」是故说曰，人多求自归，山川树木神，园观及神祠，望免苦患难也。

此非自归上，亦非有吉利，  
如有自归者，不脱一切苦。  
若有自归佛，归法比丘僧，  
修习圣四谛，如慧之所见。  
苦因苦缘生，当越此苦本，  
贤圣八品道，灭尽甘露际。  
是为自归上，非不有吉利，  
如有自归者，得脱一切苦。

人之修道唯有信义，信根以全戒则不毁。诸有众生能自归此三宝者，无愿不成，为天人所供养，自致得道，亦复受永劫之福。人之无怙犹树之无根，若有所凭何事不果也。

观以观当观，不观亦当观，  
观而复重观，观而不复观。

所谓观者，苦习尽道真如四谛，彼执行人，以观苦习尽道真如四谛，观者现在以观过去当观未来，兴于尘劳皆由三世，坠堕生死不至于道，是故说曰，观以观当观也。不观亦当观者，所谓不观者，不见苦习尽道，如是当观深察分明，知为不见苦习尽道真如四谛，是故说曰，不观亦当观也。观而复重观者，信能分别苦习尽道，一一思惟究畅其义。观而不复观者，已观已知不复思惟，是故说曰，不观亦当观，观而复不观也。

观而复重观，分别彼性本，  
计昼以为夜，宝身坏不久。

观而复重观者，观有二种：一者财观，二者第一义观。夫财观者增益结使，第一义者尽有漏成无漏行，是故说曰，观而复重观也。分别彼性本者，或有人性造行不同，国界若干法教非一，圣人在中一一分别；或有意开寤者，或有意不开寤者，或有开寤不开寤者，众生受性寤有迟疾，是以圣人训之以道，懃加修行昼夜匪懈，是故说曰，分别彼性本也。计昼以为夜者，众生之类性行不同，或思善本，或不思善本，是谓计昼以为夜也。宝身坏不久者，世间财货世之常法，终日聚集要当消坏，善根财货者终不腐败，是故律本说曰：「当以不宝之身易宝身，不宝之财易宝财，不宝之命易宝命。」是故说曰，宝身坏不久也。

观而不重观，    虽见亦不见，  
如见而不见，    观而亦不见。

观而不重观者，彼修行人思惟妙观，道者观察知彼行人亦无妙观。得思惟定者有二种人：一人得观，一者不得观。复更有导师观察行人，颇有应于圣谛者不？遍思观之不应圣谛，是故说曰，观而不重观也。观而亦不见者，多有思惟修集道行，复观久远过去世事，或有达者，或有不达者，一一分别亦不错乱，是故说曰，观而亦不观也。

云何见不见？    何说见不见？  
因何见不见？    因为出何见。

云何见不见者，行人修法计有是常清净之法，所谓不见者，不见苦习尽道，是故说曰，云何见不见也。何说见不见者，行人唯见一缘，或缘色或缘色声香味，或有思惟或不思惟，是故说曰，何说见不见也。因何见不见者，犹如二人众行以具功德备悉，虽在生死不怀怯弱，意求断结亦无疑滞，一人意偏不达究竟，一者不见断诸有漏，一者不见在诸生死，是故说曰，因何见不见也。因为出何见者，由贤圣法自见出要义，所愿必克无所畏忌，是故说曰，因何出何见也。

犹若不观苦，    常当深自观，  
以解苦根源，    是谓明妙观。

犹若不观苦者，如彼学人不见苦空非身无我，亦不分别于诸行阴，便为堕落；自观身中污秽不净，从头至足无一可贪，我自我有色自我色，亦不分别色之本末，是故说曰，犹若不观苦，常当深自观也。以解苦根源，是谓明妙

观者，所解苦空无常非身之义，身之为患流溢万病，行人思惟意不乱错，深知病之根源，身寄于世四大合成，从无数劫以来不覩大明，斯由痴惑所缠裹故，我今以脱不造彼缘。是故说曰，以解苦根源，是谓明妙观也。

谁令凡夫人，    不覩众行本，  
因彼而观察，    去冥见大明。

谁令凡夫人，不覩众行本者，世间盲冥不覩大明谁之所造，众生游游不识正路，现有四大阴持入苦，愚者染着不信为患，兴诸邪见遂增尘劳；因彼行人而自观察，昼夜思惟断结为业，去冥见大明，大明之本无冥根是，不识佛不识法不识比丘僧，亦复不识真如四谛苦习尽道，不修境界清净之行，是故说曰，谁令凡夫人，不覩众行本也(观品第二十八竟)。

## ◎出曜经卷第二十四

### 出曜经卷第二十五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恶行品第二十九

诸恶莫作，    诸善奉行，    自净其意，  
是诸佛教。

诸恶莫作者，诸佛世尊教诫后人三乘道者，不以修恶而得至道，皆习于善自致道迹，是故说曰，诸恶莫作也。诸善奉行，彼修行人普修众善，唯自瓔珞具足众德，见恶则避恒修其善，所谓善者，止观妙药烧灭乱想。是故说曰，诸善奉行。自净其意者，心为行本招致罪根，百八重根难解之结缠裹其心，欲怒痴盛憍慢慳嫉种诸尘垢，有此病者则心不净，行人执志自练心意使不乱想，如是不息便成道根，是故说曰，自净其意也。是诸佛教者，如来演教禁戒不同，戒以检形义以摄心，佛出世间甚不可遇，犹如优昙钵花亿千万劫时时乃有；是故如来遗诫教化，圣圣相承以至今日，禁诫不可不修，惠施不可不行，吾所成佛王三千者，皆由禁诫惠施所致也。是故说曰，是诸佛教。

惠施获福报，    不藏恚怒怀，  
以善灭其恶，    欲怒痴无余。

昔日大目捷连同产弟，饶财多宝七珍具足，金银珍宝、车璩马瑙、真珠虎珀，库藏盈溢仆从奴婢不可称计。是时，目连往到弟家而告弟曰：「闻卿慳嫉不好惠施。佛常演说，夫人惠施获报无数。卿今施者得福无量。」弟闻兄教开藏惠施，更新立库藏欲受其报。未经旬日财宝竭尽，故藏悉空新藏无报，甚至懊恼向兄说曰：「前见告勅施获大报，不敢违教竭藏惠施，当来过去诸贫穷者靡不周遍；然财宝货尽旧藏空竭新藏无报，将无为兄所疑误乎？」目连告曰：「止止族姓子！莫陈此语。无使异学邪见之士闻此麤言。若使福德当有形者，虚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权且示汝微报，若欲见者随从我来。」尔时目连以神力，手接其弟至于六天。彼有宫殿七宝合成，前后浴池香风远布，库藏盈溢不可称计，玉女营从数千万众，纯女无男亦无夫主。弟白目连：「是何宫殿巍巍乃尔？不见有男，纯是女人。」目连告弟：「汝今往问，自当知之。」即往问之：「天女当知！我有所问愿见发遣。」天女问曰：「有何狐疑而欲见问？」其人报曰：「是何宫殿七宝合成，巍巍堂堂悬处虚空？谁有斯德于中受福？愿解我疑永无犹豫。」天女报曰：「汝不知乎？我等在此积有年岁，食福自然无复是过，欲知我夫主者，施在心怀今当与说。阎浮利内迦比国界释迦文佛神力弟子，名曰目连，彼有贤者弟大富长者，好惠施周穷济乏，彼命终之后当来生此，与我等作夫主，七宝宫殿及我等身惠施之报。」其人闻惠善心生焉，还至兄所具白其情。目连告曰：「云何族姓子？夫人惠施当有报耶？为无报耶？」弟怀惭愧头面忏悔，还至世间广施不倦。是故说曰，惠施获福报。不藏恚怒怀者，夫人怀毒藏匿在内，伺人之恶恼人之善，如斯之类不可与亲；如灰覆火，目虽不覩，蹈则烧脚，身无防备唐突禁戒，当时意勇不觉伤损。人之伤害自古有之，或先怀嫌，或卒兴怒，卒兴怒者犹尚可恕，先怀嫌者斯意难亲。所以然者？夫人阴谋必有伤克，群愚相逐遂致恶灾，外扬不密内共情通，共相称誉成恶朋友，事与愿违遂致丧没，家属财产斯皆入官，人所憎嫉恶闻其声。是故说曰，不藏恚怒怀也。以善灭其恶，欲怒痴无余者，所谓善者贤圣道品是也，乘此道品，犹四渎水断流而无所畏难，灭渡诸恶部使不复生，有灾吐毒欲怒痴生，拔三根栽种其三业，仰修道观进趣四道有何难受？是故说曰，以善灭其恶，欲怒痴无余也。

只行勿逐愚，    欲群当逐智，  
智者灭其恶，    如鹤择乳饮。



只行勿逐愚者，所谓只行者，在闲静之处意不分散，思惟善本系念在前，设欲同处当与善知识从事，莫与恶知识从事，是故说曰，只行勿逐愚也。欲群当逐智者，世多有人慕及上贤，追逐有智持戒精进辩才深邃，堪说道教不坏疲劳，是故说曰，欲群当逐智也。智者灭其恶者，智慧之人明古达今，出言所说必有所济，昼夜孜孜思惟道术，承受明智所吐言教，以善功德消灭众恶，是故说曰，智者灭其恶也。如鹤择乳饮者，如昔有人多捕群鹤孚乳滋长，展转相生其数无限，养鹤之法，以水和乳乃得食之，鹤之常法当食之时，鼻孔出气吹水两辟纯食其乳，鸟之顽鹵由能分别去水食乳。今之比丘能不尔乎？当选其善蠲除其恶，如彼鸟鹤深知好恶也。是故说曰，如鹤择乳饮也。

观世若干变，    知法起灭迹，  
贤圣不乐世，    愚者不处贤。

观世若干变者，所谓世者世有三品：一者器世，二者阴世，三者众生世。此三世者贮病之牢室，内外坚固非医所疗治，内者四百四病同时俱作，外者含毒之类，虻蛇百足蝮蝎虎狼所见噬螫，众变若干其事不同，水火盗贼怨讎之类窃来伤害。是故说曰，观世若干变也。知法起灭迹，知迹起灭其事有二：一者结迹，二者阴迹。能灭其事乃应无为，是故名曰，知法起灭迹。贤圣不乐世，愚者不处贤者，贤圣永灭诸恶不处群俗，鹤飞则高不乐丘冢，猩猩好净不处厕溷，贤圣之人亦复如是，不处群俗与共同光；愚者好恶不处贤众。是故说曰，贤圣不乐世，愚者不处贤也。

解知念待味，    思惟休息义，  
无热无饥想，    当服于法味。

解知念待味者，经历无数生死已来，未曾得此念待之味，世多甘美殊胜之味，昔蔗糖葡萄如此之比不可称数，昼夜享之无有厌足；然不从此得至无为，念待味者未曾经口，设当一遇永无饥渴，其余味者展转生死坠堕三涂，欲求出期实为难矣。是故说曰，解知念待味也。思惟休息义者，彼修行人专精一己思惟禅定，心所念法终不错乱，从初至竟不识其绪，是故说曰，思惟休息义也。无热无饥想者，贪欲是热、瞋恚是热、愚痴是热、饥渴是热，能断此饥渴热者，其事甚难；正使饮此四大海水欲消其渴者，未始见也。欲除其渴永使不生，唯有八解澄净之味，乃得消此众渴之本。是故说曰，无热无渴想。当服于法味者，所谓法味，众施法施胜，众味法味胜，得此味者法身不

离苦本，断诸世俗饥渴之患，人欲修学求其解脱，不得甘露至要之味者，安坐无为？不自殷懃欲求得道迹者甚为难矣。是故说曰，当服于法味也。

人不损其心，    亦不毁其意，  
以善永灭恶，    不忧堕恶道。

人不损其心，亦不毁其意者，人初立行先习善法，初意犹豫乍信乍不信，其意勇者闻辄信解，意狐疑者不达于法，此人必当经历生死，亿佛超过不蒙得度。设损其心不毁其意，欲得至道取之甚易。人欲修学专意乃获，如匹夫闻彼有法，中路多难无由经过，一意念彼形意以达。何以故知？如彼得通之人，心念形以随，是故说曰，人不损其心，亦不毁其意也。以善永灭恶，不忧堕恶道者，夫人习行敦崇道业，世俗见根而现在前，虽有善根，斯是世俗有漏之行，不兴想着求于上及，斯人终不忧堕恶趣。是故说曰，以善永灭恶，不忧堕恶道也。

人欲练其神，    要当数修琢，  
智者易雕饰，    乃名世之雄，  
能亲近彼者，    安隐无忧恼。

人欲练其神，要当数修琢者，旧学之人外虚内实，或有潜隐山藪，或有佯狂游世，行虽不同所济等一，此不取形器，此纯练精神定意不错，行人权现千转百化，要设方便导引众生至百练室；所谓室者，泥洹虚寂无为城是。是故说曰，人欲练其神，要当数雕琢也。智者易雕饰，乃名世之雄者，捷疾利根之人出言成律，必欲所度得四辩才，义辩法辩辞辩应辩，义辩法辩者此二摄内法，辞辩应辩者此二摄外法。是故说曰，智者易雕饰，乃名世之雄也。能亲近彼者，安隐无忧恼者，人执威仪进止去来周旋往返，皆执威仪不失其节，犹如众花竞敷香气远布；履行之人亦复如是，戒闻施德诸总持门定意不散者，能亲近此无所违失，便能成就无漏圣行。是故说曰，能亲近彼者，安隐无忧恼。

永息无过者，    柔和不卒暴，  
吹弃诸恶法，    如风落其叶。

永息无过者，柔和不卒暴者，诸根具足无所流溢，所说专正言不卒暴，威仪礼节无所漏失，如斯之人，无有侔匹亦无过者，是故说曰，永息无过者，柔和不卒暴也。吹弃诸恶法，如风去其叶者，行人执意铿然不动，执信坚固毫

厘不犯，去诸恶法日进其善，昼夜按饰不令有尘，如铁生垢莹治乃明，人心重垢须慧乃照，是故说曰：吹弃诸恶法，如风去其叶也。

无故畏彼人，    谤毁清净者，  
寻恶获其力，    烟云风所吹。

无故畏彼人，谤毁清净者，人之修学除秽为上，行人除垢唯修清净，功德充满何惧不达，心无慳嫉者，崇其道根豁然自寤，斯由通达了深要故。清净之人无有结使，愚者谤毁谓为不净，谤毁圣者受无择罪。斯由福报积行所致。是故说曰，无故畏彼人，谤毁清净者也。寻恶获其力，烟云风所吹者，世人执迷以恶为妙，由是殃祸渐入泰山，造地狱饿鬼杂畜生之罪，是故说曰，寻恶获其力，烟云风所吹也。

人之为行，    各各自知，    善之为善，  
恶之为恶。

人之为行，各各自知者，人之修行志趣若干，恶者自知恶、善者自知善，虽为善恶不自知者受报一倍，善者受福无穷，恶者受罪一倍，净者受净行，不净者受不净行；临终之时善恶然别，若神来迎，见宫殿屋舍园观浴池神不错乱，衣被服饰自然着体，天女围遶共相娱乐，还自见光所照无碍。积恶之人临死之日神识倒错，但见大火剑戟，见蹲鸱野狐罗刹妖魅虎狼恶兽，复见刀山剑树荆棘坑坎恶鬼围遶。是故说曰，善之为善，恶之为恶也。

人之为恶，    后自受报，    已不为恶，  
后无所忧。

人之为恶，后自受报者，夫人为恶自招祸患，非有父母兄弟宗族代受其罪；自不为恶后不受报，如此之人，生则遇圣当受其福，非父母兄弟代获其庆，意自清洁不累于人，自行清净自受其报。是故说曰，人之为恶，后自受报，已不为恶，后无所忧也。

达己净不净，    何虑他人净？  
愚者不自练，    如铁钻纯钢。

达己净不净，何虑他人净者，己自清净亦能使彼行清净，己行不均焉能使彼得清净行？是故说曰，达己净不净，何虑他人净也。愚者不自练，如铁钻纯

钢者，愚人所习终日不穷，一日所造坠堕永劫，虽遇贤圣不蒙济度，犹铁钻纯钢功至不可获。是故说曰，愚者不自练，如铁钻纯钢也。

若眼见非邪，    黠人求方便，  
智者善寿世，    亦不为众恶。

若眼见非邪者，夫人习行专精为恶，若眼见色不起眼识，若好若丑意悉平等，设见好色不兴染着，设见恶色亦不怀戚，是故说曰，若眼见非邪。黠人求方便者，见彼眼色知为非真，为磨灭法迁转不住，生者有尽常者亦灭，愚者翫习智者所嗤，是故说曰，黠人求方便也。智者善寿世，亦不为众恶者，智人所施教权化非一，防恶于无形，养福于自然，执行不累于世，言教不损于形质；在世周旋，未几彼寿，见短如有耻，见长不自称，在世讫其寿，终不为恶行。是故说曰，智者善寿世，不为众恶也。

商人在路惧，    伴少而货多，  
经过险难处，    然有折轴忧。

商人在路惧，伴少而货多者，昔有众贾商人冒涉途路，经过旷野险难之中，路多盗贼无由自免，所赍财宝无有资粮，同伴行人无有器仗用自防备，行人既少财宝极多，心怀恐惧神识炽然。有一黠者告其同伴：「勿生恐惧，吾当设计得免此难。」众人意正便得无他。是故说曰，商人在路惧，伴少而货多也。经过险难处，然有折轴忧者，道路险难不遇良伴，舍其大道随其细径，不达所至中遇车坏，前伴不顾后伴共相捐弃。是以世尊借此为喻，欲使后生深识罪福，受化者无毫厘之碍，演教者不捐其功。是故说曰，经过险难处，然有折轴忧。

有身无疮痛，    不为毒所害，  
毒无奈疮何，    无恶无所造。

犹如调达在罗阅城，兴谋害心，后事彰露举国闻知，时王阿阁世语调达曰：「汝宜出国，不须住此，十六大国莫不闻知。云何此有调达造作众恶，起伤害心向于如来？」调达闻已内怀忧戚，心不自宁便还本国，宿怨不尽为慧结所缠，唐突菩萨宫内，语瞿夷曰：「我今取汝拜为第一夫人，不审圣女为可尔不？」瞿夷闻之语调达曰：「前汝右手吾欲把之。」调达寻舒手使把，扼腕骨碎五指血出，当时迷闷良久乃稣。瞿夷语曰：「除悉达力，更无有人出我上者，设当与汝相把持者，身体碎烂剧于尘雾，犹如力人指坏千树，随意

碎之有何难乎？」是时调达，转进入宫殿坐菩萨床，宫人见之悉共嫌恨，即前竞捉掷于床下，即伤左臑不堪行来，家人辇舆还归本舍。诸释皆嫌皆来告语：「汝今调达宜可改更向佛忏悔。」调达闻之私设巧诈，密作铁爪害毒涂之，外形柔和内怀瞋恚。尔时调达忆佛所说：「瞿昙沙门恒陈此言：『有身无疮痍，不为毒所害，毒无奈疮何，无恶无所造。』我今当往佯如忏悔，以爪搥坏其脚，毒气流溢自当取死。」诸人辇舆往诣世尊，去世尊三七仞，语左右人：「下我在地，吾欲步往。」寻下在地。寻时地中勇火沸出，缠裹其身将入地狱。是故说曰，有身无疮痍，不为毒所害，毒无奈疮何也。

多有行众恶，    必为身作累，  
施善布恩德，    此事甚为难。

多有行众恶，必为身作累者，世多有人布恶自侵不合圣谛，屠割鱼猎养猪畜鸡，张施悬弜以捕群鹿，为贼杀贼缚就狱卒，真陀罗种弦索飞纶，如是恶行众生不可称说，如斯之类必为身作患，死入地狱受痛难量，是故说曰，多有行众恶，必为身作累也。施善布恩德，此事甚为难者，人能自察前世后世善恶报应，广施周穷，侵肌之贷，以施于人，此事甚难。是故说曰，施善布恩德，此事甚为难也。

善哉修善者，    善哉为甚恶，  
恶恶自为易，    恶人为善难。

善哉修善者，善人修善行应自然，为恶之徒不可亲近，为善之人诸佛卫护，诸天世人所可爱敬，所至之方终不离善知识，是故说曰，善哉修善者。善哉为甚恶者，人之为恶日增无损，犹如蔓草不种自滋，正使铲其地净故处，犹生不息，是故说曰，善哉为甚恶也。恶恶自为易，恶人为善难者，犹如真陀罗种，恒担死人捐弃冢间，心恒喜欢无所畏忌，心倍欢喜以自娱乐；犹若典狱之人守护桎械，昼夜行恶自谓为尊。贤圣之人观此众变以为大患，应死之人将诣都市，举足下足以近死地，三界酸楚何可贪慕？是故说曰，恶恶自为易，恶人为善难也。

愚者自谓正，    犹恶未成熟，  
恶以成熟满，    诸苦亦复熟。

愚者自谓正，犹恶未成熟者，愚人自念所行专正，余者所作皆为非法，见行善者共憎嫉之，罪根以具痴心纯熟，然后乃知我所作非。今我造恶非父母

为，亦非兄弟宗亲所造，分受其罪悔无所及，非天非鬼非沙门梵志之所造，我今自知罪之根本，上不怨天下不尤地，甘心受罪知复奈何。是故说曰，愚者自谓正，犹恶未成熟也。恶以成熟满，诸苦亦复受者，积罪之人入狱受报，十三种焰缠裹其身，死而复稣求死不得，要偿故罪以尽无余，然后乃出；若在畜生，愚痴所蔽不识真道，领肿脊坏穿鼻羈头枷锁手脚；若生饿鬼，昼夜饥渴腹若泰山咽细若针，身长四十里，一寸千隔；若在人中，贫贱困悴衣不盖形食不充口。是故说曰，恶以成熟满，诸苦亦复熟也。

贤者见于恶，    不为恶所熟，  
如恶以不熟，    恶者观其恶。

贤者见于恶，不为恶所熟者，彼执行人见其行恶随时诤谏，此非妙行轮转生死求出甚难，于三恶道造罪根本，是故说曰，贤者见于恶，不为恶所熟也。如恶以不熟，恶者观其恶者，如人作恶后寻怀悔：「咄我所作，将非其宜，人之所嫉，我今习之，将非是我执意误乎？自今改悔，观恶秽污。」是故说曰，如恶以不熟，恶者观其恶也。

贤者观其恶，    乃至贤不熟，  
设以贤熟者，    贤贤自相观。

贤者观其恶，乃至贤不熟者，贤人守戒众德具足，多闻辩慧言无缺漏，出言柔和常行真诚，行四等心慈愍一切，见小过隙便怀恐惧，况当造无择之罪？是故说曰，贤者观其恶，乃至贤不熟也。设以贤熟者，贤贤自相观者，贤者自察自观性行：「我今所致供养者，皆由前身积学所致，宿不种福布恩施德，今日何缘得此福报？今不谨慎重行其德者，后更受形无福可凭，复当流浪经历生死，方便积行久乃成就，其间艰难非度所知非算所筹，过佛恒沙不覩不闻，由行自坠至今不度。」是故说曰，设以贤熟者，贤贤自相观也。

人虽为恶行，    亦不数数作，  
于彼意不乐，    知恶之为苦。

人虽为恶行，亦不数数作者，人为恶行当自改更，备受三涂八难之苦，于中求出亦甚难得。是故智者，制以禁法防以未然，设受其报犹轻，若在地狱汤冷水微受苦无几，斯由悔过知罪根本；若作畜生负担不重，食以随时不加苦痛；若为饿鬼，鬼有四种，生作豪尊饿鬼，衣食自然；若处人间，豪富大族无所渴乏；若生于天，微福之报，食以覆口自耻福少。是故说曰，人虽为恶

行，亦不数数作也。于彼意不乐，知恶之为苦者，学人见恶意不愿乐，自摄其意不使分散，罪虽微细报如泰山，猛火虽小焚烧山野，是以智者常当防虑，知恶根源众苦之首。是故说曰，于彼意不乐，知恶之为苦也。

人能作其福，    亦当数数造，  
于彼意愿乐，    善受其福报。

人能作其福，亦当数数造者，人生一世所以致贫穷者，皆由前身慳结所误。是以圣人触类所说，先以施惠为首，虽复贫穷，要当少多减损以补曩愆，虽无财货当自役己出力作使，修补神祠佐助众事，不使日夜阙其福业，弹指之顷念善亦是，况复躬自行功德乎？是故说曰，人能作其福，亦当数数造也。于彼意愿乐，善受其福报者，人之修福多所润及，见行善者代其欢喜，辄自出财劝助为福，见身获佑善名流布，见者心欢靡不致敬，生辄遇圣不堕八无闲处，是故说曰，于彼意愿乐，善受其福报。

先当制善心，    摄持恶根本，  
由是兴福业，    心由乐于恶。

先当制善心，摄持恶根本者，善心具足勿令分散，执意在前如擎油钵，战战兢兢如避劫烧，当以无常苦空非身，除心秽垢沐浴使净，是故说曰，当先制善心，摄持恶根本也。由是兴福业，心由乐于恶者，人不行善作后世资粮者，命终烧身之患，日夜为恶不能自改，是故说曰，由是兴福业，心由乐于恶也。

为恶虽复少，    后世受苦深，  
当获无边报，    如毒在心腹。

为恶虽复少，后世受苦深者，人意不固所行无记，少多为罪或觉不觉，要当受报不免其对，无惭无愧不求出要求度世道，是故说曰，为恶虽复少，后世受苦深也。当获无边报，如毒在心腹者，少多有隙尘垢染意，便当受于无边之罪，或触娆人使兴恶行，由是自致堕无边罪，或离别眷属鬪乱家室，如此之苦众恼无数。是故说曰，当获无边报，如毒在心腹也。

为福虽少，    后受大福，    当获大报，  
如种获实。

为福虽少，后受大福者，人之为福唯存在心，不在财物有多有少，设施物多内心恻惜，后获其福亦不足言；施物虽少心意普等，广及一切不自为己，后获其福不可称限。是故说曰，为福虽少，后受大福也。当获大报，如种获实者，后受天人自然之福，颜色从容，恒处中国不在边境，言从语用不伤人意，饶财多宝不怀憎嫉，在家修德宗族和穆，设当出家捐弃恩爱，剃除须发着三法衣，苦形学道除荣冀心，越次取证尽其有漏成无漏行，众德普备功福具满，犹如田夫多种获报，仓库盈满意志欢喜，内自庆贺功不唐举。是故说曰，当获大报，如种获实也。

无过而强轻，      无恚而强侵，  
当于十品处，      便当趣于彼。

无过而强轻，无恚而强侵者，如彼有人无有恚嫉憍慢之心，然愚騃之人，兴意向彼起谋害心，诸佛世尊慈愍一切，见有哀苦拔济其难，兴念生类如母爱子。是故说曰，无过而强轻，无恚而强侵也。当于十品处，便当趣于彼者，所谓十品者，一名无救，二名焰，三名大焰，四名黑绳，五名啼哭，六名大啼哭，七名等害，八名等命，九者畜生，十者饿鬼。其有众生恶心炽盛，寿终之后不离此十处。是故说曰，当于十品处，便当趣于彼也。

痛痒语麤犷，      此形必坏败，  
众病所酷切，      心乱而不定，  
宗族别离散，      财货费耗尽，  
王者所劫略，      所愿不从意，  
或复无数变，      为火所焚烧，  
身坏无智慧，      亦趣于十品。

此上诸偈，尽是如来神口所说，调达愚教阿阇世酒饮暴象醉向如来。是时，世尊寻向彼象而说斯偈。

作恶勿言无，      久作言无罪，  
屏猥言无罪，      斯皆有证验。

夫人作恶事有轻重，意盛不舍不能去离不求出要，藏隐自匿，亦复不能向人陈说；是以世尊教诲后人，新作旧造下至屏猥之处，善恶冥报不可藏匿。是故说曰，作恶勿言无，久作言无罪也。屏猥言无罪，斯皆有证验者，人欲设



意在屏猥处造诸罪根，当时虽可免萌类谤，然复不免后世报对。是故说曰，屏猥言无罪，斯皆有证验也。

作恶言有忧，    久作亦言忧，  
屏猥亦言忧，    彼报亦有忧。

人之造恶初意赫炽不自觉知，当时心勇谓为应尔。尔时世尊便引其喻，如日初没之际，山川树影皆各垂阴遂至于冥，今此群惑之徒执迷亦尔，造身口行不善之本，临终之日诸恶重阴，各各自随渐渐将至冥室受报。是故说曰，作恶言有忧，久作亦言忧，屏猥亦言忧，彼报亦有忧也。

此忧彼亦忧，    恶行二俱忧，  
彼忧彼受报，    见行乃知审。

所谓此忧者今现世忧，所谓彼忧者后世之忧，所谓此忧，不死不命终，所谓彼忧者已死已命终，是故说曰，此忧彼亦忧也。恶行二俱忧者，彼忧彼受报，见行乃知审。

此喜彼亦喜，    福行二俱喜，  
彼喜彼受报，    见行自清静。

昔琉璃王兴兵，攻伐迦维罗竭国，摧破人民擒获七千，圣人见道迹者悉埋其足，使暴象蹋踏杀之。略说其义。佛告比丘：「拘萨罗王现无反复，违圣叛真，兴无择罪，斯等之类却后七日自当受报。拘萨罗国，王种当绝，无复继嗣，无择地狱火焰当出，缠裹王身及诸侍从，悉入无择地狱之中。」琉璃闻之即日严驾四种之兵，宫人嫖女出城避灾，寻诣恒水张帆乘船谓为免难。时，阿鼻地狱火焰来接及诸群众，翼从多少悉入地狱无得脱者。琉璃王先未避灾之时，来至舍卫城内，遥闻作倡伎乐歌舞戏笑五乐自娱，王问左右：「斯是谁家戏笑之声乃彻于此？」诸臣白曰：「此是祇头太子家中音乐之声。」王寻遣信速唤使来。「我今征伐与贼战鬪忧虑国事，祇头今日方更欢乐，以五乐自娱，设我战鬪不如贼者，此人必望得王尊位。」祇头太子闻王召唤，寻出奉迎。王告太子：「吾与贼战心忧万国，汝今方更五乐自娱。」即拔利剑斩而舍去。祇头舍身即生天上，内宫妓女五乐自娱不觉失主，天上嫖女前后围遶，亦复作倡伎乐共相娱乐。尔时世尊以天眼，观见祇头王子二处受福，在大众中而说斯偈：

「此喜彼亦喜，    福行二俱喜，  
    彼喜彼受报，    见行自清静。」

尔时世尊，复与琉璃王而说斯偈：

「此煮彼亦煮，    罪行二俱煮，  
    彼煮彼受罪，    见行自有验。」

尔时世尊，以天眼观见琉璃王处在地狱，拷掠榜笞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说斯偈：

「作福不作恶，    皆由宿行法，  
    终不畏死径，    如船截流渡。」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觉时，为菩萨身，号曰一切施，为婆罗门故，自缚诣阙。敌国王曰：「汝今畏吾？」尔时一切施而说斯偈：

「作福不作恶，    皆由宿行法，  
    终不畏死径，    如船截流渡。」

昔有噉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以为厨宰，邻国征伐得九十九王，二十一人以为常则，九十九王白罗刹王曰：「邻国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修菩萨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设能擒获彼者，我等甘心受死万无一恨。」尔时罗刹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园观浴池游戏。有一梵志，辞家外学，夫梵志之法，临辞去时白父母言：「我今离家追伴学问，计还之日且未有期，设财货穷乏从王举贷我还当偿。」其人学问以得成就，来至家中，但见空屋不见人众，即问邻比：「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为所在？」邻比报曰：「汝学之后举王财贿无以当偿，为王所系今在牢狱，欲往看者宜知是时。」其人自念：「家穷事狭无有财宝，设我诣狱亲覲父母，复当拘执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窃行求索，毕偿官物乃得出身耳。」其人复念：「邻国有王号善宿，修行道德施心不绝，当往至彼至诚告情，必不见违，足偿王物。」寻往至彼随王乞索。王言：「大佳！当相供给，须吾沐浴乞当惠施，小停勿忧不负言信。」王诣浴池为鬼兵所擒，王寻还顾悲戚涕零，鬼王问曰：「我等闻王仁和博爱靡不周济，虽遭厄困何为悲戚？」王报鬼曰：「我生惠施未曾有悔，向有梵志在外乞索，许而未与，是以忧戚耳。」鬼王白王：「王守诚信由来不改，如今放王施乞时还。」乃知王心不

失诚信，王得还宫开藏惠施恣彼人意，寻还就信诣鬼王所。鬼王告曰：「汝不畏吾乎？何为受死而来？」尔时善宿大王向彼鬼王，而说斯偈：

「作福不作恶， 皆由宿行法，  
终不畏死径， 如船截流渡。」

鬼王闻之内怀惭愧，改心易行思修善本，即告善宿王曰：「今闻所说人中难有，今放九十九王。我舍此位，愿王统领以法治化，我领鬼众还归本居住，若俱健者自当数覲。」即共离别各还所在。万民称庆国界清泰，共行十善不修恶业，善宿积行不息，后得成佛于树王下，复说斯偈：

「作福不作恶， 皆由宿行法，  
终不畏死径， 如船截流渡。」

(恶行品第二十九竟)

## 出曜经卷第二十五

## 出曜经卷第二十六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雨/只]要品第三十

夜光照于冥， 至日未出间，  
日光布大明， 夜光便黯[黑\*炎]。

观此义已如来引喻，欲使后生明达其事，犹若夜光之虫处在幽冥，布其光明远有所照，谓为已明无有及者，值日天子放百千光明升于东方，尔时无复有夜光虫明，颜色黯[黑\*炎]像如纯墨，是故说曰，夜光照于冥，至日未出间，日光布大明，夜光便黯[黑\*炎]也。

察者布光明， 如来未出顷，  
佛出放大明， 无察无声问。

外道梵志所行不同，或有察而知者，或有入定而知者，或有闻教而寤者，此三种人在世跨行各自谓尊。所以然者？盖由如来未现于世。设如来降神于世，放大光明流教布化，尔时外道梵志自然消歇，其道不行无复威神。是故说曰，夜光照于冥，至日未出间，日光有大明，夜光便黯[黑\*炎]也。

不牢起牢想，    牢起不牢想，  
彼不至于牢，    由起邪见故。

不牢起牢想者，此众生类恋慕生死，若自生念人处世间，乐着五欲以自娱乐者乃为牢固，是故说曰：不牢起牢想也。牢起不牢想者，邪见之人执意来久，共相指授乃兴此论，窃闻佛家称说泥洹，无生无灭无起灭想，亦复无有歌叹喜舞宗亲五族，行来进止园观浴池，都无此者有何牢固？佛言不尔。斯等颠倒邪心不灭，牢而固者莫过泥洹，反更毁眚以为不牢。是故说曰，牢起不牢想也。彼不至于牢，由起邪见故者，灭尽泥洹无有众患，澄然无为凝神不动，亦不变易，愚者不解以为非真，是故说曰，彼不至于牢，由起邪见故也。

牢而知牢者，    不牢知不牢，  
彼人求于牢，    正治以为本。

若有众生解灭尽泥洹无生无灭，亦不欺诈诳惑于世。诸佛世尊永息之室，其有众生入此室者，宠位至不以增欢，毁辱逼不以加戚，与倒见异其辞、邪部殊其趣，冥然太虚永息不起，智者之所慕，非愚之所习。欲至彼室者，要涉八正之径路，求度十二之洪崖，以渡生死之峻岸，安神无为之澹然，顾眄悠悠之楚酷，苦哉愚惑之滋甚，是故说曰，牢而知牢者，不牢知不牢，彼人求于牢，正治以为本也。

愚意以为牢，    反被九结缚，  
如鸟投罗网，    斯由爱深固。

愚意以为牢者，夫人在世意愚难革，或言阴聚为牢，或言结本为牢，于中兴想不别真伪，虽复出家学道反习邪行，是故说曰，愚意以为牢也。反被九结缚者，人之修道要当舍家，遇恶知识指授邪径，舍故结缚反被九结，如蛾投火不顾后虑，斯由爱深固，是故说曰，反被九结缚，如鸟投罗网，斯由爱深固也。

诸有怀狐疑，    今世及后世，  
禅定尽能灭，    无恼修梵行。

诸有怀狐疑者，彼修行人，思惟恶露不净之想，除去狐疑憎嫉之心，闻则得信不重思惟，是故说曰，诸有怀狐疑也。今世及后世者，今者现身后者后身，今者现世后者后世，于中不兴犹豫生狐疑者，乃应定意。是故说曰，今世及后世也。禅定尽能灭者，入定之人心意坚固，尽能消灭不兴想着，是故说曰，禅定尽能灭也。无恼修梵行者，不为结使所烦恼，执意清净常如一心，所修德本超越人上，是故说曰，无恼修梵行。

无尘离于尘，    能持此服者，  
无御无所至，    此不应法服。

人之修道常怀染污，淫怒痴垢不去于心，虽披袈裟不去三毒，此则不至于道，是故说曰，无尘离于尘也。能持此服者，唯有贤圣之人防塞众恶，能服此真法之服，无有此者则不应服，是故说曰，能持此服者，无御无所至，此不应法服。

若能除垢秽，    修戒等慧定，  
彼应思惟业，    此应服袈裟。

若能除垢秽，修戒等慧定者，人之修学除秽为本，三毒结使永尽无余，虽得罗汉不入定意，无记对至乃知谬误，修戒除垢秽不失其道心，是故说曰，若能除垢秽，修戒等慧定也。彼应思惟业，应此服袈裟者，入定之人必有所益，心有所念无事不果，诸天世人魔及魔天释梵四天王，靡不宗奉而承事者，是故说曰，彼应思惟业，应此服袈裟。

不以柔和言，    名称有所至，  
人有善颜色，    乃怀巧伪心。

不以柔和言，名称有所至者，世多有人与人言谈，内怀奸宄外如现愚，是故说曰，不以柔和言，名称有所至也。人有善颜色，乃怀巧伪心者，往昔波斯匿王园观游戏，见二梵志苦形学道，仰事日月祭祀水火。王见此人学道志苦，寻往佛所白世尊言：「向行游观见二梵志，苦形学道至为难以亦无俦匹。」佛告王曰：「人之修德持戒完具欲得知者，要当同止观察威仪寻省来语，然后乃知有戒无戒。」王闻斯语内怀惭愧，即从坐起头面礼足辞退而

去，还至宫殿告语傍臣：「汝速诣彼唤二梵志在我后园，吾观察之，审有苦行求于道德？为虚称诈逸行不合已？」臣受其教即唤在园，王自楼上遥观其行，知彼巧伪诈称为道，重怀惭愧思心自悔，信心隆盛贪乐佛道，即令国界人民之类：「其有供奉外学异道者，皆受诛戮不得从容。」王至佛所头面礼足，悔本不及，自今以往，四事供养恭敬三宝，尽其形寿不违此誓。是故说曰，人有善颜色，乃怀巧伪心也。

有能断是者，    永拔其根本，  
智者除诸秽，    乃名为善色。

有能断是者，永拔其根本者，世人多怀奸宄之心，虽披法服内行不真，能断此者乃应道门，是故说曰，有能断此者，永拔其根本。智者除诸秽，乃名为善色者，智人习法要应为道，非法不行学者所贵，颜色怡耀众人敬仰，是故说曰，智者除其秽，乃名为善色也。

不以色从容，    鬻覩知人意，  
世多违行人，    游荡在世界，  
如彼虚伪鍤，    其中纯有铜，  
独游无畏忌，    内秽外不净。

不以色从容，鬻覩知人意者，世多有人颜色从容，与人言谈辞义辩美，然内心虚伪心口相违，虽名为人性行不均，外如贤士内怀毒行，虽暂相见贤愚不别，犹夜覩火遥见光明，若当往捉便烧其手，此亦如是，虽有颜色内怀炽焰，是故说曰，不以色从容，鬻覩知人意也。世多违行人，游荡在世界者，当来愚人巧诈滋繁，渐渐遂至谤贤毁圣，奸宄万端幻惑世人，与人言谈颜色不正，出言成章辩聪无碍，堪在大众为无轨事，众人覩者莫不拭目，是故说曰，世多违行人，游荡在世界也。如彼虚伪鍤，其中纯有铜者，巧诈之人多诸方略，以烟熏铜色胜真金，诳惑世人贪取财货，是以如来引此为喻，如彼虚伪鍤获世重利；奸宄之人亦复如是，甘言美辞诱进檀越，获致供养四事不乏，衣被饮食床褥卧具病瘦医药，虽获其供养，后当偿之，报受洋铜，经历苦恼罪积未毕，是故说曰，如彼虚伪鍤，其心纯有铜也。独游无畏忌，内秽外不净者，如彼奸宄之人，多将翼从人间游处，众人见者莫不兴敬，如贼暴虐多坏村落，然后乃知非是真人也。是故说曰，独游无畏忌，内秽外不净也。

贪饕不自节，      三转随时行，  
如圈被养猪，      数数受胞胎。

贪饕不自节，三转随时行者，如彼愚惑之人，为人标首受人供养，自养其形身体肥盛不能转侧，檀越施主随时礼覲，愚人佯坐入定思惟，由是自致得大供养。是以世尊假以为譬，如被养猪卧食不动，不知久久当受屠割，舍身受身无有休已。是故说曰，贪饕不自节，三转随时行，如圈被养猪，数数受胞胎也。

人能专其意，      于食知止足，  
趣欲支其形，      养寿守其道。

昔佛与波斯匿王而说此偈，波斯匿王宿殖德本福响自应，于后园中，自然生甘蔗之树，流出甘浆昼夜不绝，于彼园中自然生一株粳米，垂穗数百取之无尽。王受其福食之无厌，身体肥重喘息苦极不能转侧。时往佛所，低身揖让在一面坐。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人能专其意，      于食知止足，  
趣欲支其形，      养寿守其道。」

王闻斯语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从坐起辞佛还宫，即勅厨宰作食之人：「设汝擎食在吾前者，先说斯偈尔乃得食。」自是以始常以为法，王转减食身体轻便，进止行来无所患苦。

观净而自修，      诸根不具足，  
于食无厌足，      斯等凡品行，  
转增于欲意，      如屋坏穿漏。

观净而自修，诸根不具足者，初履行人意不坚固，内自思念发毛爪齿，爱着清净兴着欲想，增益瞋恚愚痴滋长，不摄诸情根门不定，放逸自恣遂失道明，由火赫炽复益酥油，深明此理，岂是灭火之兆乎？夫欲息淫怒痴火永不生者，当兴恶露不净之想，是故说曰，观净而自修，诸根不具足也。于食无厌足，斯等凡品行，彼修行人乞求无厌，得而藏囊慳心不舍，若后命终受凡品行，是故说曰，于食无厌足，斯等凡品行也。转增于欲意，如屋坏穿漏者，行人执愚不修善根，欲意炽盛不自改更，当复经历生死之难，犹若盖屋

覆治不牢，天雨则漏浇澆衣服净者使污，人情如是，意不坚固漏淫怒痴，是故说曰，转增于欲意，如屋坏穿漏。

当观不净行，    诸根无缺漏，  
于食知止足，    有信执精进，  
不恣于欲意，    如风吹泰山。

当观不净行，诸根不缺漏者，行人御意不暇食息，观察此身漏出不净一一分别，料简身中三十六物秽污不净，从头至足无一可贪，收摄诸根不使漏失，是故说曰，当观不净行，诸根无缺漏也。于食知止足，有信执精进者，行人执意得无漏信，多食瞪瞢不容入定；信心勇炽堪行精进，超群独迈寻受其证。是故说曰，于食知止足，有信执精进也。不恣于欲意，如风吹泰山者，行人用意众想不乱，欲为祸根主生灾患，见身神慌不受慧明，死则对至烧身之痛，料别此理悉为苦患；制意不兴色声香味细滑之法，外御六尘内摄六情，内外清净不漏欲意，犹若泰山安峙坚固，不为飘风之所吹动，心如金刚不可沮坏，是故说曰，不恣于欲意，如风吹泰山也。

空闲甚可乐，    然人不乐彼，  
无欲常居之，    非欲之所处。

空闲甚可乐者，所以圣人论此语者，欲使行人速获其法，闲静之中意得专一，思惟计较不移时节，意念向应如人呼声，是故说曰，空闲甚可乐也。然人不乐彼者，如此之徒皆是凡夫，意着爱欲不能舍离，意着女色以为实用，一旦亡没乃知非真，是故说曰，然人不乐彼也。无欲常居之者，所以言圣人者，无淫怒痴诸结缚着豁然除尽，净如天金亦无微翳，若在人村周游教化，到时持钵福度众生，随施多少祝愿施主，檀越施主值闻声者，则闻道教贯彻心怀；设值辟支佛者，飞钵空虚作十八变，形虽在众心存旷野，是故说曰，无欲常居之也。非欲之所处者，着欲之人心意有在，犹人堕罪闭在牢狱，官不决断遂经年岁，望欲求出良难得矣。淫泆之人亦复如是，痴心所裹闭在欲狱，不遭无漏圣叡之药，欲得免济甚复难克也。是故说曰，非欲之所处也。

在村闲静，    高岸平地，    应真所过，  
莫不蒙佑。



真人所居必有善应，地主四王常来拥护，所居之方不被灾患，福能抑恶众害不生，由圣居中威神所致。是故说曰，在村闲静，高岸平地，应真所过，莫不蒙佑也。

难移难可动，    如彼重雪山，  
非贤则不现，    犹夜射冥室。

贤圣之人心不可移动，意欲所规必克不难，犹若众山竞出好药，随意取之分别毒害，是故智者说众德具足，是故说曰，难移难可动，如彼重雪山也。非贤则不现，犹夜射冥室者，不以善知识，不亲近善知识，闻恶不出其本，闻善不叹其德，犹若冥室之中闇射其矢，是故说曰，非贤则不现，犹夜射冥室也。

贤者有千数，    智叡在丛林，  
义理极深邃，    智者所分别。

贤者有千数，智叡在丛林者，所谓贤者有所分别，闻一句义畅演无数辩才之法，思惟分别皆由观练，是故说曰，贤者有千数，叡智在丛林也。义理极深邃，智者所分别者，分别诸法不失次第，义理深邃究畅其法，知所从生知所从灭，分别义理一一不失，是故说曰，义理极深邃，智者所分别。

多有众生类，    非射而不值，  
今观此义理，    无戒人所耻。

多有众生类，非射而不值者，所谓值者，所修非法之人是也，是故说曰，多有众生类，非射而不值也。今观此义理，无戒人所耻者，利根捷疾，观是常非常有净无净，戒德具者叹说其净，犯戒之人闻彼教训，谓为诽谤不说真诚；自不称名姓号之本，亦不自卑叹誉彼者，犹若善射之人，分别善者而效其矢。所以然者？欲使恶者改修其行，修善者敦崇正法。是故说曰，今观此义理，无戒人所耻也。

观有知恐怖，    变易知有无，  
是故不乐有，    当念远离有。

观有知恐怖，变易知有无者，有者恐怖不可恃怙，如实而不去离，是故说曰，观有知恐怖，变易知有无也。是故不乐有，当念远离有者，夫人不乐众苦之本，亦不思惟本业所造，是故说曰，是故不乐有，当念远离有也。

无信无反复，    穿墙而盗窃，  
断彼希望意，    是名为勇士。

无信无反复者，如有诸佛弟子，无有笃信之意。何以故？彼人不信佛不信法不信比丘僧，亦复不信苦习尽道，尽者为灭尽泥洹是，彼人不信亦不恭奉，是故说曰，无信无反复也。穿墙而盗窃者，彼执行人，穿坏有漏三界之墙，于中贸易望其福庆，是故说曰，穿墙而盗窃也。断彼希望意，是名为勇士者，断其利养之想无有希望，人中之士无有过者，是故说曰，断彼希望意，是名为勇士也。

除其父母缘，    王家及二种，  
遍灭其境土，    无垢为梵志。

除其父母缘者，如来所以说是者，现其爱心永尽无余更不复生，是故说曰，除其父母缘也。王家及二种者，所以论王现其懦弱，二种者：一者戒律，二者邪见，除此懦弱更不复兴，是故说曰，王家及二种也。遍灭其境土，无垢为梵志者，如来所以说此者，欲现己慢永尽无余修其净行，是故说曰，遍灭其境土，无垢为梵志也。

若人无所依，    知彼所贵食，  
空及无相愿，    思惟以为行。

若人无所依者，修行之人无众结使，亦不藏贮，是故说曰，若人无所依也。知彼所贵食者，世人依食以存其命，知其持食所出本末，更乐食者兴意想着如彼生牛之皮，意想食者如彼火聚，识想食者犹如剑戟，如彼持食之人观食本末，或自手执或在钵中，思惟翻覆食所从生？为从何灭？观诸恶露不可贪乐，是故说曰，知彼所贵食也。空及无相愿，思惟以为行者，如彼众生入三解脱门，思惟念道不去心首，是故说曰，空及无相愿，思惟以为行也。

鸟飞虚空，    而无足迹，    如彼行人，  
说言无趣。

鸟飞虚空，而无足迹者，虚空飞鸟悉名凤凰，虚空之中不见足迹，周旋往来都无处所，是故说曰，鸟飞虚空，而无足迹也。如彼行人，说言无趣者，彼修行人观此义理，都不知东西南北所趣之方，是故说曰，如彼行人，说言无趣也。

诸能断有本，    不依于未然，  
空及无相行，    思惟以为行。

诸有行人断有根本，所论有者，欲有色有无色有，永尽无余更不复兴，是故说曰，诸能断有本也。不依于未然者，不知未变之事兴衰之变，是故说曰，不依于未然也。空及无相行，思惟以为行者，着三解脱灭尽之门，以自娱乐不能舍离，是故说曰，空及无相行，思惟以为行也。

希有众生，    不顺其径，    有度不度，  
为死甚难。

希有众生，不顺其径者，希有众生生于中国者，复有众生遇贤圣者亦复少耳，是故说曰，希有众生，不顺其径也。有度不度者，多有众生求度世者亦复少耳，不知生死根栽有无是非，斯由鄙浊不达性行，是故说曰，有度不度也。为死甚难者，人之贪生但见目前，不知趣死众苦之患，亦不思惟度世之业，是故说曰，为死甚难也。

诸有平等说，    法法共相观，  
尽断诸结使，    无复有热恼。

诸有平等说，法法共相观者，夫人处世观察是非，法法成就无有高下，是故说曰，诸有平等说，法法共相观也。尽断诸结使，无复有热恼者，如彼行人思惟计较，断诸结使去诸想着，无复热恼之患，是故说曰，尽断诸结使，无复有热恼。

行路无复忧，    终日得解脱，  
一保证使尽，    无复有众恼。

行路无复忧，终日得解脱者，履行之人修德自然，毕众苦恼不兴尘垢，是故说曰，行路无复忧，终日得解脱也。一保证使尽，无复有众恼者，如彼行人执意牢固，结使永尽无余，是故说曰，一保证使尽，无复有众恼也。

无造无有造，    造者受烦热，  
非造非无造，    前忧后亦然。

无造无有造，造者受烦热者，人前为罪深知非法，向人布现求改忏悔不自隐藏，若更生受形不受苦恼，是故说曰，无造无有造，造者受烦热也。非造非

无造，前忧后亦然者，人前为过寻时改悔，寿终之日神不错乱，善神卫护不至恶道，是故说曰，非造非无造，前忧后亦然也。

造者为善妙，    以作不怀忧，  
造而乐而造，    生天受欢乐。

造者为善妙，以作不怀忧者，人修善行众德具足，众人所敬莫不宗奉，寿终之后生善处天上，是故说曰，造者为善妙，以作不怀忧，造而乐而造，生天受欢乐也。

亦复不知论，    贤圣不差别，  
若复知论议，    所说无垢迹。

亦复不知论，贤圣不差别者，如彼行人不解议论不别句义，若在大众不知威仪礼节，贤愚不别，是故说曰，亦复不知论，贤圣不差别也。若复知论议，所说无垢迹者，无垢之论去诸想着，内怀欢喜称庆无量，所闻法味充饱一切，不趣恶道饿鬼畜生地狱之恼，是故说曰，若复知论议，所说无垢迹也。

说应法议说，    当竖仙人幢，  
法幢为仙人，    仙人为法幢。

说应法议说，昌炽法味与人演布，文句具足展转相教。仙人者，诸佛世尊也，说名身句身，一一分别无有错谬，欲使正法久存于世。是故说曰，说应法议说，当竖仙人幢，法幢为仙人，仙人为法幢也。

或有寂然骂，    或有在众骂，  
或有未声骂，    世无有不骂。

或有寂然骂者，心内炽然呪咀不息，欲使彼人遭水火盗贼，内心思惟不彰露在外，是故说曰，或有寂然骂也。或有在众骂，高声大唤不避尊卑，是故说曰，或有在众骂也。或有未声骂，权在众中，亦不高声对面相骂，是故说曰，或有未声骂，世无有不骂。

一毁一誉，    但利其名，    非有非无，  
亦不可知。

一毁一誉但利其名，诸善功德育养其身，设得供养不以为欢，若彼毁辱不以为戚，过去已灭善心不绝，当来未至未有生兆，现在不住当复漂转，是故说曰，一毁一誉，但利其名，非有非无，亦不可知也。

叡人所誉，        若好若丑，        智人无缺，  
叡定解脱，        如紫磨金，        内外净彻。

叡人所誉，若好若丑，觉见广见敷演一义而不可及，皆蒙得度济神离苦，犹如如来行则履虚离地四寸，地上印文炳然自现，其中虫蠹有形之类蒙光得度，七日安隐永无众苦无能伤害；犹如紫磨纯金，内外清净无有瑕滓，是故说曰，叡人所誉，若好若丑，智人无缺，叡定解脱，如紫磨金，内外清彻也。

犹若安明山，        不为风所动，  
叡人亦如是，        不为毁誉动。

如彼安明山峙立安固，终不为风所动，如来处世去世八法，不为毁誉所动。有一梵志多闻广见无事不苞，闻佛出世不为毁誉所动，持心如地不记好丑，往至佛所，以百种骂毁訾如来，后复以百种语赞誉如来，如来心意铿然不动，是故说曰，犹若安明山，不为风所动，叡人亦如是，不为毁誉动也。

如树无有根，        无枝况有叶，  
健者以解缚，        谁能毁其德？

如树无有根，无枝况有叶者，无明根本众患之源，爱生枝叶以兴邪见，是故说曰，如树无有根，无枝况有叶也。健者以解缚，谁能毁其德者，所谓健者谓佛世尊，脱诸缚着更不受胞胎之形，亦复不从今世至后世，是故说曰，健者以解缚，谁能毁其德也。

无垢无有住，        身塹种苦子，  
最胜无有爱，        天世人不知。

无垢无有住者，去诸结使永尽无余，有结则有住，无结则无住，亦无身塹亦无苦子，是故说曰，无垢无有住，身塹种苦子也。最胜无有爱，天世人不知，如来坐禅寂然入定，三昧正受灭形自隐，诸天圣人欲得知如来者，此事不然。是故说曰，最胜无有爱，天世人不知也。

犹如网丛林，    无爱况有余，  
佛有无量行，    无迹谁迹将？

犹如网丛林者，佛告比丘：「今当与汝说爱根本枝叶滋蔓，善思念之。广说如契经，流转生死分着五道。」是故说曰，犹若网丛林，无爱况有余者。如来成道永无有爱，永断五道不处三界不受四生，是故说曰，无爱况有余也。佛有无量行，无迹谁迹将者，所谓佛者，教寤一切诸法，无事不知无事不达，修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根力觉道，广布演说无有穷极，高而无上无能量度，深邃无下深不可测，有结则有迹无结则无迹；夫人有足，便得游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结有迹者，将入三界游驰五道不离生死，结无迹者，则不至三界八难之处。是故说曰，佛有无量行，无迹谁迹将也。

若有不欲生，    以生不受有，  
佛有无量行，    无迹谁迹将？

若有不欲生，以生不受有者，舍身受形经历生死亿千万身，生死无量不可称计，今得成道，毕故身更不受形受诸苦恼，是故说曰，若有不欲生，以住不受有，佛有无量行，无迹谁迹将也。

若欲灭其想，    内外无诸因，  
亦无过色想，    四应不受生。

若欲灭其想，内外无诸因者，所谓想者，欲想色想无色想，行人永灭亦不使生，亦复不造三界结使，内外清净不造尘垢，是故说曰，若欲灭其想，内外无诸因也。亦无过色想，四应不受生者，如彼行人观过去色过去造色，未来色未来色造色，现在色现在造色，一一分别四无有色；如彼转轮圣王统四天下，身有大人之相众好具足，行人观彼如己无异，不以色好而兴好想，不以色丑而兴恶想，不见我是彼非彼、是我非我，亦复不见是非是是非非，都无好丑之想，永断四应不与从事，是故说曰，亦无过色想，四应不受生也。

舍前舍后，    舍间越有，    一切尽舍，  
不受生老。

舍前舍后，舍间越有，所谓前者，舍过去阴持入结使缚着；舍后者，舍未来阴持入结使缚着；舍间越有者，舍现在阴持入结使缚着；舍一切者，于现身

中得虚无道，王三千典十方，由意自从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是故说曰，舍前舍后，舍间越有，一切尽舍，不受生老也。

## ◎出曜经卷第二十六

### 出曜经卷第二十七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乐品第三十一

胜则怨灭，    负则自鄙，    息则快乐，  
无胜负心。

胜则怨灭，负则自鄙者，如彼怨家昼夜伺察彼人，于彼有大怨嫌，从世至世不舍罪怨，如是经历数百千身，报怨乃息负者自鄙，是故说曰，胜则怨灭，负者自鄙也。息则快乐，无胜负心，一保证使永尽无余，更不复起想着之念，亦复无胜负之心，我胜彼不如、彼胜我不如，都无彼此之心，是故说曰，息则快乐，无胜负心也。

若人娆乱彼，    自求安乐世，  
遂成其怨憎，    终不脱苦患。

若人娆乱彼，自求安乐世者，世多有人执迷惑意，怨讎心深触娆于，人自望快乐宗族蒙庆，如种苦栽冀望甘菓，唐丧功夫无益于时。是故说曰，若人娆乱彼，自求安乐世也。遂成其怨憎，终不脱苦患者，卒鬪杀人犹尚可恕，怀毒阴谋乃不可亲，如斯之类必趣恶道，所以然者，由其执愚不舍故也。是故说曰，遂成其怨憎，终不脱苦患也。

善乐于爱欲，    以杖加群生，  
于中自求安，    后世不得乐。

善乐于爱欲者，一切众生皆贪乐乐不乐苦恼，见苦则群心不愿乐，已自行杀教人杀生，已自淫泆教人淫泆，已自妄言绮语复教人妄言绮语，已自不与取复教他人窃盗他物，是故说曰，善乐于爱欲也。以杖加群生者，所行非法滥

枉百姓，意之所存以伤为本，是故说曰，以杖加群生也。于中自求安，后世不得乐，人作恶行皆自为己，舍身受形遭诸苦恼，经历生死沈漂五道，所生之处罪苦自随，是故说曰，于中自求安，后世不得乐也。

人欲得欢乐，    杖不加群生，  
于中自求乐，    后世亦得乐。

人欲得欢乐，杖不加群生者，一切众生皆贪于乐不乐于苦，见彼苦者兴慈愍心，四等平均视彼如赤子，初不起怨捶打众生，处世皆求安身。「设我今日触娆彼者，后世之中受对无数。」是故说曰，人欲得欢乐，杖不加群生，于中自求乐，后世亦得乐也。

乐法乐学行，    慎莫行恶法，  
能善行法者，    今世后世乐。

夫人在世务行于法，选择善法去其恶者，周旋往来追善知识采取善教，所至到处兴有法事，是故说曰，乐法乐学行，慎莫行恶法，能善行法者，今世后世乐也。

护法行法者，    行法获善报，  
此应法律教，    行法不趣恶。

护法行法者，行法获善报者，能自拥护法不使漏失，后获其福，是故说曰，护法行法者，行法获善报也。此应法律教，行法不趣恶者，彼执行人以法自护，所生之中不遇恶灾，从小至大悉受其对，天受福尽下生人间复重受福，是故说曰，此应法律教，行法不趣恶也。

护法行法者，    如盖覆其形，  
此应法律教，    行法不趣恶。

彼修行人拥护深法微妙之教，去诸阴盖，如猛赫热而获好盖得蒙济度，是故说曰，护法行法者，如盖覆其形，此应法律教，行法不趣恶也。

恶行入地狱，    所至堕恶道，  
非法自陷溺，    如手把蛇虺。



恶行入地狱，所至堕恶道者，人为恶行，非父母兄弟宗亲所为，皆由己身为罪所致，作罪自受其殃无能代者；外道异学所见不同，外道所见己身作罪他人受报。是故说曰，恶行入地狱，所至堕恶道也。非法自陷溺，如手把蛇虺者，犹如彼人手把蛇虺，或以呪术而取者，或以药草而取者，或被师教而手翫弄恶蛇，呪罢之后为蛇所啗，死入地狱饿鬼畜生，经历生死无有休已。是故说曰，非法自陷溺，如手把蛇虺也。

不以法非法，    二事俱同报，  
非法入地狱，    正法生于天。

不以法非法，二事俱同报，此众生类造善恶行，不自觉知殃福之报，为善者不知善之有报，为恶者不知恶之有报。如彼有人得杂毒之食，得而享之，不知食中有毒，毒气流炽不便其身。行恶之人亦复如是，当时甘口后受其殃，遂丧其命不至善处。有目之士观食知之，斯是清静其中无毒，便取食之后无苦患。是故说曰，不以法非法，二事俱同报，非法入地狱，正法生于天也。

施与战同处，    此德智不誉，  
施时亦战时，    此事二俱等。

昔舍卫城内有一长者，名曰最胜，更有长者名曰难降，二人慳贪国中第一，饶财多宝七珍具足，象马车乘仆从奴婢，谷食田业不可称计。二人门户各有七重，勅守门者，无令乞儿入我门户中庭之中，铁笼覆上恐有飞鸟啄拾谷食，屋舍四壁铸铁垣墙，恐鼠穿凿啗坏器物也。是时，五大声闻各以次第诣彼教化，从地踊出教以法施，长者二人闻之各不受化。后佛自往，坐卧虚空放大光明，佛与长者说微妙法，长者虽闻心犹不达，内自思惟：「佛来至舍，不可虚尔使还精舍，宜入藏里取一白[迭\*毛]布施如来。」即起入藏选一恶者反更得好，舍而更取倍得好者，心意共诤不能自决。当于其日，阿须伦与忉利天共鬪，或天得胜、阿须伦不如，或阿须伦得胜、诸天不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见长者心，或时慳心得胜、施心不如，或时施心得胜、慳心不如。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施与战同处，    此德智不誉，  
施时亦战时，    此事二俱等。」

长者遥闻内怀惭愧：「如来所说正谓我身。」即出好[迭\*毛]持用为施，难降长者出五百两金持用惠施，心开意解各见道迹也。

人遭百千变，    等除憍慢怨，  
时施清净心，    健夫最为胜。

人遭百千变，等除憍慢怨者，学人在家恋着财业，众事愤乱心不一定，人欲修道当离家业，除去憍慢不兴想着，乃得惠施不望其报，谦恭卑下修德之本，轻人贵己殃祸之灾，是以教人闲静之处，然后乃得修于道真。是故说曰，人遭百千变，等除憍慢怨也。时施清净心，健夫最为胜者，施有五时获五功德，除去憍慢自大之心，意常清净不怀秽浊，是故说曰，时施清净心，健夫最为胜也。

忍少得胜多，    戒胜懈怠多，  
有信惠施者，    后身受善报。

忍少得胜多，戒胜懈怠多者，多有众生信心极少，瞋恚隆炽，持戒忍辱亦复少少耳，以能行忍则胜怨讎，持戒之人胜懈怠者，犹如阿那律一有施德与辟支佛，九十劫中未曾趣恶道，后生释种家，佛并父弟，出家学道成其道果。是故说曰，忍少得胜多，戒胜懈怠多，有信惠施者，后身受善报也。

快哉大福报，    所愿皆全成，  
速得第一灭，    渐入无为际。

快哉大福报，所愿皆全成者，人之修福皆由前身立行所致，值良福田种子虽少获报无量，若复前身触娆贤圣，施心不纯无平等意，设受人形形状丑陋为人所轻，作恶受恶作福受福，是故说曰，快哉大福报，所愿皆全成也。速得第一灭，渐入无为际者，众结除尽诸德普具，净如光明内外清彻，意欲所求第一义者寻时即获，欲得永入虚无之处，寻时即得无有疑滞；正使外邪弊魔之度，欲来毁坏为福之人，寻时自坏，无奈之何。犹昔魔王将十八亿众，百头一身，形像可畏，虎狼师子毒蛇恶虻来恐如来，如来福力使魔断坏。魔王退后，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快哉大福报，    所愿皆全成，  
速得第一灭，    渐入无为际。」  
若彼求方便，    贤圣智慧施，  
尽其苦原本，    当知获大幸。

若彼求方便，贤圣智慧施者，学人欲习贤圣法者，勇猛精进意不散，然后乃应贤圣之法，是故说曰，若彼求方便，贤圣智慧施也。尽其苦原本，当知获大幸者，所谓苦者五盛阴是，能灭此者乃应道教，是故说曰，尽其苦原本，当知获大幸也。

爱法善眠寤，      心意洁清净，  
贤圣所说法，      智者所娱乐。

学人习行达了深法，晓了分别义句所趣，心意澹然无余异想，入定一意，不为众邪之所倾动，贤圣所言教，翫而习之不能舍离，智者所习非愚所论，是故说曰，爱法善眠寤，心意洁清净，贤圣所说法，智者所娱乐也。

若人心乐禅，      亦复乐不起，  
亦乐四意止，      并及七觉意，  
及彼四神足，      贤圣八品道。

若人心乐禅，亦复乐不起者，彼修行人所以乐禅者，欲于无余泥洹界而取灭度，不起不灭，是故说曰，若人心乐禅，亦复乐不起也。亦乐四意止，并及七觉意者，止结不起谓之意止，有所觉寤故谓觉意，是故说曰，亦乐四意止，并及七觉意也。及彼四神足，贤圣八品道者，夫神足法亦断结使，于现法中快乐无为，贤圣八品道于现法中亦断结使，快乐善利，是故说曰，及彼四神足，贤圣八品道也。

善乐于揣食，      善乐摄法服，  
善乐于经行，      乐处于山藪。

善乐于揣食，善乐摄法服者，如彼行人以获断一切之智，分别食想意不染着起于食想，食若好若丑意无是非，法服齐整不违先圣所制服饰，是故说曰，善乐于揣食，善乐摄法服也。善乐于经行，乐处于山藪，如佛契经所说，夫经行之人获五功德。云何为五？一者堪任远行，二者多力，三者所可食噉自然消化，四者无病，五者经行之人速得禅定。习道之人得真如四谛微妙之法，闻法意寤，即入深山无人之处禅定习道，即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是故说曰，善乐于经行，善乐于山藪也。

以逮安乐处，      现法而无为，  
以越诸恐惧，      超世诸染着。

以逮安乐处，现法而无为者，如彼修行之人，于有余泥洹界真法自娱乐，渐渐乃至灭尽泥洹界，是故说曰，以逮安乐处，现法而无为也。以越诸恐惧，超世诸染著者，以见道迹越诸苦难，超世诸染著行过三界，为众佑福田，是故说曰，以越诸恐惧，超世诸染著也。

善乐于念待，    善观于诸法，  
善哉世无害，    育养众生类。  
世无欲爱乐，    越诸染着意，  
能灭己憍慢，    此名第一乐。

如来降神来适王家，观世非常万物如幻，舍世王位深山学道积年苦行，坐树王下成等正觉，七日七夜观树不眴。如来尔时即从坐起，诣文鳞龙王所，至彼宫殿而说斯偈。龙闻此偈心开意解，眼目得开覩如来形，怆然挥泪自鄙宿聾。是故说曰：

善乐于念待，    善观于诸法，  
善哉世无害，    育养众生类。  
世无爱欲乐，    越诸染着意，  
能灭己憍慢，    此名第一乐。

耆老持戒乐，    有信成就乐，  
分别义趣乐，    不造众恶乐。

耆老持戒乐者，夫学道之人年虽耆艾，不辞劳苦中有退心，虽复年盛目覩世荣而复懈怠，道之在心不问老少，唯在刚烈乃至道耳，信心以存何往不克。是故说曰，耆老持戒乐也。有信成就乐者，人有信心四事难动，正使化作佛形现诸光相，欲来诡调者，不能使心移转，是故说曰，有信成就乐者也。分别义趣乐者，人之辩才皆由宿行，亿千万劫乃获其辩，虽出言教分别诸义，一一所趣不失次绪，从一句义演至百千，终不吐出麤犷之言，是故说曰，分别义趣乐也。不造众恶乐者，夫人无恶则生天上人中受福，是故说曰，不造众恶乐也。

世有父母乐，    众聚和亦乐，  
世有沙门乐，    静志乐亦然。

世有父母乐，众聚和亦乐者，如佛契经所说，父母恩重不可得记，若使孝子欲报其恩，右肩负父左肩负母，从生至长周行天地经百千劫，亦不能报父母一日之恩。何以故？皆由父母长养五阴敷张六情使覩光明，推燥居湿随时扶持。是以孝子虽欲报恩，百千分未获其一。是故说曰，世有父母乐，众聚和亦乐也。世有沙门乐，静志乐亦然者，出家学道断诸恩爱离弃家业，恒行三业不失其操，复为百千群生所见爱念，随时供养供给所须，出家梵志勤身苦体求断缚着，所行清净不造恶本，是故说曰，世有沙门乐，静志乐亦然也。

诸佛兴出乐，    说法堪受乐，  
众僧和亦乐，    和则常有安。

诸佛兴出乐者，如来出现甚不可遇，犹若优昙钵花数千万劫时时乃出。尔时群生见优昙花，各各欢喜自相谓言：「如来降世将在不久，瑞应以现岂有虚乎？古昔经籍自有成文，若有此花出现世者，如来出世亦复不久。」诸天世人共相庆贺，皆设供养之具，迟覩如来光相形容。是故说曰，诸佛兴出乐也。说法堪受乐者，佛初得道众相具足，七七四十九日寂然入定，不与众生敷演法味，后为梵天所请，便与四部之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天龙神、捷沓和、阿须伦、旃陀罗、摩休勒、人与非人，畅演善法，群生蒙恩靡不济度。是故说曰，说法堪受乐也。众僧和亦乐，和则常有安者，众者其事非一，或四或八或生无数，如来众者为最第一；如来众中，有四[雨/只]八辈十二贤士，诸有众生之徒竞来供养，修敬圣众者获福无量；如斯福田出生道果，为良为美为无旱霜，随意所愿靡不克获，圣众所贵唯和为上，是故说曰，众僧和亦乐，和则常有安也。

持戒完具乐，    多闻广知乐，  
覩见真人乐，    解脱行迹乐。

持戒完具乐者，其有众生遇持戒者承事供养，随时瞻视后获其报，安处无为快乐自由，是故说曰，持戒完具乐也。多闻广知乐者，复有众生遭遇多闻之人承受其教，一一不失常身句身味身，义理通达寻究畅义，闻便即寤不复重受，是故说曰，多闻广知乐也。覩见真人乐，解脱行迹乐者，设有众生宿殖德本，遭遇贤圣值彼罗汉，得灭尽定及空寂定。其有众生施真人者现身获报，钱财集聚所愿从意无愿不果，于诸结使永无所染。是故说曰，覩见真人乐，解脱行迹乐也。

馱水清凉乐，    法财自集快，  
得智明慧快，    灭慢无邪快。

馱水清凉乐者，犹若馱河澄静清凉，声响微细不伤害物甘甜极美，学者所贪多所成就，是故说曰，馱水清凉乐也。法财自集快者，所谓法财者，以法合集不托物理，不为县官盗贼水火灾变所见侵欺。何以故？皆由正法获其财利，不托人物故使其然。是故说曰，法财自集快也。得智明慧快者，如彼学人得世间第一智，尽能分别一切众法，普放光明有所接寤，是故说曰，得智明慧快也。灭慢无邪快者，人怀憍慢必凌蔑人，从永劫以来怀善德不究竟皆由兴怒，是故说曰，灭慢无邪快也。

得覩诸贤乐，    同会亦复乐，  
不与愚从事，    毕故永以乐。

得覩诸贤乐，同会亦复乐者，贤圣之人道果以具众德悉备，曩所修学积行乃致，其有恭敬承事贤者，后受其乐财业无数，家人和穆宗族日炽，是故说曰，得覩诸贤乐，同会亦复乐也。不与愚从事，毕故永以乐者，善人修德慕求良伴，见恶知识终以远离，所以然者，恶人所稟终无善行，堕人在冥不覩大明，是故说曰，不与愚从事，毕故永以乐也。

如与愚从事，    经历无数日，  
与愚同居难，    如与怨憎会，  
与智同处易，    如共亲亲会。

如与愚从事，经历无数日者，若彼行人与愚从事，昼夜堕落坠在生死，亿佛过去不蒙济度，是故说曰，如与愚从事，经历无数日也。与愚同居难，如与怨憎会者，怨憎会苦难，皆由无明故，不逐良师不与善知识从事，是故说曰，与愚同居难，如与怨憎会也。与智同处易，如共亲亲会者，智人所学必当上及相见同欢，先笑后语和颜悦色，内外清泰无有诤讼，是故说曰，与智同处易，如共亲亲会也。

人尊甚难遇，    终不虚托生，  
设当托生处，    彼家必蒙庆。

人尊甚难遇，终不虚托生者，亿千万劫不可遭遇，所谓人尊者，诸佛世尊是，所谓生之处，其种清净父母真正，其家饶财多宝七珍具足，金银珍宝、

车璩马瑙、真珠虎珀、象马车乘无所渴乏，所生国土上下和穆共相顺从。是故说曰，人尊甚难遇，终不虚托生也。设当托生处，彼家必蒙庆者，眷属成就处在中国不在邪僻，是故说曰，设当托生处，彼家必蒙庆也。

一切得善眠，    梵志取灭度，  
不为欲所染，    尽脱于诸处。  
尽断不祥结，    降伏内烦热，  
永息得睡眠，    心识悉清彻。

昔佛成道未久，初度五人，次后五人、江村十三人、贤士众中三十七人，通佛六十一人。尔时世尊告诸弟子：「汝等各各四面教化，度阎浮利地人。吾欲独往诣江水侧。」度三迦叶师徒千人，次度舍利弗、目犍连，次度泐沙王，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尔时阿那邠低长者，有少俗缘来至罗阅城中，造大长者欲得寄住，正值彼家男女仆从各各作役，或破薪然火，或吹生熟食，或有布置坐具毳毼毼[登\*毛]。是时，长者躬敷高座悬缯幡盖香汁洒地。是时，阿那邠低长者问彼长者：「贵家今日办具待宾之调亦非小节，为欲请国王过舍？为是贵家男欲娶妇？女欲嫁乎？愿闻其意。」其主报曰：「我今所办肴馔之具，亦非天及世人所能测度，亦非国王群臣百僚，男不娶妇女不出门。我所以办具甘馔饮食者，清旦请佛及比丘僧在家供养。」阿那邠低闻佛名号及比丘僧，衣毛悚竖悲而且喜，寻往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斯须退坐前白佛言：「伏惟天尊兴居轻利游步康强，闻侨在此得善眠乎？」尔时世尊与阿那邠低而说斯偈，是故说曰：

「一切得善眠，    梵志取灭度，  
不为欲所染，    尽脱于诸处。  
尽断不祥结，    降伏内烦热，  
永息得睡眠，    心识悉清彻。」  
慎莫着于乐，    当就护来行，  
当念舍于世，    观于快乐事。

慎莫着于乐，当就护来行者，夫人学道不苦不成，要当须苦然后乃成，舍世俗禅及俗解脱，修无漏禅无漏解脱，是故说曰，慎莫着于乐，当就护来行。当念舍于世，观于快乐事者，人遇小乐当更求索增其乐本，是故说曰，当念舍于世，观于快乐事也。

如世俗欢乐，    及彼天上乐，  
此名为爱尽，    十六未获一。

如世俗欢乐，及彼天上乐者，世俗乐者欲界之乐，及彼天乐者色界之乐，众生之类长夜之中，迷惑五趣不知稟真，贪着世俗禅福之报，流转五趣周而复始，谓为得道永灭不起，是故说曰，如世俗欢乐，及彼天上乐也。此名为爱尽，十六不获一者，其有行人先断爱根永去枝叶，执意怀惧防恶未然，后得无漏之乐游心自然，于十六分中未得其一。是故说曰，此名为爱尽，十六不获一也。

能舍于重担，    更不造重担，  
重担世之苦，    能舍最快乐。

能舍于重担，更不造重担等者，如人负重担经过险难处，所负既不要世俗不急货，亦非金银珍宝、车璩马瑙、真珠琥珀，乃是世俗不要之货，傍人谏语：「观君所负，非是真宝，何不舍之，更求真者？」其人即舍，更求真者。观此众生亦复如是，负五阴身游处欲界，宛转生死不能得出。圣人告曰：「汝今所负五阴之形，秽漏臭处荷负是为？宜可速舍更求轻者。」尔时众生即设方便，舍欲界形受色界身。已受色界之形，圣人复往就彼教化，使令舍身就无漏智五分法性。是故说曰，能舍于重担，更不造重担，重担世之苦，能舍最快乐也。

尽断诸爱欲，    及灭一切行，  
并灭五阴本，    更不受三有。

如彼行人以无漏慧观，灭欲爱色爱无色爱，身行口行意行，除身三口四意三永尽无余，解知五阴兴起本末，更不复着三有之行。是故说曰，尽断诸爱欲，及灭一切行，并灭五阴本，更不受三有也。

义兴则有乐，    朋友食福乐，  
彼灭寂然乐，    展转普及人，  
苦为乐为本。

义兴则有乐，朋友食福乐等者，犹若商贾之人劳形苦体，冒涉危险采致重宝，安隐还家宗族庆贺，男女大小靡不欢喜，朋友同伴悉皆蒙恩；若使开意



惠施普及一切，无复众苦以乐为本，宗族娱乐不能舍离。是故说曰，义兴则有乐，朋友食福乐，彼灭寂然乐，展转普及人，苦为乐为本也。

犹彼火炉，        赫焰炽然，        渐渐还灭，  
不知所凑。

如是等见人，        免于爱欲泥，  
去亦无处所，        以获无动乐。

犹彼火炉，赫焰炽然者，犹若彼匠火烧铁丸，极自炽然甚难可近，是以圣人观众生类淫怒痴火，而自烧炙不自觉知。是故说曰，犹彼火炉，赫焰炽然也。渐渐还灭，不知所凑者，如彼热铁丸渐渐至冷，不知热之所凑，亦复不知冷之所在，是故说曰，渐渐还灭，不知所凑也。如是等见人，免于爱欲泥者，彼修行人得等解脱无复罣碍，免于爱欲之深泥，便得离于生死之岸，是故说曰，如是等见人，免于爱欲泥也。去亦无处所，以获无动乐者，如是之类神与冥合识与空体，亦复不知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来亦不知所从来，去亦不知所从去，犹如热铁丸渐渐欲冷，不知热之所凑，亦复不知冷之所在，是故说曰，去亦无处所，以获无动乐也。

中间无有患，        有变易不停，  
除忧无有愁，        寂然观世有。

中间无有患者，所谓患者，染污人心不至于道，唯有无垢之人，乃能免此恚怒之心，是故说曰，中间无有患也。有变易不停者，世多有行，行有轻重举操不同，或有冥契运至不造结使，或有知而故犯以兴尘劳。是以圣人布诫后生，欲令执行之人改既往之失、绝将来之祸，贪学之人翫之宝之，未坠于心便能进适贤圣之室，然后方知圣法之可崇，秽法之叵近。是故说曰，有变易不停也。除忧无有愁者，如彼修行人，永拔愁忧之本，与乐根共相应，寂然观世变，如彼幻野马也。是故说曰，除忧无有愁，寂然观世有也。

有乐无有恼，        正法而多闻，  
设见有所损，        人人贪于色。

有乐无有恼，正法而多闻者，如彼入定人，昼夜禅寂不离定意，空无相愿以为游观，当时虽复身遭苦行，神寂无为无所伤损，如彼行人无瞋怒心，慈愍群萌与己无异，是故说曰，有乐无有恼，正法而多闻也。设见有所损，人人

贪于色者，如彼学者观彼根原，淫怒痴病众祸之首，皆起欲怒心意，共相染污以成大患，便不能脱生老病死愁忧苦恼众患之原。是故说曰，设见有所损，人人贪于色。

无结世善寿，    大法知结原，  
人当明结瑕，    人人心缚着，  
亦缚于色本。

无结之人淫怒痴尽，不复乐俗众结之本，怨讎恚心亦复不兴，明人所鉴能断斯病，既自去病复治他人使无有病，亦复不念着于众色，利衰毁誉其心不动，是故说曰，无结世善寿，大法知结原，人当明结瑕，人人贪缚着，亦缚于色本。

一切受辱苦，    一切任己乐，  
胜负自然兴，    竟不有所获。

一切受辱苦，一切任己乐者，人遭困厄意不得舒，瞻人颜色恒恐失意，自恣之人随意所欲，如念即至如响应声，是故说曰，一切受辱苦，一切任己乐也。胜负自然兴，竟不有所获者，如人处世贵贱无常，或为转轮圣王，后便为粟散诸王，一尊一卑或高或下，唯有贤圣之道无有尊卑高下，是故说曰，胜负自然兴，竟不有所获也。

诸欲得乐寿，    能忍彼轻报，  
忍者忍于人，    不忍处诸有。

取要言之略说其义，无害而生害，无恼而生恼，无恚而生恚，无怨而生怨，如上无异。

诸欲得乐寿，    于惑而无惑，  
惑者惑于人，    我斯无有惑。  
诸欲得乐寿，    终已无结着，  
当食于念食，    如彼光音天，  
恒以念为食，    意身无所猗。  
村野见苦乐，    彼此无所烧，  
虽值更乐迹，    无迹焉有更？

村野见苦乐，彼此无所烧者，人之修道或在城傍依村而住，或在旷野无人之处，或时遇苦众人痛心，时复遭乐不以为欢，不兴更乐起十二种病。彼者彼六尘，此者此六情。是故说曰，村野见苦乐，彼此无所烧也。虽值更乐迹，无迹焉有更者，人之处世心恒放逸，先更后乐遂增罪根，或时生彼地狱更乐，无更则无迹，亦复无有地狱更乐，是故说曰，虽值更乐迹，无迹焉有更也。

所在有贤人，    不着欲垢秽，  
正使遭苦乐，    不兴于害心。

所在有贤人，不着欲秽垢者，圣人处世多自隐遁，不着欲想不兴欲垢，所谓贤人，阿那含、阿罗汉是。故说曰，所在有贤人，不着欲秽垢也。正使遭苦乐，不兴于害意者，虽遭苦乐不兴想着，是故说曰，正使遭苦乐，不兴于害意也。

## 出曜经卷第二十七

## 出曜经卷第二十八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心意品第三十二

轻难护持，    为欲所居，    降心为善，  
以降便安。

轻难护持者，所以如来世尊出现于世，正欲降伏人心去秽恶行，如彼修行之人，恒自思惟兴心设论，所谓心者，招致众祸使人入地狱饿鬼畜生之道，是故说曰，轻难护持也。为欲所居者，彼修行人观病所兴皆有因缘，究欲之原斯在心意，犹若盗贼依险劫盗，设无险者无由生患。欲亦如是心为窠窟，展转流驰以成灾患，是故说曰，为欲所居也。降心为善，以降便安者，人能降心不记彼寿，所至到处为人所敬，寿终之后漏尽意解得灭尽泥洹，是故说曰，降心为善，以降便安也。

如鱼在旱地，    以离于深渊，  
心识极惶惶，    魔众而奔驰。

如鱼在旱地，以离于深渊者，犹如彼鱼以失于渊宛转于地，心意烦恼不得自在，是故说曰，如鱼在旱地，以离于深渊也。心识极惶惶，魔众而奔驰者，犹彼岸上鱼跳踉不得自在，心亦如是，驰趣诸结使不能自止，便为众邪所得便。是故说曰，心识极惶惶，魔众而奔驰。

心走非一处，    犹如日光明，  
智者所能制，    如钩止恶象。

心走非一处，犹如日光明者，如彼日光初出之时，悉照四方靡不通达，心亦如是，奔趣色声香味细滑之法，不能自制使不流驰，如彼恶象凶暴难御，以得钢钩然后乃制，是故说曰，心走非一处，犹如日光明，智者所能制，如钩止恶象也。

我今论此心，    无牢不可见，  
我今欲训诲，    慎莫生瑕隙。

我今论此心，无牢不可见者，彼修行之人专其一意系心在前，以若干方便诲责其心：「由汝心本，无数劫中经历生死，舍身受身不可称记，或在三涂八难之处，或在天上人中往来；我今为人遭佛圣法，宜可舍本染着之想。」以无数方便诲责心已，复更告心：「汝今轻脆不可恃怙，于此见身当尽爱结。」是故说曰，我今论此心，无牢不可见，我今欲训诲，慎莫生瑕隙也。

汝心莫游行，    恣意而游逸，  
我今还摄汝，    如御暴逸象。

汝心莫游行，恣意而放逸者，心之为物犹豫不定，着色声香味细滑法，犹如猿猴贪着菓蓂，舍一取一意不专定，心亦如是横生万端，造作众患不能舍离，是故说曰，汝心莫游行，恣意而放逸也。我今还摄汝，如御暴逸象者，我当以不净观摄此心意使不流驰，如御暴象不使放逸，是故说曰，我今还摄汝，如御放逸象。

生死无有量，    往来无端绪，  
求于屋舍者，    数数受胞胎。

生死无有量，往来无端绪者，人处生死经历劫数不可称记，或在地狱畜生饿鬼，其中受苦甚难可计，是故说曰，生死无有量，往来无端绪也。求于屋舍者，数数受胞胎者，不灭行迹往来不息，系于肥白贪着形色数数受胎，是故说曰，求于屋舍者，数数受胞胎也。

以观此屋，    更不造舍，    梁栈已坏，  
台阁摧折。

以观此屋者，危脆不牢要当坏败为磨灭法，正使安明巨海尽当融烂。更不造舍者，所以然者？以知根原病之所由，更不受形造五阴室，是故说曰，以观此屋，更不造舍也。梁栈已坏，台阁摧折者，所以论此者，乃论结使之原本；身坏四大散，万物不久合，此乃论成道之人，舍形神逝澹然虚空，肢节形体各归其本，地还归地、水还归水、火还归火、风还归风，神逝无为不复惧畏更来受形，是故说曰，梁栈已坏，台阁摧折也。

心已离行，    中间已灭，    心为轻躁，  
难持难护。

心已离行者，所谓行者众结之首，所以群萌沈湮生死者，皆由造行致斯灾变，圣人降世精勤自修，断诸行本使不复生，是故说曰，心已离行也。中间已灭者，三世之法永尽无余，是故说曰，中间已灭也。心为轻躁者，如佛契经所说：「我今说心之本轻躁速疾，一日一夜有九百九十九亿念，念念异想造行不同。」是故说曰，心为轻躁也。难持难护者，发心之顷造善恶行，念善之心寻响即至间无滞碍，念恶之心如响应声，欲令守护者未之有也。犹若恶兽之类，虎狼蛇虻蝮蝎之属，欲使将护其意，使不行恶者，亦未前闻。是故说曰，难持难护。

智者能自正，    犹匠搦箭直，  
有患则知患，    有患知有患。

智者能自正，犹匠搦箭直者，夫人习行先正其形，恒知苦空非身无我之法，六思念行以自诫身使不邪曲，犹若巧匠善能治箭端直无节，堪任御敌亦无所难，是故说曰，智者能自正，犹匠搦箭直也。有患则知患，有患知有患者，怨怨自兹为怨，息怨者自古未有，要当息怨灭怨，然后乃知无怨，是故说曰，有患则知患，有患知有患也。

是意自造，    非父母为，    除邪就定，  
为福勿回。

意造众行为身招患，为恶斯恶斯由心造，亦非父母兄弟宗族仆从奴婢之所为也；明审此者，乃知从邪生此尘劳，复不守护使心不乱，是故说曰，是意自造，非父母为，除邪就定，为福勿回也。

盖屋不密，    天雨则漏，    人不惟行，  
漏淫怒痴。

犹若世人造作宫殿屋舍亦不至密，天雨之日无处不漏，人不正其行，便漏色声香味细滑法，亦不思惟不净之观，漏出三毒暴溢之水，是故说曰，盖屋不密，天雨则漏，人不惟行，漏淫怒痴也。尽应为偈略说其要，愚痴亦尔、瞋恚亦尔、慳嫉亦尔、憍慢亦尔、爱结亦尔。

盖屋不密，    天雨则漏，    人自惟行，  
无淫怒痴。

犹如至密之人，造作宫殿屋舍致密，天雨不漏，人自惟行，去淫怒痴不漏诸患尽。应为偈略说其要，愚痴亦尔、瞋恚亦尔、慳嫉亦尔、憍慢亦尔、爱结亦尔。

心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恶，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车辄于辙。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自今以后先说劝食偈，然后乃食。」舍卫城里有二乞儿，至众僧中乞食，正值圣众未说劝食之偈，其中有一乞儿，嫉妬心盛便发恶心：「设我后得自在为国王者，当以车轮辄断尔许道人头。」说偈之后，乞儿乞食得费无央数，出在路侧饱满睡眠，数百群车路由其中，辄断其头，死入地狱受苦无量。

心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庆自随，    如影随形。

彼第二乞儿内心自念：「设我后得富贵为王者，尽当供养尔许圣众使不渴乏。」时彼乞儿乞充本意，寻出卧在树下睡眠，神识澹静无有乱想。尔时彼国丧失国主，更无复嗣继王者种，群臣百僚云集共论：「今国无主复无继

嗣，将恐人民散在不久，亡国破家，由是而兴君等，各各欲何方谋，令国全在民无异趣？」中有智臣明达第一，告诸人民：「我等失主且无继嗣，宜可遣使巡行国界，若有威相福祿足者，使绍王位。」即遣按行，见一树下有人眠睡，日光以转树影不移，荫覆人身如盖在上，使者见之即往观视：「人中奇异何复是过。此人正应绍继王位。」即唤使觉扶輿攀载，前后围绕将诣王宫，人称万岁国界清泰。尔时世尊观此二义已，即说斯偈：

「心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恶，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车轹于辙。  
心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庆自随，        如影随形。」  
念无适止，        不绝无边，        福能遏恶，  
觉者为贤。

念无适止，不绝无边者，夫修行人纵意游逸不能专一，正使闻法不贯心怀；所谓不绝无边者，戒盗身邪也。是故说曰，念无适止，不绝无边也。福能遏恶，觉者为贤者，夫积善之人，永去淫怒痴憍慢之心，如斯之人履道则易，从是福庆渐至道场。是故说曰，福能遏恶，觉者为贤也。

不以不净意，        亦及瞋怒人，  
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说，  
诸有除贡高，        心意极清静，  
能舍伤害怀，        乃得闻正法。

诸佛世尊，恒以天眼观三世事，知将来世愚惑众生，自憍蔑人不事三宝，吾身去世遗法存在，族姓子汝传吾经诫演布后人，众生闻者靡不蒙济。有一比丘波罗梨大国鸡头园中，为数千万众前后围遶，升于高座敷演法教，其闻法者，靡不蒙济，随行所趣各充其愿。外国旧典内法之宜，入寺听法及礼佛者皆当脱帽。时，有国王头素少发加复有疮，又且脚着履屣，自恃豪尊以[迭\*毛]裹头入内听经。王曰：「比丘与我说法。」比丘告曰：「如来有教，其有众生脚着履屣者不与说法。」王闻怀恚即脱履屣，语比丘曰：「卿速说法称悦我情，违我本意者当梟汝首。」比丘告王：「又复如来禁戒所忌，不得与覆头者说法。」王闻斯语倍复瞋恚奋赫天威，语比丘曰：「卿欲辱我今故前却，我今正尔露头听卿说法，若不解吾疑结者，当取汝身分为三分。」尔时比丘，寻向彼王而说斯偈：

「不以不净意，亦及瞋怒人，  
欲得知法者，三耶三佛说，  
诸有余贡高，心意极清静，  
能舍伤害怀，乃得闻正法。」

王闻斯偈惭颜愧形，即起于坐五体投地自归忏悔，求灭身口意过，长跪叉手白比丘言：「不审此偈为是如来神口所说，为是尊人知我心意然后说乎？」比丘告王：「此偈乃是如来神口所说，此来久矣，非适今也。」王自思惟：「善哉大圣三达之智靡所不通，乃知将来有我之徒有恚害心，今重自悔更不造新。」尔时比丘渐与说甚深之法，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无所畏难。

心无住息，亦不知法，迷于世事，  
无有正智。

心无住息，亦不知法者，心如驰流难可制还，水出泉源昼夜下流，欲使还入泉源者斯难获也，如此之人不知正法，亦复不知可就知就可舍知舍；譬如有人聋听五音，盲执于烛，是故说曰，心无住息，亦不知法也。迷于世事，无有正智者，如彼行人贪乐于世，信邪倒见，或事诸神水火日月，祭祀先祖母兄弟，意中望得正法功德，如人空中欲安宫宅者，甚为难也。如经文说：「杀生祀生，交受害也。」是故说曰，迷于世事，无有正智也。

三十六馱流，并及心意漏，  
敷数有邪见，依于欲想结。

三十六馱流者，三十六邪，身邪有三，三界各有一；边见有三，欲界一色界一无色界一；邪见有十二，欲界四色界四无色界四；见盗有十二，欲界四色界四无色界四；戒盗有六，欲界二色界二无色界二，取而合者合三十六，使世人迷惑不覩正见，是以智人防虑未然。是故说曰，三十六馱流，并及心意漏。三十六邪由心而生，流溢万端遂成邪见，是故说曰，并及心意漏也。敷数漏邪见，依于欲想结者，此邪见者乃论计常见断灭见，此二邪见不与相应，计常见不与断灭见相应，断灭见不与计常见相应，二人所见各各不同，缘是邪见牵致地狱饿鬼畜生，复起三想，贪恚想无明想，是故说曰，敷数漏邪见，依于欲想结也。



舍意放其根， 人随意回转，  
为少灭名称， 如鸟舍空林。

舍意放其根，人随意回转者，世多有人好熹五音，若眼见色起于眼识遂成眼根，若耳闻声起于耳识遂成耳根，若鼻嗅香起于鼻识遂成鼻根，若口知味起于口识遂成口根，若身知细滑起于身识遂成身根，若意知法起于意法遂成意根，是故说曰，舍意放其根，人随意回转也。为少灭名称，如鸟舍空林者，人之为过不顾后虑，积日为善失在斯须，为诸檀越施主所见讥论：「我等本呼戒具清静，何图今日乃见瑕隙？」皆共薄贱不复兴敬。犹如群鸟恒宿茂林，贪五菓香华气味，华菓适尽各舍而逝，犯戒之人其喻如此，福尽罪至自当除散。是故说曰，为少灭名称，如鸟舍空林。

在静自修学， 慎勿逐欲迹，  
莫吞热铁丸， [口\*罽]哭受其报。

在静自修学，慎勿逐欲迹者，常当端执意心之行，不为欲意所见钩连，欲者令人迷惑不别尊卑，是故说曰，在静自修学，慎勿逐欲迹也。莫吞热铁丸，[口\*罽]哭受其报者，如火所烧痛彻骨髓，死入地狱酸楚万端，抱热铜柱吞热铁丸，[口\*罽]哭受报靡知所诉，是故说曰，莫吞热铁丸，[口\*罽]哭受其报也。

应起而不起， 恃力不精懃，  
自陷人形卑， 懈怠不解慧。

应起而不起者，形谓起者佛伴善知识，然不造善功德，生虽遇时无益人行，天雨七宝遍满世界，愚者意惑不收其宝，恒受人形无有远虑，虽名为人无益于时。此亦如是，遭遇佛世畅演深法，愚人执惑不肯承受，是故说曰，应起而不起也。恃力不精懃者，如有行人气力强壮堪任受化，然复懈怠不大精懃，是故说曰，恃力不精懃也。自陷人形卑，懈怠不解慧者，自陷于生死不顾后世殃，虽遭佛世遭善知识与贤圣相遇，不肯受慧分别义趣，是故说曰，自陷人形卑，懈怠不解慧也。

乱观及正观， 皆由意所生，  
能觉知心观， 愚心数数乱。

乱观及正观，皆由意所生者，所谓乱观者，欲观慧观无明观，行人离此诸观习于正观，正观定意超越殊胜众定中尊，自非圣人漏尽无着得此观定，是故说曰，乱观及正观，皆由意所生也。能觉知心观，愚心数数乱者，进学之人当习出要之观，空无想无愿观，洗除心垢舍世八事，修清净心解诸相好，一一虚寂，所说教诫殊胜难及，四谛如尔昼夜修习。愚人执惑数数意乱，犹甘美浆愚谓辛苦，岂须圣人擘口与之，执意迷误难革如斯。是故说曰，能觉知心观，愚心数数乱也。

智者如是观，    念者专为行，  
咄嗟意无着，    唯佛能灭此。

智者如是观，念者专为行者，所谓智者演说微吐，或畅疑遣难豫明人情，处在大众独步无侣，数问郡党谁有疑惑，吾当以大慧之火，焚烧汝等犹豫之聚，随时观察意不错乱，学人所修以此为业，是故说曰，智者如是观，念者专为行也。咄嗟意无着，唯佛能灭此者，彼修行人得定三昧，尽舍世俗有漏之行，亦复舍于世俗善本解脱定意。此者是谁？唯佛世尊能舍之耳。是故说曰，咄嗟意无着，唯佛能灭此。

观身如空瓶，    安心如立城，  
以叟与魔战，    守胜勿复失。

观身如空瓶者，犹如朽故之瓶内外不牢，虽可受盛亦不久停；此四大身亦复如是，恒苦败坏不得久停。如彼朽弊，亦盛于好亦盛于丑会归磨灭；就彼灰聚；此危脆身亦复如是，亦受于好亦受于丑，所受善者诸善功德璎珞其身，所受恶者舍于善行染污其心，命终之后浪在丘冢。是故说曰，观身如空瓶也。安心如立城者，所以立城牢固深壑者，但厌患群贼盗窃民物；心亦如是，厌患诸结使所缠裹故。城则牢固贼不得便，心正不邪结不得便，是故说曰，安心如立城也。以叟与魔战者，伎术以备六艺具足，则能与彼自在天子共战，是故说曰，以叟与魔战也，守胜勿复失者，以胜淫怒痴无复余想，恒系意在前无他异心，是故说曰，守胜勿复失。取要言之，观世亦尔。

观身如聚沫，    解知焰野马，  
以叟与魔战，    守胜勿复失。

犹若聚沫生生便灭不得久停，此四大身亦复如是，聚则为人散则为气，本由父母得有四大，推其本末皆虚皆寂，推之不见其前，寻之不见其后；生生而

灭、生生而生，灭灭而灭、灭灭而生，生不见生、灭不见灭，凡夫所习颠倒不寤，是故说曰，观身如聚沫，解知焰野马，以叡与魔战，守胜勿复失。取要言之，观世亦尔。

心念七觉意，    等意不差违，  
当舍愚惑意，    乐于不起忍，  
尽漏无有秽，    于世取灭度。

心念七觉意，等意不差违者，如彼修行之人，修习觉意之法，昼夜思惟不舍于怀，是故说曰，心念七觉意，等意不差违也。当舍愚惑意，乐于不起忍者，若有众生不起慈心向一切众生，则不至道有所成就；要当舍愚惑之意不着色想，乃应道真乐舍不起法忍，无生灭意乃入道室，是故说曰，心念七觉意，等意不差违也。尽漏无有秽，于世取灭度者，彼修行人尽有漏成无漏，心得解脱叡得解脱，于现法中而得自在，如斯之人入无为境取般泥洹，永寂永灭更不复生，是故说曰，尽漏无有秽，于世取灭度也。

当自护其意，    若牝牛护尾，  
有施于一切，    终不离其乐。

当自护其意，若牝牛护尾者，心为行道造作无端，常当摄意使不有失，犹彼牝牛昼夜护尾恐有断绝，宁丧命根失其妻息，不使尾毛坠落于地；比丘学道亦复如是，宁丧身命不犯于戒。是故说曰，当自护其意，若牝牛护尾也。有施于一切，终不离其乐者，要当兴意愍慈一切，视怨家如赤子，阿须伦、迦留罗、旃陀罗、摩休勒、人若非人不能得其便，自然受福快乐无极。是故说曰，有施于一切，终不离其乐。

一龙出众龙，    龙中六牙者，  
心心自平等，    独乐于旷野。

昔拘深比丘好喜鬪讼未曾欢乐，不乐山野闲静之处。尔时世尊数往呵谏，不受如来言教，如来数与说法，不肯承受，便舍而去。去彼不远见有一象，独在空山闲静无为，象自念言：「我在大众中时，为众象所挠，逐群食草则得弊恶草食，饮水得浊，今日在此不为众象所挠，何乃快哉？」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一龙出众龙，    龙中六牙者，  
    心心自平等，    独乐于旷野。」

如来说此偈已，便舍而去。

不以无害心，    尽为一切人，  
    慈心为众生，    彼无有怨恨。

不以无害心，尽为一切人者，尽当除弃怨憎恨心，慈愍一切众生之类，是故说曰，不以无害心，尽为一切人也。慈心为众生，彼无有怨恨者，视己如彼身而无有异，若闻好语丑语不经心怀，无有怨恨无复害意，向一切众生战战兢兢终不舍离，是故说曰，慈心为众生，彼无有怨恨也。

慈心愍一人，    便获诸善本，  
    尽当为一切，    贤圣称福上。

慈心愍一人者，如佛契经所说，若有人施一切众生，加以慈心施一人者，其福何者为多？比丘报曰：「行慈之人愍念众生者，其福甚多。」是故说曰，慈心愍一人，便获诸善本也。尽当为一切，贤圣称福上者，惠施一人其福难量，况施一切众生之类乎？其福无限无量不可称计，巨亿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是故说曰，尽当为一切，贤圣称福上也。

普慈于一切，    愍念众生类，  
    修行于慈心，    后受无极乐。

普慈于一切，愍念众生类者，人之行慈发意平等，众生之类多于地种，能普慈心愍一切众生者，后受人身受乐无厌；若生天上受福自然，视东望西玉女营从不可称计；若生人中，豪族富贵生四姓家，七宝具足无有减少，父母真正不处卑贱。是故说曰，普慈于一切，愍念众生类，修行于慈心，后受无极乐也。

若以踊跃意，    欢喜不懈怠，  
    修于诸善法，    获致安隐处。

若以踊跃意，欢喜不懈怠者，彼修行人息淫怒痴，执意刚强不舍本愿，所获功德尽施于无上正真道等正觉，不待此福求转轮圣王粟散诸王，亦复不求帝

释梵天，亦不求作魔若魔王，彼尽求作灭尽泥洹、无为无作无生灭法，是故说曰，若以踊跃意，欢喜不懈怠，修于诸善法，获致安隐处。

息则致欢喜，    身口意相应，  
以得等解脱，    比丘息意快，  
一切诸结尽，    无复有尘劳。

息则致欢喜，身口意相应者，人意以息众病都废，不复造于身口意行，若布施持戒摄意受斋，皆求无为之道，正使出家修习福业，舍世辩聪习四辩才，以得八解脱法，比丘习法不离贤圣，是故说曰。息则致欢喜，身口意相应也。所谓结者结缚人心，结结相缠，如蛾自裹，缠缚人心不见大明，除彼尘劳乃自照见，是故说曰。一切诸结尽。无复有尘劳也。

正使五乐音，    不能悦人意，  
不如一正心，    向于平等法。

正使五乐音，不能悦人意者，彼修行人志在禅定，分别五阴成败所趣，正使诸天作倡伎乐，欲使此人心意动转，此事不然。何以故？由心正见无颠倒故。是故说曰，正使五乐音，不能悦人意，不如一正心，向于平等法也。

最胜得善眠，    亦不计有我，  
诸有心乐禅，    不乐于欲意。

最胜得善眠，亦不计有我者，如修行人不计吾我染着荣职，宁取冷石宛转土中，不以缚着之心卧于高床帟帐之内。是故说曰，最胜得善眠，亦不计有我也。诸有心乐禅，不乐于欲意者，入定之人心不移变，当入定时寂无音响，千车同响、万雷同震，不能令入定之人离于正受。所以然者？由其心意得普慈故。是故说曰，诸有心乐禅，不乐于欲意。

最胜踊跃意，    亦不见有我，  
诸有心乐禅，    不乐于欲意。

最胜踊跃意者，见无我之人，分别内外所出四大，一一解了虚而不真，是故说曰，最胜踊跃意，亦不见有我，诸有心乐禅，不乐于欲意也。

诸结永以尽，    如山不可动，  
于染无所染，    于患不起患。

诸结永以尽，如山不可动者，如彼行人诸结永尽，内外清静无有瑕秽，意犹金刚不可沮坏，亦如泰山不可移动。何以故？由其执心甚牢固也，处欲不污在祸不惧，形神俱虚无可恋着。是故说曰，诸结永以尽，如山不可动，于染无所染，于患不起患也。

诸有如此心， 焉知苦踪迹？  
无害无所染， 具足于戒律，  
于食知足， 及诸床卧具，  
修意求方便， 是谓诸佛教。

诸有如此心，焉知苦踪迹者，如彼行人练精其心去诸秽着，意存断结日进不怠，尔时焉知有苦踪迹？是故说曰，诸有如此心，焉知苦踪迹？无害无所染，具足于戒律者，亦不自害复不害人，戒律所说不失次绪，既自修德复以此德转教人民，是故说曰，无害无所染，具足于戒律。于食知止足，及诸床卧具者，如彼行人量食而进亦不贪饕，趣支其命行道而已，所以取膏而膏车者，欲使重载有所致也；如人疮痍以膏傅之，所以傅者，欲使新者不增、故者除愈。是故说曰，于食知止足，及诸床卧具也。修意求方便，是谓诸佛教者，修行之人采取要义，行中所急者增上心是，是故说曰，修意求方便，是谓诸佛教也。

行人观心相， 分别念待意，  
以得入禅定， 便获喜安乐。

行人观心相者，如彼行人知心根源，适生即灭不使滋长，知念待之进退分别善恶，永劫以来所修行事，是故说曰，行人观心相，分别念待意也。以得入禅定，便获喜安乐者，入定之人，何以故说入定之人？定有三义禅最为首，犹如国王统领四方，正可富于世财无有道财；禅定之人当富道财无有世财，所谓道财者，三十七品禅定三昧诸善之本。乐有二义：或有净乐，或有不净乐。不净乐者，饮食衣被服饰之具，香华脂粉缯彩幡盖，斯谓不净乐也。有净乐者，入禅正受澹然无为无他异想，是谓有净之乐也。是故说曰，以得入禅定，便获喜安乐也。

护意自庄严， 嫉彼而营己，  
遭忧不患苦， 智者审谛住。

护意自庄严，嫉彼而营己者，彼修行者，恒护结使缚着色声香味细滑之法，不使众想杂错其间，复以三十七品七觉意花而自庄严，是故说曰，护意自庄严，嫉彼而营己也。遭忧不患苦，智者审谛住者，彼修行人以得入无畏之处，智者神审谛而不移动，是故说曰，遭忧不患苦，智者审谛住也。

人不守护心，    为邪见所害，  
兼怀调戏意，    斯等就死径。

人不守护心，为邪见所害者，行人不守护色声香味细滑法，其有众生修习邪径，便当趣于地狱饿鬼畜生之道；不习邪见者生天上人中，处在中国不在边地八不闲处。是故说曰，人不守护心，为邪见所害也。兼怀调戏意，斯等就死径者，行人所以迷于道者，皆由阴盖所覆，不得窥看智慧光明，加复调戏五盖所覆重云所翳，欲得见慧明者此则不然，命终之后必趣死径。是故说曰，兼怀调戏意，斯等就死径也。

是故当护心，    等修清净行，  
正见恒在前，    分别起灭法。

是故当护心，等修清净行者，彼修行人恒常拥护心意，行威仪法舍于非法，可行知行可坐知坐，进止行来不失其仪。是故说曰，是故当护心，等修清净行也。正见恒在前，分别起灭法者，人之修德深自知己，如家有财主自能别，行道之人亦复如是，涉八直之正路御四驶之秽浊，执智慧之庭燎，照三毒冥室，分别起灭之所由，归之一定而无碍，于中取道有何难乎？是故说曰，正见恒在前，分别起灭法也。

比丘除睡眠，    尽苦更不造，  
降心服于药，    护心勿复调。

比丘除睡眠，尽苦更不造者，观行比丘除去睡眠阴盖之患，尽诸苦际更不造新，是故说曰，比丘除睡眠，尽苦更不造也。降心服于药，护心勿复调者，常当拥护心，所愿必克则能及圣，修无漏行，斯由降心去秽所致也。行不放逸不娆于人，复是行者深要之业。是故说曰，降心服于药，护心勿复调也。

众生心所误，    尽受地狱苦，  
降心则致乐，    护心勿复调。

众生心所误，尽受地狱苦者，迷误为心所使，种地狱根栽，经历无数亿千万劫，屠割剥裂受苦无量，是故说曰，众生心所误，尽受地狱苦，降心则致乐，护心勿复调也。

护心勿复调，    心为众妙门，  
护而不漏失，    便在泥洹门。

心正则道存，邪者有高下，众生愚惑不别真伪，是以坠堕不至于道，惑者意迷谓道在空，乃不自觉心为道本虚无寂寞，法之极尊众行究竟，永离三有不处三界，度众苦恼毕寿不生。是故说曰，护心勿复调，心为众妙门，护而不漏失，便在泥洹门也。

## ◎出曜经卷第二十八

### 出曜经卷第二十九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沙门品第三十三

比丘乞求，    以得无积，    天人所誉，  
生净无秽。

比丘乞求，以得无积者，乞食比丘恒作是念：「我今所求索者自足而已，不留遗余计为财货，设有遗余寻施与人不留遗长。如佛律禁所说，父母年迈老病着床，及同学比丘久抱重患不堪行来，听使乞索，不问多少供养老病。」是故说曰，比丘乞食，以得无积也。天人所誉，生净无秽者，比丘执行少欲知足，到时乞求无所藏积，诸天卫护称叹其德，名闻四远靡不闻知。论此比丘生净无秽，所以诸天称叹其德者，持戒之人，死必生天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是故说曰，天人所誉，生净无秽也。

比丘为慈，    爱敬佛教，    深入止观，  
灭行乃安。



比丘执意行四等心，慈悲喜护愍念一切，爱敬三宝信心不断，深入分别止观所趣，在在乞求处处留化；所以除贪制意者，欲除世荣不贪利养，究尽生死灭诸恶行，度有至无乃谓永安。是故说曰，比丘为慈，爱敬佛教，深入止观，灭行乃安也。

比丘尽诸爱，    舍爱去贡高，  
无我去吾我，    此义孰不亲。

比丘尽诸爱，舍爱去贡高者，彼苦行比丘灭诸想着，欲色色色无色色、欲爱色爱无色爱，三界憍慢众邪颠倒泓然除尽，是故说曰，比丘尽诸爱，舍爱去贡高也。无我去吾我，此义孰不亲者，苦行比丘不滞三界，解知内外悉无有主，计我之人横来求福，虽得从愿后必堕落；在凡夫地不见吾我之人者，解知内外万物虚寂，孰者吾我？吾我是谁？为人所系及得骂詈，悉虚悉寂都无所有，为人所骂音声来往，中间内外悉无所有。是故说曰，无我去吾我，此义孰不亲也。

当知是法，    身之出要，    如象御敌，  
比丘习行。

当知是法，身之出要者，习行比丘得博采众要，择修善德以补不及，如人欲所至必由其径，求道窠窟必有其路，出要路者四谛真如是。是故说曰，当知是法，身之出要也。如象御敌，比丘习行者，如彼暴象饮以醲酒奔逸向敌，虽被刀射至死不退，要有所擒及还本营。所以然者，畏上御者不畏外寇：习行比丘亦复如是，要从导师承受苦教，隐在心怀反复思惟不失义迹。是故说曰，如象御敌，比丘习行也。

人不寿劫，    内与心净，    护身念谛，  
比丘惟安。

夫修学之人得四神足昼夜修习，意欲住寿一劫若过一劫，随意所念则无有难，离诸缚着常与心净，不使流驰断诸悵望，去是非意与欲永别，亦复不见三界窠窟，然后乃应无亏损行，是故说曰，人不寿劫，内与心净，护身念谛，比丘惟安。

念亲同朋友，    正命无杂糅，  
施知应所施，    亦令威仪具，  
比丘备众行，    乃能尽苦际。

行人成就皆由朋友，功成德满称过四远，禀受之人日有其新，所行真正不着外部，所出惠施，施佛比丘僧与师及诸尊长。所以然者？斯等诸人皆有威仪，执诸礼节知苦之所由。是故说曰，念亲同朋友，正命无杂糅，施知应所施，亦令威仪具，比丘备众行，乃能尽苦际。

手足莫妄犯，    节言慎所行，  
常内乐定意，    守行谓比丘。

世多有人凶暴为恶，手卷相加遂致伤害，内恣六情，着色声香味细滑之法。如斯之人虽得为道，不应法行，进无修道之法，退失贤圣之仪，如担死人种，无所复中直。此比丘等亦复如是，能自专意所行随顺，坐禅定意六时行道，不失本行，是故说曰，手足莫妄犯，节言慎所行，常内乐定意，守行谓比丘也。

乐法欲法，    思惟安法，    比丘依法，  
正而不费。

学人修行分别诸法，见法得法深入观法，若坐若卧众神往来思惟安法，比丘依法乃得灭度，于诸圣道益而无费，日有增益终无减损，亦使正法久存于世，是故说曰，乐法欲法，思惟安法，比丘依法，正而不费也。

当学入空，    比丘静居，    乐非人处，  
观察等法。

执行之人观此五阴，计为是常牢固不败，不能舍离兴于尘劳，然执行之人，分别五阴内外悉空，正使在于旷野之中树下冢间，思惟法本求于道果，先当习空乃应道真。昔诸道人室内坐禅空行，须菩提在外求索开门，内人应曰：「汝是谁乎？」须菩提对曰：「世人假名须菩提者也。」人所乐者，弹琴鼓瑟作倡伎乐，此是人所乐，非人所乐者，禅定数息系意在一，非人所念。是故说曰，当学入空，比丘静居，乐非人处，观察等法也。

当制五阴，    服意如水，    清净和悦，  
为甘露味。

初学之人观此五阴，皆当坏败无一可贪，分别诸持悉不牢固，意均平等颜色和悦，清净无瑕尽诸苦际，是故说曰，当制五阴，服意如水，清净和悦，为甘露味。

如彼极峻山，    不为风所动，  
比丘尽愚痴，    所在不倾动。

犹若安明山不为四种风所倾动，尽痴比丘亦复如是，不为色声香味细滑之法所动，是故说曰，如彼极峻山，不为风所动，比丘尽愚痴，所在不倾动也。

一切名色，    非有莫惑，    不近不爱，  
乃为比丘。

名色六入，行者之所弃，我所非我所都无所有，不近于危峻之法。法有种种，或有真实或有危峻，所谓真正者诸度无极，所谓危峻者世俗常则。比丘具足此者乃谓应真，是故说曰，一切名色，非有莫惑，不近不爱，乃为比丘。

比丘非别，    慢诞无戒，    舍贪思道，  
乃应比丘。

息心非别，    放逸无信，    能灭众苦，  
为上沙门。

尔时世尊，到时持钵整顿衣服，径向乞求婆罗堕者婆罗门所。尔时梵志遥见世尊，梵志自叹说曰：「我亦乞士君亦乞士，二乞士中何者为胜？」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比丘非别，    慢诞无戒，    舍贪思道，  
乃应比丘。

「息心非别，    放逸无信，    能灭众苦，  
为上沙门。」

尔时梵志闻斯偈已，即以所有财货施于世尊。尔时如来寻不受之，语梵志曰：「我今所说非歌颂所赞，何缘取汝所施之物？」梵志白佛：「不审今者以此所施为付何人？」世尊告曰：「汝今持此所施持着净处，若着无草之

地，若着清淨水中。」尔时梵志受如来教，即以所施写着水中。是时，水中自然涌出，作若干种声，渐渐于中出大光明。梵志见已踊跃欢喜不能自胜，如来即说真如四谛，寻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比丘得慈定，    承受诸佛教，  
极得灭尽迹，    无亲慎莫覩。

比丘得慈所在解脱，分别万行无事不达。设复有人见众生之类，步兵象兵马车兵共相鬪讼，入慈之人愍彼不及，拔济众生至无为岸，犹如平称平等无二。于如来所得四坚固之心不可倾动，犹如最胜长者及以比丘覩佛无厌足，正使化佛在其前者，亦不能使心有所倾动。行人得灭尽之迹无复众恼，知可近知近可从知从，如是行踪迹，灭行则为本。略说其要，如是结使本为火之所烧，如是渐以次断诸结使源，如是颇有梵志无乃至于泥洹。

心喜极欢悦，    如以爱念者，  
比丘多熙怡，    尽空无根源。

彼修行之人，欢喜踊跃无有懈怠，闻喜不以为欢，闻恶不以为戚，比丘入定无有错乱，恒自思念，从无数劫以来，修行众德不失行本，究尽空源无边无崖，是故说曰，心喜极欢悦，加以爱念者，比丘多熙怡，尽空无根源。

息身而息意，    摄口亦其善，  
舍世谓比丘，    渡渊无有碍。

彼修行人执持威仪不失其则，护口四过无所违失，不使其心有所流驰，所说话教无有麤犷，先笑后言适可人情。舍世谓比丘，何者为比丘？所谓比丘者，离色声香味细滑法，去淫怒痴，是故说曰，息身而息意，摄口亦其善，舍世谓比丘，渡渊无有碍也。

无禅不智，    无智不禅，    道从禅智，  
得近泥洹。

夫人学问，先从诵四阿含三藏具足，然后乃名称为禅定，此是世俗之智。无智不禅者，无漏慧观必有所至无有罣碍，设有二事具足者，便近于泥洹，是故说曰，无禅不智，无智不禅，道从禅智，得近泥洹。

禅无放逸，    莫为欲乱，    无吞洋铜，  
自恼焦形。

如彼修行之人摄身口意，少欲知足不大殷勤，虽得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趣自支形不慕世荣，威仪礼节不失其度，床卧坐具恒知止足，莫受后世洋铜灌口，是故说曰，禅无放逸，莫为欲乱，无吞洋铜，自恼焦形。

能自护身口，    护意无有恶，  
后获禁戒法，    故号为比丘。

夫人习行，身不行恶、口不骂詈、意不妬嫉，具此三者乃为比丘。是故说曰，能自护身口，护意无有恶，后获禁戒法，故号为比丘也。

诸有修善法，    七觉意为本，  
此名为妙法，    故曰定比丘。

如彼行人善修其法，先得无漏尽苦之源，便得七觉意华，渐至无为得近泥洹。是故说曰，诸有修善法，七觉意为本，此名为妙法，故曰定比丘也。

如今现所说，    自知苦尽源，  
此名为善本，    是无漏比丘。

于现法中而自观了，求其巧便尽于苦际，所谓尽苦际者灭尽泥洹，是故诸根具足成就无漏行，所行如意无所违失。是故说曰，如今现所说，自知尽苦源，此名为善法，是无漏比丘也。

不以持戒力，    及以多闻义，  
正使得定慧，    不着于文饰，  
比丘有所持，    尽于无漏行。

夫人习行，不但精进忍辱一心智慧求于解脱，亦复不以多闻解慧知内外法至于无为，要得世俗定意，然后至于妙际，或在山野空闲之处，与善知识相遇，说其正径不说邪路。比丘当知此行习无漏法，所以尽苦际者，皆是漏尽罗汉，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犹尚涉诸苦恼。是故说曰，不以持戒力，及以多闻义，正使得定意，不着于文饰，比丘有所持，尽于无漏行也。

当观正觉乐，    勿近于凡夫，  
观此现世事，    分别于五阴。

如彼学人观正觉乐，以自娱乐不近于凡夫。所以然者？非彼境界所有。观此世事者，知众生之类生者灭者进退所趣，知苦所由，分别五阴成败所趣，是故说曰，当观正觉乐，勿近于凡夫，观此现世事，分别于五阴。

为之为之，    必强自制，    舍家而解，  
意犹复染。    行懈缓者，    劳意弗除，  
非净梵行，    焉致大宝？

执行之人兴诸想着起结使本，或有分别计有今世后世之累，于苦而不自免，比丘莫着此，自谓清净之行。诸有沙门婆罗门不知出要之法，我不说此人应得度也。所以然者？不离缚着之所致。比丘当知，非有而言有，此习邪见非真谛法。何以故？皆由五阴身本而兴此病，以有此病复生恶行，由此诸病不得尽苦际。比丘当知究尽其源，解知无常为变易法。

夫学之人观此法者，无坚无牢为无有要，解知无身则知生死，不以为死魔之所沮坏，以得胜彼更不造有，尽一切之有，此名苦际更无有上。

心得永休息，    比丘摄意行，  
以尽老病死，    便脱魔缚着。

如彼行人永尽诸结，意所染着不复造行，色声香味细滑之法不复在怀，自知罪毕更不受胎，永离魔界亦不与欲尘相应，是故说曰，心得永休息，比丘摄意行，以尽老病死，便脱魔缚着。

心以得永寂，    比丘摄意行，  
以尽老病死，    更不复受有。

有者生死之累，所以沈漂周旋五道者，皆由意惑不尽其源故，是故说曰，心以得永寂，比丘摄意行，以尽老病死，更不复受有。行人执意多有所济，常求方便以自济渡。

以断于爱根，    比丘摄意行，  
以尽老病死，    更不复受有。

爱之为病多所危害，欲界爱者其事有二：一者食爱，二者欲爱。色界无色界禅味爱。是故说曰，以断于爱根。

无有结使心，    比丘摄意行，  
以尽老病死，    更不复受有。

所谓结使者，众行之本漏诸秽浊，是故说曰，无有结使心，比丘摄意行，以尽老病死，更不复受有。

不以断有根，    比丘摄意行，  
以尽老病死，    更不复受有。

以度生死，更不受有。

比丘摄意行，    以尽老病死，  
更不复受有，    以脱于魔界。

永离于魔界，更不处于欲界，以脱永脱更不受有。

以胜丛林刺，    及除骂詈者，  
犹如凭泰山，    比丘不受苦。

以胜丛林刺者，此名为色声香味细滑法，更复有者，何者为林刺？所谓林刺者，淫怒痴病最为根本，唯有诸佛世尊乃能除耳。设彼骂我，解知无形，内自思惟，身为苦器内外无主，分别此身何可贪乐？一病以发，四百四病同时俱作，此名身之内患。所谓外患者，荆棘丛林诽谤之名毁形污辱，或被挝打，如斯之类从外而至，或被蜈蚣毒害百足之虫，此皆外事来逼其身。犹若泰山，不用幻呪奇术之法所可移动，是以比丘欲得离众苦之本，唯有真如四谛。彼比丘不知苦乐，所谓不知苦乐者，苦至不以为酸楚，乐到不以欢娱。是故说曰，以胜丛林刺，及除骂詈者，犹如凭泰山，比丘不受苦。

不念今后世，    观世如幻梦，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犹若明行人，意知今世后世变易不停，是故说曰，不念今后世，观世如幻梦，比丘胜彼此，如蛇脱故皮。

能断爱根本，    尽竭欲深泉，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所以说此喻者，欲使行人知其深浅，料量正行皆顺于法。尔时世尊训以道德，恐后众生不别爱本，是故演说知其出源。是故说曰，能断爱根本，尽竭欲深泉，比丘胜彼此，如蛇脱故皮。略说其要，欲怒痴憍慢亦复如是，着欲者说其欲，着瞋者说其瞋，着騃者说其騃。

能断于五欲，    断于欲根本，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犹如有人身被五系，愁忧苦恼无复情意，后得蒙赦得免危厄。是以如来为喻，欲使后生审知明白，是故说曰，能断于五欲，断于欲根本，比丘胜彼此，如蛇脱故皮。

能断于五结，    拔于爱欲刺，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所谓五结者，贪欲结、瞋恚结、睡眠结、调戏结、疑结，覆盖人心使不覩慧明，使人盲冥不覩光明，灭于智慧永断诸趣，不得至于泥洹。是故说曰，能断于五结，拔于爱欲刺，比丘胜彼此，如蛇脱故皮。拔于爱欲刺者，刺有三义：欲刺、恚刺、无明刺，尽断无余更不复生，无起灭法见断五盖。是故说曰，拔于爱欲刺也。

诸有无家业，    又断不善根，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彼修行人执苦来久，修菩萨德终日不舍，舍家出学不贪世荣，是故说曰，诸有无家业，又断不善根，比丘胜彼此，如蛇脱故皮。

诸不有热恼，    又断不善根，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所谓热恼者，一者欲热恼，二者瞋恚热恼，三者愚痴热恼，三热恼中恚最为上，火所焚烧从欲界乃至初禅地；三毒炽火烧欲界至无色界，能灭此三毒界者，乃为第一无为之乐。是故说曰，诸不有热恼，又断不善根，比丘胜彼此，如蛇脱故皮。



断欲不遗余，    如拔不牢固，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人之着欲无不丧命。所以然者？皆由意断心惑之所致。是以圣人先制淫欲。是故说曰，断欲不遗余，如拔不牢固，比丘胜彼此，如蛇脱故皮。略说其要，贪欲瞋恚愚痴憍慢，亦复如是。

爱生而流溢，    犹蛇含毒药，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人随爱意不自禁制，渐从欲界乃至三有，流转五趣不离四生。所以论比丘胜彼此者，彼者六尘此者六情，比丘能灭彼此者，如蛇脱故皮。

诸有断想观，    内不造其心，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观有三观：欲观、恚观、无明观，能灭此者乃谓为道士。是故说曰，诸有断想观，内不造其心，比丘胜彼此，如蛇脱故皮。

持戒谓比丘，    有空乃行禅，  
行者究其源，    无为最为乐。

比丘执行以威仪为本，戒以检形服以法衣，所行法则不违先圣，有空定意然后名为禅，不舍假号。如彼行人受则信解分别其义，求于无为快乐之处，无有饥寒苦恼之患。是故说曰，持戒谓比丘，有空乃行禅，行者究其源，无为最为乐也。

比丘忧忍忧，    分别床卧具，  
当念无放逸，    断有爱无余。

比丘修行，处乐不以为欢，遭难不以为苦，利衰毁誉无增减心，在闲静处一意端坐心不流驰，断诸结使念无想着，是故说曰，比丘忧忍忧，分别床卧具，当念无放逸，断有爱无余也。

◎

## ◎出曜经梵志品第三十四

所谓梵志，不但倮形，居嶮卧棘，  
名为梵志。

尔时有一比丘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以后，听诸弟子皆悉倮形不着衣服。」世尊告曰：「咄！愚所戾不应法律，此梵志之法，非是内藏所修行也。人怀惭愧，便有尊卑高下，知有父母兄弟，何为复说倮形行世？」尔时复有一异比丘诣佛所，头面礼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以后，听诸道人各留头发。」佛告比丘：「咄！愚所戾不应法律，此梵志之法，非是内藏所修行也。」复有异比丘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前白世尊言：「唯然世尊！听诸道人皆白灰涂身。」复有异比丘白世尊言：「自今以后听诸道人服气不食。」复有比丘白世尊言：「自今以后听诸道人倮形露地卧。」世尊告曰：「咄！愚所戾。」复有异比丘头面礼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以后，听诸道人在浴池沐浴清静。」佛告比丘：「不以此法得至于道。」

弃身无猗，不诵异言，两行以除，  
是谓梵志。

昔佛在波罗奈国仙人鹿野苑中。尔时世尊度五比丘未经数日。尔时波罗奈国有一长者，名曰夜输，种姓豪族饶财多宝，颜貌端正世之无双。欸一日之中得非常观，自观家里男女之属，斯如死身无一可念，视己形体冢间无异，即从坐起并作是说：「惑愚至深不别幻化。」尔时长者即自舍家逃走出城，脱琉璃履屣价直一万，即渡江水奔趣世尊，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寻白佛言：「世事多故变易非一，万物幻化不可恃怙，我今自归，欲求无为安乐之处。」佛告长者：「善哉善哉！族姓子！贤圣法中甚大宽弘，正是汝身之所愿乐。」尔时长者闻如来教，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尔时世尊渐与说法，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漏为大患。尔时长者闻斯法已，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彼以见法得法成就诸法，即从坐起重自归命，头面礼足白世尊言：「唯然天中天！听在道次出家学道。」佛告长者：「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自然法服，重闻说法得罗汉道。尔时长者家中父母兄弟男女，仪从严驾象马追迹，求觅夜输长者，到江水侧见琉璃履。父自思惟：「我子将渡江水必然不疑，所以知其然，今脱此琉璃履价直亿万，吾今渡江所在求觅。」即渡江水，遥见世尊光相炳然，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颇见夜输童子游此过乎？」佛以神足隐彼夜输比丘使父不见，佛告长者：「汝今求子不如自求，汝但速坐吾与汝说法。」长者寻坐，佛为说法，

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尔时世尊即舍三昧使父见子，父告子曰：「汝速还家，汝母愁苦恐汝不还。」佛告长者：「止止长者！勿作斯语。云何长者！如有修行之人，本在学地爱欲未尽，后得无学离于学地，欲使无学之人习于学法，于长者意云何！为可尔乎？」长者对曰：「不也。世尊！」佛告长者：「汝子今日以得无着住无学地，长者当知以得无着，焉得还家习于五欲？」长者闻之欢喜踊跃，即起礼子五体投地，自归真人永无所著。尔时世尊即与长者而说斯偈：

「弃身无猗，        不诵异言，        两行以除，  
是谓梵志。        今世行净，        后世无秽，  
无习无舍，        是谓梵志。」

人执邪见至死不改，计常之人不与断灭见相应，断灭见不与计常见相应，能舍此见不着三世，是故说曰：「今世行净，后世无秽，无习无舍，是谓梵志。」

若猗与爱，        心无所著，        已舍已正，  
是灭终苦。

初习行之人虽在学次，未能分别思惟道果一一明了不失其绪，未获者获、未得者得，是故说曰，若猗与爱，心无所著，已舍已正，是灭终苦。

诸有无所猗，        恒习于正见，  
常念尽有漏，        是谓为梵志。

犹如大象从寸孔出，欲得出城门不容象，众人见之各各惊愕，谓彼象曰：「汝今出于寸孔往来无难，然欲出城反更不受。」是以圣人借以为喻，众生之类虽得出家修习道法，不能尽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是故说曰，诸有无所猗，恒习于正见，常念尽有漏，是谓为梵志。

愚者受猥发，        并及床卧具，  
内怀贪浊意，        文饰外何求？

愚者不自觉长养其发，所以剃发者剃其结使，非但剃发，愚人执迷长养其发以为文饰。过去恒沙诸佛之法，各各相授，剃除须发法服齐整，自古有之非适今日。今日愚人贪着卧具，然我法中制以三衣不畜遗余，树下冢间以此为

常，广说如其本。内怀邪见兴贪浊意，外自文饰谓为无瑕，舍迷就道其法不惑，是故说曰，愚者受猥发，并及床卧具，内怀贪浊意，文饰外何求也。

被服弊恶，    躬承法行，    闲居思惟，  
是谓梵志。

修行之人，被服龕恶不着文饰，思惟法行无所贪求，节言省语不鬪乱彼此，是故说曰，被服弊恶，躬承法行，闲居思惟，是谓梵志。

见痴往来，    墮漚受苦，    欲单渡岸，  
不好他语，    唯灭不起，    是谓梵志。

夫人执痴意不开悟，亦复不能越次取证，恒在嫌疑不净之地，此则非净行之人。断诸有漏永尽无余，是谓梵志。是故说曰，见痴往来，墮漚受苦，欲单渡岸，不好他语，唯灭不起，是谓梵志。

截流而渡，    无欲如梵，    知行以尽，  
是谓梵志。

若使以水沐浴其身得至于道者，水性之类皆称于道，但非沐浴而至于道，分别诸法审谛其义，清净无瑕众结智行永尽无余，是故说曰，截流而渡，无欲如梵，知行以尽，是谓梵志。

不以水清净，    多有人沐浴，  
能除弊恶法，    是谓为梵志。

夫人沐浴不能去腹里垢，尽除恶法更亦不造，乃名为梵志。是故说曰，不以水清净，多有人沐浴，能除弊恶法，是谓为梵志。

非剃为沙门，    称吉为梵志，  
谓能灭众恶，    是则为道人。

所谓沙门者，未必剃除须发，内有正行应于律法乃应为沙门。夫为梵志，终日称吉得生梵天者，见人尽当生于彼处，但彼称吉生于梵天，谓能灭众恶修清净行。是故说曰，非剃为沙门，称吉为梵志，谓能灭众恶，是则为道人。

彼以无二，    清净无瑕，    诸欲结解，  
是谓梵志。

尽舍一切弊恶之法，出入行来周旋之处，言不及杀、不害一切无所伤损，清净无瑕永无诸缚，是故说曰，彼以无二，清净无瑕，诸欲结解，是谓梵志。

出恶为梵志，    入正为沙门，  
弃我众秽行，    是则为舍家。

梵志之行去诸恶法，内外清彻众秽永尽，不怀悵望贡高于人，意定不移觉寤一切诸法之本，梵行已立所作已辨，更不复受有，修清净行无所遗失，是故说曰，出恶为梵志，入正为沙门，弃我众秽行，是则为舍家。

人无幻惑意，    无慢无愚惑，  
无贪无我想，    是谓为梵志。

人之在世不怀幻惑，梵志自谓言：「百劫一过大海之中，自然有幻惑食噉天下人。」去诸憍慢不兴着想，如来，至真，等正觉，离世八法不染于世，亦名为比丘亦名为沙门亦名佛。是故说曰，人无幻惑意，无慢无愚惑，无贪无我想，是谓为梵志。

我不说梵志，    托父母生者，  
彼多众瑕秽，    灭则为梵志。

所谓梵志从父母生多诸瑕秽，或复出家离诸世俗，修清净行无选择施，平等无二不杂想施，或复施时求作国王生天，此名杂想之施。无杂想施者，尽为一切不自为己。是故说曰，我不说梵志，托父母生者，彼多众瑕秽，灭则为梵志。

身口与意，    净无过失，    能摄三行，  
是谓梵志。

出言柔和初无骂詈，分别义趣如掌观珠，音响清净听者乐受，多所成就，净无过失不触娆人，是故说曰，身口与意，净无过失，能摄三行，是谓梵志。

见骂见击，    默受不怒，    有忍辱力，  
是谓梵志。

击人得击骂人得骂，皆由不忍致此患害，夫能忍者战中为上，忍为良药能愈众病，若有骂者默然不对。是故说曰，见骂见击，默受不怒，有忍辱力，是谓梵志。

## ◎出曜经卷第二十九

### 出曜经卷第三十

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

#### 梵志品之二

◎若见侵欺，    但念守戒，    端身自调，  
是谓梵志。

若复有人所见侵欺，不兴恶怀有瞋怒意，守戒多闻降伏意识，身正影直心平道存。是故说曰，若见侵欺，但念守戒，端身自调，是谓梵志。

世所善恶，    修短巨细，    无取无与，  
是谓梵志。

世俗方略事有若干，欲察人情先采其语，说善说恶不记于怀，不见有长短广狭，亦复不见有取有与，具足如是行者是谓梵志。是故说曰，世所善恶，修短巨细，无取无与，是谓梵志。

身为行本，    口意无犯，    能办三处，  
是谓梵志。

身不行杀、口不恶骂、意不嫉妬，于五鼎沸世能具此三行者，乃名为梵志。是故说曰，身为行本，口意无犯，能办三处，是谓梵志。

来不作欢，    去亦不忧，    于聚离聚，  
是谓梵志。

彼习行人持心牢固毁誉不动，见有来者不孚用欢，设见去者亦不用忧，若在大众若复离众，心恒平等亦无高下。是故说曰，来不作欢，去亦不忧，于聚离聚，是谓梵志。

来亦不欢，    去亦不忧，    无忧清净，  
是谓梵志。

若见爱念不爱念者亦不用作欢。所以然者？恐心染着兴起因缘。设见去者便自念言：「我于彼人各无所犯，内外清净息意不起亦名为梵志。」是故说曰，来亦不欢，去亦不忧，无忧清净，是谓梵志。

以断恩爱，    离家无欲，    爱有已尽，  
是谓梵志。

如彼行人修习于道，永断恩爱离家无欲远游无碍，尽诸有爱缺三界漏，能具足如此者乃名梵志。是故说曰，以断恩爱，离家无欲，爱有已尽，是谓梵志。

适彼无彼，    彼彼以无，    舍离贪欲，  
是谓梵志。

所谓彼者外六入也，所谓无彼者内六入也，行人执意观内外诸情斯悉虚寂，舍离贪淫不兴六情，具足如此众行之本者，乃名为梵志。是故说曰，适彼无彼，彼彼以无，舍离贪欲，是谓梵志。

适彼无彼，    彼彼以虚，    不染三处，  
是谓梵志。

彼习行人解知内外皆无结使，不着欲界色界无色界，能具足如此众行者，乃名为梵志。是故说曰，适彼无彼，彼彼以虚，不染三处，是谓梵志。

能舍家业，    拔于爱欲，    无贪知足，  
是谓梵志。

夫人离家莫与世俗从事，正使出家不修其法，毁戒不精进，亦不多闻，亦不应与坐起从事，更不思惟当来利养，能具如此者乃名梵志。是故说曰，能舍家业，拔于爱欲，无贪知足，是谓梵志。

如今所知， 究其苦际， 无复有欲，  
是谓梵志。

于见法中能分别微妙无有众恶，知苦是众病之原首，能断此者乃应于妙。于见法中不与欲意共相应，瞋恚愚痴永尽无余离诸缚着，能具如此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如今所知，究其苦际，无复有欲，是谓梵志。

于罪与福， 两行永除， 无忧无尘，  
是谓梵志。

正使有福世俗有漏善本功德得为入身，由故不脱生老病死。又复作罪种三恶本经历生死，罪之与福二不足贪，两行永除无复尘垢，能具此行者，是谓梵志。是故说曰，于罪与福，两行永除，无忧无尘，是谓梵志。

于罪与福， 两行永除， 三处无染，  
是谓梵志。

福之与罪无欲无染，中间禅乐无色禅乐，行人尽舍无所染着，不着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能解此具足者乃名梵志。是故说曰，于罪与福，两行永除，三处无染，是谓梵志。

犹如众华叶， 以针贯芥子，  
不为欲所染， 是谓名梵志。

犹如莲华之叶不受尘水，彼修行人亦复如是，以离于欲不复着色声香味细滑法，犹若以针欲贯蓝豆及与芥子，难可获也。彼修行人无有淫欲，略说其要，不为恶所染。是故说曰，犹如众华叶，以针贯芥子，不为欲所染，是谓名梵志。

心喜无垢， 如月盛满， 谤毁已除，  
是谓梵志。

犹如月盛满清净无瑕秽无有五翳，众星围遶放大光明靡所不照。彼比丘清净行人，永除五翳无复五结，心得解脱诸觉道品，众定正受而自围遶，于中独尊无有众瑕，舍世八法毁誉已除，能具此行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心喜无垢，如月盛满，谤毁已除，是谓梵志。



如月清明，    悬处虚空，    不染于欲，  
是谓梵志。

如秋时月不为五事所翳，清净无瑕放大光明靡所不照，修行比丘亦复如是，不为淫怒痴五结所翳，能具此行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如月清明，悬处虚空，不染于欲，是谓梵志。

避诤不诤，    犯而不愠，    恶来善待，  
是谓梵志。

彼入定人不起诤讼，禅定一意念待喜安，自守五行具足乃名为定。设有恶意来相向者恒以善待。是故说曰，避诤不诤，犯而不愠，恶来善待，是谓梵志。

解微妙慧，    辨道不道，    体行上义，  
是谓梵志。

诸有人闻筹量算计图度万物分别义趣，一一分明辨其道趣，可就知就可舍知舍，体行上义。所谓上义者，灭尽泥洹是，能具足此法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解微妙慧，辨道不道，体行上义，是谓梵志。

诸在人间，    乞索自济，    无我无着，  
不失梵行，    说智无崖，    是谓梵志。

或有贵族姓子，从四姓中出家学道，舍憍慢意去高就下不着荣冀，在在处处周旋往来。兴有佛事恭奉三宝，若得衣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便为祝愿使彼施家世世受福，或以神足腾在虚空作十八变，施主见者莫不欢喜，便从受法皆得开悟，能具此行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诸在人间，乞索自济，无我无着，不失梵行，说智无崖，是谓梵志。

若能弃欲，    去家舍爱，    以断欲漏，  
是谓梵志。

如彼行人尽能断欲，亲近道门爱而不舍，或有梵志未尽究竟，欲意未断贪着五乐，虽称梵志不离于欲。诸有学人永灭欲漏不习恩爱，能具足此行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若能弃欲，去家舍爱，以断欲漏，是谓梵志。

慈愍于人， 使不惊惧， 不害有益，  
是谓梵志。

众行之要四等为本，恒当慈愍加被众生，见有恐惧怀忧恼者，便往恤化永处安隐，无害于人兴致供养，能具此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说曰，慈愍于人，使不惊惧，不害有益，是谓梵志。

避怨不怨， 无所伤损， 去其邪僻，  
故曰梵志。

行人执意志操不同，用心平等设见怨家视如赤子，慈心普等平均无二。犹若忍心如地平等如秤，蝻飞蠕动蚊行喘息，视如己身，念之如父、念之如母、念之如子、念之如身，而无有异。能具此众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说曰，避怨不怨，无所伤损，去其邪僻，故曰梵志。

于后于前， 及中无有， 无操无舍，  
是谓梵志。

犹如有人，于未来世不作众恶行，已不作当不作，于过去世不作众恶行，已作众恶行，已不作当不作现不作，及其中间作众恶行不作众恶行，已不作当不作现不作。能舍此众恶行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于后于前，及中无有，无操无舍，是谓梵志。

去淫怒痴， 憍慢诸恶， 针贯芥子，  
是谓梵志。

如彼行人欲为污心，不得至于虚寂之道，除去憍慢诸不善法，便得渐进至泥洹境，犹若针贯芥子终不可得。彼心亦复如是，不为淫怒痴系所拘碍，能具此行者是谓梵志。是故说曰，去淫怒痴，憍慢诸恶，针贯芥子，是谓梵志。

城以堦为固， 往来受其苦，  
欲适渡彼岸， 不肯受他语，  
唯能灭不起， 是谓名梵志。

生死久远涉苦无数，唯有禅定之人越此生死之难，去邪疑意无复犹豫，舍烦恼结使，受清净结使。能具此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城以堦为固，往来受其苦，欲适渡彼岸，不肯受他语，唯能灭不起，是谓名梵志。

人能断爱，    今世后世，    有爱已尽，  
是谓梵志。

爱根未尽则不至道，爱根已尽者乃能为道，欲求道者不断三界结使则不至于道，能断爱根然后乃至于道，能具足此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人能断爱，今世后世，有爱已尽，是谓梵志。

人无希望，    今世后世，    以无希望，  
是谓梵志。

所谓希望者，天下万物皆人之所希望，然此希望故未断绝，如今现身未死见存于世，正使后世取其命终，身死神逝无复希望。能如此功德具足者，名曰梵志。是故说曰，人无希望，今世后世，以无希望，是谓梵志。

自不识知，    天捷沓和，    知无量观，  
是谓梵志。

当佛如来坐禅之时，诸天世人竟不知佛今为所在。有一比丘名曰多耆奢，往至世尊所，便以此偈而赞如来曰：

「归命人中尊，    归命人中上，  
不审今世尊，    为因何等禅？  
唯愿天中天，    敷演其教义。」

如来自说：「梵行之中无有出我者，所以知其然，禅解脱正受定意，犹是世之常法，诸天龙神不能知我之所在，况我当行佛事众智之妙门？天龙鬼神能知我处乎？」是故说曰，自不识知，天捷沓和，知无量观，是谓梵志。

自识宿命，    见天人道，    知生苦源，  
智心永寂。

自识宿命无数劫事，观知地狱天上之事，余者不能，唯有佛。如来。至真。等正觉，观三千大千世界如掌观珠，知生苦源究畅其本，捷疾之智速成罗汉道，随意所念而无流滞。是故说曰，自识宿命，见天人道，知生苦源，智心永寂。

自知心解脱，    脱欲无所著，  
三明以成就，    是谓为梵志。

如彼行人知心所念，解脱者不解脱者皆悉明知，欲想诸行永得解脱。所谓三明者，自识宿命、天眼、漏尽，若具足如是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说曰，自知心解脱，脱欲无所著，三明以成就，是谓为梵志。

自识于宿命，    知众生因缘，  
如来佛无着，    是谓为梵志。

是时，如来知无数事，观众生性行一一分明，生者死者皆悉了知，犹如天雨普润世界，是时，世尊观生死之类亦复如是，生者死者无不观练。

尔时世尊与舍利弗，在闲静室独共游处。尔时有人已取命终，处在中阴精神不移。佛告舍利弗：「汝今观此中阴中识神，为从何许中来？设复迁转为处何所？」是时，舍利弗即入四禅定意，观此人神为从何来？设当迁转为处何处？时，舍利弗不知此人为从何来？为趣何处？尔时世尊告舍利弗曰：「汝今所见不及诸佛境界，此神所从来处此无数世界，非汝神力之所能见。」佛告舍利弗：「汝复观此精神当生何处？」时舍利弗复入三昧，而不知精神所凑，舍利弗即从三昧起，前白佛言：「今日入定遍观世界不知神之所凑。」佛告舍利弗：「此神今日复当过一亿世界，当生某甲家姓某字某。如来所见，非是声闻辟支佛所及知，宿命通唯有如来等正觉得此宿命通。」是故说曰，自识于宿命，知众生因缘，如来佛无着，是谓为梵志。

尽断一保证，    亦不有热恼，  
如来佛无着，    是谓为梵志。

诸有众生断一保证使，罗汉辟支虽断结使，由有相似结在，诸佛世尊无有相似，是故如来佛无所著。是故说曰。尽断一保证。亦不有热恼。如来佛无着。是谓为梵志。

仙人龙中上，    大仙最为尊，  
无数佛沐浴，    是谓为梵志。

所谓仙人者，得五通道，在群最尊无有出上，内外清彻无有众瑕。仙者亦名为象，长育形体兽中最大，执意刚强能却众敌。无数沐浴，所谓沐浴者八解

正浴池，去诸尘垢无有结使。如来舒手，手所及处尘垢不着，伺察恶人不得其便。是故说曰，仙人龙中上，大仙最为尊，无数佛沐浴，是谓为梵志。

所有尽无，    渡流无漏，    从此越岸，  
是谓梵志。

彼修行人，都越一切诸法，审谛分明解世所有悉无所有。所谓流者，流有四名：一名欲流，二名有流，三名无明流，四名见流。渡此四流者，然后乃得无漏之行。罗汉辟支犹尚思惟空无想愿忍暖顶法，虽可思惟有漏俗法意结所在，或有是时，欲念无漏先念有漏，是以如来深藏则有大阙。如来大圣系意禅定从有至无，于无漏法观未始有阙，得诸总持强记不忘，十力、四无畏、大慈大悲、三无碍道及神足行，是谓如来所修之法，非罗汉辟支佛所修之法。是故说曰，所有尽无，渡流无漏，从此越岸，是谓梵志。

无禅无说，    亦不念恶，    禅智清静，  
是谓梵志。

彼修行人不念恶禅，夫入禅之人，无言无说常思善法。设见骂詈但守其法，若得味相应禅及中间禅，执意守之无所烦恼，能具足此行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无禅无说，亦不念恶，禅智清静，是谓梵志。

比丘塚间衣，    观于欲非真，  
坐树空闲处，    是谓为梵志。

塚间衣有四种：一者发家着衣出家学者，二者檀越施衣受而守护，三者百纳拾诸遗余，四者塚间污秽不净。如来初学发家着衣，观欲非真舍六万夫人，弃转轮王位，出家学道在闲静处，坐树王下，降伏魔王破十八亿众。能具此众德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比丘塚间衣，观于欲非真，坐树空闲处，是谓为梵志。

人无识知，    无语无说，    体冷无暖，  
是谓梵志。

如来出世，无事不知无事不包，无语无说者，永除狐疑不怀犹豫，诸烦恼结使永尽无余，逮甘露灭，能具此众行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人无识知，无语无说，体冷无暖，是谓梵志。

弃捐家居，    无家之畏，    逮甘露灭，  
是谓梵志。

所以居家者，安处人民得自生活，身者众结之屋室，是以圣人教人离家，在于闲静求甘露灭，能具如是众德者故曰梵志。是故说曰，弃捐家居，无家之畏，逮甘露灭，是谓梵志。

断绝世事，    口无麤言，    八道审谛，  
是谓梵志。

如来世尊光相炳着，初转法轮，八万诸天及二王人、梵志七人，摩竭国王泐沙万二千人，摩竭国界石室之中，释提桓因万二千天，拘尸那竭国，最后度须拔。佛灭度后当有罗汉出世，名曰优波掘，于其中间济度众生不可称计，演说八道无碍之法。是故说曰，断绝世事，口无麤言，八道审谛，是谓梵志。

远逝独游，    隐藏无形，    难降能降，  
是谓梵志。

如彼行人兴无涯之想、散无边之念，身形在此心在海表，人欲观意知其形状者甚为难克。心意流驰弹指之顷，过数千万亿江河山表，是以故说远逝独游。复有问者，心有十大地法，心为十一，何以故说远逝独游乎？报曰：「心者恒逐因缘随前任行，当心在色声，尔时无有香味细滑法；当心在香，尔时无有色味细滑法；心在味，无色香细滑法；心在细滑，尔时无色声香味法；心在法，无上五事。当在色时心为法本，犹如王行羽仪宾从无不备有。但以王为名。此亦如是，心造因缘十法备有但不受名，亦如飞鸟飞行空中依其六翻，然但以鸟为名。此亦如是，心之无形亦无窠窟，非是世人肉眼所见，依止五阴，阴散则离非有形质，心之难化犹木钻钢。是以圣人遗教后生，欲降伏心者，晨用百药中用百药暮用百药，空无想愿止观灭尽，用疗心病使得除愈，能具此者故曰梵志。」是故说曰，远逝独游，隐藏无形，难降能降，是谓梵志。

无色不可见，    此亦不可见，  
解知此句者，    念则有所由，  
觉知结使尽，    是世最梵志。

无色不可见者，何者？心也？夫心兴患与身招殃，犹若象马刚强[怡-台+龙]戾不调，有目之士加于捶杖，使知楚痛，然后调良？人心为患，牵致地狱饿鬼畜生，虽得为人处在卑贱，颜色丑陋为人所嫉，是故说曰？无色不可见，此亦不可见？解知此句者？念则有所由？觉知结使尽？是世最梵志。诸佛世尊所以出世者，正欲降此弊恶之心，诸佛世尊慈愍一切，弘慈普盖靡所不照，虽处于世无所染着。

断生死河，        能忍超度，        自觉出漚，  
是谓梵志。

如彼行人为五欲所系，流转生死之河，要须大圣指授权宜，从此岸得至彼岸。如来降形非事不豫，要接有缘后乃灭度。漚者僇慢之漚，能度此漚不为僇慢所系。能具此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断生死河，能忍超度，自觉出漚，是谓梵志。

当求截流渡，        梵志无有欲，  
内自观诸情，        自谓为梵志，  
能知如是者，        乃复为梵志。

如彼行人不断爱流四驶四渊者，进趣于道不亦难乎？如河暴溢必有所伤，梵志贪欲死趣恶道。是以如来诫以除贪，与说欲本污秽不净，当断诸邪使不流驰。能具此众行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当求截流渡，梵志无有欲，内自观诸情，是谓为梵志，能知如是者，乃名为梵志。

先去其母，        王及二臣，        尽胜境界，  
是谓梵志。

先去其母者，爱心流驰以为源本，无漏意识能去斯病使尽无余。王者我慢也，二臣戒盗身见。尽胜境界者，一切诸结使，能去众结之患。故曰为梵志。是故说曰，先去其母，王及二臣，尽胜境界，是谓梵志。

不捶梵志，        不放梵志，        咄捶梵志，  
放者亦咄。

所谓梵志者，得阿罗汉道，不得以手卷刀杖加彼真人，不放梵志者，此是真人，恒当供养衣被服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四事供养令不减少。咄捶梵志，

行恶之人，放者亦咄，复是恶人，不留供养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能具此行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不捶梵志，不放梵志，咄捶梵志，放者亦咄。

诸有知深法，    不问老以少，  
审谛守戒信，    犹祀火梵志。

昔佛在世周旋教化。时诸比丘不广多闻，尔时世尊便作是念：「今诸比丘多有懈怠意不精懃，复自观察当来过去三世之事，知当来世当有比丘，嫉妬恚痴不顺道教，便兴诽谤损如来法轻慢于师，亦复不敬说法之人。」是以世尊观察后世遗法中间，恐有老少共相上下尊卑不别，老恃耆艾少恃聪叡。老者自陈：「吾所目覩，非卿所知，汝今所见如萤火虫。」少者自陈：「老顿鬻鹵，情丧心塞，知何可归？」如来教曰：「当自守戒，犹若事火梵志五处然火，昼夜承事不失时节，香华繒彩事事供养。」是故说曰，诸有知深法，不问老以少，审谛守戒信，犹祀火梵志，归命人中尊，亦如事火神。

诸有知深法，    等觉之所说，  
审谛守戒信，    犹祀火梵志。

如来出现，亿千万劫时时乃出，遭贤遇圣实不可得，人能守戒信不失仪，如祀火梵志。昔佛在世诫诸比丘：「自今以后不得诵外书外道异学所诵习者。何以故？彼所陈说非真正义，亦复不是至道之本。」是故说曰，诸有知深法，等觉之所说，审谛守戒信，犹祀火梵志，真诚归命佛。

于己法在外，    梵志为最上，  
一切诸有漏，    皆尽皆无余。  
或复观于痛，    皆尽皆无余，  
或复观合会，    皆尽皆无余。  
或复观因缘，    皆尽皆无余。

于己法在外者，彼修行人观了一切众法，无事不关无事不知，犹若梵志知天文地理星宿灾变皆悉观了，一切诸漏皆尽无余。观诸苦痛若好若丑，皆归于尽，观其合会必有离别因缘，暂有亦复归灭。

犹若内法本，    梵志为在表，  
若使共床褥，    如彼婆钩卢。



所谓内法者，四谛真如一一分别不失次绪，梵志于内则谓为表。是故说曰，犹若内法本，梵志为在表，若使共床褥，如婆钩卢者。此婆钩卢比丘出家以来，未曾与人说四句之义，正使与共同坐不闻说其正法，从生至老八十一钵和蓝，未曾畜沙弥弟子及余使人，若为人鲜洁托志虚无系意玄寂。是故说曰，若使共床褥，如彼婆钩卢。

犹如内法，        梵志在表，        知生知老，  
转当至死。

所谓内法者不诳惑人，一向而无倾，一向而无邪，唯有如来能越此境界，以尽其生更不受有，如实知之。是故说曰，犹若内法，梵志在表，知生知老，转当至死。

日照于昼，        月照于夜，        甲兵照军，  
禅照道人，        佛出天下，        照一切冥。

日照于昼者，当日天子初出之时，放亿百千万光明，使星宿月光无复光明；若复日没之时，月及星宿皆共竞明，俱有所照其明不同。犹若大将之士两敌相向，扬威奋武决战胜负，震撼精刃钟鼓雷鸣。禅定之人移山飞岳海水扬尘手扞日月，有此神力不自称誉。方此诸人虽有此德，不及如来。佛出世间众相具足，放大光明靡所不照，光明所及昼夜不绝，其见光者聋盲瘖哑考掠苦痛自然休息。是故说曰，如日照于昼，月照于夜，甲兵照军，禅照道人，佛出天下，照一切冥。

梵志无有是，        有忧无忧念，  
如如意所转，        彼彼灭狐疑。

梵志无有是，意着于殊妙之法，见乐不以为喜，见忧不以为戚，如如意所转恒自念善，彼彼自灭恶，得习圣谛分别诸使。是故说曰，梵志无有是，有忧无忧念，如如意所转，彼彼灭狐疑。

出生诸深法，        梵志习入禅，  
能解狐疑网，        身知其苦痛。

如来等正觉初成佛时，七日之中禅定正受思惟十二因缘，一一分别知起知灭。尔时如来即从三昧起而说斯偈：

「出生诸深法，    梵志习入禅，  
能解狐疑网，    身知其苦痛。

「如我所习积行所致，今日成等正觉实而不虚。」梵志习入禅，去诸恶法悉坏狐疑网，于诸深法得无碍智，所念自在深知苦际，深知因缘合数之法权诈非实。略诵其要，当观因缘分法，复当观尽法，一切诸法皆由合数，一切诸法皆由于痛，当知尽灭不造有漏。

出生诸深法，    梵志习入禅，  
遍照一切世，    犹日在虚空。

法能成人非法不就，昼夜思惟不去胸怀，身口意行不妄有犯，能成就如此法，便能照一切法。以己所得尽施众生，犹若明日处在虚空普有所照，其有覩者莫不蒙光。是故说曰，出生诸深法，梵志习入禅，遍照一切世，犹日在虚空。

出生诸深法，    梵志习入禅，  
能却魔众敌，    如佛脱众垢。

出生诸深法者，如来成等正觉，具足三十七道品之法，身口意行与无漏相应，降伏魔怨进却时宜，如来等正觉脱一保证使。

## 出曜经卷第三十

---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04 册 No. 0212 出曜经

【版本记录】CBETA 电子佛典 Rev. 1.36 (Big5)，完成日期：2010/05/26

【编辑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萧镇国大德提供，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北美某大德提供，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

【其他事项】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